

黃欣周編
沈雲龍校

常燕生先生遺集

專著四

常燕生先生七旬誕辰紀念委員會印行

德國發達簡史

德國發達簡史目錄

自序

- | | | |
|-----|------------------|------|
| 第一章 | 日耳曼民族的起源與開化 | 一七〇七 |
| 第二章 | 神聖羅馬帝國 | 一七一六 |
| 第三章 | 封建時代的德意志 | 一七二六 |
| 第四章 | 中古末期德意志的新都市 | 一七三三 |
| 第五章 | 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運動 | 一七四四 |
| 第六章 | 皇帝查理第五的大帝國與三十年戰爭 | 一七五五 |
| 第七章 | 普魯士的興起 | 一七六七 |
| 第八章 | 拿破崙與德意志國民的覺醒 | 一七七六 |
| 第九章 | 德意志統一運動的成功 | 一七八九 |
| 第十章 | 俾斯麥統治下的德意志帝國 | 一八〇六 |

德國發達簡史

第十一章	威廉第二統治下的德意志帝國……………	一八二一
第十二章	歐戰中的德意志帝國及其失敗……………	一八四二
第十三章	德意志的復興及其將來……………	一八五五

自序

德國是近代史上最奇怪的一個國家，日耳曼民族是歐洲所有民族中最惹人注意的一個民族。自查理曼帝國分裂後，德意志的皇帝在名義上是歐洲的正統，但是他在一千年的長期歷史中却從沒有把歐洲真正統一起來，甚至連統一的企圖也沒有，像查理第五那樣大帝國，結果却自己剖分給他的兄弟和兒子，這是我們大一統觀念很深的中國人不能了解的。不能統一歐洲還不要緊，甚至連自己直接統治的德意志聯邦也不能真正統一起來，比他名義上較卑的英法等國却比他較早完成統一了幾百年，這更是個奇怪的事。後來德國的統一却讓一個波蘭境內的附庸小國勃蘭登堡來完成了，這更是誰也想不到的。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這三百年之中，勃蘭登堡從一個附庸小國，一變而為普魯士王國，再變而為德意志帝國，在強敵四面環圍之下，竟能一帆風順，直上最高峯，變為世界第一強國，這種奇蹟可謂不可思議。

德國發達簡史

世界第一強國的德意志，經過四年血戰之後，忽變為世界的公敵，受盡自有近代史以來所不會受的壓迫，這更是奇蹟中之奇蹟。然而真正的奇蹟還在後面，凡爾賽條約宰割下的德意志國民，現在不到十年工夫又從新復興起來了。近二百年來，德意志曾經經過三次絕大的壓迫，七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這次的歐戰，每次都是敗到山窮水盡，不久却又復興起來，這種奇怪性的民族，不值得我們加以研究嗎？這種堅苦卓絕的優良民族性，不值得我們加以崇敬而做效嗎？這是我編這本小冊子的意思。

本書的預定的計劃，本有『德國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一章，擬對於德意志近代文化作一個概括的敘述，但因字數和時間的限制，竟無法再加入這一章，以致連鼎鼎大名的康德（Kant）和歌德（Goethe）都在本書上不能占一位置，這是對讀者最抱歉的。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 著者誌

第一章 日耳曼民族的起源與開化

德意志國與日耳曼民族 德意志 (Deutsch) 是現今位在歐洲西北部的一個文明獨立國，但是這個國家的構成是很遲的，在十九世紀的上半期，我們在地圖上還找不出一個界畫分明的德意志國來。我們所能找到的，只有一個模糊籠統的地理區域，在這個區域之中，住着由一種民族構成的大大小小的許多國家，他們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都大致相同，但是政治上的組織却不確定，這就是未進化到近代國家以前的德意志各邦的情形。因為這些小國在大體上都是屬於同一的日耳曼民族 (German People)，在歷史上又曾經經過同一政府的統治多年，因此事實上彼此關係很深，容易有構成統一國家的傾向。這個統一的國家到一八七一年才算完成，但向這個方向去進行的建國運動却早已開始。在今日許多以同一民族作基礎的近代國家之中，德意志算是最穩固的一個了，雖然就民族的見地看來，德意志的建國運動至

今仍未算完成，因為同屬於日耳曼民族的國家，除德意志以外，還有一個奧地利。奧地利的不會加入德意志聯邦，自有他特殊的原因，但自歐戰以後，奧地利也屢有與德意志聯合的傾向，不過阻於環境不能即刻實現，但我們敢斷言這種傾向遲早會達到成功的。德意志既然是近代最穩固的民族國家之一，因此我們研究他的國家建設的經過，不能不對於這個構成國家的主要成分——日耳曼民族——的起源和開化情形加以一番研究。

廣義的日耳曼人 現在世界上的白種人，大體上可以分作三個大支，第一支是含姆提克人（Hamitic），埃及屬之；第二支是閃姆提克人（Semitic），巴比倫、猶太、阿剌伯等民族屬之；第三支是印度歐羅巴人（Indo-European），又名雅利安人，印度、波斯、和現在歐洲所有的白色人種都屬此支。在歐洲的雅利安人中，因文化發達的遲早，在大體上可以分作兩大部分：希臘和羅馬人分布於地中海北岸，他們的文化發達很早，當耶穌紀元前後，羅馬人已統一地中海四圍建設了很大的帝國。但是羅馬帝國的勢力，往北只能達到多瑙河（Danube R.），在多瑙河以北，從東

往西一直到北海沿岸，都是森林、沮澤、未開化之區，在這廣大的區域之中，住着許多游牧的民族，統而言之，便叫做日耳曼民族，這是廣義的日耳曼人，所有近代的歐洲人，都是從這種廣義的日耳曼人中分化出來的。

原始日耳曼人的社會組織 這些日耳曼人是一種身材高大，藍睛金髮的民族，他們生性最好戰爭，終日不離武器。他們的生活是自由獨立的，雖然有部落等組織，但是每個人差不多都得到很大的自由，所以他們愛好自由，擁護自由的熱心，在古代任何民族中都找不出來的。在侵入羅馬帝國以前的日耳曼人，差不多沒有過過都市或較大的村落的羣居生活，他們生活在小小村莊之中，經營小規模的牧畜和農業，他們終年難得有在家裏的時候，總是在山野裏面跑來跑去。他們也沒有私有財產的觀念，他們的土地是共同的，每年分配一次，每人的財產都差不多相等。然而在他們的社會之中也有階級，他們階級分化的標準不是經濟的，而是法律的。在他們的社會裏有三個階級：第一個階級是貴族，他們有掌握政權的權利，並且到處受人尊敬；第二個階級是自由人，他們有執掌武器對外戰鬥的權利，並且可以出席

部落的會議；第三個階級是奴隸，多半是附着於土地的農奴。在後來的日耳曼人的法律之中，對於這三種人的待遇頗不平等，譬如打傷了奴隸，可以無罪，打傷了自由人，則有輕微的罪，打傷了貴族，則治罪很重之類。這些差別都是法律的而不經濟的。

政治組織、當日耳曼人開始侵略羅馬的時候，他們已經組成了較大的部族，一個部族包含許多小村落而成。較大的部族，他們的首領都叫做王，王是由某特殊家族中選擇出來的。王之下有貴族組成的會議，助王處理一切政務。每一個貴族都有許多伴侶（Companion），當伴侶的都是少年的貴族子弟，他們隨從長者學習各種的經驗，這就是後來封建時代武士（Knight）制的起源。每一個小村落（Local Community）之中，都各有各的卜首領和村落會議。所有的貴族和能執武器的自由人都可以參加這個會議。會議大致每月召集一次，多半在月圓的時候。在會議之中可以討論一切公衆的問題和選擇他們的領袖。

法律 在早期的日耳曼人之中，有一種很重要的法律，他們叫做第一律，這就

是復仇律。如果一個人被他人殺死，則死者的家屬可以向凶手挑戰，彼此決一勝負，這種習慣後來便變成了決鬪的行爲。在日耳曼人的思想之中，以爲只有戰爭是最後判斷是非曲直的方法，所以惟有「強者才是有理」(Might is right)，這個觀念到現在在白色人種之中還是流行，宗教與宗教要戰爭，國家與國家要戰爭，階級與階級要戰爭，只要戰勝，甚麼手段都可以使用的，甚麼公理都可以不顧的。這種觀念，在受慣了傳統的和平大同思想薰陶的中國人始終不能了解，所以一與歐洲人相遇，便處處吃虧失敗，並且還妄想什麼國際同情和無產階級、弱小民族聯合來解放中國，不知自己努力奮鬥，以強權抗強權，真是羊入虎羣，前途危險不可思議！

日耳曼人與羅馬人 當耶穌紀元以前，羅馬還沒有由共和國變成帝國，這些日耳曼人就在北方漸漸強盛起來，與羅馬人發生衝突。但這時候羅馬國勢還強，所以尚能抵禦。到羅馬帝國成立以後，國勢反一天一天衰弱，於是日耳曼人就乘機得寸進尺起來，羅馬皇帝奧古士都(Augustus)無可奈何，只得在多瑙河沿岸築起一條長城來防禦他們的侵襲。以後羅馬帝國與日耳曼人的衝突互數百年不絕，雙方雖各

有勝負，但羅馬人總是處在防禦的地位時候爲多。

民族大移徙 紀元三世紀以後，羅馬因爲內亂、奢侈的緣故，國勢更加衰弱，並且分裂爲東西羅馬。當時羅馬人民早已失去武健勇敢的精神，變爲文弱的民族，因此益啓蠻族的窺伺。紀元三七五年，日耳曼人中有一個部族叫做東俄特人(Ostrogths)，因受匈奴人(Huns)的壓迫，自俄羅斯南部向南遷徙，與其部族相近的俄特人(Vist-goths)受了東俄特人的壓迫，也自多瑙河北岸遷到南岸，侵入了東羅馬的國境。這就是民族大遷徙之始。自此以後，日耳曼的各部族紛紛南下，分頭侵入東西羅馬。當時懾懾一息的羅馬人，既無力加以抵抗，只得重幣乞和，並且雇用他們的人做護兵來羈縻他們。這樣引虎自衛的方法更使日耳曼人越發猖獗起來，到了紀元四七六年，東俄特人遂將最後的西羅馬皇帝廢掉，改建東俄特王國於意大利，西歐全變爲日耳曼蠻族的侵掠地，只有東羅馬帝國尙苟延殘喘於東歐。

自四世紀起，到九世紀止，日耳曼人不斷地由北方侵入西南歐，就中著名的部族有東俄特、西俄特、盎格魯(Angels)、撒克遜(Saxons)、法蘭克(Franks)、汪

達爾 (Vandals) 等，各自建立了些國家。就中爲現今德意志人的始祖的，就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的建國 法蘭克人也是日耳曼人中的一個部族，他們於五世紀末由日耳曼森林（即今德國）侵入高盧（Gaul 即今法國）。最初他們是許多獨立的小部落，後來漸漸統一於一個較強的王之下。他們最初的國王叫做克羅維斯 (Clovis)，約與西羅馬滅亡的時代同時，他是墨羅溫王朝 (The Merovingian dynasty) 的始祖。到了七三二年，有權臣查理 (Charles Martel) 敗回教徒於都爾 (Tours) 及波亞疊 (Poitiers)，聲威大震，查理的兒子丕平 (Pepin) 遂篡位自立。

法蘭克人的統一與分化 這個法蘭克王國，最初的領土不過是現今比利時境內的一小部分，但到了墨羅溫朝的最後時期，它的領土已包括了現今的德意志西部和法蘭西、荷蘭、比利時的全部。法蘭克人的統治征服地和其他各蠻族有不同之點，他們並不像其他蠻族採取深關固拒的政策，不與被征服民族聯絡，他們對於被征服民族頗取一視同仁的態度，因此國家基礎較爲穩固。在法蘭克王國的領土之內，因

爲開化的遲早，大致分爲兩種不同的語言系統：南部的高盧，因爲在紀元以前就已被羅馬征服過，受羅馬文化的薰陶較深，在這地方的法蘭克人因此學得一種駁雜不純的拉丁語；至於北部的法蘭克人則仍保持他們固有的下日耳曼語。這種語言的不同，是造成民族分裂的根源，到了墨羅溫朝的末年，國中已顯然分爲兩大不同的民族，在南方的說類似拉丁話的，叫做紐斯的里亞人（Neustria），在北方說下日耳曼話的民族，叫做奧斯達拉西亞（Austrasia）；前者是現今法蘭西和比利時人的始祖，後者便是德意志、奧地利和荷蘭人的始祖。

查理曼帝國 不平的新朝到了他的兒子查理曼（Charlemagne）手裏，強盛達於極點，意大利、英吉利、薩克遜、巴威略都被征服。八〇〇年查理曼即皇帝位於羅馬，是爲歷史上有名的查理曼大帝。法蘭克人本來和其他日耳曼蠻族一樣，是信仰多神教的，這時候大部分早已受基督教的同化，查理曼更遣派大批教士到日耳曼森林去傳教，使北部法蘭克人也完全變成基督教徒。這個查理曼帝國的出現，是自羅馬亡後歐洲人第一次趨向統一的表现。個大帝國雖然不久就失敗，但是喚起了歐

洲人的統一觀念。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就是繼承這個系統而來的。

第一章 日耳曼民族的起源與開化

第二章 神聖羅馬帝國

查理曼帝國的分裂 自八〇〇年查理曼即神聖羅馬皇帝位以後，西歐自西羅馬帝國亡後又重新見了一統的帝國。查理曼的帝國，是名副其實的。他的領土包括現今的法蘭西、德意志、荷蘭、比利時和意大利諸國。但是他這個帝國的壽命是非常之短的。查理曼卒於八一四年，在他未卒之前曾經打算要依照法蘭克人的習慣，將他的國家分給他的三個兒子，但是他的兩個兒子都死得很早，所以他死以後，他的帝國就傳給一個兒子名叫路易（Louis）的。路易的綽號叫做『The Pious』，是一個庸懦無能的人，統治這麼大的一個帝國是很吃力的。到他死後，他的三個兒子就自相紛爭起來。到了八七〇年，才定下一個和平條約，名叫墨爾森條約（Treaty of Meerssen），將大帝國分爲三部，就是西法蘭克王國，東法蘭克王國，和意大利王國。東法蘭克王國就是後來德意志的起源，在名義上承受皇帝的位號。這三個國家內部

一樣的都是擾亂不已，而東法蘭克王國的情形尤壞，因為他的領土未經羅馬統治過，道路未經開闢，故統治尤難。加以當時金錢不會流通於社會，國王對於臣下只能用土地來做賞賜，因此自然就容易造成一種封建制度。東帝國的東北邊，又時遭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的擾亂，所以帝國基礎更加薄弱。在分裂之後經過數十年的擾亂，到九一九年薩克遜（Saxony）公亨利（Henry）被日耳曼的諸侯貴族們選舉為日耳曼王，亨利很是能幹，他在位的時候將匈牙利的馬札兒人（Magyars）打敗。九三六年他死後，他的兒子鄂圖第一（Otto I）嗣位。鄂圖是一個雄武的君主，得到國內諸侯的擁護，戰勝了匈牙利人。九五一年他越過阿爾卑斯山去遠征意大利，自稱為意大利王。九六二年他得了教皇約翰第十二（John XII）的援助，在羅馬城加冕為神聖羅馬皇帝，於是查理曼帝國在名義上又經復活，一直繼續到千年之久。

神聖羅馬帝國的帝系 神聖羅馬帝國自建設以後，除去查理曼的喀羅林朝（Carolingians）系統不算外，從鄂圖第一一起共有四朝：

1、薩克遜帝系（The Saxons），始於鄂圖第一，終於亨利第二（Henry II）

，自九六二年至一〇二四年。

二、撒利安帝系 (The Salian)，始於康拉德第二 (Conrat II)，終於亨利第五 (Henry V)，迄一一二五年。

三、霍亨斯陶芬帝系 (The Hohenstaufen)，始於康拉德第三 (Conrat III)，終於腓特烈克第二 (Frederick II)，迄一二五〇年。

四、哈布斯堡帝系 (The Habsburg)，始於路德福第一 (Rudolf I)，自一二七三年至一八〇六年，皇帝法蘭西斯第二 (Francis II) 爲拿破崙所迫，去帝號專稱奧皇，神聖羅馬帝國自此始亡。

這個神聖羅馬帝國在名義上雖然很尊貴，但在實際上的權力不但不能統治全歐，連他所在的本國日耳曼也都始終未能整理得好。這個惡因是自鄂圖第一一起就種下了的。因爲自鄂圖以後的歷代皇帝都兼有意大利的領土，都把精神和才力費在征服意大利以及和羅馬教皇鬥爭的事件上去，對於本國的封建諸侯反無暇對付，結果使日耳曼的諸侯勢力一天比一天強大。所以閉關自治的英法乃至西班牙都能早日建設

鞏固的國家，而德意志同意大利則直到十九世紀才有統一的機會，就是受歷代神聖羅馬皇帝之賜。

皇帝與教皇之爭 在中古時代，神聖羅馬帝國惟一可紀載的事就是皇帝與教皇之爭。要明白這個，不能不對於羅馬教皇及其所統治的基督教會在西歐的地位先有一番了解。原來基督教在古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最初是備受壓迫的，直到紀元三一二年以後始為羅馬皇帝君士但丁（Constantine）所擁護成為正式的羅馬國教。這時候羅馬皇帝就是宗教的首領，並沒有另外可與他對抗的首領。羅馬分裂為東西二部以後，教會的管理權也隨之分裂，東羅馬因為始終是一個統一的帝國，所以教權仍在皇帝之手，雖有幾個大主教都不能和皇帝競爭，這就是所謂東正教（Eastern Catholic），又名希臘教。西羅馬帝國因為滅亡很早，自蠻族侵入以後，西歐就陷於割據紛爭的時代，這時候只有宗教還能彀維繫人心。羅馬的大主教因為所處的地位比較重要，漸漸取得了西正教（Western Catholic）首領的資格。教皇（Pope）的稱號最初本來是各級教士的一種普通稱呼，其後慢慢成為羅馬大主教的專有品，到

了教皇格列高里第七 (Gregory VII) 時代遂明頒諭旨不許普通教士得有 Pope 的稱號。羅馬教皇的成爲公認的宗教首領大約自五世紀以後起的。到了八世紀以後，法蘭克王丕平和他的兒子查理曼大帝都是經羅馬教皇的加冕才算即位的，因此證明教皇有策立帝王的權力，後來許多糾紛皆由此而起。查理曼是極熱心於傳教事業的，他用武力強迫薩克森人、波希米亞人改信基督教，結果使西歐諸國除西班牙外都成了基督教的勢力。基督教的組織是以教會爲基礎的，這種有組織的教會遍布於西歐各地，實爲當時人民惟一的安心立命之所。這些教會對於保存文化的功勞也很大的，但是這種教會制度到發達到極度以後就生了腐敗的現象。教士們多擁有廣大的田產，過享樂的生活。因爲他們擁有土地，所以他們的地位漸漸與當時的貴族相等，要宣誓效忠於國王或他們的封主，這樣便又使得各國帝王有干涉教會的權力。教士本來是不應娶妻的，但是後來規律漸漸的廢弛，在英法德意各地的教士多公然娶妻生子了。此外教士的產業可以公然出賣給俗人，也是教會的危機之一。這都是十世紀到十一世紀中間的教會腐敗情形。在此情形之中最關重要的，就是教士授職的權

柄。因爲教士既然同普通貴族一樣是受封地於其封主的，因此他的職權和他的產業便同時要受封主的管轄。在德意志這種情形更爲顯著，皇帝有任免教士之權。這種情形在羅馬教皇方面看起來是不能忍受的。

喜爾德布藍到了十一世紀的中葉，羅馬教庭中出了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名叫喜爾德布藍（Hildebrand），他曾經暗中操縱歷任羅馬教皇的政策至數十年之久，最後於一〇七三年被選爲教皇，是爲格列高里第七。他素來主張教會的腐敗應當澄清，以羅馬教皇爲宗教的最高首領，教皇的地位可以統率諸國國王，干涉世俗的一切事情。到他即位以後，便實行這種政策，頒布了嚴格的命令禁止教士娶妻，和禁止教士由俗人授職，這種命令便引起了長久的教皇與日耳曼皇帝的競爭。

皇帝亨利第四 日爾曼少年皇帝亨利第四（Henry IV），首先反抗這個命令，因爲這個命令的實行，是與他有致命之傷的。所有日爾曼境內的教士大半都是兼爲行政官吏的，假如這些人的任命一旦不由他的命令，不肯效忠於他，則他的帝國就要瓦解，所以他必需盡力去反抗教皇。但是格列高里第七是不容易對付的，他登

時下令處亨利第四以破門（Excommunications 即驅逐出教）並煽動日耳曼的諸侯去反對他。日耳曼本來就有許多諸侯對亨利第四是不滿意的，到此時便紛紛乘機起來與他爲難。亨利見情形不好，只得見風轉舵，向教皇去乞哀。一〇七七年的冬天，亨利身穿麻衣，赤足露脛，像一個苦行僧人的打扮，渡過了阿爾卑斯山，到格列高里所住的卡諾沙堡（Canossa）去求赦，一直在教皇的門口鵠立了三日才得見面。經過了痛哭流涕的哀求之後，格列高里才允許恕了他的罪。但是教皇這次的勝利是表面的，亨利第四不久就起了報復之兵，將格列高里第七流放到薩里諾（Salerno）憤怨而死。繼任的教皇又宣佈亨利的破門之罪，並煽動他的兒子和諸侯來反對他，最後亨利也失敗而死。這是教皇與皇帝之爭的第一幕。

高牧命令 亨利死後他的後人仍繼續與教皇爭權，一直到一一二二年始成立一種講和的條約名叫窩牧命令（Concordat of Worms）。皇帝承認教士由教會自行選舉，歸教皇管轄，但被選舉的教士應向皇帝再行一種受封的禮，以表示他的封土權。這是一種調和的辦法，但事實上教士既由教會選舉，皇帝干涉的權力就小得多。

了。

腓特烈克第一 窩牧命令宣布不久，神聖羅馬皇帝就由撒利安家移轉到新興的霍亨斯陶芬家去。一一五二年**腓特烈克第一**（Frederick I）即位，他是中古史上的一位很偉大的人物，綽號叫做紅鬍子（Barbarossa）。他的野心要恢復羅馬和查理曼的帝國，自命是上帝的旨意，不肯服從教皇的指使。他的一生事業都費在征服意大利的領土上去。當時意大利已經有了許多獨立的都市，特以郎巴地（Lombard）一區爲最盛。他們組織一個聯盟即所謂郎巴地聯盟，共同去反對**腓特烈克第一**。**腓特烈克第一**爲此曾遠征意大利數次，結果僅獲得有名無實的虛號而歸。他與教皇亞力山大第三（Alexander III）的爭權也沒有成功，一一七七年他被逼迫到威尼斯去向教皇乞憐，像亨利第四向格列高里第七的乞憐一樣。最後他率領十字軍去恢復聖地（第三次十字軍），死於遠地。

腓特烈克第二 **腓特烈克第一**的孫子，皇帝**腓特烈克第二**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他的父親是皇帝亨利第六（Henry VI），他的母親康斯登斯（Constance）是意

大利南部拿坡里和西西利 (Naples & Sicily) 國王的女兒。他於一一九八年就承襲了西西利的王位，年僅四歲。自幼爲教皇英諾森第三 (Innocent III) 所養護，所受教育極博。他是十三世紀第一個具有近代精神的人。他懷疑宗教，且以實力反抗宗教。他於一二一二年被選爲皇帝，但對於南意大利仍不肯放棄，因此與教皇的衝突又起。一二二七年教皇格列高里第九 (Gregory IX) 卽位，即假背教和種種公罪，宣布他的破門之罰，並興十字軍以討之，於一二二八年侵入他的南意大利領土。腓特烈克第二被逼迫乃率一軍入海赴巴勒斯丁聖地，但他並不與回教徒的埃及王作戰，反和埃及王會面私訂了一個條約，以耶路撒冷王國的一部分歸腓特烈克，這就是歷史上的第六次十字軍，又叫和平十字軍。腓特烈克第二自東方歸後，就復到意大利，逐教皇軍隊於境外，並強迫教皇於一二三〇年取消破門之罰。但到一二三九年二次又被逐出教。一二四五年又因與教皇英諾森第四 (Innocent IV) 相爭而第三次破門。腓特烈克第二在這幾次鬥爭之中，曾發表許多重要的公文指斥當時教會的腐敗，公然主張各帝國有權沒收教會的財產。這時候教會的腐化已爲一般有識者所不滿。

，所以腓特烈克第二的舉動不但沒有什麼危險，而且暗示宗教改革的新機。

虛君時代 腓特烈克第二卒於一二五〇年，神聖羅馬帝國有二十餘年之久選不出繼任的皇帝，就是所謂虛君時代。一二七三年哈市斯堡家的路德福始被選爲皇帝。但從此以後實際上的中古神聖羅馬帝國可以算是已經告終。二十餘年的虛君時代已經將日耳曼弄的四分五裂，大大小小的諸侯割據爭雄，互不相下。皇帝成了徒擁虛號的傀儡，他沒有政府，沒有軍隊，甚至沒有一定的都城。他也不再能去干涉意大利的事情了，也不能與羅馬教皇發出爭端了。（這時候教皇的威權也漸漸衰落下去）。我們對於日耳曼的歷史就應當換一個方位去看。

第三章 封建時代的德意志

德意志中古史與封建制度 我們在前章講的是神聖羅馬帝國歷朝皇帝的情形，但我們要明瞭，神聖羅馬皇帝雖然實際上是德意志的統治者，但並不足以拿來當作德意志的全部代表。我們不能拿中國大一統時代的皇帝的情形去比神聖羅馬皇帝。實際上沒有一個神聖羅馬皇帝是真願意或者能彀統治德意志的。歷代的神聖羅馬皇帝多半爲創建大帝國的虛榮心所支配，疲精力於對外的競爭，尤其以遠征意大利半島，與教皇發生衝突爲常事，對於德意志並不當他是自己的領土，對於日耳曼民族也不當作是他同國同種人，因此不能像英法等國的君主悉心去整理本國，使德意志趨於統一富強。同時，中古時代的德意志，始終是在諸侯割據的封建制度之下，一直到十九世紀德意志國家主義建國運動以前還是如此。本來中古時代的歐洲任何國家都有封建的勢力，不過以德國的封建勢力爲最長久，最堅固。在這種情形之下，

神聖羅馬皇帝雖欲整理內部也是很困難，很棘手的；何況並無心去整理呢！我們要研究中古的德意志歷史的真象，與其去研究神聖羅馬皇帝個人的功業和政策，倒不如對於爲德意志社會基礎的封建制度加以研究，還可以對於德意志歷史多了解些。

封建制度的起源 現在的旅行家，走到德意志的內地，到處看見有一些殘破不完的要壘巍然高聳在平原或者山上，這就是中世紀人類活動所留下的唯一史蹟。這些堡壘往往都是用很厚的石築成牆垣，四面圍以深溝，門樓和窗戶却很小，堡壘的門也是很窄的，上面有吊橋可以起落，和我們中國的城差不多。這些堡壘的產生正是當時社會不安的反映。自羅馬帝國解體以後，蠻人侵入歐洲，社會上發生了大大的不安，有些有錢的人，就築起堡壘來保護自己。當初這些堡壘不過是個木製的圓筒，其後到十二世紀，攻城的技術進步以後，這些堡壘就都變成石築的了。最先，住在這堡壘裏的自然就是堡主和他的家族、僕從等。這些堡主必須有許多田地，在堡的四圍才可以維持他堡中人的生活，而四圍的農民因爲要求堡主加以保護之故，漸漸買去了他的土地權和身體自由權，變做堡主的農奴。漸漸中世紀的歐洲，到處都變

成了地主和農奴兩種人，而無所謂自由人了。這種農奴他們的身體是屬於地主的，他們爲地主工作，工作的所得大部分貢獻堡主。他們的妻女也在家中爲地主服役，如縫紉紡織等工作都是由農奴的妻女擔任的。他們的婚姻，也須請命於地主。但是這種農奴的生活，我們也不想像他們是絕對痛苦的，因爲他們有比現代自由農更安心的地方，他們生下來就有土地可耕，不必憂愁生計的不足。他們爲地主服役也是有日期的，他們對地主的貢獻也有一定的規定。當時這種堡主和農奴共同構成的小農業社會，幾乎像大海中的孤嶼一樣，可以與全歐洲其他部分不發生關係，因爲一切都是自足的。在這種經濟組織之下，封建制度就很強固的建設起來，這是中古時代歐洲共同的情形，而以德意志爲尤明顯，因爲德意志的國家主義統一運動成功最遲，所以封建勢力的摧毀也最遲。

封建的意義 歐洲中古世紀的所謂封建制度，絕不是像我們中國今日的軍閥割據那樣簡單的。現在有些中國人硬把軍閥割據當作封建勢力，以爲二十世紀的中國還是在封建時代，真是毫無常識的笑話。中國的封建制度自秦始皇以後早已根本推

翻，二千年來封建勢力早已絕迹於中國，二千年來的中國是受着專制勢力的支配，並不是受着封建勢力的支配。現今的軍閥割據，以及蘇俄式的黨治思想，遺老式的復辟思想，袁世凱式的武力統一思想，都只是專制勢力的餘孽未盡，只要民主勢力一步一步抬頭，這些勢力一步一步都要澌滅的，與死了二千年的封建制度有何關係。推原這種笑話的錯誤，由於根本不了解封建制度的意義。所謂封建制度及由此種制度組成的社會，並不是單純的幾個丘八頭兒各自割據一片土地，彼此互相征伐便算成功。封建社會乃是一種極複雜的社會，它的構造是多層的，主人之上又有主人，奴隸之下又有奴隸，彼此一層一層地上下相維，實行絜矩之道。每一個封建諸侯，都只有保守自己封域的權利，而並無覬覦別人領土的野心，這是封建社會公認的道德，正是與今日的軍閥武力火併絕相反的。諸侯的互相吞併正是封建社會破裂的徵象，並不是封建社會應有的因子。這種封建社會，在中國只有春秋以前的時代是存在的，春秋以後就逐漸崩壞以至於亡。在歐洲中古時代完全是這種封建制度的組織，而以德意志爲尤著。

封建制度成立的原因 歐洲的封建制度怎樣成立的呢？與當時的政治情形和經濟制度都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們在前段已經看到歐洲中古時代的經濟是以每個獨立自足的采地爲單位的，這種采地的面積，有的很小，有的很大。擁有廣大采地的地主，遇必要時——多半是戰爭後獎賞有功的人——得將他的采地分出幾部分賞給他的從人，但是受地的人必須向他宣誓盡忠於他，爲他戰爭效死，但是他——封主——對於他的部屬也必定負保護的責任。當日耳曼蠻族初侵入歐洲時，依照野蠻的習慣，所征服的土地卽爲征服者之領袖所有。但領袖不能像後世軍閥一樣，獨自領有這種土地，設官治理，他必須將征服的土地分賞有功，構成國王與諸侯的關係。這些諸侯於受領土之後又必須分給他底下的貴族，貴族們又可分給他們的部屬，這樣層層的統治，在上者則爲封主（Lord），在下者則爲部屬（Vassal），上下相輔，構成了寶塔式的多層社會組織，謂之曰封建制度。這種封建制度並不是由任何國王所正式承認，它的演進是逐漸的，不規則的，形式也極爲複雜，並非絕對一致，大半都是由於自然需要所演成。封主們因爲希望有人作他的朋友，在戰爭時爲他效

力，平時爲他保護堡壘，遇財政困難時援助他的經濟，所以歡迎這種制度。部屬們因爲想分得些土地自己作主，想仰仗封主的保護，所以也歡迎這種制度。

封建典禮 實行這種封建典禮的時候，先由被封者跪於封主之前，將他的手遞於封主，宣告說他已經變成他封主的人了，這叫做獻身（Homage），於是封主向他的部屬宣言必盡力去保護他們，經過一些煩瑣的禮節之後，於是主臣的關係因以告成。

臣屬的義務 臣屬對於封主所應盡的義務約有以下數種：（1）凡遇封主對外戰爭來徵調的時候，他必須以全力應命，軍事的費用也要自己負擔；（2）凡遇封主有舉行宮庭慶典或平時需人服務的時候，他有自己或派人爲封主服務的義務；（3）封主的長子行冠禮（武士禮）的時候，或其長女出嫁的時候，必須送很厚的禮物；此外還有許多較小的負擔。

真正有權者是誰 在這一種層層維繫的階級制度之下，真正具有權力的並不是國王或其他最高首領，乃是許多可以直接命令和生殺民衆的小貴族。國王不能直接

向人民要錢，不能直接調人民來當兵，——除去他自己的王畿之內——不能隨意懲罰人民，他所有的行動，都是靠他的臣屬幫忙才成功的。他沒有常備的軍隊，沒有固定的財政收入，因此他處處須仰給於臣屬。假使臣屬一旦不服從他的命令，他就沒有辦法了。所以國王平時對於他的臣屬不能不敷衍籠絡，不敢絲毫得罪他們。像這樣的情形，當然不容易建設出強固的中央政府來。

德意志統一失敗的原因 有些國家，如同法蘭西，因為歷代君主的雄才大畧，和環境上種種的便利，因此逐漸消滅剝奪封建貴族的勢力，自十二世紀以後，國家就漸漸趨向統一起來。但是在德國則不然。歷代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多是忙於對外而忽於對內，對意大利用兵，對教皇爭權，結果對於國內的封建勢力不但不能剷除，而且縱其生長滋大。十三世紀以後，哈布斯堡家當選，雖然對外停止侵畧，但因帝位的不定，有選帝權的諸侯日肆跋扈，哈布斯堡家的歷代皇帝又多注意與地利的利益而不肯為德意志打算，所以結果中央政府更弄得有名無實，而德意志的統一建國運動遂相形見絀了。

第四章 中古末期德意志的新都市

中古的德國 中古時代的德意志，自十世紀以至於十三世紀，這三四百年之中，內則爲封建勢力所分割割據，外則疲命於對教皇的競爭和意大利半島的侵畧，以至建國工作不能進行。旁的國家，如英法等國，在這時期都已漸漸解除封建制度的桎梏而呈現了統一的萌芽，惟德意志則始終留滯於舊社會組織之下無法進展。所以視爲進步者只有兩件事，一是因中央政府的無力，致有許多自由的新都市興起，構成聯盟的形式，爲政治史；開一新幕；一是因遠征意大利的結果，南歐的學術文化逐漸輸入德國。這兩件事都是造端於十三世紀以前，而大成於十五世紀以後，讓我們從頭述起來。

十字軍 自皇帝與教皇的衝突停止後，教皇方面得到最後的勝利，教權一時至高無上。恰好這時候亞洲西部的回教帝國爲土耳其人所支配，對於基督教徒頗爲虐

待，屢次侵畧東羅馬帝國。耶穌墳墓所在地的耶路撒冷（Jerusalem），爲基督教人的聖地，每年朝拜者不絕，此時也在土耳其人領土之內，對於朝陵的基督教徒時加陵暴，因此惹起基督教徒的不平。一〇九五年，西歐諸國的基督教徒，在羅馬教皇領導之下，對土耳其人起了戰爭，號稱十字軍（Crusade）。這個十字軍自一〇九五年起，到一二九一年止，前後七次，互二百年之久，結果兩敗俱傷，毫無效益，但就文化和社會方面看，却有很大的影響。舉其重要者：

十字軍在文化上的影響 一因十字軍遠征東方的結果，使西歐人得觀東方學術文化之盛，回教文化，希臘文化，乃至我們中國的文化，都直接間接輸入西歐，結果促成西歐的文藝復興。

二因十字軍遠征的結果，火藥、羅盤針、造紙術，都自東方輸入西歐，改造歐洲人的物質生活；火藥的輸入，使戰術改良，封建貴族不能恃其堡壘抵抗大軍，對於摧毀封建制度爲功甚大。

三因十字軍失敗及腐化的結果，使人民對於教會信仰漸漸發生動搖，啓宗教革

命之端。

四因十字軍遠征的結果，貴族武士流落異鄉，家財盡破，同時小商人們乘機牟利，向貴族買回許多自由權，封建的階級制度逐漸打破。

五因十字軍遠征的結果，需要貨幣與各種遠方的物品，舊式孤立的農業社會因之打破，商業與貨幣制度興起，地中海沿岸出現了許多新都市。

以上這幾種影響，其結果都是促成封建社會的破裂，和自由經濟社會的興起。在德意志，最主要的便是新都市的出現。

都市的興起 我們已經看過，封建時代的西歐人民，多數都是住在孤立的農村之中，這些農村的位置有的位在大路或河流交叉之所，有時便也形成一個小小的都市。但這種都市不過是一種村鎮的性質，與近代都市大不相同。當時農業自足的社會裏，既無商業的需要，自然不易造成很大的都市。但自第一次十字軍以後不到一百年，意大利和法蘭西、德意志等地便出現許多新的都市，這些都市之中，有的商人來陳列他的貨品，有的手藝人來找工做，人數既多，氣象自然不同起來。

市民的解放 起初，這些都市還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因為無論何種都市，在名義上總是屬於一個封建的主人的，在這都市裏面的居民，無論是商人或是工人，在名義上都是他們的封主的臣屬，每人對於封主都應該有常例的貢稅，以便求他保護。但是在工商業逐漸發達以後，市民有了能力可以不必仰封主的保護，於是他們就彼此組織一種團體——普通多是行會(Guild)來一致對付封主，他們要求取消每個人的貢稅而以全市的一種稅代替之。封主們因為在經濟上需要這些市民的幫助，於是不得不逐漸向市民讓步，市民們逐漸用購買或戰爭的方法向貴族們贖回許多自由，有的都市於爭回權利以外還要求封主們簽押一種約法，以便保障他們的權利。最幸福的都市則完全脫離封主的掌握而有了自主權。

行會制度 在這些都市中住的大致都是商人和工人，每一種職業組織一種行會，這種行會和今日的工會性質有點不同，因為他的分子不但有工人，而且也有資本家。在手工業的時代，勞資的界限是不甚分明的，所以開店的老板同時又是工人。每一種職業之中，做工的人大約可分三類，第一類是老板(Master)，店是他出錢

開的，工人也是他找來做幫手的，他是行會的中堅分子；其次是夥計（Journeyman），他是老板請來的，每月每年講定許多工資，在這時間他不能再做別的事情；再其次的是學徒（Apprentice），凡是父母想讓他的子弟去學一種工藝時，他必須將他的子弟送給某一位老板去做學徒，講明學習的年限，普通是七年，在這個時期學徒須完全服從老板的指揮替他做工，老板供給他的衣食住，但沒有工資。當時的行會對於會員收學徒的限制極嚴，因為恐怕有手藝的人多了和他們競爭的緣故。

這種行會對於會員干涉的權力很大，他們隨時監督他們本行的分子，不許他們用壞的材料來騙人，不許做夜工，不許虐待學徒，對於工資和物價也有一致的規定。在某一都市中如果某種職業特別發達，則某種行會最占勢力，他們甚至可以操縱市政的進行。這種行會以十二三世紀中最高發達，十四世紀以後漸漸衰落，但在歐一帶如德意志等國，則直到法蘭西大革命以後才衰退。

漢撒同盟 在十四世紀的初年，德意志的都市興起很多，最著名的有漢堡（Hamburg）、伯來曼（Bremen）、盧比克（Lubeck）等，他們為防止盜賊的侵奪和

國王貴族的壓迫起見，組織了一個商業同盟，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漢撒同盟（The Hansatic League）。加入這個同盟的都市有一百多個，大部分都在德國。他們自己雇養軍隊，建購船隻，以保護他們的海陸貿易；他們遠設支部於英國、荷蘭、甚至俄國的西部，當時歐洲大陸的貿易受他們的支配有數百年之久。這個同盟本來可以作為德意志統一的基礎，假使環境好些，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或者可以早數百年就出現，不幸在十七世紀的初頭三十年的長期宗教戰爭開始，結果將許多都市破壞，統一的基礎遂因而挫折，這不能不說是最可惜的事。

商業的路線 十四五世紀歐洲商業的中心在北則為德意志，在南則為意大利。從德意志的漢堡到意大利的威尼斯（Venice）的商業往來約有四條通路：第一條路是從漢堡往南，經過紐倫堡（Nuremberg），和奧格司堡（Augsburg），越阿爾卑斯山而抵威尼斯，這一條路是當時商旅往來的通路。此外若想在萊因河（Rhine R.）沿岸做些買賣，則可以溯着萊因河而上，然後轉道南下，不過這一條路土匪很多，有些失意的貴族盤據山寨隨意打劫行人，商旅來往非納買路錢不可，若遇需求過

甚的時候，則必須以武力對付這般強徒。漢撒同盟便是由這種防禦的原因起來的。第三條路是海路，可以從漢堡坐船到比利時的不魯日（Bruges），這是當時北歐貿易的中心，也是漢撒同盟的中樞，在這裏有許多同盟自備的船隻，從這裏往北開往波羅的海沿岸或往南到地中海沿岸，船上都是全副武裝，以備和海盜作戰。以上三條路之外還有第四條路，就是從不魯日經過法國，從法國的東南部走入意大利的米蘭（Milan），這一條路很好走，因為在法國境內還有羅馬帝國時代留下的許多驛路和橋樑不會損壞，不過這一路的封建貴族很多，所過城市都得納點釐稅，所以所費也不貲。

當時德意志境內的都市，除了漢撒同盟外，還另外組織有許多同盟，最著名的為倫司同盟（Rhenish League），這些同盟掌握波羅的海和北海的貿易全權，他們的主要輸出商品是魚類、木材、羊毛和其他農產品，輸入的則為香料、寶石、綢緞等東方珍品。漢撒同盟在當時實在和一個獨立國相同，他們可以和一個國家宣戰、媾和、締結條約。

文藝復興運動 因為意大利半島的交通頗為頻繁，所以南歐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運動也自然傳布到北方。意大利半島因為十字軍戰爭及東羅馬帝國被土耳其人滅亡的緣故，在十四五世紀之間輸入希臘的學術思想，致引起文藝復興的運動，當時為文藝復興主要的根據地有威尼斯、佛羅冷斯（Florence）、米蘭、羅馬等著名都市。文藝復興運動的主要潮流，一方面是考據學的復興，致有所謂人文主義（Humanism）的運動出現；另一方面則為藝術的發達——建築、彫刻、繪畫這二大藝術在意大利半島都達到了最高的成功。

德意志所受文藝復興的影響 到十六世紀以後，文藝復興的潮流漸漸從意大利半島傳到以外的各地，法蘭西、西班牙、佛蘭德（Flander 即今荷蘭和比利時）都有這種運動出現。德意志雖然僻處北歐，多少也受點影響。就文藝方面講，德意志民族在中古時代本已發達到相當程度，有所謂騎士文學流行於民間，最著名的史詩尼伯龍根歌（Nibelungen-lied）是世界上偉大的史詩之一，這些詩歌都是用當時的口語作的。在建築方面則十三世紀左右北歐流行所謂峨特式（Gothic style）的建築

，德國自然也受這種影響。自文藝復興潮流起來以後，峨特式的建築成爲過去，在德意志境內也流行文藝復興式的建築，不過沒有什麼十分偉大的成績。彫刻同繪畫方面也受了意大利的影響，大藝術家杜勒（Albrecht Durer）便是文藝復興健將之一。

人文主義與愛拉斯瑪 在人文主義方面，德意志所受的影響比較大些。十五世紀末葉，荷蘭人愛拉斯瑪（Erasmus）是北歐唯一的人文主義派大師，他用條理明晰的筆墨來鼓吹古典的研究，對於當時教會的愚蠢時加諷刺，他的影響遍及於北歐諸國，而尤以德意志爲最著，宗教改革運動之起於德意志也是受了他的影響。

印刷術的發明 德意志因爲文化落後的緣故，對於南歐的文藝復興運動畢竟影響較淺，也沒有什麼大成績。不過有一件事對於文藝復興却有很大的貢獻，就是印刷術的發明。在十五世紀以前歐洲的書籍祇知用手抄寫，方法非常笨重。十五世紀初年才有彫板出現，但最初的彫板是整塊的，不懂得活字板的方法，一四五〇年左右，活字板的印刷才開始出現於萊茵河流域，普通認爲是德意志人格廷堡（Guten-

berg)所發明。這種發明使智識的普及成爲極容易的，對於文藝復興影響很大。宗教改革運動之所以能喚起德意志人的注意，也是因爲印刷容易，便於宣傳之故。

農民革命 我們在本章前段描寫在德意志境內新都市的興起和商人階級的解放，我們不要忘了這種得到自由的人在當時實在是占少數的，全國大多數的民衆仍然是農民，他們仍然呻吟於封建地主勢力之下，不能蘇息。並且自商業發達以後，他們的境遇更加壞了起來，因爲從前他們對於地主的租稅本是以農產物交納的，現在地主們要他們改交貨幣，並且因爲社會經濟的開展，日常生活程度極高，物價較前昂貴數倍，而他們的收入並不增加，因此境遇日陷困苦。在南部德意志農民的境遇較好，智識較富，因此反抗的能力也較大。十五世紀之末，他們起來好幾次的農民革命，他們將農民穿的木鞋子畫在布上當做旗幟，因此得木鞋黨(Bundschuh)之稱。這些叛亂屢起屢平。宗教改革運動興起以後，南德意志的農民更乘機而起大舉叛亂，一五二四年，他們聚集許多人起事，以十二條主張表明他們的態度，要求宗教的自由和經濟的解放，謀根本推翻封建制度，不幸當時的智識階級不予同情，結果

終爲貴族們的軍隊所撲滅。自此以後，德意志農民的地位互三世紀之久不曾改善，直到十九世紀初年才推翻了封建的土地制度。

第五章 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運動

查理第五 德意志自一二五〇年以後，霍亨斯陶芬的帝系已絕，到一二七三年雖有哈布斯堡家的新朝出現，但事實上已成諸侯割據之局，毫無統一的趨向。這種情形繼續了三百年，直到查理第五（Charles V）即皇帝位（一五二〇）以後，神聖羅馬帝國才似乎有復興之勢。在這三百年的混亂之中，我們只看見新都市的興起是一件值得記述的事，其餘便無足注意了。查理第五的帝國在表面上似乎版圖極大，聲勢極盛，但按其實際不過是曇花一現的空局面，查理死後（一五五八）六十年，三十年的長期戰爭就開始（一六一八），結果將方有轉機的德意志帝國又打得粉碎。要明白三十年戰爭的前因後果，對於十七世紀以前的宗教改革運動不能不先加以考察，在這個運動裏，德意志占極重要的地位，而德意志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就是這個運動的主要的領袖。

羅馬教會的權威 讓我們先從宗教改革運動以前的羅馬教會情形述起。神聖羅馬皇帝與羅馬教皇之爭終止於皇帝腓特烈克之卒，自此以後，神聖羅馬帝國衰微不堪，更無與教皇爭權的能力和野心，教皇的大敵已去。這時候的教皇雖因十字軍屢次失敗的結果漸失去一般的信仰，但事實上仍是歐洲最有權力的統治者。因為當時教會的組織遍於西歐全部，教士又是當時最有學問的分子，握有智識的權力，人民自降生至死，終身都在教會宰制之下，無法可以脫離範圍，因此教會的言動自然在一般人民生活中具有絕大的權力。不幸具有這種權力的羅馬教皇和各級的教會，不善利用這種權力來做正當的事業，反造出許多罪惡供人的指摘，結果有獨立思想的人自然不肯隨聲附和到底，而改革運動就隨之而起。

十二世紀的新教運動 反對羅馬教會的運動從十二世紀起就已發現。在法國里昂地方有一個人名叫彼得得發爾多（Peter Waldo）於一一七五年創一宗派，主張原始的基督教義而反對服從教會的統治，是為發爾多教派（Waldenses）。此外又有一派叫做阿爾比教派（Albigensians），他們主張善惡二元論，根本反對基督教的

教義，也是於十三世紀盛於法國，教皇英諾森第三於一二〇八年特興十字軍以討之，始將這些異端剷除。自此以後，教會中漸漸發端了一種異端裁判（Inquisition）的制度，對於懷疑正教教義的分子，不惜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之，這種制度到十六世紀發展到最高程度。

教會內部的改革運動 此外在十三世紀時，教會的內部也起了兩種改革的運動，一種以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為首領，曰法蘭西斯教派（Franciscans）。聖法蘭西斯是意大利人，他的教義主張以極端的苦行矯正教會的腐敗行為。最初教會對於這一派頗加壓迫，後來才漸漸加以容納。這一派的教士身穿灰衣，遊行於各地，以勸化世人，功效頗著。另外一種是以聖多米尼克（St. Dominic 1170—1221）為首的多米尼克教派（Dominican），聖多米尼克是西班牙人，他當阿爾比教派盛行之際，曾實行苦口勸化異端的工作。這一派為教皇認作是維持教會制度的工具，頗加以保護提倡。十三世紀的著名學者如亞柏塔馬格那（Albertus Magnus 1193—1280）和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都是多米尼克

派的教士。這一派人常穿黑衣，因為對於異端忌恨殊深，所以教皇利用之以組織異端裁判所。

威克里夫 除以上兩派的運動外，個人批評宗教的舉動也發現於十四世紀之後。英人威克里夫 (Wycliffe 1324—1384) 將聖經譯爲英文，並公開批評教士的腐敗和教會的專制。教會雖對他恨之刺骨，但因他的地位頗高，擁護者亦衆，所以無可如何。威克里夫 實在是後來宗教改革運動的先驅者。

教會的分裂 當教會內外部都發生不滿的批評和改革運動時，教皇的地位也因政治的糾紛日趨於衰落，更足以搖動人民的信仰。自神聖羅馬皇帝 失勢後，法蘭西 王繼起爲教皇的大敵，彼此常爲教產及其他權利起衝突。一三〇三年教皇蓬尼非斯 第八 (Boniface VIII) 與法王腓力 (Philip the Fair) 衝突，爲法王所侮辱，羞憤而死。繼任的教皇克雷蒙第五 (Clement V) 受法王的卵翼而當選，遂遷都於法國勢力範圍下的亞威農城 (Avignon)。自此以後，歷代教皇居於此地凡七十餘年之久，至一三七七年格列高里十一 (Gregory XI) 爲教皇後始返居於羅馬。這七十年一

般人叫做巴比倫俘虜的時代，意思是指好像古代猶太人被巴比倫所虜的時代一樣。這時候教皇全在法蘭西王的保護之下，真是可憐極了。因為這時候的幾任教皇都是法國人，並且受法國保護之故，致引起德意志和英吉利人的不滿，尤其是正在英法百年戰爭中的英國人，威克里夫的批評正在此時。一三七八年教皇格列高里十一死後，教會又復分裂，羅馬與亞威農同時各有一教皇出現，各挾後盾，互相醜詆，直到一四一七年始復合，這也是使宗教失去信仰的一端。德意志的擁有選舉皇帝權的大諸侯，當教皇最初遷居亞威農的時候就已乘機宣言皇帝是直接受命於天，不受教皇的支配，這種宣言後來成爲德意志憲法的一部分。

約翰胡司 威克里夫著作的影響，以波希米亞一地爲最鉅。當一三九六年左右，有捷克人名約翰胡司 (John Huss) 任布拉格 (Prague) 大學教授，攻擊教會腐敗不遺餘力，一四一五年爲教會所焚死。他的信徒遂於一四一九年在波希米亞起事，以武力反抗教會的專制，教皇屢起十字軍以撲滅之，反爲所敗。至一四三六年始彼此訂約妥協，許波希米亞的教會保留一種特別的儀式。這是正式反抗羅馬正教的

運動之始。

愛拉斯瑪的反宗教思想 但是最成功的，最偉大的宗教改革運動，還要待德意志人起來才完成。德意志本來是最虔誠最篤實的民族，他們對於宗教的信仰最強烈，所以對於教會行爲的腐敗也最爲失望。當皇帝查理第五初即位的時候，荷蘭人愛拉斯瑪（Erasmus）就已開始批評教會的工作。愛拉斯瑪是北歐人文主義派的首領，他的文筆優良，爲全歐所歡迎。他曾著愚人的頌（*Praise of Folly*）一書，以諷刺的筆指摘教會的腐敗行爲。他主張應該讓人民自己有讀聖經的能力，以代替教士的曲解。這種主張影響於宗教改革很大，後來各國人紛紛以本國文譯新舊約，就是受他鼓吹的影響。愛拉斯瑪對於宗教改革的意見，不但爲當時人民及各國帝王所贊成，並且爲教皇利奧第十（Leo X）所贊助，神聖羅馬皇帝查理第五也很同情他的主張。但是愛拉斯瑪的主張太和平了，不能適應當時渴望改革的一般心理，因此必須另外有一個更徹底，更勇敢的革命領袖出來，作一種更大膽的運動，這個革命領袖恰恰這時候出現在德國，就是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生於一四八三年，家裏是很貧窮的。他父親願意他學法律，所以就送他入愛爾特（Erurt）大學，大學畢業之後因為對於宗教的興趣頗濃的緣故就做了教士，後來成爲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的亞里士多德學教授。路德漸漸對自己所教授的功課發生懷疑，而集中其注意力對聖經加以研究。他對教義往往有新的創解，但尚不爲人所注意。

宗教改革的開始 這時候文藝復興運動正在意大利盛極一時，教皇利奧第十，就是佛羅冷斯總統、文藝復興的保護者勞倫佐麥第奇（Lorenzo Medici）之子，也是極端愛好文藝的，於是羅馬代佛羅冷斯成爲文藝復興的中心。這時候羅馬的聖彼得寺正在建築，因爲工程浩大，需款浩繁，教皇不得已想出一種歛財的法子，就是發賣一種可以替人死後贖罪的紙券名叫贖罪券（Indulgences）。這件事大爲路德所不滿，一五一七年十月路德在威丁堡寫了九十五條的論文來批評贖罪券的不合理，這個論文本來是用拉丁文做的，只有少數有學問的人才能讀懂，可見路德最初並無對教會革命之意。但論文不久就被人譯成德文，傳遍了德國，引起德意志人的同情

，德意志的公侯也受了他的宣傳而對教會發生反抗。一五二〇年路德受了破門之罰，但他將教皇的命令在威丁堡當衆焚燬，以示反抗的決心，於是新舊的衝突遂起。

窩牧會議 這時候德意志正在諸侯割據的時代，皇帝的威權並不能實際及於全國，所以路德的行動比較自由。皇帝查理第五這時即位不久，對於德意志的事情也很隔膜，這時正欲借此召集一個會議以結好於教皇，並樹威信於德意志。但是路德的背後有有力的撒克遜選侯爲後盾，其他諸侯也多依違兩可，所以查理也不過分得罪他。這個會議召集於窩牧，事前查理以名譽擔保路德在會中的生命安全。路德在會中公然陳述其反對教皇的理由，謂如果他的言論於聖經有不符時甘願受嚴重的處罰。結果於一五二一年發布窩牧命令，認路德爲非聖無法，禁止一切人與之交通。但實際上這個命令不過一紙空文，沒有人加以重視。查理第五在發布命令之後就離去德意志，專心於西班牙的問題有十年之久，對於這個問題也置之腦後。路德在這個時間潛身於撒克遜選侯的一個別墅中專心做繙譯新約爲德文的工作，這個工作對於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影響是很大的。

上帝的公道 這時候許多反對舊教的宣言標語發現於德意志各地，引起各級人民的興奮。教士們和女教士們這時公然結婚，農民們拒絕向教會納租，學生們打倒教會的偶像，甚至反對舊教的聖餐禮。路德對於這些擾亂是不贊成的，他宣言改革的運動應該發自政府，不應該發自人民。但是事實上人民已經自動起來了，路德也無法加以禁阻。一五二四年，德意志的農奴在「上帝的公道」(God's Justice)口號之下，起而對於他們的主人要求公平的待遇。他們燒燬許多教士和貴族的堡壘，暗殺許多貴族。路德最初本來對於這種運動取靜觀的態度，後來乃宣言反對，德意志的貴族也羣起對於農民的叛亂加以抵抗。一五二五年夏季，農民革命的領袖們打了敗仗而被殺，隨之慘死的農民有一萬人以上。自此以後德意志農民的地位更加惡劣，直到十九世紀初年才有變更，這是我們在前章已經看到過的。

抗議派的出現 當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正在進行之際，查理第五方與法王法蘭西斯第一搆兵於意大利，對於國內的紛亂無暇顧及。這時候德意志的政治狀況是非常紛亂，諸侯們對於改革運動自然分爲贊否兩派，南德意志的諸侯們多數贊成維持舊

教，北部則多同情於改革運動。一五二六年在斯丕耶爾（Speyer）召集一個諸侯的宗教會議，決定以後德意志各邦的宗教信仰隨該邦元首自行決定；這就是說，人民沒有信教自由的權，他們的信仰須隨着君主爲轉移的。但是不久查理第五又有時間來干涉德意志的事情了，一五二九年他在斯丕耶爾又召集了一個會議，結果決定仍維持窩牧命令，一致反對異端。但是這個議決爲改革派的諸侯所反對，一致提出抗議，於是新教遂正式採用抗議派（Protestants）之名。一五三〇年查理第五又在奧格司堡召集一個宗教會議，命新教徒將他們的主張草成一個綱領，這個綱領是由路德的好友梅蘭其洞（Melancthon）草成的，就叫做『奧格司堡綱領』（Augsburg Confession）。這個綱領對於舊教主張遷就之處甚多，因此舊教徒認爲正當，但不爲新教徒所一致承認。查理第五雖然力求解決，但仍然不能成功。以後查理又因爲對法國競爭的關係忙於對外，不得不對於新教徒稍取放任。在這個期間，諸侯信仰新教的漸漸加多起來。最後查理與德意志的新教諸侯之中，起了一種不甚激烈的戰爭，將新教諸侯的首領撒克遜侯約翰弗烈特立克（John Frederick）和海斯（Hesse）

侯腓力虜獲，監禁了幾年。路德也死於一五四六年。但是這種事件並不能阻礙新教的傳佈，查理第五因為與法蘭西王法蘭西斯第一競爭的關係，彼此都想利用德意志的新教諸侯，因此終久不得不和新教徒講和了。一五五五年奧格司堡又重開了宗教會議，結果仍決定諸侯有自己選擇宗教信仰之權。自此以後，德意志的宗教紛爭暫時告一段落，各邦間新舊教的分野也漸趨分明。但是人民仍舊沒有信仰自由的權，所以禍患仍然沒有停止。

第六章 皇帝查理第五的大帝國與

三十年戰爭

神聖羅馬帝國的名存實亡 神聖羅馬帝國自一二七三年哈布斯堡家的路德福當選為皇帝之後，實際上的帝國就已滅亡。因為帝國已經分裂成許多大大小小的諸侯，各不相下，皇帝徒擁虛號，毫無統治的實權。神聖羅馬皇帝在習慣上是由諸侯選舉的，但是自路德福以後，歷任的皇帝都是由哈布斯堡一家選出。哈布斯堡家在路德福以前本是個不知名的小部落首領，到路德福出來，始取得奧地利和斯泰利亞（Styria）公爵的名號，由此更一躍而為皇帝。自路德福以後，歷任的皇帝都只是注重他直接領土的擴張，想以奧地利為中心而造成一個大國家，對於神聖羅馬帝國的事務大部置之度外，因此帝國益形衰頹，正如後來的法國大文豪福祿特爾（Voltaire）

所譏笑的，這個帝國既非「神聖」，又非「羅馬」，而且也就不成其爲「帝國」了。

查理第五大帝國的由來 這個神聖羅馬帝國一直到十六世紀才出了一個大人物，就是皇帝查理第五。當他在位的時候，他的帝國遍及於西歐的全部，領土之大，爲自查理曼以來所未有。但是查理第五並不是什麼非常的英雄豪傑，他的廣大的領土也不是由力征經營所得來的。他的地位和榮譽全是由他祖父馬克西米連第一（Maximilian I）的巧妙的婚姻政策所造成的。馬克西米連是十五世紀政治上大陰謀家之一，他以一個奧地利公爵而兼神聖羅馬皇帝的地位，野心要將自己的領土向外發展而不至發生阻礙，他發明了一種以婚姻代替戰爭的滅國政策。馬克西米連少時曾與勃艮第公爵查理（Charles the Bold）之女馬利（Mary）結婚。勃艮第是法國北境的一個大國，它的領土包括現今的荷蘭、比利時兩國以及法蘭西東境的一部分。查理沒有兒子，他的領土由馬利承襲，馬利死於一四八二年，她死後她的領土就歸她和馬克西米連所生的兒子腓力承襲。哈布斯堡家的領土由此就擴張到了北海海岸、

馬克西米連第二步的婚姻政策是進行他兒子腓力與西班牙王斐迪南 (Ferdinand) 的女兒若娜 (Joanna) 的婚事。西班牙也是由婚姻政策而統一的一個國家。腓迪南原來是阿拉貢 (Aragon) 的國王，他與卡斯提勒 (Castile) 的女王伊薩白拉 (Isabella) 結婚，兩國始合爲一國，樹立了西班牙的基礎。當他們在位之時，西班牙發現了美洲新大陸，成爲歐洲最強的國家，在意大利半島的南部拿坡里王國也歸入他們的版圖。他們死後沒有兒子，盡由他們的女兒若娜承襲，若娜嫁與了馬克西米連的兒子腓力，於是西班牙的廣大領土，就歸入哈布斯堡家之手了。腓力死於一五〇六年，他的兒子查理就是後來有名的皇帝。查理第五這時才六歲，他母親若娜因爲痛夫的關係，身體陷於不健康，於是許多重任就漸次加到這六歲的小孩子身上。他的外祖父腓迪南死於一五一六年，他這時才十六歲，就承襲了西班牙的王位。馬克西米連第一死於一五一九年，他死之後，依照他的志願，將他的孫兒查理當選爲神聖羅馬皇帝，號稱查理第五。這時候查理的名號是非常之多的，他以一身而兼布拉崩 (Brabant) 公爵、安提維蒲 (Antwerp) 侯爵、荷蘭伯爵、奧地利大公、泰羅爾 (

Tyrol伯爵、卡斯提勒、阿拉貢、拿坡里以及廣大的美洲領土的王，還有神聖羅馬皇帝，這些不過是他許多名號之中最重要的幾個名號，然而他這時的年齡不過是個十九歲的孩子，並不懂得什麼治國安邦的大道理的。

查理的勁敵 當時查理第五的勁敵就是法蘭西的國王法蘭西斯第一。他與查理第五本是中表弟兄，年齡也相仿，兩人都有繼承神聖羅馬皇帝的野心，結果為查理捷足先登。自此以後，兩雄結怨，彼此互相征伐，戰爭延長至數十年之久，而意大利為主要的戰場。意大利這時仍是許多小國割據的地方，因為文藝復興的關係，文化臻於極高，而武力益加衰弱，國民習於偷惰，沒有一致對外的敵愾同仇之心，因此常為強國所魚肉侵凌。十五世紀末葉法王查理第八遠征意大利雖未成功，但引起了法蘭西對意大利半島的野心和要求。自此以後法國歷代君主對於意大利半島都有侵掠的野心，而以法蘭西斯第一時代為尤甚。這種野心當然與神聖羅馬帝國是絕不相容的，因此兩國的衝突就開始起來。這個衝突延長了很久，雙方各竭盡心力去運用陰謀外交以圖打倒他的敵人，但是結果誰也沒有被打倒，誰也沒有得到什麼利益。

查理退位 一五五五年，**查理第五**因為做皇帝做得厭倦了，就辭去帝位，退到一個修道院去，將他的領土分爲兩部，**神聖羅馬**的帝位和帝國領土，傳給他的兄弟**斐迪南第一**，**西班牙**和**尼日蘭**（*Netherland*）等地傳給他的兒子**腓力第二**（*Philip II*）。

皇帝斐迪南第一（一五五六——一五六四，）和他的兒子**馬克西米連第二**（一五六四——一五七六）都是很開明的君主，對於國內的新舊教徒一視同仁，從不加以偏袒，因此國內粗安。但是這時候**德意志**以外的新舊教徒却到處衝突得不得開交，這些都是對於後來的三十年戰爭有直接關係的。

荷蘭獨立戰爭 第一件事是**尼日蘭**新教徒與**西班牙**的衝突。**西班牙**王**腓力第二**是個極端狹隘的舊教擁護者，又是個醉心專制的魔王，他對於北歐的宗教改革運動非常痛心疾首，因此在**西班牙**境內實行極嚴厲的偵察及異端裁判制度，**南歐**的新教徒本來很少，經這一壓迫當然就滅迹了。**尼日蘭**（即今**荷蘭****比利時**）在當時也是**腓力第二**的領土，北部七省有許多新教徒，因為不堪**西班牙**的壓迫，於一五六八年起

而反抗，舉奧倫治（Orange）親王威廉（William the Silent）為首領。其後宗教革命漸轉變為國民革命，南部舊教諸省也於一五七六年加入聯合，腓力第二最後取了讓步的政策，以緩和南部諸省的決心，但北部諸省則於一五八一年正式宣告獨立。一五八八年西班牙的海軍為英國所覆滅以後，荷蘭（就是北部尼日蘭的國名）遂獨立自由了。

法蘭西的宗教戰爭 第二件事是法國內部的新舊教之爭。法國是新教首領加爾文（John Calvin）的出生地，他的王室和普通人民雖是信仰舊教，但南部的一部分貴族和人民却是新教徒，他們叫做囂格撓教派（Huguenots）。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新舊兩派的貴族就互相爭鬪權利，甚至屠殺，表面上名為宗教信仰之爭，實則是政治的暗鬥。到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舊教徒勾結太后將新教徒二千餘人屠殺於巴黎，是為聖巴託洛美節的屠殺（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自此以後新舊教的鬪爭更為激烈，直到一五八九年亨利第四變成君主後，發布南特勒令（Edict of Nantes），准許新教徒有部分自由，宗教戰爭才算告一段落。

英國的改教 第三件事是英國的從舊教國變爲新教國。英國在十六世紀初年本是個舊教國，國王亨利第八又是個極表忠心於羅馬教皇的。但他因爲要與王后加薩林（Catherine）離婚未得教皇允許，竟於一五三四年宣告脫離舊教，自創新教。他的新教與大陸的新教不同，實在是折衷於新舊教之間的一種教派，到他兒子愛德華第六（Edward VI）手裏，才完全採取新教的儀式。以後新舊教又暗鬪了好幾代，終久是新教徒戰勝。

以上三件事講起來雖然名爲宗教的戰爭，實則都是政治的意味爲多，底下讓我們再講幾件關於新舊教內部的運動。

日內瓦的新教政府 當路德在德國領導宗教改革運動的時候，瑞士也有一個宗教改革家名叫薩文黎（Zwingli），他在瑞士聯邦中宣傳他的新福音，有多數人民都信從他。薩文黎死後，又有法國的新教首領加爾文到瑞士去傳教。加爾文是路德以後唯一的新教大師，他以論理的秩序將新教教義建設起來，並且創設極嚴密的宗教組織。他於一五四〇年在瑞士的日內瓦市組織新教政府凡二十年之久。加爾文派

的教會名叫長老會 (Presbyterian)，在法國、瑞士以及美洲都很有勢力。

耶穌會 因為新教勢力的猛進，在舊教方面也有了種種新的改革。一五四六到一五六四年間，羅馬教皇召集一個宗教會議於意大利的脫倫特 (Trent)，結果對於舊教的腐敗加以種種改良。一五三四年西班牙人羅耀拉 (Loyola) 創耶穌會 (Society of Jesus)，以極嚴格的軍事組織訓練信徒，為教皇的熱心擁護者。耶穌會的人特別注意於海外傳教事業和教會事業，舊教的復興全賴他們的功勞。

長期戰爭的準備 新教有了長老會，舊教有了耶穌會，都是以組織嚴密，行動敏捷見長的，他們對於異己都取不容忍的態度，他們的信徒散布在當時各國的宮庭和民間，專一煽動宗教的戰爭，加以當時的野心王侯，各想藉戰爭來發展他們的勢力，因此到十七世紀初年，三十年長期的宗教戰爭遂開始，而德意志做了個不幸的犧牲者。

二十年戰爭開始 自奧格司堡會議以後，新舊兩教在德意志境內得到暫時的和平，這時候加爾文派的新教徒乘機在南德意志各邦中伸展他們的勢力，特別以奧地

利屬下的波希米亞爲最盛。但同時耶穌會派也在包圍德意志舊教王侯，使他們決心反對新教。一六一二年神聖羅馬皇帝路德福第二去世，他的兄弟馬西斯（Matthias）被舉爲皇帝，任命他姪子斐迪南大公爲波希米亞總督。斐迪南是個極狹隘的舊教徒，對於新教十分壓迫，因此波希米亞人不服，於一六一八年五月在布拉格起事，這就是三十年戰爭的開始。

舊教的最初勝利 起初這個戰事不過限於波希米亞一隅，舊教軍隊會有小小的敗仗，波希米亞人舉了一個新教貴族腓特烈克做他們的王，對奧地利宣告獨立。但是到一六一九年三月，馬西斯去世，斐迪南卽了皇帝位，便派遣名將梯雷（Tilly）率領大兵去攻打波希米亞，結果將波希米亞的新教軍戰敗。波希米亞人的新王腓特烈克本是帕來丁奈脫（Palatine）的選帝侯，帕來丁奈脫是萊茵河畔的一小國，所以戰爭又移到南德意志去，結果新教徒仍然大敗，腓特烈克被逐出境。他本是英王詹姆斯第一（James I）的女婿，所以英國、荷蘭、丹麥以及北德意志的新教諸侯便結了一個同盟來援助他。英國雖然沒有出什麼力，但是丹麥軍隊却加入新教方面作戰

。這時舊教方面出來一個有名的將軍叫做瓦倫斯丁 (Wallenstein)，他於一六二九年將丹麥軍隊戰敗，並進而征服丹麥，舊教的勝利到此達於頂點。皇帝斐迪南第二爲這種勝利所鼓動，遂發布一個改組命令 (Edict of Restitution)，命令全德意志的新教徒須將他們沒收羅馬教會的廟產一律歸還教會，並且新教徒只有路德派准許公開傳教，其餘各派包含加爾文派在內，一律禁止活動。

新教加入生力軍 這種舊教徒的勝利惱怒了北方之獅的瑞典王高斯他夫阿多耳發司 (Gustavus Adolphus)，他於一六三〇年率領瑞典的新銳軍隊進入德境，連戰連勝。這時候瓦倫斯丁因爲功高見嫉，正在解職閒居，只有老將梯雷率領他兇惡的軍隊將新教徒的根據地麥格達堡 (Magdeburg) 打破，大肆屠殺。一六三一年九月，瑞典軍隊與梯雷的軍隊在利比瑟 (Leipzig) 相遇，德軍大敗，梯雷身受重傷而逃，不久又在別處打了一仗，梯雷戰敗而死。瑞典軍隊的威望經這幾戰大爲增高，新教的諸侯都蠢蠢欲動起來。斐迪南皇帝不得已只得將瓦倫斯丁又召喚回來，付以全權。一六三二年十一月，瓦倫斯丁的軍隊和高斯他夫的軍隊大戰於路松 (Lutzen)

，結果瑞典軍大勝，但高斯他夫却死在這一戰裏。又過了兩年瓦倫斯丁也被人刺死，因為他並不是舊教的忠實信徒，舊教徒和皇帝都忌他權大的緣故。

法蘭西的新政策及其成功 自此以後，戰事陷入一種不生不死的狀態，瑞典軍隊在當時本來算是紀律最良的，但自從他們偉大的領袖死後，也和其他軍隊一樣變成了劫掠的匪徒。這樣新舊教的軍隊繼續在德意志境內蹂躪了十餘年，將德意志的精華完全掃盡。不久，法蘭西在他的偉大政治家黎塞留指導之下，加入新教的戰團。法蘭西本是舊教國，黎塞留本身是法國的大主教而兼首相，他在國內對於露格撓派頗取壓迫態度，但在國外則幫助新教徒來反對舊教的神聖羅馬皇帝。因為法國與德國本是世仇，法蘭西的領土三面都在神聖羅馬帝國包圍之中，法國要想伸出頭來，非將這偉大的神聖羅馬帝國打倒不可，因此黎塞留寧可採取援助新教徒的政策。這個政策果然奏效，神聖羅馬皇帝最後屈服，於一六四八年簽定威斯脫非里亞（Westphalia）條約，允許德境內各王侯有自擇新舊教以及新教中各派信仰的權利。在一六二四年以前各邦沒收之教會財產仍為各邦所有，但一六二四年以後沒收的則

須歸還原主。瑞典取得波羅的海及北海沿岸之地，他可以控制德意志的重要口岸，法蘭西取得亞爾薩斯（Alsace）省的一部，勃蘭登堡（Brandenburg）得了皮羅的海附近的一片地，這就是後來普魯士王國的起源。瑞士和荷蘭的獨立，在這個條約上也被承認。

威斯脫非里亞條約的結果，這個條約的結果，德意志不但損失許多土地給他的南北強鄰法蘭西和瑞典，並且國內的小諸侯個個伸張勢力，有獨立自主的權，皇帝成爲虛名，除奧地利以外毫無支配的能力。至於境內受戰禍的蹂躪，更是不堪言狀。不過有一件事情稍微可以樂觀的，就是有一個生力軍這時候加入德意志聯邦之內，這野蠻素樸的勃蘭登堡侯國，不久便變或了赫赫有名的普魯士王國，與奧地利同成爲德意志聯邦的二大臺柱，而且後來統一的德意志帝國，也竟由這個不甚知名的小侯國漸次團結起來，這真是當時的人所不及料了。

第七章 普魯士的興起

附庸國 當九世紀以後，查里曼大帝國分裂為東西兩帝國的時候，東部的帝國——即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因為受不住新來的蠻族匈牙利人（Hungarians）的攻擊，放棄了許多邊境的土地，在這新邊境上發生出許多新的附庸國（Buffer State）來，由强悍的貴族們統治着，獨力與蠻族競爭，帝國政府也利用他們去作屏障，加以默認。奧地利、丹麥和我們本章所要講的勃蘭登堡，都是由這種附庸國發展出來的。

勃蘭登堡的興起 神聖羅馬帝國自一二五〇年以後就入於虛君時代凡二十年之久（見第二章）。在這個時候產出七個有權可以選舉皇帝的諸侯來，就叫做七選侯（Electors）。到一二五六年又因為要確定皇帝選舉法的緣故，皇帝查理頒布了一個法律，叫做金牛律（Golden Bull），內中規定選舉法和選侯的等級，勃蘭登堡

的侯爵也被任命為選侯之一。勃蘭登堡是位於北德意志易北河（Elbe R.）和奧得河（Oder R.）之間的一個小國，至此漸露頭角。一四一五年皇帝西祺門特（Sigismund）任命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子爵腓特烈克做勃蘭登堡將軍兼選舉侯，自此以後，霍亨索倫一家遂在歷史上有了地位。另外有東普魯士公國，亦為霍亨索倫氏的一支所統治，名義上隸屬於波蘭王國，到一六一八年，這一支的系統中絕，遂與勃蘭登堡合併，後來普魯士王國的名稱就是由此而來的。

大選侯與法國之爭 一六四〇年，正是三十年戰爭激烈的時候腓特烈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繼承了勃蘭登堡普魯士選侯之位，他是一個非常傑出的人才，勃蘭登堡自他以後才露頭角於歐洲政治舞臺，成為強國之一。他即位以後首先改組軍隊，整理財政，以圖自強。當時勃蘭登堡與東普魯士之間尚隔有波蘭的數省，普魯士在名義上仍是波蘭的屬國，他於是與瑞典勾結，反抗波蘭，取得中間的數省，使東西領土聯成一氣。又根據威斯特非里亞條約，取得數處領土，國勢漸固。三十年戰爭以後，德意志各邦四分五裂，元氣盡失，鄰邦法蘭西在路易十四（Louis

(一六) 的統治之下，正在極盛。路易野心勃勃，想在南德意志伸張他的勢力，一六七二年派兵侵入萊茵河沿岸，當時德國的皇帝和諸侯沒有一個敢出來抵抗，只有勃蘭登堡發兵去迎敵。雖然螳臂當車，大小不敵。但腓特烈克威廉很想借此在中部德意志伸展他的勢力。一六七四年法國唆使瑞典去攻勃蘭登堡的後路，腓特烈克威廉回兵將瑞典擊敗，但從此不能再與法國競爭。一六八八年，腓特烈克威廉去世，他的兒子腓特烈克第三即位，腓特烈克威廉統治勃蘭登堡凡四十八年之久，他的手腕非常，膽氣雄壯，故有大選侯 (The Great Elector) 之稱。他不但有膽量，並且有眼光，當路易十四在法國聽舊教徒的慫恿，壓迫露格撓派新教徒，逐之出境的時候，勃蘭登堡却盡量歡迎他們移居進來。這些露格撓派的教徒都是些勤勉的手藝人，自到勃蘭登堡以後，才將普魯士的工業振興起來，這就是它富強的根本。他的兒子腓特烈克第三也是個有才具的人，他即位以後，就和英國、荷蘭、瑞典、西班牙結了一個同盟，合力反對法國，但是結果沒有什麼大勝利，到一六九九年停戰，德意志喪失了阿爾薩斯和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兩省給法國。一七〇〇年腓特烈

克便乘機自稱普魯士王國改名腓特烈克第一。不久因西班牙王位繼承的問題，歐洲各國又聯合與法國開戰，在這次德意志方面出頭的領袖仍是普魯士人。德意志的名將歐金親王（Prince Eugene）在這次戰爭裡大獲勝利，將路易十四的軍隊連連打敗。一七一三年各國休戰，結烏屈來特（Utrecht）條約，承認了普魯士的王國。腓特烈克第一恰好在這一年去世，他的兒子腓特烈克威廉第一嗣位。普魯士在這幾十年戰爭裏頭，弄得筋疲力竭，這時恰好出來一個勤儉精明的君主，將元氣逐漸恢復。腓特烈克威廉一世是個剛毅木訥的軍人，生平最惡繁華，除練兵以外，不肯多花一錢。他在位二十多年，替普魯士培植元氣不少。

腓特烈克大王 一七四〇年，腓特烈克威廉第一卒，他的兒子腓特烈克第二嗣位，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腓特烈克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他年輕的時候很好玩，當時法國正是有許多思想家鼓吹自由主義的時候，他醉心於這些浪漫的學說，對於自己的生活地位很是煩悶。他父親本是個簡單樸直的軍人，最討厭少年人的浪漫奢侈，他希望他的兒子也變成一個理想的軍人，但是他兒子却受不下那種

嚴格的軍事訓練，竟想逃出普魯士到外國去，但是被他父親捉回，監禁了好久，那時他的父親真傷心極了。但是腓特烈克經這一次管教，脾氣忽然大變，不久他父親死去，他嗣了王位，竟一些也不浪漫，變成了英明勇武的軍人和幹練的政治家。

奧地利皇位繼承戰爭 一七四〇年他嗣了普魯士的王位，恰好這一年奧地利的神聖羅馬皇帝查理第六也去世，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馬利亞德利撒 (Maria Theresia) 遵遺囑嗣了皇位。這本是在查理第六生前曾得過歐洲各國同意的事。但是腓特烈克第二欺負馬利亞是個青年女子，趁她初登位的時候，就向她要求西里西亞 (Silesia) 的地方，這地方原本屬於勃蘭登堡，於三十年戰爭時失去的。馬利亞自然不肯答應，於是雙方便起了戰端，普魯士的軍隊都是久經訓練的，所以開戰之始就將西里西亞奪了過來，以後又打了兩年，奧國因為四面受敵的緣故，只得與普講和，將西里西亞割讓於普。

馬利亞德利撒也是當時有才具的女英雄，她與腓特烈克第二以及俄國女皇加薩林第二並稱為十八世紀歐洲三大英主。她初即位的時候，很有許多難題，不但普魯

士欺負她，巴威略（Bavaria）和法蘭西也欺負她。因為神聖羅馬皇帝從來沒有女子做的，所以巴威略的選侯就自稱爲奧地利皇帝，叫做查理第七，打敗奧軍好幾次，法國和普魯士幫助巴威略，英國和荷蘭幫助奧地利，雙方打了好幾年，不分勝負，直到一七四五年查理第七去世，雙方才罷戰言和，馬利亞的丈夫法蘭西斯第一被舉爲神聖羅馬皇帝，於是擾攘一時的奧地利皇位戰爭才算告終，但西里西亞竟爲普魯士所據。

七年戰爭 馬利亞德利撒深恨普魯士的趁火打劫，想報此仇，乃運用外交手腕，暗中聯絡法俄兩國，想對普魯士取包圍的政策。腓特烈克也聯英以與之抗。一七五六年，腓特烈克第二爲先發制人計，乃出兵攻擊當時聯奧的撒克遜，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七年戰爭的開始。這七年戰爭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普魯士和奧地利爭中歐的霸權，結果雙方都沒有什麼利益，不過腓特烈克第二却因此出了名。另一方面是英國和法國爭海上的霸權，在印度，在北美洲，英法兩國都發生長久的戰爭，結果英國大獲全勝。就全局的影響看起來，自然英法之戰重於普奧之戰，不過若

單就德意志聯邦的情形講起來，則普奧之戰也很重要。在這七年裏頭，普魯士除了僅得英國經濟上的幫助以外，幾乎是以獨力與法奧俄三大強敵作戰，屢戰屢敗，却是越敗越有勇氣。有時在四面楚歌之中，敗得幾乎要自殺，但是却仍然要提起勇氣去和那些強敵作戰。直到一七五九年英國也不肯再接濟軍費了，眼看普魯士非失敗不可，幸而第二年局面就一轉。俄國的女皇伊利薩白 (Elizabeth) 去世，她的姪兒彼得第三 (Peter III) 嗣位，彼得很佩服腓特烈克的英果，就轉而助他，因此戰爭又延長了好幾年，直到一七六三年雙方才停戰議和，普魯士仍擁有西里西亞，法國的印度及北美殖民地却盡歸於英國。

瓜分波蘭 七年戰爭以後，腓特烈克第二銳意休養生息，恢復國力。一七七二年又與俄奧兩國聯合瓜分波蘭。波蘭本是東歐的一個大國，不幸政權操於貴族之手，意見複雜，各圖私利，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四圍又有俄普奧三大強國，眈眈虎視，當然它的地位是非常危險。當七年戰爭以前，俄普奧三國已經時常干涉波蘭的內政，到七年戰爭終了後，波蘭王奧古士都 (Augustus) 恰好死去，腓特烈克

第二與俄女皇加薩林第二協議，以加薩林的寵臣彭尼托威斯基（Poniatowski）入承王位，稱爲斯坦尼斯拉第二（Stanias）。不料斯坦尼斯拉第二即位以後，頗有意改革內政，因此致招俄國之忌，貴族們也因得俄普的暗助起而與國王爲難，數年之間，內亂蠱起。一七七二年，俄普奧三國乃聯合爲第一次瓜分波蘭之舉。普魯士所分得的是西普魯士，內中多信奉新教的德種人，故頗能團結。波蘭自經第一次瓜分後，國民多數覺悟，此後二十年間，厲行改革內政，聯歡於法國，輸入法國的文化，國勢似有復興之勢。不幸法國於一七八九年發生大革命，內亂方亟，無暇顧及波蘭。波蘭失去這個強有力的友國，因此陷於孤立無助的地位。俄女皇加薩林第二遂乘機派兵入侵波蘭，干涉她的內政，並與普魯士王協議第二次的瓜分。這時候腓特烈克第二已於一七八六年去世，他的姪兒腓特烈克威廉第二嗣位，遂於一七九三年以波蘭暗助法國的革命黨人爲辭，派兵佔據了波蘭的但澤（Danzig）等三城，約得人口五十萬，俄國也割去一部分，奧國則未參加此役，這叫做第二次瓜分波蘭。這時候波蘭有一個愛國志士名叫哥修士瓜（Kosciusko），於一七九四年領導波蘭國民

，起而反抗普軍，普軍不得已退出波境。不幸俄國遣派大兵助普，將波蘭軍隊擊敗，哥修士孤被擒，都城華沙（Warsaw）陷落，國王退位，一七九五年俄普奧三國遂共同瓜分波蘭殘餘的領土，俄國所得最多，普奧兩國也各得一部分，波蘭遂亡，直到歐戰後才恢復。

一七八六年腓特烈克大王去世，腓特烈克威廉第二嗣位，國內平靜無事，到一八九二年與奧地利聯兵進攻法國的革命政府，也未成功，反引起歐洲二十年的擾亂。

一七九七年腓特烈克威廉第二去世，非特烈克威廉第三嗣位，恰值蓋世英雄拿破崙補那帕脫（Napoleon Bonaparte）出現於法國，於是普魯士和全德意志的命運都陷入不幸的境遇，而局勢爲之一變了。

第八章 拿破崙與德意志國民的覺醒

十八世紀末年的德意志列邦形勢，普魯士自十七世紀以來，英主迭出，武力和外交雙方並用，遂能從一個附庸小國，變成中原的強國之一，總算是一帆風順了，但是就全德意志民族的命運看來，却並不因為普魯士這種進步而聯帶的受到好處。當十八世紀的末葉，德意志聯邦的情形是很糟的。名義上擁神聖羅馬皇帝虛號的奧地利君主哈布斯堡家自三十年戰爭以後，久已失去領導全國的地位，奧地利境內民族複雜，統治很是困難，加以皇室貴族，暮氣太深，毫無進取的能力。奧地利以外在德意志境內有三百三十多個大大小小的國家，每一個國家都自以為有獨立的資格和權利，不肯服從皇帝的命令，最小的國家甚至祇有幾十里的地方，但也要自稱獨立。這些國家的性質大約可分三類，第一類是正式以王公等為首領的國家，第二類是以武士為首領的附庸國家，第三類是由中古遺傳下來的獨立都市。就中領袖的國家自

然要擁奧地利和普魯士，其次如巴威畧、撒克遜等國也占很重要的地位。當時德意志的國家觀念是很淡薄的，南德意志人和北德意志人互相仇視，難得有一致的行動。各邦之間，不但政治各自獨立，連關稅也是分開的，所以德國的工商業很難發達。社會的不平 在社會方面則中古的封建制度仍然有很大的勢力，貴族們擁有廣大的土地，驅使農奴，仍然如中古時代一樣。貴族的特權，一切都沿襲自幾百年前，絲毫沒有變更，因此農民困於虐政，對貴族發生怨望，不能聯合一致，反希望外國人來解放他們。

法國大革命 在這種情形之下，空前的法蘭西大革命於一七八九年發生了。法蘭西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愛為號召，他的最大成績是推翻封建勢力，取消貴族的特權。法國的革命黨不但在本國實行種種改革，並且想拿他們的主張推行之於全世界，因此對外不惜挑戰，而四圍的強國也都想趁此時機，干涉法國的內政，打倒革命的勢力，因此雙方的衝突就起來了。

普奧聯軍攻法 當時法國君主路易十六的皇后馬利安多尼 (Marie Antoinette

爲奧國女皇馬利亞德利撒的女兒，自革命以後，夫婦被幽深宮，屢次派人求援於奧國，革命黨人對於貴族報復特甚，因此許多貴族都逃到奧普等國，痛哭求助。一七九二年奧普聯軍進攻法國，以白倫瑞克公爲統帥，宣言出兵的目的爲恢復國王權力，平定法國擾亂，這種宣言實在大背法國人民的心理，因此引起法國人民的同仇敵愾心，對於王室益加仇視。一七九二年九月遂廢君主，改建共和，同時並出兵禦敵。法國軍隊在革命以後，紀律凌亂，本已失去許多作戰能力，但因爲革命政府以祖國危殆爲口號，鼓動起法國人民的國家主義思想，因此奮勇赴敵，竟將入侵法境的普魯士軍擊敗。普王本沒有侵法的決心，加以正在注意波蘭問題，遂撤兵而退。自此法國的軍氣一揚，遂變守爲攻，四出向鄰邦挑戰了。

法國的挑戰態度 法國的革命政府爲統一民志起見，對外採取積極進取的戰畧，自打敗普軍以後，又進而打敗奧軍，一七九三年一月將國王路易十六處死刑，因此惹起許多鄰國的反感，英國、荷蘭、西班牙等國都加入反法的戰團。但是同盟諸國各具野心，遲遲不進，因此反予法國革命政府以從容應付的機會，並且在國內肆

行恐怖政治，以鎮壓反動。一七九五年恐怖政治告終，溫和的督政（Directory）政府成立。普魯士遂單獨與法媾和，而奧地利仍在與法戰爭，非常的英雄拿破崙遂乘此露頭角而出了。

拿破崙的初露頭角 拿破崙本是法國的一個稗將，自一七九五年的政變，因擁護政府抵禦亂黨有功，遂為督政所倚任。一七九六年法國政府命拿破崙率兵攻意大利以牽制奧國，拿破崙在意大利連戰連勝，將奧軍全部覆沒，遂進兵直搗維也納，奧國政府不得已乃向法乞和，一七九七年十月法奧定康坡福摩（Campo Formio）和約，是為拿破崙勝利之始。

朗維里和約 自此以後，拿破崙又遠征埃及，立功絕域，功名炫赫，為國民所擁護，一七九九年遂推翻督政政府，改革憲法，自稱第一督政，集大權於一身。當時奧地利又繼續與英俄等國聯合共同反法。一八〇〇年拿破崙又大敗奧軍於意大利北境及奧國南部，遂於一八〇一年定期朗維里（Luneville）和約，這個和約對於後來德意志統一的影響極大。因為和約中規定德法國界以萊茵河為限，萊茵河左岸全歸

法國領有，於是在萊茵河左岸的幾百個小國都在拿破崙壓力之下喪失地位，這實在是替後來的德國掃除許多統一的障礙。當時和約中並且規定凡世襲諸侯所喪的土地由神聖羅馬皇帝另以帝國中的領土賠償之，但實際上帝國境內並沒有多餘的土地可資賠償，於是將教會的財產和自由都市的領土奪來以為賠償世襲諸侯之用，這樣一來，就將教會和都市的權滅殺許多了。

朗維里和約的影響 這個條約的結果，奧普等大國都增加許多領土，而小國家則紛紛消滅，萊茵河東諸國被吞併的約一百二十國，萊茵河西被併於法國者，也幾及百國。拿破崙的計劃雖然想減少德國的勢力，不料反增加德國統一的機會，真是他所想不到的了。

普雷斯堡和約與萊茵同盟 自此以後，歐洲暫維持和平局面一兩年，到一八〇三年英法戰端又啓，一八〇四年拿破崙自稱皇帝，一八〇五年奧國與英俄聯合又組織反法的聯盟，普魯士的國王腓特烈克威廉第三則庸懦性成，不敢為左右袒。一八〇五年十月法奧在烏姆（Ulm）會戰，奧軍又全軍覆沒，法軍長驅佔領維也納城。

同年十二月俄國的援兵又大敗於奧斯特立茲 (Austerlitz)，奧國不得已與法又結普雷斯堡 (Pressburg) 和約。約中與德意志有關的事，如增加巴威畧和符騰堡 (Württemberg) 等邦的領土，並由神聖羅馬皇帝晉封這兩邦爲王，因爲這兩邦是助法的。到一八〇六年夏，巴威畧、符騰堡、巴登 (Baden) 等十三邦遂組織萊茵同盟 (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受法國人的保護。

神聖羅馬帝國滅亡 自經此次戰後，奧皇佛蘭西斯第二 (Francis II) 知道拿破崙意要解散他的帝國，乃於一八〇六年八月六日宣言取消神聖羅馬皇帝的虛號，改稱奧皇及匈牙利等部王，於是整整一千年的神聖羅馬帝國遂名實俱亡了。

普法衝突的原因 自一七九五年以後，歐洲大陸唯一與拿破崙保持友誼的大國就是普魯士。普王腓特烈克威廉第三是個庸懦無能的君主，他懼於拿破崙的威勢，又以爲若長守中立或可得些漁人之利，因此在屢次戰爭之中他都不肯參加任何方面。在一八〇五年英俄奧等國組織反法同盟之際，雖經俄皇的多方勸誘，他仍然保持一向的態度，不肯參加任何方面。這一舉失去各友邦的同情不少，對於普國地位非

常不利。拿破崙利用普國這種孤立的地位，在打敗了俄奧之後就轉來對付普國。英國王室本是由德意志的漢諾威（Hanover）選侯入承英統的，所以歷代的英王都兼有漢諾威的領土。拿破崙在對英宣戰的時候，為得普國歡心起見，曾經將漢諾威許給普國，以離間英普的感情，此時見普國孤立，忽又翻口，仍將漢諾威歸還英王。這種對於普魯士公然的侮辱，是普人所不能忍受的，因此一班戰將都主張對法宣戰，普王雖然懦弱，也不能過拂民意，一八〇六年兩國遂宣戰。

耶拿之敗 在戰爭之始，普國政府尙自信有勝利的希望，因為此時距腓特烈克大王之死不過二十年，普人尙狃於七年戰爭的餘威，老兵宿將還存，都是身經百戰的健兒，不知有失敗。於是以老將伯倫瑞克公為統帥，希望一舉破敵。不料拿破崙的戰術完全是新式的戰術，遠非十八世紀的舊戰術所能敵，並且法人以自由主義為號召，普國人民中也有不滿意於本國的軍閥政治的，頗存待法人來解放之心，因此戰爭多不盡力。耶拿（Jena）一戰，普軍全軍覆沒，國家頓時入於混亂之境，重要城塞望風投降，普王也逃往俄國邊境，求俄人援助。一八〇七年拿破崙進兵波蘭，又

打破了俄普兩軍，遂結提路斯特（Treaty）條約以和。

提路斯特條約 在提路斯特條約之中，拿破崙對於普魯士所加的苛遇，是從來戰敗國所不能忍受的。普魯士失去了易北河西岸所有的土地，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蘭時所得的領土也全數歸還新建的波蘭大公國。這個波蘭大公國是以拿破崙的好友薩克遜王為首領。易北河西岸之地則後來與漢諾威合併，改建威斯特非里亞王國，以拿破崙的兄弟約羅姆（Jerome）為國王。俄國則所失較少，惟須服從拿破崙的大陸封鎖命令而已。大陸封鎖命令是拿破崙用以對付英國的，一八〇六年十一月在柏林所發布。普魯士的軍備被限制為不得過四萬二千人，拿破崙的用意是將普魯士的獨立地位完全打破，使他不復列於歐洲強國之列，不料反因此激動普人愛國的感情，促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統一運動。

普魯士的雲恥運動 普魯士的國王腓特烈克威廉第三雖然庸懦，但是他的左右未嘗無人。他的王后路易絲（Louise）是個有才氣的奇女子，為全國國民所愛戴，自耶拿戰敗之後，王后用盡心力鼓勵國人，雖然她不久就因憂傷過度而死了，但她

的印象留在全普魯士國民的心裏，非常之深刻，許多愛國運動都是受她的鼓勵而起的。還有宰相斯泰因（Stein）是反對拿破崙最烈的一位大政治家，普魯士在他的指導之下，進行種種內政的改革，後來爲拿破崙所忌，迫普王將他放逐外國，但是普魯士的一切復興計劃，都仍然本着他的政策而進行。

封建制度的廢止 當時普魯士最大的弊端仍是中古遺留下來的封建社會的土地制度，農奴制度仍然存在，農奴附着於土地之上不能自由，這種制度的存在使社會上發生非常隔閡的階級制度，妨礙國民的統一很厲害。一八〇九年十月普魯士政府發布解放農奴的命令，這一次的改革影響很大，法國在大革命中受盡種種苦痛才將封建特權推翻，普魯士却以一紙命令就辦到了，這都是斯泰因之功。自封建制度推翻以後，農奴漸漸解放，但是還有一小部分沒有解放的，到十九世紀中葉才絕跡。十九世紀以來，德國的大地主雖然較失勢，但是地主們仍然形成一種團結，在政治上很有影響。

軍事的改革

那一輩將帥腓特烈克大王以來普魯士軍隊的弱點都暴露了，自此

以後，普國的軍事家憬然於舊制的不可恃，想改用新法教練，所以在提路斯特條約締結之後不久，就成立了一個軍事改造委員會，委員會的目的是想實行徵兵制，使全體國民都受軍事的訓練。不過依據條約普國的陸軍數目是不得超過四萬二千人，委員會想出一個巧妙的方法，就是縮短兵士的訓練期間，舊兵受過相當的訓練之後，就令其退伍，作為後備兵，另以新兵補充，經過這種變相的徵兵以後，普魯士的軍備暗中無形增加，到拿破崙失敗的時候，普魯士就有十五萬訓練充足的精兵去對付他。普國這種徵兵制以後為歐洲大陸諸國所陸續採用，各國的軍力無形間都增加了好幾十倍。

國民的愛國運動 自從封建的階級制度和土地制度推翻以後，在普魯士國民間湧起一種愛國的新精神，目的是在聯合所有日耳曼的民族建設一個整個的德國。從事這種運動的領袖很多，就有軍事家蓋增腦（Gneisenau）、沙恩好斯特（Scharnhorst）、斯奇爾（Schill），哲學家菲希特（Fichte），體育家約翰等，或設計改革普魯士的軍隊，或煽動革命以爭祖國的自由，或以愛國的言論思想喚醒德意志的

國民精神，或創設體育協會以訓練德意志國民的體格，經過這許多志士仁人的努力，普魯士在數年之間便煥然改觀，德意志的民族統一精神也因之復活，大家都覺悟法國人所高唱的世界革命實在是騙人之談，惟一的出路只有爲自己的祖國努力，使自己的祖國發憤圖強，此外別無他法了。

利比瑟戰役 自經此數年的訓練以後，全德意志民衆已有一致反法的決心，但普王腓特烈克威廉第三仍持親法主義，小心翼翼，惟拿破崙之命是聽，置普魯士國民的憤慨於不顧。直到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征俄大軍失敗後，普魯士始乘機反法。一八一三年十月，普將布魯協（Blücher）大破拿破崙於利比瑟，拿破崙從此失勢。

國民之戰 利比瑟的戰役在德國史上叫做『國民之戰』（Battle of the Nations），又叫做『自由之役』（War of Liberation），是德意志國民獨立戰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先是法軍自莫斯科（Moscow）撤退後，沿途潰散，並遭俄軍的襲擊，四十五萬大兵到了德意志境內僅餘二萬。英俄普奧瑞典五國乘機遂組織聯盟，大舉反法。拿破崙見大勢不好，乃隻身返回巴黎，另募新軍三十五萬，於一八一三年春

復進入德意志境內，爲先發制人之舉。但是法國的精壯早已傷亡殆盡，新兵多屬幼年童子，戰鬥力自然大差。普王威廉第三見法軍臨近，乃下令召集常備預備諸軍，並令年在十七歲以上，二十四歲以下的都加入義勇團。三月十七日對法宣戰，普王下了一個很痛切的命令，說道：「這是我們最後的戰爭，國家的興亡全視此一舉，我們只有戰勝，否則死！」雖然這樣，但是拿破崙最初仍獲得小勝，直到利比瑟戰役，才全軍覆沒。

滑鐵盧戰役 利比瑟戰後，聯軍進攻巴黎，拿破崙退位，流於愛爾巴島（Elbe），以布爾奔家的路易十八爲法王。聯軍方會議於維也納，爭論善後條件不決，拿破崙復從愛爾巴島逃出。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復登法陸，沿途召集散兵，直抵巴黎，逐路易十八而恢復帝位。聯軍大驚，遂停止會議，進兵討伐，以普將布魯協率兵十二萬，英將惠靈吞公（Duke of Wellington）率兵十萬，分道入比利時。拿破崙也調兵十三萬迎敵。六月十八日英法兩軍相遇於滑鐵盧（Waterloo），相持不決，普軍繼至，遂將法軍擊破，聯軍又入巴黎，流拿破崙於聖赫勒那島（St. Helena）

德國發達簡史

○自此以後，歐洲才復歸於平和，而普魯士仍然保持了強國的地位。

第九章 德意志統一運動的成功

維也納會議 自拿破崙二次失敗後，歐洲大局漸趨和平。一八一五年歐洲大陸諸國集會於奧京維也納，議定戰後的權利分配條約。到會諸國以俄普奧三強為主體。普王腓特烈克威廉第三和首相哈登堡公（Hardenberg）等俱赴會。會議的結果，普魯士分得撒克遜的北半，奧地利也獲得意大利諸國的統治權，但是德意志全民族的自由仍然沒有獲得。不過德意志以三十九邦及四自由市合組成聯邦，設兩院制的聯邦會議，由各邦選派議員，而以奧地利為議長，因此也畧有統一的形式。

自由運動的鎮壓 自此以後，因為奧地利雖然放棄神聖羅馬皇帝的地位，却仍然保持聯邦議長的地位，隱然以德意志聯邦的領袖自居，而新興的普魯士又不肯俯首聽奧地利的命令，因此發生兩強爭霸的事實，於德意志的統一運動上頗有阻礙。並且自一八一五年以後，奧地利在首相梅特涅（Meternich）領導之下，發起神聖

同盟，鎮壓自由主義，隱然成爲歐洲大陸的領袖，方在萌芽的德意志國民自由運動，自不能不畧受限制，這都是十九世紀初期的情形。這時候德意志人民與普奧等當局的意志顯然分爲兩歧，人民所要求的是自由與統一，他們雖然反對拿破崙的世界政策，反對法蘭西的侵略，但是却感受法蘭西大革命的精神不少，因此渴望自由時代的到來。當時以普魯士爲中心，許多的大學學生和青年，組織青年團、體育會等機關，爲盛大的自由愛國運動。一八一七年十月，在愛森那赫（Eisenach）城內，舉行利比瑟戰勝紀念和宗教改革三百年紀念，將教皇令狀和普魯士警察總監所制定的警察法典一概投之於火，可見當時自由主義的氣燄一斑。但是在他一方面，普奧等國的執政君相，却極端反對自由，也並不希望統一，只以保持現狀爲滿足，尤以梅特涅對於自由主義最爲嫉視。他不但在本國施行專制政治，並且嗾使普魯士及其他各邦也採取同樣的壓迫手段。一八一九年五月，普魯士政府下令增加警察威權，取締大學生的活動，解散青年團、體育會等自由主義團體，免諸教授之職，禁止出版自由，普魯士遂一時入於反動狀態。其他各邦也多採同樣的政策，僅有西南諸邦

頒布憲法，狀況比較良好些。

自由運動的進步 但是自由主義的運動並不因這些反動政策的鎮壓而停止，反有日盛一日之勢。一八三〇年法國發生七月革命，法王查理第十被逐，比利時、波蘭等國受其影響，都起而叛亂。德意志聯邦也受了影響。不倫瑞克公國首起革命，廢公爵查理而立其弟威廉。此外北部中部各小國也多起變亂，結果爭得憲法的頒布。南部諸邦早已實行立憲政治，故為亂甚少。自此以後，除普奧兩大國外，其他小國漸有自由的傾向。

關稅同盟 同時還有一件事可以助成德意志聯邦的統一的，原來德意志因小邦分立的結果，各邦都用關稅政策來保護自己的產業，限制他國的貨物，以致經濟發展非常困難。一八二八年巴威格等國始創關稅同盟（Zollverein），一八三四年，普魯士、撒克遜等國相繼加入，組成很大的同盟，凡加入同盟的國家，關稅都可免除，因此諸邦紛紛加入，到了一八五四年，除奧地利外，全德意志聯邦都加入此同盟。從此德意志聯邦的經濟先已聯為一氣，統一的基礎就漸漸成功了。

維也納革命 一八四八年法蘭西發生二月革命以後，普奧兩國及德意志各邦也都沾染革命潮流，起了變化，遂促成曇花一現的德意志聯邦帝國。先是奧國在梅特涅專制之下，雖然人民沒有自由，但是要求自由的空氣反較他國熱烈，以維也納大學爲中心，種種秘密結社早已布滿全國。等法國的二月革命發動後，三月中奧人就起而向奧皇法蘭西斯第一要求立憲，並罷免梅特涅的職，梅特涅不得已出奔英國。奧皇於四月公布憲法，但民間革命運動仍未平息，奧皇不久就出奔他處。奧地利增內民族本來複雜，久已思動，至此遂紛紛宣告獨立，匈牙利、波希米亞、米蘭、威尼斯、撒丁尼亞等地都與奧國脫離關係。雖然這些運動不久都爲奧國所平，但從此奧地利實力大傷，國威一蹶不振，而當奧國內亂之時，德意志聯邦乘機進行統一運動，排斥奧國而擁戴普魯士爲首領，事雖不成，後來德意志統一的機會已埋伏於此了。

柏林革命 德意志民族的自由統一運動自比瑟戰役以後，本已日盛一日，徒以受奧地利的壓迫，不能發動，自法奧相繼革命之報到後，南德意志諸邦，如巴威

略、符騰堡、巴登、撒克遜諸國都起了騷亂，普魯士也發生革命運動。三月十八日，有大批羣衆聚集於王宮門口，與警察發生衝突。普王腓特烈克威廉第四恐怕騷亂擴大，因讓步採納國民的要求，發布勅令，贊成立憲，並自命爲德意志自由統一的領袖，號召聯邦代表，創立聯邦帝國議會，於是德意志的統一運動遂有端倪了。

佛蘭克福會議與憲法 梅特涅失敗以後，他所主持的以奧地利爲中心的散漫無力的德意志聯邦當然應該改造一個强有力的團體，這是全德意志民族一致的希望，恰好普王又有這種表示，正是很好的機會。一八四八年五月十八日，德意志各邦由人民投票選出代表六百餘人，於佛蘭克福（Frankfort）開國民會議，推普魯士代表爲議長，奧地利大公約翰爲總裁，先制定憲法，以一八四九年春告成，其內容大要爲：（一）設中央政府統治德意志聯邦，（二）以德意志皇帝爲聯邦首領，（三）合德意志聯邦爲德意志帝國，設帝國議會，行立憲制，並選普魯士王爲德意志聯邦首領。但是當德意志憲法制定的時候，奧國政府已經逐漸恢復勢力將反對派打平，對於以普魯士爲首領的德意志統一運動自然不肯承認。普王腓特烈克威廉第四本是

怯懦無志的人。起初的迎合民意不過鑒於革命潮流高漲，恐怕地位不保而出此，到了後來，看見中歐的革命運動逐漸平息，奧國又恢復了勢力，因即見風轉舵，拒絕國民會議的擁戴不肯接受。帝國既然沒有首領，國民會議又沒有實力為後盾，因此結果就無形解散，德意志的統一運動遂又遭一頓挫。不過經此一番運動，德意志各邦人民有了整個的國家觀念，要求統一愈烈，因此終久成爲統一的帝國。

普魯士憲法 德意志聯邦的自由統一運動雖然失敗，但是畢竟不能說完全沒有一點效果，如同普魯士的憲法就是成功的一例。普魯士自一八四八年三月事件之後，就接受民衆的要求，召集一個制憲會議。這個會議於同年五月在柏林召集，通過許多激烈的改革，如同廢止貴族特權，取消『神佑國王』（King by the Grace of God）的稱號之類。普王對於這種激烈的改革本不滿意，恰好六月十四日又有一部分工人聚集在兵工廠門口暴動，因此越發使普王害怕，遂乘機藉口解散制憲會議，另行召集接近他的人制定了一個新憲法，於一八五〇年公布。這個憲法自一八五〇年以後，實行於普魯士王國之內，互七十年之久，沒有多大的變更，直到一九一八

年德意志革命後才廢止。這個憲法是非常保守的，它規定首相是對國王負責，並不是對議會負責，對於選舉權的分配也很不平均，因此爲自由主義者所不滿。

大德意志與小德意志 自佛蘭克隔會議失敗以後，德意志民族的統一運動分爲擁普、擁奧兩派。擁普派主張以普魯士爲首領，建設一德意志帝國，奧地利除一部分日耳曼族的人民准其加入德意志領土外，其餘概行除外，這叫做小德意志黨。擁奧派則主張連奧國所屬的各種異民族都加入在內，建設一大德意志帝國，以奧皇爲首領，故叫做大德意志黨。因爲這兩黨人的相持不決，故德意志的統一運動不能不暫時停頓，直到普奧戰爭後才解決。

工業革命的影響 但是這時候德意志帝國統一的基礎已經漸漸由經濟方面的建設將它完成起來了。十九世紀第三十年以後，正是歐洲大陸開始工業革命之際，一八三五年在德意志境內才有第一條鐵路建築，同時汽船的航行也開了新紀元。電線網的建設使向來分散的各邦發生密切的關係；新式工業的建設，使得向來安土重遷的小國民不能不打破狹隘的邦界去向大的領土去活動。再加以關稅同盟的組成，工

商階級的興起，使得德意志民族在經濟上已先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後來政治的統一不過是名義上再加一層保障罷了。

威廉第一與軍制改革案 一八五八年普王腓特烈克威廉第四忽患瘋疾，他兄弟威廉親王代行攝政，到一八六一年便即位，這就是後來德意志統一帝國的第一代皇帝威廉第一。他是一個堅苦質樸的軍人，曾服務軍隊多年，即位時已六十五歲。他深信欲求德國的統一非以普魯士為中心而排去奧國不可，要想這樣就只有建設強有力的軍隊以求制勝於疆場。故攝政以後就與陸軍部長盧安（Abrecht Roon）協議，提出軍備擴張案於普魯士國會。原來據一八二〇年的統計，普魯士人口共一千二百萬，常備兵凡四萬，現在到一八六〇年人口已增至一千八百萬，而常備軍仍係舊數，威廉主張擴充常備兵額為六萬二千，並擴張常備兵服務年限為三年，後備為四年。如此則普魯士國民每人須為國家服七年的兵役，戰時可召集四十五萬軍隊。但這樣辦法須增加軍費九百五十萬，當時政府的收入不足支持，因此就在議院提出增加預算的議案，為國會中自由黨所反對，竟遭否決。第二年威廉第一即了王位後，

仍提出此案，與議會磋商多次，終不能通過。一六六二年三月，普王下令解散下議院，組織保守黨內閣，另行改選，不料議會改選的結果，自由黨仍佔多數，又以六十八票對二百七十三票的多數將增加預算案否決，於是新內閣又辭職。威廉第一不得已又改任駐法大使俾斯麥（Bismark）為首相。從此以後，普魯士和德意志以及歐洲大陸的政治舞台就又換了一番新氣象了。

俾斯麥 俾斯麥是普魯士的一個貴族，生於一八一五年，自幼豪放不羈，對於當時普魯士人醉心的英國自由政治，素不贊成。一八五九年被任為駐俄公使，在聖彼得堡三年，對於外交上增長許多經驗；後又為駐法大使，對於法國政情也深有研究。當時國會與普王大起衝突，提案屢被否決，無人敢擔任內閣的責任，普王乃想到俾斯麥，任命他担任首相。俾斯麥受任之後，就抱定硬幹主義，對於國會的反對置之不理，悍然下令徵收新稅，以擴張軍隊，國會和自由思想的人民也無法反抗。俾斯麥常說：『德意志的統一不能靠言論或多數的表決，只有靠着血和鐵。』後來他一生的政治方針就是照着這句話去做的，故有『鐵血宰相』之稱。

聯邦憲法修正案的失敗 俾斯麥最初的主張是想由普奧聯合以促成德意志的統一，但後來受事實的教訓覺悟了普奧決無法合作，因此他執政以後的第一個方針就是力排奧國於德意志聯邦之外。一八六三年八月，奧皇法蘭西司約瑟（Francis Joseph）召集德意志聯邦君主在佛蘭克福集會，商議修正聯邦憲法，普王受俾斯麥的勸告拒絕出席，會議的結果自然比較有利於奧，通過修改案三十五條，內容要點：
一、德意志聯邦主權在奧地利監督之下，設督政官內閣；二、各邦議會派遣議員二十一人組織聯邦會議；三、設立聯邦裁判所；四、各邦君主定期集會。俾斯麥聽到這個消息，就提出抗議，以不得普魯士承認，聯邦憲法的修正不能有效為理由。普魯士這種態度為奧國及其他聯邦所不滿，但是普魯士有精練的軍隊做後盾，所以得到勝利。

丹麥戰爭 普魯士的軍制改革以後，俾斯麥認為已有戰勝的把握，就想找一個機會與奧國開釁。恰好機會來了，有石勒蘇益格（Schleswig）、荷斯丁（Holstein）兩州，附屬於丹麥很久，而人民多屬德意志人，二月革命以後，兩州人願與德意志

聯邦合并，但經倫敦會議的結果仍屬於丹麥。一八六三年丹麥國會新通過一個憲法，將兩州完全與丹麥合并，德人大憤，漢諾威、撒克遜兩邦聯軍入荷斯丁，擊退丹軍，奉奧古司丁堡（Augustenburg）公腓特烈克爲兩州的君主。俾斯麥以爲有機可乘，乃聯合奧國，共同出而干涉，一八六四年二月，兩國對丹麥宣戰，丹麥自然不能敵兩國的兵力，不久就戰敗，割兩州以和。關於兩州處分的問題，很啓許多爭論，在兩州人民的意思，願意各建一自治國，加入德意志聯邦，這本是很合理的事情，奧國和其他德意志聯邦都贊成這種辦法，但俾斯麥以爲若這樣一來就失去與奧國開戰的機會，並且無形爲奧國添加羽翼，因此反對兩州的自治，而主張吞并二州，一八六五年八月，兩國定約瓜分二州，荷斯丁屬於奧而石勒蘇益格屬於普。

普奧戰前普魯士的外交內政 俾斯麥第一步對丹戰爭既得到勝利，遂進行第二步對奧戰爭的策略，在外交方面他先將奧國處於孤立地位。普俄的國交向來很好，英國又向來不干涉大陸的事情，這兩國很好對付。意大利新近獨立，與奧宿仇，俾斯麥就與意國訂了一個密約，以威尼斯與意，意助普敵奧。當時在歐洲大陸執牛耳

的大國就是法國，法國在拿破崙第三領袖之下，聲勢很盛，對於普奧的爭執若有左右袒，很足以影響結果，俾斯麥在一八六五年十月，就與拿破崙第三定了一個密約，內容外間知者甚少，大約以萊茵河西岸地許法國，而要求法國於奧普開戰時中立。在拿破崙第三的意思，以為奧普開戰後至少也得數月以上才能決定勝負，在這個時期他很有自由干涉的餘地，故一面與普訂密約，一面又與奧國訂密約，以為首鼠兩端之計。不料普奧戰事解決極速，不過六星期普軍就獲到全勝，致令法國失去干涉的機會，這真是拿破崙第三的大失敗了。普魯士戰勝的原因，由於外交得法者半，由於軍備整飭者也半，當時普魯士有軍事家毛奇（Moltke）為參謀總長，盧安為陸軍總長，竭力改良軍備，利用當時新發明的鐵路電線等，為科學的動員準備，又有普人所新發明的後膛槍，為當時惟一的戰爭利器，秘密使用於普魯士軍隊。就同時各強國的陸軍實力比較起來，普魯士實在是第一位，但是當時的人一點也不知道這種情形，大多數人還以為法國是歐洲大陸第一強國，有些人以為奧國比普還較強些，自經普奧、普法兩次大戰之後，才將歐洲大陸的局面根本轉換過來。

普奧戰爭 俾斯麥將外交和軍備都準備好以後，就尋覓和奧國開戰。一八六六

年四月，普魯士在佛蘭克福聯邦會議提出改組聯邦的議案，主張選舉議員須普通人民一律同權，奧國也利用機會提出石荷兩州自治案，俾斯麥乘機遂痛責奧國背約，一面對奧國在荷斯丁省的設施痛加攻擊，一面派兵侵入荷州，奧國也聯合其他德意志各邦，共同對普作戰；普魯士也聯絡意大利，共同對奧作戰。奧國分南北兩軍，北軍對普，南軍對意，普軍先迅速平定漢諾威、巴威畧、符騰堡、撒克遜諸邦，長驅侵入奧境，六月十四日普奧宣戰，七月三日就大破奧軍於薩多瓦（Sadowa），進軍迫維也納。奧軍在南方對意戰爭雖然勝利，但北軍無法支持，因此只得請和，結休戰條約。統計自開戰到講和不過七星期，實在是世界上最短的戰爭。

北德聯邦的組成 俾斯麥知道普奧戰爭以後還有普法戰爭的一幕，故對於戰敗的奧國極力取和緩的態度。這一年八月結布拉格和約，其內容要點：（一）奧地利退出德意志聯邦，從此不干涉德事，德意志聯邦也解散；（二）普得與奧允許合併石荷兩邦；（三）奧地利承認普國爲梅因河（Main R.）以北諸邦的盟主，組織北德

聯邦，同時並承認梅因河以南諸邦得組織南德聯邦；（四）奧償普軍費二十萬達列；（五）奧應普請割讓威尼斯於意大利。自此以後普王和政府內則爲人民及反對黨所愛戴，外則爲北德聯邦的領袖，訂有聯邦憲法七十八條，爲後來德意志帝國憲法的藍本，又與南德諸邦訂立攻守同盟的密約，德意志統一的基礎遂由此奠基了。

普法的危機

普奧戰爭這樣迅速了結，實出法帝拿破崙第三的意外，法國東北

境突然興起這樣一個強國，已使法人寢寐難安，加以俾斯麥事前所許與法國的種種利益，如同萊茵河西岸的讓與，及盧森堡（Luxembourg）的占領等，事後都成爲畫餅，拿破崙第三的積恨益不能平。不過當時法國內政漸趨腐化，外交也多失敗，民心漸有反對政府的傾向，拿破崙第三自顧實力，也未敢輕發，若非俾斯麥用計激之使動，恐怕普法戰爭還得遲幾年才發作。但普國方面急欲求一戰以完成德意志的統一，故四出尋覓開戰的機會。恰好西班牙發生了王位繼承問題，供給兩國以開戰的導火線。當時西班牙女王伊薩白拉因內政不修，於一八六八年引起國內革命。革命政府推舉普王威廉第一的族人雷普爾（Leopold）爲西班牙王，但法國政府堅決反

對。一八七〇年七月法國駐德公使特訪普王於愛姆斯（Ems）別墅，勸告普王勿使雷普爾擔任西班牙王位，威廉第一已經允許，當時俾斯麥不在場，聽到這種消息，以為普國外交失敗，正在懊惱，不料法國得寸進尺，又使其駐德公使於七月十三日向普王要求保證雷普爾的永不繼承王位，普王以之電商俾氏，俾斯麥認為是良好的開戰機會，遂將電報內容語氣變更，公布於柏林的報紙，使德國人看見好像法國對德加以大辱的一樣，同時在法國人看起來又好像普王對法加以恥辱一般，兩國民氣由此沸騰，迫政府以不得不戰，俾斯麥的大欲就由由此得售了。

普法戰爭 當時俾斯麥與俄已有密約，為普的後援，其他英意諸國也多守中立，法國勢已孤立。在軍備方面也早有準備，法國方面則政府本無開戰的決心，一切軍備又多腐敗，臨戰頗為倉皇失措。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兩國宣戰，法軍約三十四萬，共分八軍，拿破崙第三自為元帥，普軍合南德諸邦軍隊在內共有五十餘萬，尚有預備隊，義勇隊等合計不下百萬，共分三軍，威廉第一也自任元帥。交戰的結果，法軍連戰連敗，最後拿破崙第三被圍於色丹（Sedan），九月一日拿破崙出降。

，普軍遂長驅抵巴黎城下。

法國的損失 巴黎人民聞拿破崙第三失敗的消息，就起而宣布共和，組織國防政府，遣使與普軍議和，和議決裂，普軍遂進圍巴黎，自一八七〇年九月到次年一月，共圍百日之久，法人雖百計抵抗，終以援盡糧絕，不得已仍乞降。一八七一年二月，法國正式政府成立，乞降於普，議定講和條約，其內容要點：（一）法國以亞爾薩斯（Alsace）、洛林（Lorraine）兩省割讓於普；（二）法國賠償軍費五十億法郎，分三年支付；（三）普國駐軍三萬於巴黎，俟償金付清後撤還。

全德意志統一 普軍既獲全勝，德意志統一的機會已至，普王威廉第一乃於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即德意志皇帝位於巴黎城外的凡爾賽宮（Versailles），頒布帝國憲法，南北各邦聯合為一，七十年來德意志國家主義者的苦心熱血，至此才得結果。

法德的深仇 法國人民於和約定後，舉國一心，誓雪國恥，婦女們捐售首飾以償戰債，於最短期間將戰債償清，使德軍無所藉口，自行撤退。從此德法惡感愈積

愈深，亞爾薩斯、洛林兩省的割棄尤使法人寢饋不忘，一九一四年大戰的爆發，可以說這是一個最大原因。

第九章 德意志統一運運的成功

第十章 俾斯麥統治下的德意志帝國

統一完成後的德意志 德意志國民的統一運動自一八〇六年耶拿戰敗後，日趨劇烈，一八一三年利比瑟戰役，稍雪國恥，一八四八年佛蘭克福國民會議幾告成功，不幸因民黨人的不善利用機會以致失敗。直到鐵血宰相俾斯麥運用個人的機智，憑藉武力的後盾，經過對丹、對奧、對法三次血戰才將多年國民所企望的統一完成，雖然與民黨所希望的自由統一結果稍有不同，但究竟不能不算是很大的成功，不過民主運動的完成尚須待諸五十年之後罷了。

政府的組織 德意志帝國的憲法於一八七一年公布，其內容大致根據於四年前的北德聯邦憲法。照一八七一年憲法的規定，以普魯士王為世襲的德意志皇帝，惟各邦仍保留自治之權。皇帝有任命帝國總理及海陸軍官之權，有調遣統率軍隊之權，內閣對於皇帝負責而非對於議會負責，故議會反對黨雖占多數而不能直接影響到

內閣的任免。帝國政府的權力很大，關於外交、商業、財政、交通、法律等均有權干涉，故能保持德意志的統一。

議會 德帝國的議會分上下兩院，上院名聯邦議會（Bundesrat）。由二十二邦和自由市的代表組織之。普魯士出代表十七人，再加以亞、洛兩省的代表三人，其餘巴或畧六人，撒克遜、符騰堡各四人，其餘二人一人不等，統計代表共五十八人，普魯士已占二十，在三分之一以上，這些代表俱由各邦政府選派。故普魯士很有操縱的餘地。下議院名帝國議會（Reichstag），凡德國男子在二十五歲以上的都有選舉權，議員任期五年，全額約四百餘人。帝國議會的權力很小，政府可隨時解散議會，而議會不能限制政府，帝國議會通過的議案必經聯邦議會覆決始能有效，故實際上皇帝的權力非常之大。

普魯士憲法的特質 德意志聯邦帝國的主權既然操在普魯士政府手裏，那麼普魯士政府的性質如何也不可加以研究。普魯士憲法於一八五〇年頒布。也採用兩院制，上院都是貴族、武人、地主等充任，由國王指派，下院雖用複選制，年二十

五歲以上的男子都有選舉權，不過憲法中規定選舉分爲三級制，按財產及納稅的多寡分爲三級，每一階級有三分之一的選權，所以最富的階級比最貧階級有時多五十倍以上的選舉權，這樣辦法自然議會都操縱於少數上層階級之手。在普魯士，這種享有特權的上層階級名叫『Junkers』，他們在全歐洲各口中算是最占勢力最保守的階級，所以德國的政治受他們影響常趨於反動。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是鑒於這種情勢才創出階級鬥爭的理論，這種階級鬥爭的理論拿在戰前的德國適用，拿在別的国家便不適用，因爲各國的實際情形是各不相同的。

俾斯麥與德國政治 德意志帝國的實權操於普魯士，普魯士的實權操於國王，普魯士國王兼德國皇帝威廉第一却將他的主權一齊交給了宰相俾斯麥，自德意志帝國統一，到一八九〇年俾斯麥退職止，這二十年中德意志帝國可以叫做俾斯麥的帝國。俾斯麥是十九世紀特出的大政治家，他的思想雖然保守，手段雖然狠辣，但是對於外交內政方面都各有過人之處，德國經他的指導，一時臻於極盛，至今雖大敗之餘尙能復振，不能不說是受他之賜，這是我們讀史者所不能一概抹殺的。

俾斯麥的外交政策 俾斯麥一生最擅長的是外交之術。普魯士從一個小國變而為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就是靠他的外交得宜，這在前面我們已經看過了。德意志統一之後，俾斯麥的外交方針是保守德國現有的地位，為中歐的盟主。當時德國唯一的敵人是法蘭西，因為亞、洛兩省的割讓，使法德兩國結下不解的仇恨，法國人無論如何不肯和德國甘休。俾斯麥知道這種危險，所以他一生的外交政策就在防法、孤法。當時歐洲的局面與德國是很有利的，英國向來不過問大陸的事，並且與德國種族接近，素無惡感，兩國君主又有戚誼，所以彼此很易聯絡。意大利在普奧、普法兩次戰爭中受普國的幫助很大，所以對德感情也不錯。俄德邦交最密，兩國政體又相近。奧國雖新經普國戰敗，但戰後的條件很寬，德奧又屬同種，更易接近。普奧戰後奧國政府分親德、反德兩派，經過俾斯麥的多方聯絡，親德派卒戰勝，德奧卒變仇為友。俾斯麥在這樣環境之中，利用他的手段，縱橫捭闔，替德國築下幾層聯盟的保障，使德國穩如泰山一般。

三帝同盟 第一重的保障就是俄德奧三帝同盟。俄普交情本來甚密，普法戰爭

之前俄普結有密約，如普法開戰，奧國助法則俄國助普，因此奧國不敢輕動。普法戰後，一八七一年七月，德帝威廉第一就和俄帝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er II）會於愛姆斯。這一年九月又與奧帝法蘭西斯約瑟會於薩爾斯堡（Salzburg），兩國結正式條約，合力維持和平及防止革命思想的蔓延。一八七二年九月，奧帝又偕他的宰相安德拉西（Andrassy）親朝柏林，兩國遂棄仇爲友。奧國的親德一半爲防境內斯拉夫民族的叛亂，一半爲防俄德合作對奧不利，恰好這時候親德派安德拉西執政，故兩國國交日益親善。俄國這時候也想借德奧的外援以鎮壓國內虛無黨的革命，及伸勢力於巴爾幹，故俄帝和他的宰相高查哥夫（Gorchakov）也於同年九月來柏林，三國遂結三帝同盟，協定維持歐洲的現狀，並共同鎮壓革命活動，對巴爾幹的問題也須和衷共濟。這個同盟維持了六年，到俄土戰爭之後而破裂。

柏林會議 俄國自十八世紀以來，對土耳其屢圖侵略，終以阻於英法的干涉，不能滿欲。一八五五年克里米戰爭失敗之後，受巴黎條約的限制，禁止俄國在黑海建築海軍要塞及行駛軍艦，把俄國侵土耳其的大計劃完全打破，俄國自然不滿。

克里米戰爭的主動者是法王拿破崙第三，所以俄法感情甚劣。普法戰爭之前，俄國所以助普者就是想打破法國獨霸歐陸的局面。及普法戰爭之後，法國失敗，俄國以爲巴黎條約已無有力的支持者，從此可以放手向土耳其侵略。恰好一八七五年以後，土耳其屬下的塞爾維亞（Serbia）、門的內哥羅（Montenegro）、波斯尼亞（Bosnia）、赫色戈維那（Herzegovina）諸省相繼叛亂，這些地方的民族都是斯拉夫民族，與俄人同種同教，俄國當時有大斯拉夫主義運動，專門煽動這些民族向土耳其挑戰。及土耳其用武力鎮壓這些叛亂，俄國遂乘機向土宣戰。一八七七年俄土開戰，俄軍連戰連勝，進逼君士但丁堡（Constantinople），與土訂散士提反諾（San Stefano）條約，俄國所得利益極大，但因此爲英奧兩國所反對，幾至決裂，俾斯麥遂出而任調停，開會議於柏林，英、法、俄、德、奧、意、土耳其、希臘、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諸國都出席，由俾斯麥任議長，一八七八年六月結柏林條約。

柏林條約 柏林條約的內容，最重要的：一爲取消保加利亞（Bulgaria）的獨立，分裂爲二部，以打破俄國的在土勢力；一爲波赫兩州的歸奧代管。原來保加利

亞也屬斯拉夫族，於一八七六年也受俄國的鼓動起而叛亂。及散士提反諾條約締定時，俄國故意將保加利亞領土擴大，造成在巴爾幹半島中一個龐大的國家以爲俄國的工具，這是英國所竭力反對的，所以柏林條約將他完全修改。此外波赫兩省本來想圖自主，但柏林會議將他們交與國代管，也使二省人不服。道次會議的結果使俄國在散士提反諾條約中所得的利益完全取消，而英奧兩國反得許多意外的利益，可謂爲英奧外交的大勝利，俄國外交的大失敗。至於德國在這次會議中雖然一無所得，俾斯麥且以『公平的經紀人』（Honest broker）自命，實則德國處於盟主的地位，柏林條約的締結受德意志態度的影響極大，並非完全持中立的態度的。

柏林會議後德與俄奧的離合 俄國對於德國在柏林會議中這種態度自然是極不滿意的，俄德邦交本來最密，普法戰爭以前俄國之所以竭力援普也是希望將來在東歐的侵畧可以得一個幫手，況且德國對於土耳其又毫無權利可言，在俄國人看起來，德俄的互助乃是理所當然的。不料俾斯麥在這個會議裏面，採取了對俄不利的態度，不肯替俄國講一句話，結果使俄國受了大失敗，這真是俄國所痛心疾首不能忘

的耻辱。但是俾斯麥爲什麼一定要採取這樣對俄不利的態度呢？原來俾斯麥自普法戰爭之後，他的外交政策一意以保持德國在西歐大陸的優越地位爲主，要想這樣，第一便須防止法奧的聯合反德，故俾斯麥在普法戰後除一面竭力與奧國聯絡感情外，一面更竭力鼓動奧國向東方侵略以轉移其西進的意志，奧國也因西進與德國直接衝突，希望絕少，故落得利用德國爲後援以實行東進，這樣自然不能不與俄羅斯的南下政策衝突，以致有柏林會議以前的一幕。在柏林條約上，奧國不勞而獲得了兩省的土地，自然感激德國不置。土耳其也因間接受德國之助保全了許多已失的領土，對德發生好感。但因此德國失去了俄羅斯大國的感情，並且引起塞爾維亞等巴爾幹斯拉夫民族小國對奧的不滿，造成一九一四年世界慘劇的動因，這真是俾斯麥所不及料的了。

俾斯麥的錯誤 就事後的利害而論，俾斯麥在柏林會議前後所持的外交政策不能不說是一種很大的錯誤。其實德國若欲防法，與其聯奧，不如聯俄，俄國之志在東歐，與德國本無利害的衝突，假如俄德國交不破裂，則俄法絕無同盟的可能，一

九一四年的大戰中德國也可利用俄國的人口糧食爲後援，不必怕協約國的封鎖政策了。至於奧國自一八六六年以後實力早已衰微，縱使與法聯合也不足爲德之患，況奧國內異民族極多，早懷變亂之意，德國利用這種弱點足以制奧而有餘，又何必竭力去買她的歡心呢？觀於普法戰爭前普國因能得俄國的默助而牽掣奧國，卒獲全勝，可知後來俾斯麥的失去龐大的俄國的感情，實在不能不說是他的外交上的大錯誤了。

德奧同盟 自柏林會議以後，歐洲的政治局面大變，俄國因會議失敗，對德奧感情極爲惡劣，德奧知道這個緣故，乃於一八七九年八月締結德奧同盟，約定兩國無論何國受攻於俄國，皆互相援助，若受攻於俄國以外的他強國，則互守善意中立，但如俄國援助彼方，則兩國也須互相來援，約中所謂他強國，自然是指的法國，這是很明顯的。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德奧攻守同盟。自此以後，德奧互相親善，行動一致，以致歐洲大戰中同歸於盡。

三國同盟

俾斯麥取得了奧國的援助還以爲不夠，還想勸誘意大利加入同盟的

團體。意大利在獨立的經過上對法對德都受過他們的好處，本來無所軒輊，況且奧意世仇，很難合作，俾斯麥却利用法意競爭非洲北岸的突尼斯（Tunis）的機會，引誘意國親德。一八八三年一月，德意、奧意各結密約，德意密約謂無論何國受攻於法均互為應援，奧意密約謂如法攻意，俄攻奧，兩國都互守善意中立。自此二國同盟變為三國同盟，德意志的安全又加一層保障了。

三國同盟後的國際關係 三國同盟成立後，俾斯麥仍不肯放棄俄國，竭力維持俄德的同盟國交，故俄德雖然貌合神離，究竟俄國一時尚不致與法聯合，不能不說是俾斯麥手段的有效。至對英國交，本來親密，俾斯麥又竭力反對建設海軍，奪取殖民地，以避免對英衝突，故終俾氏之身，英德毫無惡感。至於對法的感情雖無法恢復，但自柏林會議以後，俾斯麥竭力勸誘法國向非洲發展，直接轉移她對德復仇的心理，間接造成與英意等國衝突的機會，以便德可收漁人之利，三國同盟的造成，就是這種外交政策的一大成功。

俾斯麥外交政策的評價 縱觀俾斯麥一生的外交政策，處處成功，故十九世紀

末葉德國的國勢臻臻日上，而他的敵國法蘭西陷於孤立，毫無復仇的機會，故不愧為歷史上最大的外交家。獨惜其棄俄親奧，選擇錯誤，以致種下後來失敗之因，假使俾斯麥能料到以後的事變，以俄德意三國同盟來代替德奧意同盟，則雖使奧法英結合也未必能有害於德，又何致有後來的大失敗呢？

對舊教的文化鬥爭 俾斯麥的內政之可記者，在消極方面為與天主教徒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積極方面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實施。德意志自宗教改革以後，雖已變為新教的國家，但南部諸邦舊教的勢力仍然很大，數百年來，彼此相安無事。自德意志統一完成之後，俾斯麥就想以國家的力量來統治宗教，但是舊教教會因為有羅馬教皇為後盾，所以處處與政府為難，不肯服從政府。一八七一年俾斯麥在德國國會演說反對教會，國會也通過取締教士的法律，普魯士國會又議決學校檢定法案，將公私學校都收歸政府監督，當時民間教育事業為教會所主辦的很多，這種政策不啻對教會宣戰。當時舊教徒也團結一氣，竭力反抗政府的設施，不肯屈服。一八七三年普魯士國會又通過對於教會種種壓迫的法律，如禁止學校中舉行宗教儀式，流

放耶穌會徒出境，夫婦結婚須在政府官廳舉行，甚至教士的任免也須由政府主動。這種政策當時謂之『文化鬥爭』(Kulturkampf)，羅馬教皇自然不能忍受這種攻擊，他一面宣言否認這種命令的有效，一面訓令德國的舊教徒爲多方的抵抗，停止宗教儀式，封閉教會，以使人心擾亂。在一八七一年他們組織了一個政黨名叫中央黨，專以擁護宗教利益爲目的。在一八七一年他們在帝國國會的議席凡六十三席，在一八七四年增加到九十一席，爲國會中具有左右政局勢力的大黨。俾斯麥鑒於壓迫的無效，加以社會民主黨的勢力方興未已，爲對付激進的社會主義起見，不能不借助於中央黨，因此逐漸取消各種壓迫的法律，到一八八七年雙方的鬥爭停止，中央黨也改變政策，擁護俾斯麥的政府。

社會民主主義運動 比舊教徒還要利害的俾斯麥的一個勁敵，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德意志的社會主義運動發起於一八四八年左右，這個時候德國已受工業革命的影響，資本人與勞動者兩階級逐漸有分化的傾向，英法等國已有社會主義的運動發生，德國有學者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著資本論(Das Kapital)等書，主

張勞動力是生產的唯一要素，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實為掠取而來；又將當時風行的黑格爾派唯心辯證法轉變為唯物辯證法，以經濟為歷史發展的原動力，而階級鬥爭則為歷史的主要事實，其徒恩格斯等和之。但馬克思是個學者，終身因主張激烈的緣故，被驅逐出德境，在英國居住時多，故其對社會主義實際上的貢獻不及其理論上的貢獻之多。直到一八六三年，另有一個長於演說和實際活動的領袖拉薩爾 (Lassalle) 起來為領袖，才在利比瑟組織全德工人協會，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才有了正式的組織。拉薩爾與馬克思的主張有些不同，馬克思主張國際主義，高唱『工人無祖國』之說，拉薩爾則不反對國家主義。第二年拉薩爾因事與人決鬥受傷而死，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乃漸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一八六九年激進派在愛森那赫 (Eisenach) 地方另組德國社會民主工人黨與全德工人協會分立。一八七五年兩黨合併為一，發表政見，帝國議會的選舉獲得三十四萬的投票，遂成為德國政治上一大勢力，其領袖有李卜克內西 (Liebknecht) 和柏柏爾 (Bebel) 諸人。

鎮壓社會黨法令 社會民主黨人自始就反對普魯士的軍閥政府，反對對法戰爭

，反對割取亞洛爾省，與當時一般人民的心理相背馳，故頗爲保守派所嫉視。一八七八年有兩次謀殺德皇的陰謀發現，政府和普通社會都歸咎於社會主義，俾斯麥遂開始壓迫社會主義。他發布了鎮壓社會主義的法律，凡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出版物及集會結社均一律禁止，無論何處凡遇工人暴動時得發布戒嚴令，這個法律施行了十二年之久，直到一八九〇年俾斯麥退職後，德皇威廉第二爲結好於社會民主黨人起見才廢止這個法律。在鎮壓有效的時期，社會主義的運動當然受了挫折，但仍舊秘密進行，在工人及智識界中獲得很多的同情，到解放之後，遂成爲國會中第一大黨。

國家社會主義 俾斯麥也知道思想的反抗不是單靠政治壓迫所能禁止了的，恰好當時德國有一派學者主張採取社會主義的政策而否認階級鬥爭的方法，由政府自動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以救濟勞資的不平。俾斯麥立刻採取了這種主張，由政府頒布許多保護工人及限制資本家的法律，如保障工人失業，減少工作時間，改良工廠，限制女工童工，有關公共利益的企業收歸國營等，當時謂之國家社會主義（

德國發達簡史

State Socialism)。俾氏這種政策在當時各國政府中實爲有遠見的，故德國的工業革命不至如英人所受痛苦之多，這就是干涉主義較自由主義見長之處，以後各國政府紛紛倣效，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遂成爲文明國政府主要行政的一部。

獨裁與民主 俾斯麥這種政策雖然頗適合當時的需要，但一方面爲保守黨人所反對，一方面又仍爲社會黨人所反對。社會黨人以爲政府所施行的政策雖然有些是社會黨人所主張的，但缺乏民主的精神，不過是一種保育政策而已。直到如今，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仍以此精神反對蘇俄的獨裁共產主義。

第十一章 威廉第二統治下的德意志

帝國

俾斯麥與威廉第一 俾斯麥自一八六二年任普魯士首相，一八七一年升為德意志帝國首相以來，前後支配政權凡二十八年之久。德意志在他的指導之下，由分裂變為統一，由衰頹變為強盛，十九世紀末年和二十世紀初頭的德國實在是全世界最興盛最富於發展力的國家，這當然有大部分都由於俾斯麥指導得宜之故。不過俾斯麥之所以得行其志，也還是由於德皇威廉第一知人善任之故。威廉第一是一個質樸純潔的普魯士軍人，他的心性舉動頗合於普魯士人的心理，故為普人所愛戴。他雖然不甚熟悉政治，但他却能以全權信託給俾斯麥，故能使國運日昌。所以俾斯麥一生的功績，也可以說就是威廉第一的功績。到一八八八年六月威廉第一逝世，享年九十有一，太子嗣位，稱腓特烈克第三。腓特烈克第三是英女王維多利亞（Victoria）

的女婿，他生平頗醉心於英國式的民主政治，而不贊成俾斯麥的專斷，假使他能久於其位，或者德國的議會政治要成熟得早些。不幸他在未即位以前，就患了喉病，即位後才三個月就死了。他的兒子威廉第二嗣位，專橫武斷更過於俾斯麥，結果使德意志的民治運動更加延緩，致有一九一八年的大敗。

俾斯麥的去職 威廉第二自幼就深受普魯士式的軍事教育，對於武力萬能和君權神授之說迷信特深。即位的時候年少氣盛，加以多才多藝，自負不凡，不但對於人民的希望不加理會，就是對於老宰相俾斯麥的負責態度也深所不滿，他即位之後用盡方法與俾斯麥作政治上的爭鬥，卒於一八九〇年將這位赫赫一世的老宰相排擠去職。俾斯麥失敗以後，才曉得民氣可用為限制君主專橫的利器，可惜他平時不會注意培養這種正當的民衆勢力，以致臨時沒有人作他的後盾，不得不自認失敗而去。俾斯麥失敗以後，威廉第二就變成了真正德意志的主人，這個少年皇帝從此可以為所欲為，照他自己的理想去支配實際政治，德意志帝國從此又轉入一個新時代了。

德國政治的優點 經過俾斯麥統治三十年的德意志帝國，當威廉第二新近把政權奪過來的時候，是個甚麼樣子呢？在政治方面，所有普魯士式的組織、制度，我們在前章已經講過。這種制度當然是違背民主主義的專制制度，但是德國人對於這種制度運用得很靈敏，結果造成一種效率極大的新官僚制度，不但在國家政府上顯出很大的作用，即在地方市政上成績也較美國爲優，這不能不歸功於德意志民族性之優良了。

經濟的長足進步 講到經濟方面，德國在這三十年中尤有驚人的進步。當一八四八年以前，德國經濟尚在四分五裂的落後地步，自關稅同盟組成後，始由地方經濟進步到國民經濟階段。德國的人口逐漸由鄉村集中於都市，當一八七一年時德國全國人口尚有一半係從事農業，到一九一四年就祇賸下三分之一，可見全國三分之二的入口已羣趨於工商業了。柏林在這時期逐漸變爲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與倫敦、紐約相彷彿。德國已經變成了世界主要工業國之一，就鋼鐵、機器、電氣技術產品、化學品、煤、棉織品等六種近代主要的工業而論，除後兩種尚較英國稍遜外，

其餘都遠駕於英國之上，與美國相等，至於法意等國更望塵莫及。至於進步的快，也只有美國和日本才能比得上。

煤鐵 德國工業迅速發達的主要原因，在於煤鐵出產的豐富。在普法戰爭以前，德國的鐵礦是很少的，但自將法國的洛林省割取過來以後，便將歐洲最豐富的鐵礦取得，煤礦自一八七一年以後也發現很多，這些結果使德國變為歐洲最富有實力的工業國。並且德國產鐵的地方和主要的煤礦相去不及一百五十英里，所以對於工業的建設極為有利。

人為的優點 除了煤鐵的豐富以外，德國還有許多人為的優點足以促進工業的進步，德國在十九世紀中本是工業後進國，因此他可以拿英法等先進國工業革命的經驗做榜樣，避免許多不必要的損失，建設比較合理的制度。德國人又是最長於組織和科學的管理精神的，對於工業的指導較任何國家都得法。德國工人在歐洲各國比較起來又是最能耐苦和工值低廉的。因為人口增殖得很快，所以德國的工人特別豐富，加以教育普及，工人多受過專門的訓練，對於工作的效力很大。德國人雖不

長於發明，但最長於利用科學的發明於實際工業，並且熱心研究，有長久的忍耐力。因為德國民族有這許多優點，所以以一個工業後進國，在半世紀的短時間之中，竟能突飛進步，與資格最老的工業先進國英吉利競爭，占了優勝的地位。

保護政策 德國政府對於工業發展的功績也是不可蔑視的。當十九世紀初年，歐洲經濟思想家受自由主義派經濟學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影響，以自由放任為天經地義，英國政府對於國內工業的發展，就是採取這種主張，既不加以任何干涉，又不加以任何保護，結果發生許多流弊，尤以工人的苦痛為最深。不過英國為工業先進國，在十九世紀上半期幾乎無人能與競爭，所以這些弊病還沒有十分發現出來。但是這種主張是其他工業後進國所不能倣效，和不必倣效的。德國在十九世紀初年便有學者感覺英國制度的不適，對內遂有社會主義者主張限制資本，保護勞工，對外則有國家主義派經濟學者李斯特（Liste）主張用國家的力量提高關稅，抵制外貨的侵入，保護本國的生產。這些學者的主張到德國統一成功，俾斯麥執政以後，一一見諸實行。對內採取社會政策，已經於前章講過了，對外則自一八

七九年，俾斯麥就拋棄自由貿易的主張，改行保護關稅政策，結果德國的工商業因得政府保護之故，益形發達。

商業的發展 因為工業的進步聯帶促起商業的發展。德國人本是長於商業的民族，當中古時代，漢撒同盟的商人曾獨霸波羅的海至大西洋的商業至數世紀之久。但是自新大陸發現，航線變更，三十年宗教長期戰爭之後，德國商業一蹶不振，十九世紀的上半期，德國商船很少出現於各口岸的。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有了重大的變化，漸漸地有大隊德國商船受了政府的補助建造出來，大的輪船公司如大北公司之類在世界航業界占了重要的位置。二十世紀初年，德國的海外貿易除英國外沒有敵手。俄羅斯、南美諸國都成為德國的獨占商場。德國人對於商業的天才是任何歐美國家所不能及的，他們不但實行供給『物美價廉』的貨物於買主，以打倒物美而價不廉的英國貨物，或者價廉而物不美的其他各國貨物，他們並且懂得揣摩他民族的心理，每一個德國商人到了一處，必定要學習本地的語言文字，研究本地人的嗜好風俗，與本地人聯絡感情。因此德國的貨物並不是按照生產者的主意做出來

的，乃是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做出來的，遠非他國所能競爭。

國富的增加 因為工商業的長足進展，使德國的國富突然增加。在德國統一以前，它的民族是很窮的，當時世界上最富的國家是英國，其次是法國。不久美洲的北美合衆國突然趕上前去，超越了這兩國，成爲世界第一富國。但是自一八七一年以後，不到六十年工夫，德國便一躍而追過英法，成爲美國以次的第二富國。據歐戰初起前的統計，法國的國富約爲五萬萬金元，英國和德國約爲八萬萬至九萬萬金元，美國則爲二十萬萬金元。德國雖然尚不及美國，但若按土地和人口的比例算起來，則已超過美國了。

人口的增加 德國人口增加的速度也是很大的，在一八一六年，全德意志聯邦境內僅有二千四百萬人口，到一八三七年增爲三千七百萬，一八七一年帝國統一之初爲四千一百萬，一八九〇年增爲四千九百萬，一九〇〇年增爲五千六百萬，一九一〇年就變爲六千五百萬，到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的時候差不多就到了七千萬了。平均每一年就要增加一百萬的人口。拿同時的各強國比較起來，十九世紀一百年之

中，英國人口不過從一千零五十萬增加到三千六百萬，法國不過從二千七百萬增加到四千萬。當歐戰開始的時候，德國人口幾乎有法國的兩倍之多。德國有了這樣多的人口，自然勞工和軍士都比別的國家多，所以他越富越強。不遇也有許多難題，就是因為人口增加的太快，本國的土地和產物不足以供給需要，因此發生海外殖民的問題。起初是每年有大批的德國人民往美國去移民，結果受了美國的政治統治和教育，變成了忠順的美國人，這是德意志國民和政府所痛心疾首的，殖民地的爭奪，海軍的擴張，就是因着這個需要而起的。

威廉第二的政策 威廉第二初即位的時候，正是德國這種黃金時代的初成熟之時，俾斯麥的老舊的保守的政策，已經不適宜於新時代的德國了，富有朝氣的德國新少年，自信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希望有一個新的世界政策出現，少年氣盛的皇帝威廉第二恰好做了這個新時代運動的領袖。他一心一意要改變俾斯麥的老政策，另闢了一番新天地。平心而論，他的政策並不是絕對失敗的，德國在他的指導之下，繁榮了三十年，不幸最後因為樹敵太多的緣故才失敗下去。德國雖然失敗，但是

他在歐戰四年之間所得的榮譽是不會磨滅的。德國的失敗是失敗於美利堅的金元勢力之下，並不是德意志國民本身的怯弱。歐戰以後，民主勢力下的德國不到十年工夫就恢復興盛起來了，可以證明德國國民的前途還是有希望的。

俄德關係 威廉第二親政以後首先變更的便是俾斯麥的聯俄政策。俾斯麥在一八七一年以後唯一的外交政策就是孤法，他左手抓住德奧意三國同盟，右手抓住英吉利的好感，還以為不設，還要死死拉住俄德的交情不放。柏林會議以後，俄德的感情雖然傷損，但是俾斯麥還有法子使他恢復起來。一八八一年俾斯麥又拉攏德俄與三國訂了一個條約，按據這個條約三國中任何一國對外國作戰時，其他國家須守善意的中立。此時因為俄國政府為親德派主持，俄皇又想利用德國的助力消滅國內的虛無黨，故俄德又復接近。這個條約規定三年修正一次，至一八八七年俄奧因在巴爾幹權利衝突至甚，故廢止結約，但俄德仍續結一個條約，互守善意的中立，德國也承認俄國向來在巴爾幹半島的權利。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再保險條約』(Reinsurance Treaty)。但是這種勉強的接近終久是靠不住的，到一八九〇年威廉

第二親政，對於聯俄政策十分冷淡，俄國也放棄親德的政策，於是俄德條約遂因滿期而不再重續，國際關係爲之一變。

俄法同盟 自俄德條約廢止後，俄國遂轉而與法蘭西親善，造成俄法同盟。當俾斯麥的時代，法國的外交始終是孤立的。至於俄法的關係則因爲一個是極端專制國，一個是共和國的緣故，也無接近的可能。不過自克里米戰爭結束以後，俄法却也沒有什麼新惡感。一八七五年法國議會通過增加軍備的議案，德國藉口干涉，將起戰爭，幸經英俄兩國的明白援法而中止，這是俄國對法的好意的初步。自柏林會議以後，俄德感情決裂，但因俾斯麥手腕的靈敏，故俄法尙無親近的機會，不過兩國國民已自動的趨向聯合的路去。一八八八年以後，法國銀行家竭力援助俄國在法國市場募債，使脫去德國的經濟操縱。一八九〇年法國陸軍總長又供給俄國以改良武器的便利。一八九一年七月法國艦隊應俄政府的招請，開赴克琅斯塔特 (Kronstadt)，訪問俄國，兩國的親交遂正式公開。一八九五年一月法國總理李播 (Ribot) 宣言法國和一個外國已結利害關係，而正式使用「同盟」的名詞。一八九六年十月俄

皇尼古拉斯第二 (Nicholas II) 訪問巴黎，一八九七年法國總統福耳 (Faure) 也遊俄答聘，當時俄皇公稱俄法兩國爲同盟的友邦。因此種種事實，故當時世人以爲俄法兩國確已締結一個同盟。不過至一九一八年法國政府發表關於俄法同盟的外交文書以後，世人始知兩國間始終並未訂有正式的同盟條約，所謂俄法同盟不過是依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三年間的外交協商和軍事協定而成，其條件爲如法國被德國或意大利受德國援助而來攻擊時，俄國當舉全力與德國戰，如俄國被德國或奧地利受德國援助而來攻擊時，法國也須以全力助俄攻德。這個條約事實上的效力和同盟是一樣的。

德國的殖民政策 自俄法同盟成立後，歐洲大陸顯然分爲兩個武裝對峙的大壁壘，三國同盟之外又有二國同盟，德意志帝國的敵人勢力漸漸養成了。不幸德國此時又因競爭海軍之故，傷了英國的友誼，這實在是德國最大的失策，然而事實上却也有不得已的緣故。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德國自統一完成以後，因爲產業的發達和人口的增殖，對於海外殖民的需要十分迫切，尤其是每年有好幾萬的國民，因爲

本國無地安插的緣故，不得已渡海歸化美國，變為他國的子民，這是自負心極高的德國國民所不忍坐視的，因此自一八八〇年以後，德國國民便起了殖民的欲望。不過頭腦陳舊的俾斯麥只認得大陸霸權的重要，對於海外殖民一向認為不是德國所應幹的事，所以採取漠視的態度。他最得意的政策是勸誘英法意俄等國向非洲及遠東去發展，自身却乘機樹立歐洲大陸的霸權。這種政策在一方面固然有很大的成功，但他方面却坐讓他國檢去許多額外的便宜。當俾斯麥正醉心於他的大陸霸權政策的時候，英國已經變成了世界的海王，法國也在非洲和遠東獲得大過本國數倍的領地，這些都不是這位老宰相所能了解的，然而新進氣銳的德國國民却已忍不住自動地宣傳和實行起來了。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這十年之間，德國民間鼓吹殖民地需要的言論出版物非常之多，這種宣傳一部分是起自傳教的和商業的利益，一部分是起自無利益的愛國主義，一部分是起自許多的德國的非洲探險家。最重要的宣傳人物如腓特烈法不勒（Friedrich Fabri），他於一八七九年作了一本書名叫德國需要殖民地嗎？鼓吹德國對於殖民地的需要。此外有威廉胡布史萊登（Wilhelm Hübner）

Schleiden)，他是一個律師、商人、而兼學者，也著了許多鼓吹殖民的書。這些書都是主張德國脫離了自足的國家主義，與虛偽的大同主義，而接受帝國主義的世界政策的新福音的。這些人們又於一八八二年組織了一個殖民協會，有一萬多名會員，都是在社會上有勢力的人物。此外還有些熱心勇敢的少年，不待政府的允許，自動地向非洲等地去掠取殖民地。最著名的有卡爾彼得斯博士 (Dr. Carl Peters)。他於一八八四年組織德國殖民聯合會，自動地募集款項，冒險去到東非洲，躲避了英國官吏的注意，與當地土會訂了許多條約，為德國獲得了第一塊海外殖民地。自此以後，俾斯麥受事實和理論兩下的催迫，也不能不起來注意這個問題了。他於是於一八八四年宣言西南非洲為德國的保護地，迅速地隨着就有其他的保護地——非洲西岸的喀麥隆 (Kamerun) 與多哥蘭 (Togoland)，東非洲的一部，新幾內亞 (New Guinea) 的一部，和南洋附近的諸島，都建立起來。不過俾氏究竟對於這些事情不大熱心，他甚至在一八九〇年將東非洲的烏干達 (Uganda) 等殖民地以及西非洲英德爭執的殖民地邊境一概讓與英國，而僅換取北海沿岸的一個黑耳郭蘭 (

Helgoland) 小島，可見他的注意在彼不在此了。

威廉第二與殖民政策 自威廉第二即位後，才竭力促進這種世界政策，使成爲此後德國的主要方針。他自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四年間，盡力擴張非洲及南方的殖民地，不過因爲各國的競爭，所獲無多。一八九五年利用中日戰爭的機會，與俄法兩國聯合，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於我國，這是他伸手於遠東問題的第一幕。到一八九八年遂趁我國山東人民殺了兩個德國的傳教士，逕自派艦隊佔據青島，迫我們將青島及膠州灣租讓給他，定九十九年的租約，並取得膠濟鐵路建築及開採沿路礦區的權利。自此以後德國在遠東有了絕好的海軍和商業的根據地，其他各國也紛紛仿倣起來。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德國公然領導其餘列強，進兵北京，以撲滅『黃禍』爲口號。自此以後，德國與其他強國一樣，對於我國政治處處干涉，直到歐戰失敗後爲止。

英德海軍競爭 因爲德皇對於海外勢力非常熱心，因此有一件最重要的工具就不能不特別充實起來，這就是海軍。德國自一八七一年以後就變爲世界上第一陸軍

國，但是終俾斯麥的時代對於海軍祇求保守國境已足，毫無擴大的計劃。這自然是俾斯麥的深謀遠慮，避免與英國的衝突起見而出此。不過這種政策是不能壓服新德國少年的志望的，他們希望德國在海軍也如在陸軍一樣，成爲世界第一位，因此就不能不拚命擴張海軍。威廉第二和海軍大將提爾披茲（Tirpitz）是這一派的領袖。他們費了許多力量說服了舊派的政治家，於一八九八年在國會提出第一次海軍擴張案，增加海軍經費十萬萬馬克，並組織海軍聯合會向民間鼓吹海軍擴張的必要。一九〇〇年又提出第二次海軍擴張案，德皇並公言『德國之將來在海上』。對於這種雄心最感危險的自然是一向以海王自命的英國。英國最初對於德國這種計畫還不甚注意，但是德國却一味去挑起他的注意。一八九九年英國與南非洲的波耳人（Boer）開戰，德皇却致電波耳總統慶賀他的勝利，這個舉動開始造成英德惡感的機會。到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以後，新式無畏大戰艦的效力大顯，於是英德兩國競爭新艦，民間也佈滿了互相仇視的空氣。一九〇七年的第二次海牙（Hague）和平會議，英國曾向德國交涉停止海軍競爭，但結果被德國拒絕，兩國的仇恨因此更深了。

近東問題與報達鐵路 還有一個問題更足以促起英國人的反感的，就是德國在近東勢力的發展。自柏林會議時代，德國才開始注意近東問題，但當時俾斯麥除暗助奧國以防止俄國勢力的進展外，別無希冀。威廉第二即位以後，一變消極的政策為積極的政策。一八八九年他剛即位的第二年，他就親身到君士但丁堡拜訪土耳其皇帝，當時俾斯麥雖多方阻止，終於無效。俾斯麥去職以後，德皇放棄了聯俄政策，對於近東更思放手做去。一八八八年十月，他第二次訪問君士但丁堡，與土耳其蘇丹阿卜都哈米德 (Abdul Hamid) 竭力交歡，公開宣言願做全世界三萬萬回教徒的護法。這一次他在土耳其得到許多利益，最驚人的是報達 (Bagdad) 鐵路的建築權。這一條鐵路橫穿亞洲土耳其的全部，往東直抵波灣的報達城為止，全長二千四百英里，往西可與德奧境內的鐵路聯絡。這條路如築成，則自德國的漢堡可直通報達，歐亞交通之權將全為德國操縱，土耳其全成爲德國的掌握中物，俄國的土耳其和英國的印度都感受莫大的危險，所以結果英俄不得不聯合起來以抵抗德國的野心。

奧并波赫 一九〇八年土耳其青年黨人革命成功，德國在土耳其的權利一時有動搖之勢。並且奧國乘機將代管的波赫兩省宣布合併，這件事不但惹起土耳其人的反對，並且塞爾維亞和俄羅斯兩國也激烈反對，一時奧塞有開戰之勢。但是德國很強硬的爲奧國做後盾，對俄國實行嚴重的壓迫，俄國方在日俄戰爭之後，實力未復，只得忍痛而屈伏，但是雙方的仇恨越積越深，卒有一九一四年奧太子被刺之變。此後德人利用外交勝利的好地位，與土耳其新政府進行妥協，德土關係仍恢復親交的狀態。一九一二和一九一三年兩次巴爾幹戰爭之中，德奧都幫助土耳其和保加利亞，結果兩次失敗，然而歐戰之中，土保兩國終久是站在德奧方面的。

英法協約 因爲近東問題和海軍擴張問題，威廉第二將俾斯麥時代所極意聯絡的英俄兩國都深深得罪了，因此促成英俄法二國的聯合抗德。法國外交本一向處於孤立地位，自一八九八年大外交家德格賽（Delcasse）任外交總長，乃一意以孤德爲事。一八九八年他開始與意大利談判，協定兩國勢力範圍，恢復兩國感情。一九〇四年與英國締定協約，解決兩國間舊有的許多爭端。英法本是舊仇，十九世紀末

年因爲非洲殖民地的爭奪彼此衝突又很利害，幸而此時英國方面國王愛德華第七（Edward VII）和他的大臣都認識德意志世界政策的危險，竭力主張與法國接近。英法協約成後，法國才免於孤立的地位。不久法國又與西班牙訂了協約，外交地位更加穩固。

英俄協約 英法協約成立以後，德格賽便努力拉攏英俄兩國使之聯合起來。英俄本是死對頭，在近東、中東、遠東，兩國的利益都處處衝突，調和是很難的。但自日俄戰爭以後，英國懼怕俄國的心理已大減，同時德國在近東勢力的猛進，有使二國都不能安枕之勢，因此兩國反有接近的可能。一九〇七年兩國遂締結協約，劃分在亞洲各處的勢力範圍。自此以後，俄法既成同盟，英法、英俄又互結協約，三國遂自然接近成爲一政治團體，世稱爲三國協約，與三國同盟互相對峙，德意志在歐洲大陸的霸權遂因之而動搖了。

德國外交政策的轉變 自此以後，德意志不得不改採一種新的政策以恢復他的舊有地位。原來德國自經過三大戰爭以完成統一之後，俾斯麥就兢兢然務採保守的

和平政策以維持現有地位爲滿足，不再妄思進取，故終俾氏之身，歐洲大局頗爲和平。威廉第二親政以後，一般人都恐怕歐洲的和平將爲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所破壞，不料他也能維持和平的政策，卽位二十餘年，除對我國拳匪之役曾出兵外，其餘的時間都在和平之中，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但是自一九〇四年英法協約成立以後，德國地位動搖，使這位皇帝感覺到非採取強硬的恫嚇手段以恢復固有地位不可，因此十年之中，連續五次的強硬手段向協約各國挑戰，最後一次竟惹起歐洲的大戰。

第一次摩洛哥問題 第一次挑戰是一九〇五年爲摩洛哥問題而起的，原來摩洛哥是北非洲西端的一個回教君主國，十九世紀以來英法意德班以及美國都在這個國內有相當的經濟利益，尤以法國和西班牙的利益最大。十九世紀末年法國政府蓄意要併吞摩洛哥，因此在大外交家德格賽指導之下，與英意班等國締結許多協約，使以上各國承認法國在摩的利益。一九〇四年以後，法國就放手去侵略摩洛哥，但是這件事情有傷德國人的虛榮心，因爲他並未在事先求德國的諒解過。一九〇五年二

月法國對摩政府提出改革案，謀收摩國經濟軍事之權爲法有，三月底，德皇威廉即乘軍艦親到塘吉爾（Tanger）對德僑公開演說，主張尊重摩洛哥的獨立，這當然是對法國的公然挑戰，一時國際空氣驟形緊張。此時法國因其同盟國俄羅斯新爲日本所敗，英國也持曖昧態度，無力抗德，只得屈服。外交總長德格賽辭職，由英法德奧俄意西班牙荷比瑞典美國及摩洛哥等十三國在西班牙海岸的阿爾吉西拉斯（Algiers）開會議，到會列強多祖法國，決定摩洛哥由法班兩國共管，結果德意志的要求仍然失敗。

德國的勝利 德國第二次的挑戰是一九〇八年爲奧併波赫兩省而起的，前面已經說過，這一次俄塞完全屈服，德奧方面可謂獲得絕大勝利，原因是由於英法兩國都不願意以全力爲俄國犧牲之故。這一次事件之後，俄國頗憤英法的無誠意，乃轉而向德修好，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俄皇尼古拉斯第二親訪德皇於德國的波仔塘（Potsdam），結俄德協約，俄國承認德國在土耳其的報達鐵路計劃，德國也承認俄國在波斯的權利，一時三國協約似有動搖之勢。

第二次摩洛哥問題

一九一一年摩洛哥發生內亂，法國出兵代爲打平叛徒，乘機收摩洛哥爲保護國，因此又予德意志以第三次示威的機會。這一年七月德國政府派了一隻戰艦開抵摩洛哥的阿格德（Agadir），以保護德國僑民爲理由，實際則乘機染指摩洛哥的瓜分，並向法英兩國挑釁。當時兩國都正爲國內黨爭所困，故德國敢出此態度。不料法國國民的一致對外熱心遠出德人意料之外，並且英國也表示強硬的助法態度，英國財政總長魯意喬治（Lloyd George）且公開演說指斥德國。同時德國財政發生恐慌，法國銀行家將在德所投的資本開始收回，使德國不得不發生內顧之憂，因此改變態度，承認了法國在摩的獨占地位，同時取得法領非洲剛果（Congo）的一部分以爲償。

向大戰而趨 自此以後，英法的結合愈密，德人愈覺不安，一九一二、一九一二年兩次巴爾幹戰爭，親德的土保兩國都歸失敗，使德國政府更不能不採取冒險的積極手段以挽回國內民望，結果遂因奧太子被刺的事件，惹起空前的世界大戰爭。

第十二章 歐戰中的德意志帝國及其

失敗

德國的極盛和驟敗 當德皇威廉第二統治了德國二十多年以後，雖然外交不免失敗，內政也不能使人民心服，然而究竟國勢是一天一天向上走的。當時德國的學術、文化、實業、海陸軍，都在世界上占數一數二的位置，歷來一個新成立的國家國勢發展之快沒有像德國這樣的，所以當歐戰開戰之初，許多人都推測德意志必不至於敗，然而結果竟出人意料之外，德意志成了全世界的敵人，血戰四年，卒因國內革命突起而歸於失敗。他所以促成歐戰中那樣孤立的形勢和失敗的原因，我們應當研究一下。

外交的失策

德國在歐戰中孤立和失敗的原因，外交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自俄法同盟以後，德意志已陷於腹背受敵的形勢，不久又因海軍競爭和報達鐵路的修築，引起了英德的仇視，結果促成三國協約的結合。同時對於同盟國的意大利又不知極意交歡，致使於開戰之初就守中立，後來竟反顏事仇。至於美日兩國雖無直接惡感，不過德意志的軍國主義向來爲美國所不喜，而遠東及太平洋的許多德領土和租借地又爲日美兩國所垂涎，因此也促成這兩國的反德決心。俾斯麥生時所製造成的鐵桶般穩固的外交關係，竟因威廉第二的驕矜鹵莽，結果完全打破，德國僅能抓住一個老大疲癯的奧地利帝國來與世界六大強國作戰，安能不敗呢？

內政的不平 至於內政方面，德國也有失敗的必然原因。德國自統一以後，始終就沒有實現真正的立憲政治，政權仍然把持於普魯士軍閥之手，議會的多數黨不能改變政府的政策，政府內閣對議會不負責任。俾斯麥和威廉第二都是軍閥的首領，祇知道武力的偉大，不知道民意的偉大，國中又有一派學者專門鼓吹黷武主義的理論，以助長政府的氣燄。同時人民因爲教育程度的普及，對政治已有認識，社會民主黨因爲擁護民主政治，反對武力主義之故，頗得民衆信仰，雖受種種限制，終

成爲國會中第一大黨，爲國內民主勢力的領袖，這種民主勢力與專制勢力的衝突，是德意志帝國崩覆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歐戰的起因 一九〇八年奧地利的合併波赫兩省，是塞爾維亞人和俄羅斯人所極端反對的，徒以德意志公然爲奧後援，所以俄塞只得忍氣吞聲，自甘失敗。但是波赫兩省人民本與塞爾維亞同族，他們的反抗土耳其目的在與塞國合併，不料平空出來一個奧國，將他們攔爲己有，他們如何甘心？並且當時塞國有大塞爾維亞協會的組織，在波赫兩省進行反奧運動最烈。其時奧皇法蘭西斯約瑟已年老倦勤，國事悉操之於其姪太子法蘭西斯斐迪南大公（Francis Ferdinand）之手。斐迪南知道奧國境內民族複雜，危機四伏，因想仿奧匈聯邦的辦法，使奧境內的捷克斯洛伐克人（Czecho Slovakia）和波斯尼亞人各獲得自治權，自設政府，而外交軍事統一於奧政府。如果此策成功，則奧帝國基礎穩固，而大塞爾維亞主義的陰謀不能逞，所以大塞爾維亞協會的人恨斐迪南大公刺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斐迪南大公夫婦偕遊波斯尼亞，在其首府薩拉耶窩（Sarajevo）城中被一塞爾維亞的十七歲少年所刺

死。七月二十三日，奧政府對塞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塞政府禁止民間一切排奧運動；凡奧政府認為與排奧陰謀有關的塞國官吏須一律罷免；奧政府得派法官參預審判罪人之事；並限於四十八小時內答覆。塞政府對於奧國的強硬要求一一應允，惟不允許奧國干預本國的司法。奧國藉口這個理由，於七月二十八日遂對塞宣戰。

戰事發動 奧國這樣對塞強硬，自然自恃背後有德國的強援在，但塞爾維亞背後也有俄國助膽。奧塞宣戰後，俄國就下令動員，德國以德奧同盟為理由，遂於八月一日先對俄宣戰，又因俄法同盟的緣故，八月三日又對法宣戰。自此以後，俄法與德奧兩大同盟，遂相繼進入於交戰狀態了。

德國的作戰計劃 德國此次之所以採取斷然的態度，原以為戰事只限於歐洲大陸諸國，而以歐洲大陸的形勢而論，俄法同盟斷非德奧意三國同盟之敵。在俄法兩敵之中，因為俄國在遠東為日本所敗不過十年，實力未復，並且政治腐敗，交通不便，因此德國並不怕他，以為只要先將法國擊破就決勝了，所以在對法宣戰的前一天就已動員向法國前進。當時德法交界之處，因法人守備甚嚴，不易進攻，故德軍

計劃從永久局外中立的比利時假道入法，出其不意，可以直搗巴黎，再演普法戰爭的故事。如果將巴黎攻下，則法軍勢不能不求和，戰局就可全勝了。

比利時的頑強抵抗 比利時自一八三〇年叛荷蘭獨立以後，就為英俄普奧法五大國公認為永久中立國，不許任何國侵犯，德國繼承普魯士為簽署盟國之一，不是不知道假道比境的違法。不過當時德國上下迷信武力甚深，以為國際條約不過是一張廢紙，比利時既稱中立，當然防禦力很薄弱，兵家避實擊虛，如能在法國軍隊未集中以前，由比利時進攻法境，則勝算絕對可操，所以毅然決然冒大不韙而破壞比利時的中立。不料弱小的比利時不但不如德人所料望風歸降，並且據列日 (Lige) 礮台為頑強的抵抗。比利時與法國種族語言宗教都很接近，所以平時親法仇德。自二十世紀以後，比人鑒於德法關係的緊張，知道自己夾於二強中間，徒恃條約不足以自存，因於戰備頗加修繕，列日的礮台尤為世界有名工程之一。因此雖以德國軍隊的衆多，器械的精利，比軍卒能抵抗至十日以上。這十日的抵抗實與歐戰全局有至大的關係，因此一種意外的阻礙，德軍乃不能照預定計劃長驅入法，法軍也有時間

以從容準備，英軍也得過海來援，使戰局延長，協約國卒得最後的勝利，不能不說是比利時之功。比利時在此次戰役之中，以全國國民的力量，爲本國的獨立自由而戰，明知強弱懸殊，絕無勝理，但終不肯望風降伏，甚至舉國老幼退逃法境也不肯乞降，這種壯烈的愛國精神，實在是比利時所以能自存於列強圍繞之間之要素。德國不幸遇着這樣頑強的抵抗，一着既錯，遂滿盤俱輸了。

英國的對德宣戰 英德海上競爭雖然激烈，但英人對於大陸問題向不願輕易干涉，這次若非雙方交戰團體強弱形勢懸殊，英國自身感覺危險，並且德國輕易破壞比利時的中立，沿海岸進兵，使英國顯然感受威脅，也不會決戰這樣的快。不料德國態度太爲強硬，手段又太笨拙，蹂躪比利時中立一節，惹起全體英國國民的憤怒，自由黨的英國政府，也不得不迎合國民心理，以維持比國中立爲名，對德宣戰。自此以後，日本亦以英日同盟的理由，對德宣戰，乘機攫取青島。德奧方面則三國同盟的分子之一意大利於開戰之初就藉口於德奧係取攻勢，無援助之義務而取中立的態度，一九一五年五月又加入協約方面對德宣戰。此外門的內哥羅、葡萄牙、羅

馬尼亞、希臘於開戰後二三年之內，也都相繼加入協約方面，德奧方面僅獲得土耳其和保加利亞兩弱國的幫助，衆寡之勢已經顯然了。

馬侖河之役 德國自開戰後，即趁東戰場俄軍未能集中之時，以全力對法，分三路西進，不意扼於比利時的頑抗，在比境停滯十餘日，最後用四十二生的大砲始將列日堅壘攻下，但其時法軍已與英軍聯合，有了準備。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德軍攻陷比利時國都布魯塞爾（Brussels），遂長驅攻法。法軍在名將霞飛（Joffre）的領導之下，採取誘敵深入的戰畧，連戰連敗，德軍進逼，距巴黎已僅二十五英里。法政府將政府遷往波爾多（Bordeaux），以巴黎爲要塞，準備背城借一。九月五日至十日，法軍大敗德軍於馬侖河（Marne R.）上，德軍退居法國東北部，自此以後，德軍與英法軍相持於西戰場，誰也不能前進，成爲持久的局面。

東戰場 當德軍攻入比法之時，俄軍動員頗速，已乘機侵入東普魯士，德國不得已將西戰場軍隊調回一部分，以興登堡（Hindenburg）爲統帥，東向對俄。一九一四年八月底，大敗俄軍，逼其退出東普魯士。同時俄軍侵奧頗獲勝利，後也爲德

軍所敗。至一九一五年八月，德軍進占波蘭故地，並侵入波羅的海沿岸的俄國領土，東戰場大獲全勝。

戰局的擴張 一九一四年八月，日本藉口英日同盟，對德宣戰，奪取青島，此舉雖於德本國無直接的影響，但太平洋的德國勢力因此盡喪，同時英法等國也在非洲向德國殖民地進攻。不過自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土耳其參戰援德以後，一時近東方面和亞洲西部德國的勢力頗為擴張。但是到一九一五年五月意大利加入協約方面以後，德奧就又添了一個勁敵。

凡爾登之役 一九一六年為戰事最激烈的一年，德國因西戰場相持日久，形勢漸趨不利，乃決策集合全力向凡爾登（Verdun）要塞進攻，自二月至七月間，雙方戰鬥非常激烈，進退所爭不過數里，結果德人的進取計劃仍然被阻。自經此戰以後，德國人勝利的希望遂絕，銳氣因之漸喪。

潛艇政策與美國參戰 德國的海軍自開戰以來，即為英國海軍所封鎖，不能自由行動，因之德國的海上交通完全斷絕，不但殖民地和商業全部喪失，且不能向中

立國購買糧食軍火等項，這實在是德奧方面的致命傷。德國人無法可想，乃發明潛水艇在水底專擊往來英國的商船和戰船，以圖封鎖英國，同時並用飛機和飛艇在空中施行襲擊。不意一九一五年五月，因英國大郵船魯夕塔尼亞號（*Lusitania*）爲德潛艇所擊沒，死乘客千二百餘人，內有美國人百餘，因此惹起美國人民的憤怒，美國政府抗議無效，遂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對德絕交，四月對德宣戰。南美諸國和我國都相繼對德絕交和宣戰，德國遂成爲全世界的敵人。但此時德國在東方戰事方在勝利，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等地都全歸德軍占領。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德國飛機欲向協約國提議媾和，但經協約國拒絕。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美國雖然加入反德方面，但尙未能即時出兵，而東方最大的敵人俄國却於是年三月發生民主革命，又於十一月發生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s*）革命。布爾什維克黨執政以後，就單獨對德奧議和，與德奧訂布勒斯特——里托弗斯克（*Brest-Litovsk*）條約，放棄芬蘭，及波羅的海沿岸諸地，德國在這一方面可謂大獲全勝了。

德國的最後失敗 但是俄國的革命已經太遲，無補於德國的失敗，而同時美國

自參戰以後，一年之間，輸送大軍二百餘萬於歐洲，使西戰場頓添大批生力軍，糧食軍火更加充足，德國形勢日絀。一九一八年三月德國在西戰場又試行最後的總攻擊，聯軍方面乃舉法國大將福煦(Foch)將軍爲統帥以禦之，自三月至六月間，德軍屢行攻擊，終歸無效。一九一八年九月，保加利亞首先向協約國乞和，土耳其、奧匈相繼退出戰團，德國勢已絕望。十月二十八日，基爾運河(Kiel Canal)的德國海軍受社會民主思想之煽動，首先叛亂，不久革命風潮普及各地，德國政府亦向美國總統威爾遜(Wilson)和聯軍統帥福煦提議乞和。但國內革命風潮日烈，十一月九日威廉第二宣布退位，遁往荷蘭，其他德國各聯邦也都由君主改建共和。十一月十日柏林發生暴動，社會黨領袖哀伯特(Friedrich Ebert)得舊內閣的允許，就任總理，普魯士也宣布共和，於是相傳二百年的霍亨索倫帝系遂由此而斬了。

停戰條約 當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十四條的世界和平計畫，大抵以廢止秘密外交，進行公平的談判爲原則，至是德國遂向威爾遜請求依據他的條件而停戰。但是結果經聯軍統帥福煦將軍所提出的停戰條件却是非常苛刻，

其主要點爲限德軍於二週內退出所占領的一切土地，並退出亞爾薩斯、洛林，直退過萊茵河左岸，在萊茵河右岸設立中立區域。德國須取消與俄國及羅馬尼亞所訂的戰勝條約。德國須將所有戰艦、潛艇及軍械交給協約國，其鐵道也須由協約國處置。十一月八日德國代表接到此項條件，正值國內革命高潮，德皇逃亡之際，故只得無條件降伏，於十一月十一日簽字於休戰條約，於是四年來空前的大惡戰遂告終。

巴黎和會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協約方面二十七國的代表七十人集會於巴黎，是爲巴黎和會的開幕。操縱這個大會的主要國只有英美法意日五強，而尤以英美法三國爲主幹。美總統威爾遜本是個抱遠大眼光的民主思想政治家，他在和會中主張民族自決，期望造成一個平等的國際聯盟，不幸因歐洲諸國政治家的狹隘思想，致使他的主張諸多失敗。這個和會自以對德問題爲主，一九一九年五月，對德和約全文擬成，德國代表團於四月二十九日抵法國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五月七日在凡爾賽領受和約全文，中經許多交涉，至六月二十八日始簽定和約，七月九日此和約在德國國民會議批准。

凡爾賽條約的內容 在這個凡爾賽和約中規定德國割讓亞爾薩斯、洛林兩省於法國，割普魯士邊境上的歐賓（Eupen）、馬梅德（Malmédy）等兩小區域於比利時，割石勒蘇益格的北部於丹麥，割波森（Posen）與西普魯士兩省的大部分於新光復的波蘭國。法國所要求的萊茵河左岸與德國分離的主張雖未採用，但允許聯軍占領此區域十五年。薩爾河（Saar R.）流域是煤礦最豐富的地方，法國久思染指，經英美的多方反對，乃決定由國際聯盟設行政委員會代管，而於十五年後由人民總投票決定屬德或屬法。盧森堡公國退出德國關稅同盟。東普魯士的最大海口但澤（Danzig）定為自由市，但三面皆為波蘭的領土所包圍，東普魯士與德國本部因此割斷。波蘭與德國所爭執最烈的上西里西亞省（Upper Silesia）則留待當地居民投票解決。德國在海外的殖民地全行拋棄，為英法美日等國所瓜分，或由國際聯盟委託以上各國代管。德國陸軍至一九二〇年三月當減至十萬人，解散其參謀部，軍器的種類製造俱加以限制，萊茵東岸三十英里之內不許建築要塞。海軍則以戰艦六艘，巡洋艦六艘，小艦數艘為限，不許再有潛艇。在波羅的海上不許建築要塞，黑耳

郭蘭島的要塞毀棄。軍用飛機不許保留或建造。賠款的總數當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以前由協約國聯合委員會核定之以通知德政府，但在此時期以前，德國須先交出二百萬萬金馬克，約合十萬萬金鎊之數，其餘賠款則分三十年還清。德國須將所有一千六百噸以上的商船，以及八百噸五千六百噸的商船之半數給於協約國。對於法國、比利時、意大利三國，每年須賠償數百萬噸之煤，以十年為限。基爾運河開放為自由運河。威廉第二是歐戰的禍首罪魁，當由五強國特組法庭以審判之。以上所有和約執行的保障，則由聯軍於十五年間佔據萊茵河左岸以督促之，如德國不能履行其義務，則此流域可繼續佔領。

對奧和約 對奧和約也於同年九月十日簽字於巴黎。德國自戰敗以後，國內異民族紛紛獨立，北部有捷克斯拉夫和波蘭兩新國出現，南部領土則為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即塞爾維亞）、意大利諸國所分割。匈牙利與奧國也分裂為兩國，奧地利變為共和國，領土從一一五、八三二方哩減為三二、〇〇〇方哩，人口從二八、八一九、〇〇〇人減為六、五〇〇、〇〇〇人。一變而為無足輕重的小國了。

第十三章 德意志的復興及其將來

凡爾賽和約與德國 有一個德國人說：「歐戰休戰條約和凡爾賽條約所規定的對於德國的苛刻待遇，在整個歷史之中只有迦太基之因為羅馬的壓迫而絕對覆亡可以超越其上。」這句話雖然有點過甚，但是與事實却也相距不遠。沒有一個國家在戰敗後所受的待遇會比這再慘刻的，就是八國聯軍對我國的條件也沒有那樣酷烈。但是現在距歐戰休戰不過十五年，德國已經又復興起來了，並且加入國際聯盟為常任理事，仍然列於大國之林了。這確是歷史上一個奇蹟，可以見出德意志民族的真正精力來，世界上只有一八七一年以後法蘭西的復興可以和這種奇蹟比擬得上，但是法國當年所受的待遇和今日德國的待遇比較起來，那又不算什麼一回事了。

人口的損失 德國在歐戰及和約中所蒙的損失也可以約畧計算的。在大戰開始之際，德國人口總數約為六千七百萬，戰爭中直接死亡之數已達一百八十餘萬，其

因負傷而減少工作能力的亦不下三十餘萬，由和約規定割讓土地而損失的人口又有六百五十萬之多，因此戰爭及和約一共使德國減少八百七十萬人口，即戰前人口百分之十三。並且因為戰期中糧食不足的緣故，生殖率減低，兒童的營養不足，實際的損失更比表面的數字爲大。

土地的損失 在土地方面，德國在歐洲以內所損失的領土約爲戰前面積百分之十三，海外的殖民地則完全失却，其面積約爲一九一三年歐洲德國之五倍半。殖民地的人口在一千二百萬以上，但白種人只有三萬。

經濟的損失 在經濟方面它的損失當然是更大的，除了戰期中的損失不算，凡爾賽和約將他重要生產區都割讓給他國，尤以煤鐵爲最要。洛林省是產鐵的主要區域，割讓給法國。上西里西亞和薩爾流域是德國煤礦的中心，前者與波蘭平分，後者爲國際聯盟代管，並且工業的最重要區域魯爾（Ruhr）後來又爲法軍所藉口佔領。在被割讓的區域之中，煤的損失約值戰前總數百分之一五·七，鐵苗的損失約爲百分之四八·二，鋼鐵業的損失約爲百分之一九。此外農業方面被割的耕地面積

約爲戰前面積百分之一五·五，牲畜約爲百分之一二。就工農業生產的整體而論，地產、機件和設備的損失平均約爲戰前總額百分之一五。在實際上因爲土地的分裂，使戰前整個的工業組織因之破裂，事事需要重新設備，這種無形的損失更是不可數計的。此外因戰敗的關係，國外的投資和產業差不多被敵人全體沒收，這些產業在一九一三年中共約值二百八十萬萬馬克，約爲一九一三年德國國富全體百分之十。

賠款的重負 遭受這樣重大損失的德國，在戰後不但要應付國內種種的糾紛問題，並且還要負擔一種數目不可預料的巨大的賠款，賠款的總額直到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才由協約國設立的賠款委員會規定出來，總數爲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金馬克，這個數目與德國實際的賠償能力相差太遠，簡直同狂人的幻想一樣，然而德國却被逼迫非要履行這個條件不可，其困難的情形自然不言可喻了。

社會民主黨與革命 在國外這種狠心的敵人毫無憐憫地拚命壓迫前來的時候，國內的問題更是非常嚴重，造成一般恐慌的形勢。一九一八年的德國革命的主動力

自然是那偉大的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是德國統 後惟一代表民衆的大政黨，雖經俾斯麥的長期壓迫，不但不能消滅，反有日盛一日之勢，在威廉第二時代他們始終是議會中的最大黨，但是因為德國憲法的不能充分尊重民意，故這個多數黨始終不能取得政權。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基礎是建築在馬克思主義之上，但是他們在十九世紀的末年鑒於馬克思主義之不能符合事實，因此發生修正派的理論，對於馬克思的根本理論仍然承認，但是將他的直接鬭爭的方法修正為議會政治的鬥爭方法，就是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變為改良的馬克思主義，將獨的馬克思主義變為民主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這樣，所以他們獲得許多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同情，凡是反對戰前德意志的軍閥政治的，無論是否馬克思的信徒，多同情於該黨，因此該黨勢力能够日漸擴大。在歐戰發生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激於愛國的感情，除極少數的分子以外，大多數贊助政府的參戰。到了一九一六年，德國形勢漸趨無望，社會民主黨遂有分裂的情形出現，一部分左傾的黨員另組織獨立社會黨，以哈斯（Haase）為首領，而以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和露莎盧森堡女士（Rosa Luxemburg）

burg) 尤爲激進，他們主張用革命手段推翻資本階級的統治，並且公開反對戰爭，屢次被捕下獄。

一九一八年的革命 一九一七年俄國的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黨革命相繼成功以後，給德國的社會主義以極大的刺激。恰好德國這一年年成歉收，因此非戰的空氣逐漸濃厚。一九一八年李卜克內西等極端非戰派又組織了一個斯巴太同盟 (Spartacus League)，專門煽動工人反對主戰，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兵工廠的工人竟受了他們的鼓動舉行大罷工，這次事件促進德國社會主義者左右兩派的露骨分裂。一九一八年八月底，德軍勝利無望的消息已漸爲民衆所覺悟，因此對德國政府不滿的空氣逐漸濃厚，民衆不但反對戰爭，並且對德國政府的非民主組織根本不滿，德皇知道人心漸去，乃任命以自由思想著名的馬開斯 (Max of Baden) 組織內閣，有幾個社會主義者擔任閣員。但是民心已去，無可挽回。十月二十八日基爾海軍因拒絕出發，有一部分表示反抗，這個風潮逐漸擴大，十一月四日全體海軍都叛變了，高樹赤旗，組織海陸軍兵工理事會，叛亂隨即蔓延全國。巴威畧首先推倒王政

，改建共和，以後革命風潮遂日烈一日了。

威廉第二退位 這時候社會民主黨人遂公開要求威廉第二退位。十一月八日社會民主黨的閣員全體辭職，以表示不與帝制政府合作之意，十一月九日柏林遂發生總罷工。德皇聞訊，隨即逃往荷蘭。馬開斯內閣辭職，以社會民主黨首領哀伯特繼任總理，由社會民主黨與獨立社會黨合組內閣，德意志遂宣布共和。

國民會議的召集 這時候德國政黨對於未來政體的主張約分兩種，一派主張仿美法之例，建設一個民主共和國；一派主張仿蘇俄之例，建設無產階級獨裁的政治，彼此意見衝突甚烈。結果民主派勝利，一九一九年五月新召集的國民會議，在威瑪（Weimar）開會，起草憲法。這個會議中社會民主黨雖然比較佔多數議席，但是他和獨立社會黨兩者合計起來，所得的議席還不及資產階級各政黨所得的議席合計多，因此威瑪憲法便很富於民主和調和的精神，不至趨於極端。

威瑪憲法的內容 這個威瑪憲法，確是現今世界上最進步最富於民主精神的憲法。它對於國民的普通選舉權以外，還賦予以創制權和覆決權。大總統任期七年，

由國民直接選出，總統之下設立內閣，對下議院負責，立法機關分上下兩院，上院代表各邦，兩院由國民按比例代表原則選出，下院權力較大。關於社會化的方面也有許多規定，如由各種職業代表組織經濟會議以備政府顧問等。

共和政府初期的嚴重形勢 在威瑪國民會議召集以前，德國政府全由社會民主黨人支持，獨立社會黨早因政見激烈，退出政府。憲法制定以後，哀伯特被選為大總統，政府由社會民主黨、中央黨、民主黨三黨合力支持。這時候德國的內部風潮仍然不絕，獨立社會黨的最左傾分子，以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等為首領，另組織斯巴太同盟，竭力趨向暴力化。一九一九年一月，他們與政府大肆衝突，結果被政府用嚴厲手段鎮壓下去，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都被政府軍殺死。但是巴威略政府尚在斯巴太黨人手中，慕尼黑（Munich）也於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蘇維埃政府，結果都為政府所掃平。同時極端國家主義者因為不滿意於德國對於協約國的屈辱態度，也屢起暴動。一九二〇年當中，巴威略政府入於極端右派手中，而魯爾則發生共產黨的叛變。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中，屢次發生政治暗殺的案件，有好幾個政治領袖

被刺，大半都是因為對外太平，因此不滿意於極端愛國派而被刺的。這時候的德國在左右夾攻之中，不是有布爾什維克化，便是有法西斯化的危險。幸而社會民主黨政策趨於穩健，能與中間各黨妥協，不妄想實行獨裁，而中間各政黨，如中央黨、國民黨、民主黨等也能調和左右，維持民主政治的正當趨勢，德國國本因此日漸穩固，入了軌道。

馬克價格的狂跌 這時德國人民的經濟狀況更是紊亂不堪，自革命以後，德國貨幣馬克的對外兌換價格便已低減，一九一九年一月，每金圓祇兌八·五〇馬克，到了六月底，因為巴黎和會的苛刻條約公布，人心大為搖動，竟降至一百馬克換一金圓。以後逐漸又稍恢復，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賠款委員會將德國賠款總額已經規定，為數至為鉅大，人心更加惶惑，加以與波蘭爭議上西里西亞問題又復失敗，結果馬克價格低落至一金圓換二七〇馬克。以後因為協約國不肯通融賠款問題，法國更出兵佔領魯爾，於是馬克價格遂大跌特跌，從數百降至數千、數萬、數十百萬，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直跌到一金元可換四萬二千億馬克，簡直成了一張廢紙了。

。於是德國政府才另行發行一種新幣，以全國土地及房屋作抵押，名叫租稅馬克，以代舊馬克。

人民生計的困難 在貨幣狂跌的進程中，一般人民自然苦不堪言，因為物價是一天一個樣子，狂漲不已，除了少數實業家可以乘時投機外，其餘人民以薪水收入為生的，都時時在危險之中，因此人心恐懼，左右派的極端思想容易煽動。

法比佔領魯爾 這時候他的仇敵英法等國，對於這個殘敗不堪的國家仍然不肯慈悲一下。凡爾賽條約的鐵箍，非強逼德國加在頭上不可。但是這些條件實在太不近人情了，德國就是想實行也無法盡數實行起，尤以賠款數目為德國所絕對無力擔任。但是當時協約國在戰後財政也都非常困難，他們以為只有德國的賠款交來才可以抵補虧空，卻不替德國想想有無此能力。尤以法國恨德入骨，必欲覆滅德而後快，因此堅持尤力。一九二三年一月，著名仇德的政治家普恩加賽（Poincaré）出任法國內閣總理，遂藉口德國不履行條約，出兵佔領德國的工業中心區魯爾，與比利時合組一個委員會管理當地的政務。德國人民用消極抵抗的方法實行不合作主義以

抵抗之，相持有六月之久，德國終歸屈服。這一次的佔領，使德國經濟大受影響，紊亂到不堪地步，但是法國也未得什麼實際利益。

上西里西亞問題 在東邊與波蘭的疆界問題也爭執得很利害。和約中爲助波蘭獨立起見，強將德國人居住的地方割給波蘭許多，如但澤在名義上雖是自由市，但波蘭的特權很多，而當地却是德人居多，因此時常發生糾紛。最棘手的乃是上西里西亞的問題，上西里西亞是德國最富有的工業中心，起初協約國將它割歸波蘭，後因德國代表竭力反對，始規定暫由協約國派人管理，而舉行居民投票，自決所屬。一九二一年三月舉行投票的結果，德國得了多數，照理應該歸還德國，但是協約國却偏將他劃爲兩部，由德波分有，結果整個的工業區域遂割成兩截，失去許多經濟的效用了。

道威斯計劃 自法軍佔領魯爾以後，德法的感情日益惡劣，並且結果證明德國仍然沒有償付賠款的能力，因此協約國方面不得不另想一個通融的辦法來解決難題。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賠款委員會便聘請各國專家，組成兩個委員會，第一個委員

曾的目的在圖德國預算的均衡，和貨幣行市的穩定；第二個委員會目的在估計德國所流出的資本的價值，及研究恢復的方法。第一個委員會以美國道威斯（Davies）將軍爲主席，性質特別重要。一九二四年四月，這個委員會提出一整個的計劃，經各國政府批准之後，見諸實行，這便是有名的道威斯計劃。

道威斯計劃的要點 道威斯計劃的主要點是替德國想出一個償付賠款的方法，它指定德國的幾種收入爲賠款的來源，就是運輸稅，工業債券的利息及還本，鐵路公債的利息及還本，以及政府的日常稅收。這些收入都由債權國派人監督或直接管理。從一九二四年起，第一年度德國應繳付十萬萬金馬克的賠款，以後漸加至一九二八年度的二十五萬萬金馬克，以此爲以後每年的交付標準。此外它又替德國政府想出許多整理收入和發行內外債的方法，不過對於賠款總數並無明白的規定，因此協約國以前要求的賠款總數在法律上仍然有效，這是它的大缺點。

德國實業的復興 所謂道威斯計劃實在不過是幫助德國政府去壓榨人民，以便滿足戰勝國的大欲，因此在愛國的德意志國民看來，當然不能滿意。不過當時德國

已處於無可奈何的地位，有人替他想了法子，總比一味蠻索橫討的強。所以自道威斯計劃實行後，德國財政和經濟狀況漸趨穩定，私人和地方政府乘機借入大批外債，以興辦實業。許多大工業也都應用『合理化』的原則，盡力增加效率，縮減用費。這幾年以來德國工商業已與戰前的狀況相等，若以戰後關於土地和物產的損失計算起來，則其效率已超過戰前數倍了。

羅加諾條約 德國的國際地位，自一九二四年以後逐漸提高。當時著名外交家斯脫萊斯曼（Stresemann）任外交總長，他是主張與協約國親交以釋舊憾的，英法方面空氣也漸趨緩和，結果英法德意比波蘭捷克等國於一九二五年秋季在瑞士的羅加諾（Locarno）會議，德國與他的新仇敵竟互訂了許多保障安全和解決糾紛的條約，一時歐洲的和平空氣遂由宣傳而有實現的希望了。

德國加入國際聯盟 德國隨即為加入國際聯盟的要求，但是以擔任常任理事為條件，因為這是頭等國家的當然權利。事先因為西班牙、巴西、波蘭等國的同樣要求，頗費周折。德國乃與蘇俄訂立德俄協約以恫嚇西方諸國。到一九二六年九月卒

加入國際聯盟爲常任理事。

楊格計劃 因爲道威斯計劃的不能盡滿人意，所以到一九二九年春間又由關係各國召集一個專家會議，訂出一個新計劃，因爲這個會議的主席是美國人楊格（Young, Young），所以謂之楊格計劃。這個計劃將德國的交付賠款全年齡定爲五十九年，其賠款總數爲一千二百一十億馬克。自一九三〇年起，從每年十七億馬克漸漸增加到一九六五年達於最高額爲每年二十四億馬克，然後又逐漸降低，至一九八八年停止。平均德國每年約支付二十億馬克，比道威斯計劃較低。此外楊格計劃又將許多外人監督財政的機關取消，恢復德國的自由權，這也是較舊計劃進步之處。

興登堡總統 自一九二四年以後，德國的國內情形很是平穩。一九二五年二月，大總統哀伯特逝世，興登堡將軍被選爲大總統，一般人多以爲帝制派將恢復勢力，但是他却能恪守憲法，維持共和，因此頗博人民和國際的信仰。

德奧關稅協定 奧地利自戰敗後疆土四分五裂，從戰前的大帝國一變而爲三二

、〇〇〇方哩，六、五〇〇、〇〇〇人口的不足輕重的小共和國。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三年之間，她的經濟狀況陷於極端紊亂之狀，比德國還利害，雖經國際聯盟設法救濟，稍復原狀，但是她的工業根據地既然都已喪失，又無海口可資輸出，因此前途非常慘淡。在民族主義的觀點上，他們只有和德國合併之一法，德國也很歡迎，但是協約國却竭力加以阻止，尤以法國為最力。一九三〇年德奧兩國為謀經濟合作起見，協定了一個關稅互惠的條約，這個協定如果實行，則彼此經濟狀況都可改善，但是英法等國却竭力加以反對，主張交國際聯盟審查。

德國政治的極端化 自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以後，德國的政治形勢雖然紊亂，但中門各黨似乎能聯合起來一致擁護共和，制止左右兩極端政黨——共產黨與法西斯黨——的膨脹。但是自一九三〇年以來，這種擁護共和的中間勢力似乎日趨衰減，而左右兩極端政黨日盛一日。當一九一九年一月聯邦議會的選舉得票最多的黨為社會民主黨，佔百分之三十七·九，其次為中央黨，民主黨，獨立社會民主黨等。其時共產黨與法西斯派的國家社會黨均尚無組織，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以前這種形勢還

大致不變。但是到一九三〇年九月的選舉，形勢突然大變，希特勒（Hitler）所領導的國家社會勞動黨得了投票總數百分之一八·三的票，僅次於社會民主黨，而在聯邦議會中爲第二大黨，共產黨也得了百分之一三·一的票，爲第三大黨。到一九三二年七月的選舉，國家社會勞動黨更一躍而獲得百分之三七·九的多數，得二〇〇議席，取得第一黨的位置，社會民主黨反屈居第二，共產黨也得了百分之一四·七的票數，得八九席。這種左右兩極端派的迅速發展，充分表明了德國政治的不安，因此兩極端政黨的爭鬥衝突日有所聞，馴至德國政府失去鎮壓的能力，而政權終落於法西斯派的手中。

法西斯的成功 德國的國家社會勞動黨世人因其主張行動與意大利的法西斯黨相似，故亦呼爲德國法西斯黨，其領袖爲希特勒。在一九一九年即組織國家社會勞動黨，並組織挺進隊，謀以武力奪取政權，失敗下獄。出獄後仍進行政治活動，但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勢力甚微，在國會僅佔有十二名議席。自一九三〇年九月的選舉以後，勢力始大膨脹，至一九三二年達於最高點。一九三二年三月的總統選舉，

興登堡僅較希特勒多七、二五〇、〇〇〇票，又舉行一次重選，始得當選。但不久國家社會勞動黨在普魯士議會選舉和聯邦議會選舉中均得到大多數的勝利，德國政治的法西斯化遂成爲遲早的問題。德國內閣自革命以後，屢經變換，迄未安定，中間以中央黨的白魯寧 (Blüning) 內閣執政四年，最爲長久。一九三二年五月白魯寧內閣辭職，興登堡總統任命不得議會擁護的巴本 (Baben) 繼組內閣。巴本內閣利用憲法中緊急命令的權力，解散七月選舉的國會，施行獨裁。新國會於同年十一月六日選舉，國家社會勞動黨雖仍未得大多數，但巴本也不得議會擁護，終於辭職。國防部長希萊赫爾 (General Von Schleicher) 繼之組閣，執政僅五十六日，仍以不得國會的擁護而去職。於是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受命與國權黨及鋼鐵團聯合組閣，政權遂正式落於法西斯派手中了。

國家社會勞動黨的政治綱領 國家社會勞動黨從它的黨名看來，就可知是混合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精神而成的黨，因此它的政綱也充分表現這種精神。其要點如下：

1. 企圖以全德意志國民的自主權爲基本而團結德意志民族。

2. 主張德國與他國有同等權利，爲達此目的計，主張廢棄凡爾賽條約，並停付賠款。

3. 爲德意志國民的生存計，要求領土及殖民地的保有。

4. 公民所有權只限於德意志國民，非德意志人不得享有公民權。

5. 主張托辣斯企業的國有化，並主張利益的適當分配。

6. 反對馬克思主義，與之爲斷然的鬥爭。

簡單說起來，他們的主張就是對外廢棄凡爾賽條約，對內廢止威瑪憲法，在經濟方面則承認私有財產制，主張大企業收歸國有，由國家支配生產，反對共產主義及猶太商人。

希特勒成功的原因

希特勒黨爲什麼會這樣迅速發展而成功呢？可以分本身及環境兩方面來觀察。就其本身來看，國家社會勞動黨的政治主張實兼採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長，尤其是以國家利益爲本位，不受蘇俄的利誘威迫一點，能獲得大多

數國民的同情。其高唱廢止凡爾賽條約，亦易鼓動國人。就環境來看，則德國因受戰爭及協約國的壓迫，政治經濟情形，久不安定，前數年的對法妥協政策，乃出於萬不得已。現在國力漸復，國人渴望有雄才大畧的領袖出來，爲國家爭回權利，因此希特勒的主張，才容易得到大多數的擁護。

希特勒的施政 希特勒組閣後第二天，就開始進攻德國共產黨。兩黨衝突日有所聞，並對社會民主黨也施以同樣的壓迫。最後遂假借國會失火案件解散共產黨黨部，逮捕其首領。第二個政策是反對猶太人，由國社黨黨員自動封閉猶太人的店鋪，驅逐猶太人出境，雖引起全世界猶太人的抗議也置之不顧。同時進行中央集權運動，取消各邦政府，由中央委派行政長官，德國千年來的封建勢力至此一掃而空。最近更與羅馬教皇訂立協定，解散代表羅馬舊教利益的中央黨，其他各小黨也都自動解散，共和國旗也廢止而代以歐戰前的黑白金三色旗。至對外政策則因國力關係，尙不能十分強硬，但在四強會議中也獲得一些成功。

德國的前途

德國的前途如何，是目前所難預料的。法西斯的統治和布爾什維

克的統治，同樣是反民主潮流的反動政治，但也同樣有其不可磨滅的優點。世人對於希特勒的壓迫猶太人多加攻擊，且較之蘇俄革命後的恐怖慘殺，不是已經和平得多嗎？不過無論如何，這種一黨專制的獨裁政治，究竟不過是一時過渡的局面，威瑪憲法的自由精神終必有光復之一日，我們且拭目俟之罷。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目錄

第一章	介紹一面西洋鏡	一八七九
第二章	書店老板約翰帕姆的死刑	一八八五
第三章	耶拿的兩個哲學家——黑格爾和拿破崙	一八八八
第四章	耶拿戰爭與敗潰	一八九一
第五章	普魯士軍人中的不抵抗主義者	一八九七
第六章	不名譽的和議	一九〇四
第七章	可樓堡的抗法三傑	一九一三
第八章	沙恩好斯特編練新軍	一九一九
第九章	普魯士自由解放的第一聲	一九二三
第十章	斯奇爾的舉義抗法	一九二九
第十一章	德意志的自由躲在奧屬阿爾卑斯山裏	一九三五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第十二章	蔣恩創立體育協會·····	一九三九
第十三章	鐵十字·····	一九四五
第十四章	普魯士第一次召集國會·····	一九五〇
第十五章	法俄夾攻形勢下的普魯士·····	一九五五
第十六章	腓特烈威廉使他的國民失望了·····	一九六〇
第十七章	拿破崙征俄出發的前夜·····	一九六五
第十八章	俄國人怎樣去抵抗侵略者·····	一九七〇
第十九章	光榮的叛將約克將軍·····	一九八三
第二十章	革命黨的救國會議·····	一九九一
第二十一章	普王召集義勇軍·····	一九九九
第二十二章	一個大學教授對拿破崙宣戰·····	二〇〇三
第二十三章	德意志自由的祭壇·····	二〇一〇
第二十四章	德意志軍人的自由歌·····	二〇一四

第二十五章	盧曹的德意志自由軍團	二〇二一
第二十六章	普王被迫對法宣戰	二〇二九
第二十七章	一八一三年普魯士絕望中的希望——全民武裝	二〇三七
第二十八章	盧增之戰	二〇五〇
第二十九章	全民戰爭中許多想不到的仗	二〇五九
第三十章	拿破崙得了一個勝仗，但是失了鎮靜	二〇七七
第三十一章	布魯協大破法軍於喀茲拔赫	二〇九一
第三十二章	奧國人丟了一仗，普魯士人把他贏回來	二一〇〇
第三十三章	法軍欲進佔柏林，但爲一反抗命令的德將所敗	二一一〇
第三十四章	利比瑟大戰如何開始	二一一九
第三十五章	拿破崙之星沉於利比瑟泥血之中	二一三三
編後感		二一四五

第一章 介紹一面西洋鏡

中國的前途有出路嗎？假使我們把這個問題來向全體國民去徵求他們的答案，在抗戰之前與在抗戰之後，一定是不同的：在抗戰之前，他們的答案或許是悲觀的成分多，但抗戰的烈火既燃燒起每一個國民的救國熱忱，事實又逼着中國人不能不抗戰到底，以爭取最後的勝利，則答案的內容必將一變，而含着多量的樂觀的成分。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是從事實上指出中國確有復興的可能，中國的現狀雖然悲慘，然而前途是有希望的，希望的能否化爲事實，則全看中國人今後努力的方向正確與否，和努力的程度深刻與否。只要努一分力，就必然得一分效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自然界嚴肅的客觀真理，這就是天理，這天理並非專爲中國設的，然而中國人也不能成爲例外。

我現在要舉一件歷史的事實來證明這種天理昭彰的權威，以助長抗戰建國的信

心。我所要舉的是外國的事實，外國自然不是中國，然而兩者都是人類，凡可以支配人類命運的基本原則，是不分中外都可以應用的。古時的哲人有三面鏡子，『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廢；以人爲鑑，可知得失。』現在我們要加上第四面鏡子了，這就是『以外國爲鑑，可證興亡。』這是一面洋鏡子，這是由外國輪船進口的洋貨，然而這種洋貨却是有益於中國人的，至少它的用處和以古爲例的土貨不會不同。

我現在要從這面鏡子裏，把十九世紀開頭時德意志民族的失敗和成功的經過簡略地照將出來。誰都知道德意志民族是現今世界上一個最武健嚴肅的民族，他們的人民程度是很高的，他們的人民愛國觀念是很強的，他們的科學是很發達的，他們的軍事知識和組織是佔世界第一位的，他們的民族性是素以强悍著稱的，這是中國人一般腦中對於德意志的印象。腓特烈大王，俾斯麥，興登堡，希特勒，都是這種武健嚴肅的德意志民族性的代表人物。我們幾乎以爲德意志是一個天生的驕子，是百折不撓的鐵打的好漢，遠非我們苟安長縮，生於和平，死於和平的中國人所能望

其肩背的。中國何敢望德意志，這話就目前說，也許是對的；然而從歷史上打頭看起來，就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一百年前的德意志和今日的中國一樣，正站在一個國家存亡的關頭，他們的國難嚴重的程度比今日的中國遠過十倍。當時德意志民族對頭的敵人，是百戰百勝的大拿破崙，是擁有高尚文化又挾着大革命後新興思想勢力的法蘭西。當時整個歐洲大陸已經膜拜屈服在拿破崙的淫威之下；因為拿破崙最初所代表的是法蘭西的革命勢力，所以不但在實際上，即在思想上也征服了整個歐洲的心靈。在德意志境內，就有一大批自命心胸廣大的知識階級領袖，夢想做一個統一世界的大帝國下的公民，夢想擁戴拿破崙復興羅馬帝國的王道政治，狄德和黑格爾都是這一類世界主義的學者的代表。當時的德意志還不成一個國家，人民還沒有國家的觀念，德意志民族分裂為幾十個小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都是各自獨立的，僅靠一種鬆泛的同盟關係來彼此聯絡。德意志民族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沒有可以指揮全民族的政治組織。在文化上被法國人征服已久，王族宮庭和上流社會中，極端模倣巴黎

的高雅風氣，說法國話，寫法國文字，住法國式宮殿，穿法國式的衣服。德意志的語言和文化都被看稱是野蠻的，下等的。在普魯士王室和政府之中，公開承認拿破崙的附屬國家並不算是恥辱。從一八〇一年朗維里（Luneville）和約以後，萊茵河左岸的幾百個封建小國，就都為法國所吞併。耶拿戰敗（一八〇六）之後，普魯士失去易北河西岸的地方，拿破崙把他的兄弟封到此地，改建了一個威斯特非里亞傀儡王國。普魯士的軍備限制到四萬二千人，全國的要塞都布滿了法國的駐防軍，國王跑到東北鄰俄的邊界上三年之後才得回來，柏林也同樣住着法軍，人民的言論出版都要受法國的干涉。然而國王還是親法的，上流社會也還是親法的。他們防備人民比防備敵人還利害。他反對召集國民義勇軍的計劃，因為恐怕平民得了兵權。國王的統治完全靠着一批雇傭的軍官，他的軍隊是由一些乞丐、流氓、盜賊、騙子的集團所構成，沒有一個好人肯去當兵。軍官們尅扣兵餉和吃空額的風氣是很普遍的，打仗的時候還帶着家眷和姘頭。當拿破崙的軍隊進攻普國的時候，有一位守將在降約內和敵軍約明要保護他的全部財產，一項一項都開列清單，連養雞的柵欄都

列在單內。還有一位守將事先對部下吹牛說：『只要我在一日，投降的話絕對不要想』，然而到了第二天就將礮台出讓了。至於當時的一般德國人民，『除了讀官廳布告以外，根本就不曉得他的政府做了些什麼事』，他們是馴良的，無知的，只曉得向政府繳納租稅而不問用途的。人民的生計困苦到了萬端，一八〇八年時代甚至由政府公布過一個可以維持生命的草根樹皮的食單。國家的紙幣失去信用，有一位軍官在他的回憶錄裏會說：在一八〇七年時候，紙幣在實際上只能當票面價格的百分之二十八使用，這還算是最好的。（註）

註：以上俱見 Poulhney Bigelow 著「德意志民族自由鬥爭史」第一冊。

這就是十九世紀開頭時的德意志，離現在不過一百多年，離德意志統一帝國的成立（一八七一）不過六十年，離比利比瑟解放戰爭（一八一三）只有五年。

這是一百年前的德意志，然而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德意志。這時代的德意志還不敢望今日的中國，因為中國今日至少還有一個統一獨立的國家雛形，中國今日殘餘的領土和人口還多過當時的德意志民族全體十倍以上。

就是這樣一個德意志，在不到五年短短的工夫，就獲得了利比瑟和滑鐵盧兩次決戰的勝利，把一切外加的鐐鎖都解除了。這是奇蹟嗎？不是；這是倣倣嗎？不是。這是德意志全體國民的精神心血所造成的，也就是嚴重的國難所造成的。拿破崙的鐵腕正是德意志民族最適當的好教師，他打破了德人和平的美夢，他摧毀了德人世界大同的幻想，他提醒了德人愛國的情緒，他促成了全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和團結，他把鐵的事實一課一課地指示給受難中的德意志人；就是一個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不能靠外國人的幫助，不能靠世界革命的妄想，不能靠少數王公貴族的指導，所靠的是全體國民的自動的覺悟，所靠的是鐵和血；惟有全民武裝起來去外抗強權，內爭民憲，國家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在這個心理基礎上，建設起百年來獨立自由的德意志泱泱大國來。德意志怎樣從衰頹的心理轉換到自強不息的心理，這是我們在下文中所要解剖的，這就是我們首先介紹給中國國民的一面西洋鏡。

第二章 書店老板約翰帕姆的死刑

一千八百零六年的夏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普法耶拿（Jena）戰爭的一年，在德國境內的水木明瑟的紐倫堡（Nürnberg）古城裏，住着一位很體面的書店老板，名叫約翰帕姆（John Palm）。一天他從別的書店裏批發來一大批書，又把它分頭寄送出去。他對於這一批書的內容根本就沒有繙過，所以一點也不曉得內中講的是些什麼事。但是不幸在這一批書裡出現了一本小冊子，標題叫做『國恥時代下的德意志』，這是一本匿名的書，內容是攻擊法國軍隊蹂躪巴威客人民的事實的，這顯然是由德意志的愛國志士們所發出的。這本小書落在另外一個地方的書店老板手中，這位老板讓他的小孩子去隨便繙閱，因此就輾轉傳到了法國駐軍手裏，被拿破崙曉得了。一八〇六年七月七日，拿破崙下了一個命令，將約翰帕姆逮捕，交付軍事法庭審判，處以槍斃之刑。

這位書店老板根本就不曉得他犯了何等的罪名，因為他既不是這本書的著作人，又不是發行人，所以他事先並不逃往外國，坦然受捕。然而不料僅僅經過兩次的草率審判，竟於八月二十六日上午被處死刑。他死在紐倫堡地方。

這件事在德意志國民心中引起的反感如何之大，是我們今日獨立自由的中國人所不能想像的。沒有一個人能夠不看見這個事實，就是從這種行為裏證明了拿破崙已經濫用他的權力到國境以外去了。他干涉一個素敦和好的鄰邦的內政，逮捕了一個體面的鄰國公民，用距離他鄉土很遠的軍事法庭去審判他，在明明無罪的證據之下將他處決，並且以後也沒有徵求過任何人的意見，連那名義上尚有領土主權的巴威略王國政府在內。

約翰帕姆被殺的故事，從這個口傳到那個口，從這個城市傳到那個城市，頓時傳遍了德意志，燃燒起德意志國民的已熄滅的愛國火燄來。甚至連那最頑固的普魯士王室政府也開始感覺到德意志現在已經有這麼一個東西名叫公共感情的了。許多德意志的愛國者，老早就對於法蘭西的侵畧發生反感，然而大多數人民還不曉得

這種利害。直到這件事實發生以後，德意志的全體人民才曉得自己的言論出版已經直接受到鄰國的干涉，連思想也不自由了。

約翰帕姆的身體雖然在一八〇六年的夏天已經死了，然而他的精神不但不死，而且一直向前發展着，變成了一個全德意志民族屈辱的象徵，直到恥辱雪盡之後。

第三章 耶拿的兩個哲學家——黑格爾

和拿破崙

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的夜裏，德國的大哲學家黑格爾寫完了他的不朽的名著的最末一行，他給這部偉大著作起了一個名字叫做“Phenomenology”。這一夜他屋子裏的燈燭徹夜燃燒着，因為第二天早晨他的手稿就要從郵局寄到出版者的地方去了。

在另外一所房屋裏，也有另外的燈燭徹夜燃燒着，另外一位哲學家也正在準備完成他的傑作。但這位哲學家却不到天明再來寄發他的手稿，在半夜裏他的手稿就送往巴黎去了。這另一位大哲學家便是拿破崙，他正在起草他的作戰的命令。

這兩位哲學家同時在那優美沉靜的大學都市裏點起了他們的蠟燭，然而搶先送出手稿的却是拿破崙。

那位德國的哲學家在十月十五日早晨起身得很早，手裏挾着他的珍貴的大著往郵局裏走去。在這裡他才曉得拿破崙在昨夜曾經打過一個偉大的勝仗，將普魯士軍隊完全擊潰，這一天沒有郵件能夠從耶拿發出。

黑格爾正預備挾着他的偉大的哲學名著回到他的書桌邊去，忽然一陣馬蹄劈拍的聲音從他的身邊過去，他不由得停住了腳，向那馬上的另外一位哲學家很卑屈地鞠了一個躬，這位哲學家便是在昨夜裏拿破崙德意志人民的血塗滿過耶拿平原的。後來這位德國哲學家回想到這次的會面的時候，還很稱讚拿破崙偉大的心靈和哲學家的天才。他承認拿破崙是另外一種專科的教授，曾經寫過一部比他的哲學系統還偉大的名著。

在一八〇六年法蘭西軍隊侵入德國的時候，德意志境內充滿了這種自命高超的哲學化和國際化的黑格爾式的人物。我們不必過分責備黑格爾，因為他也不過是受那時候時代潮流的影響。當時大部分德國的貴族和上流階級，有一種很流行的見解，他們以為日耳曼人是一種文化的民族，文化民族是應該以促進世界大同為職志的

，他們認愛國的理想和行動是狹隘的，頑固的，一種反乎時代潮流的運動。德國的平民雖然是很愛國的，然而當一八〇六年時代，平民還沒有過問國事的權利。德意志人在許多世紀以來就養成了循良的習慣，這種習慣使德意志人變成了政治上的弱者。這個國家充滿了像黑格爾一類的人，他們祇知埋頭治自己的事業，不問他們的國家是由張三、李四、東夷、北狄來統治。無論在上者如何壓迫，他們祇曉得一味恭順。如果捐稅太苛重了，他們交納的時候歎息一下；如果捐稅稍輕，他們報之以微笑。無論是歎息或是歡喜，他們從不曾抗交過一次，也從沒有問過這些錢是誰要的，拿去做什麼用處。拿破崙所以能打敗普魯士，就因為在德國境內充滿了這種黑格爾式的人物——在大學校裏有黑格爾式的人，在政府裏黑格爾式的人，甚至在軍隊領袖裏也有這樣黑格爾式的人。

第四章 耶拿戰爭與敗潰

一八〇六年九月二十日，普魯士的王室旅行車從柏林附近出發向耶拿走去，王后路易絲（Louise）和她的丈夫國王腓特烈威廉第三（Friedrich Wilhelm III）都坐在這部車上。這位王后是當時全歐洲最美貌而又最純潔的婦人，她和她的庸懦丈夫絕對不同，是一個具有心胸氣概的百分之百的德意志人，在德意志人眼中，她是一個救國的聖母。當這個時候普魯士在歐洲大陸還是一個次於法國的強國。它的陸軍是腓特烈大王留下來的百戰精兵，有二十五萬人。人口已經從六百萬增加到九百萬，領土也較前擴張。在拿破崙橫行全歐的時候，它一向是親法的，法國允許它可以合併北德意志成一個大國。然而這不過是一種欺騙的手段，到其他敵人失敗以後，拿破崙就改變了態度。南德意志諸邦本來是早已組了一個同盟，附屬在法國之下了，現在又想進一步去操縱北德諸小邦，使同盟於法，結果普魯士便變成孤立。最後

他爲聯絡英國起見，把漢諾威從普國手裏奪來，交還英國。這件事情是普魯士所萬不能忍受的，耶拿大戰便由此發生。

但是普魯士的行動已經太遲了，它數年來的親法態度已經大傷了其他友邦的感情了，拿破崙的敵人已經一個一個都打敗了，普魯士已經錯過與他國聯合對法作戰的機會了。

普魯士的王家旅行車就在這樣一個孤立無援的形勢下開始向耶拿戰場出發的。他們的司令官是七十一歲的老將伯倫威克（Brunswick）公爵，過去曾經打過無數勝仗，現在還自以爲仍舊無敵於天下。普軍對於敵人的軍隊在那裏，人數多少，向何方面進行，一概不知，直到十月十四日清晨（大戰前一日），他們還未發現拿破崙究在何處，雖然法國軍隊在德境內駐過好幾個禮拜，很有調查的機會。在拿破崙方面，對於普軍的行動，却早瞭如觀火。他手中握有一幅電線網，在半點鐘內他可以從巴黎和前敵軍隊互通消息。他手中有他的工程隊新測繪的地圖，而普軍手中的軍用地圖却還是一七六三年的老東西。在法國勢力之下，道路已經修得很好，九月

二十六日拿破崙從巴黎動身，兩天之後就到了萊茵河流域，在十月三日以前，已經把軍隊安排好了，到了七日就開始向柏林進攻。他的部下軍官平均年齡祇在三十五歲左右，而普軍方面則六十六個上級軍官之中，有二十八個是六十歲以上的人，二百八十一個中級軍官之中，有八十六個是五十五歲以上的，一百九十個是五十歲以上的。

拿破崙於十月十三日下午到了耶拿，他並不休息，立刻開始計劃作戰的事項，他的計劃是要先佔據耶拿附近的一個高地，以使用砲隊可以俯瞰敵軍。這時候普王和他的老將軍們，正在距耶拿十二英里以外的小村落奧爾斯塔（Auerstadt）大本營裏開軍事會議，他們談着，談着，一直談下去，還不知道敵人的砲已經擺在他們的頭上。他們因為怕冷，以為敵人也怕冷，所以並不去注意那附近的高地。在同一天晚上，法國另外一支軍隊已經佔據薩爾河渡口的柯森（Kosau），距離普軍大本營只有三英里。普軍司令官也知道這一帶地方是毫無防備的，他以為等到明天還來得及，所以安心去上床睡覺。到了第二天總司令下令去佔據這一帶地方，但是已經晚

了，法國人已經佔領了一切了。

在這個歷史上有名的深夜軍事會議裏，總司令伯倫威克公爵始終沒有清醒，常在半醒半睡的狀態。會議一畢，他立刻上床睡了四個鐘頭的大覺。前敵司令官何享祿親王（Hohenlohe）也是如此。他的軍隊在十月十四日黎明法軍開砲的時候還在深睡。但是拿破崙是不睡覺的，他的軍隊在整夜裏工作着，到了第二天普軍睡醒的時候，才發現他們目前並不是準備戰爭，而是爲保持安全退却以前，需要一番決死的奮鬥了。

這就是耶拿戰爭的前夜。

這次戰爭的結果當然是很容易就可以想見的。當十月十四日黎明五點四十分拿破崙下令乘濃霧中向熟睡中的耶拿普軍營寨開火以後，不到兩個鐘頭，普軍的營寨就陷於包圍的重地。他的軍隊司令在早上六點鐘向總司令部請示的時候，還接到回答說今天不會有戰事。差不多在早上八點鐘的時候，普軍駐在耶拿的前敵司令官何享祿親王還在營帳中和僚佐們閒談，他談的是在濃霧未退以前，他的將士最好在營

中安穩休息一下。他說，據他看來，今天是不會有什麼大戰的。

在他的談話才過去不到一會兒，普軍的左翼已經混亂起來，在耶拿和奧爾斯塔的普軍都因指揮的失宜陷於大敗，不得不向附近的韋瑪（Weimar）潰退。何亨祿親王是這次債事的罪首，他帶了八隊人一夜跑了六十英里，爲着害怕敵人的追緊。如果把這種跑路的情力合來到作戰上，也許不至於狼狽到這種地步。

在奧爾斯塔方面，普軍也是一無準備，他們和耶拿前線另一支軍隊的消息彼此隔絕。法軍用二萬七千軍隊擊破了伯倫威克公爵五萬的普軍。在混戰中伯倫威克公爵一目受了槍傷，不得不抬出陣地，因此普軍就陷於無人指揮的境地。因爲這一天普軍並未準備作戰，關於戰時的計劃和任務都沒有規定，所以老伯倫威克一受傷，別的人就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甚至向那一方面退却都不知道。

最後還是由國王下令韋瑪退却，然而已經晚了。在法軍銳利的砲火壓迫之下，這種退却不由得變成一種瘋狂的崩潰。國王，王后與大隊完全分離，徵侍的逃了性命。第二天，歷史家就可以開始寫道，拿破崙又打了一次大勝仗。

假如我們把這次戰爭的經過詳細研究一下，必然要發生奇怪感想。在普軍方面曾經有十萬以上的兵力，並且是久經訓練的勁卒，他們的將領都是跟隨腓特烈大王身經百戰的老軍人，他們的騎兵，礮兵，步兵都比法軍優勢。打敗他們的敵人也並沒有什麼神妙莫測的戰術。拿破崙，不錯，是當時的名將，然而他並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什麼「拿破崙式的天才」。老實說，他所用以作戰的軍事原理都是那時代的軍事家人人共知的。拿破崙的成功，並非因為有特別的天才，而是能直接簡單，切切實實應用軍事的學理到事實方面。他要打普魯士，就立刻集合他的大部分軍隊向柏林進發。他很留心使他的軍隊吃得很好，而普軍則常感不足。他的軍隊在睡覺的時候有暖和外套遮蓋，而普軍則缺如。他時時注意敵軍的實力，而普軍則對於敵人始終茫無所知。他時時將軍隊帶在身邊，因此一遇戰爭便可以選出較強分子以代替老弱的兵，而普軍則將官與兵士平日漠不相關。拿破崙的勝利祇是常識的勝利，而並非天才的勝利，不但這一仗如此，他所有的勝仗都是如此。

第五章 普魯士軍人中的不抵抗主義者

義者

一八〇六年的十月十四日，普魯士的國王離開他的軍隊而逃去，假使他不走，他的軍隊或者還可以有點用處。他這一走，一切事就都完了。拿破崙利用這個機會窮追下去，只用十天工夫就從耶拿追到柏林附近。其他部分的法軍也很快地向普魯境內各地出發。有一支主力的軍隊在追逐普王的殘軍，把他追逐的沿途無停留之地。於是普魯士軍官們在戰後所演的一幕一幕可恥的活劇，便相繼扮演出來。

耶拿戰爭的第二日，法軍在佔領韋瑪之後就向西方距離十四英里的埃佛特（Erfurt）進發。這地方是一個堅固的要塞，有一萬普軍在這裏把守，司令官是一位親王。只有一小隊法國騎兵在門前出現，要求降服，親王立刻就答應了。十月十六日，這一萬普軍，拋棄武器，束手歸降，還帶着許多豐富的軍實。這種埃佛特式的不

抵抗主義後來成爲普國軍事史上最大的羞辱。

這是第一個陷落的要塞，是沒有經過一點抵抗就陷落的。一萬普軍像緒羊一樣被驅迫着，監視他們的只有五百名法軍。假如當初他們稍稍抵抗，這個要塞的陷落決不會這樣容易。但是這一萬普軍中也不都是全無心肝的人，內中有個少年軍官何路維（Hellwig），是個很有血性的普魯士人，他要爲德國人爭回一點人格，他決心要解救他的同僚。他埋伏在中途，從不意中把被俘虜的普兵打救出來。他成功了，但是對於國家是沒有多大好處的，因爲這些被救的普魯士人太不好打仗了，他們並不歸入隊伍，反任意自行逃散而去。

斯朋都（Spandau）是柏林附近的一個要塞，位置在兩河交流的一個島上。這個要塞是很難攻取的地方，在它的牆內不但藏有很豐富的軍實，並且有大批的金錢。在十月十二日，這個要塞的守將還寫信給國王，說要誓死抵抗到彈盡糧絕而止，可是兩天之後，不發一彈就投降了。他甚至沒有從容的心思和敵軍約定不許侵犯他的雞欄。當時的軍官們打仗都是隨身帶着滿載雞雛的行李車的，所以這種約定也不

足爲異。戰爭過後，這位無恥的將官被判處死刑，但是國王替他改判爲終身監禁。

十月二十八日那位棄軍而逃的何亨祿親王又帶了一萬步兵和二千騎兵出現在斯特庭（Stettin）西方約三十英里的普倫資魯（Prenzlau）地方。他在這地方受了法軍的威嚇，沒有打一次仗就將地方和軍隊完全放棄了。這一次的投降將國王有名的衛隊也犧牲了。不但如此，因爲何亨祿親王還不肯抵抗，所以別的將領都援以爲例，紛紛投降。何亨祿的這種辱國的舉動並未受軍法審判，他將他的士卒都送到俘虜堆裏，自己却逃回西里西亞去躲避了。

斯特庭當時的守將是一位八十一歲的老軍官。他守着一個堅固的要塞，有很豐富的軍火糧食和五千守兵，又加上許多由南方逃回的敗兵。這個城在軍事上佔着很重要的位置，因爲它位在奧得河（Oder R.）的嘴上，是從柏林到東普魯士的要道。當時前線的退兵都想以此地爲最後退守之地。

十月二十九日這一天，有一個法國少年輕騎兵來到了城外，直捷簡單要他們投降。這位老將最初是拒絕的，但是等到來將退回之後，他就急急忙忙召集了一個軍

事會議，匆匆地寫了一封降書。來將第二次回轉的時候，他就將斯特庭所有的一切都奉送給法國人了。到了一八〇九年，這位老將已經八十四歲，被軍法審判判處死刑，但是國王仍舊把他赦了。

斯特庭的投降也不算頂快的，因為到了第二天，有一小隊法國兵出現在庫資倫（Kuzlin）地方，這也是奧得河口的一個要塞，距離柏林東方約六十英里。這些法國人很冷酷地要求守將出降，這要塞裏還有一萬三千名守軍和九十門大砲，但是有一點也沒抵抗就屈服了。這裏的守將從前會因怯懦而免過職的，後來因為親戚的援引才復了職。

離庫資倫東北不遠，有一個小村鎮叫做增道夫（Zordorf），腓特烈大王在此地曾以三萬人大破俄軍五萬，得過一個光榮的勝仗。現在，形勢還是照舊，守兵仍然那麼多，並且武器齊全，然而也照樣地無抵抗而降服。他們投降以前不久，國王和王后曾親身到過這個地方，當面吩咐他的守將堅持到底，因為如此才能阻止法軍的東進，以便有從容召集新兵並得到俄人援助的機會。但是這位守將一聽到法軍招

降的消息以後，就立刻召集一個軍事會議，議決投降。守兵們都把武器憤怒地擲在街頭，三千四百個普軍們降在三隊法軍之前。這是一八〇六年十一月一日的時候。

在耶拿戰後不到兩個禮拜，就有五個要塞相繼投降，這總算很够難看的了，然而還有甚於此者。當庫資倫投降的這一天，馬格德堡 (Magdeburg) 有一位守將還在那裏吹牛，說除非讓礮火將他口袋內的手巾都燒爛了，他決不投降。他守的地方是全國最重要的地方，距離柏林西南約七十五英里，正當敵軍進攻之衝。在耶拿戰後，國王逃難會經過此地。這裏有二萬四千名守軍，六百尊礮，以及許多軍實。雖然國王已經對法不再作戰了，但是對於這個地方也不願意拱手讓敵。這地方是位於易北河 (Elbe R.) 流域，當北德意志水道的中心。在三十年宗教戰爭的時候，這個地方會經過七個月的長圍，最後因市民不能再忍痛苦才發生風潮而被攻下。現在，在一八〇六年，投降的並不是市民，而是國王的代表。他於十一月十一日將這地方很容易就放棄了，猶如放棄一撮鼻煙一樣。這位守將是一個很著名的伯爵，已經七十三歲了。法軍對於這地方並沒有來一個長圍，甚至連一聲礮也沒有放，這位高

尙的貴族就立刻召集一個會議，對他的部下宣布要投降。

有一位德國歷史家曾經計算過，在這個軍事會議中出席的十九位軍官，總共年數要在一千四百歲以上。內中有一位軍官，年齡在七十二歲左右，他單獨反對屈服，他主張長期抵抗。但是那位司令官立刻向他叱責說：『你在這裏年齡算是最小的，別人不問你，不許你講話。』於是他們立刻簽定那屈辱的降書。

拿破崙在十一月十二日曾經發布過一個有名的布告，他說：『我們已經俘虜了二十個將領，八百個軍官，二萬二千名兵卒，內中有二千敵兵。此外還有五十四面國旗，五面軍旗，八百零二尊敵，一百萬磅火藥，一座大浮橋，還有許多豐富的敵料。』這都是馬格德堡在一天裏面所拱手送與他的。

上面所舉的這些例子已經够了，已經可以充分證明當時不抵抗主義怎樣在普國軍人心理中流行的事實了。像這樣的例舉不勝舉，上面所寫的不過是比較重要的一部分。末了，我們舉一位當時著名的詩人目睹的故事來結束它。這位詩人名叫卡密梭（Chamisso），他當時住在一個要塞名叫哈米林（Hamelin）的地方。這地方有一

座敵台，一萬名守兵。他的守將在不多時以前曾宣言要鎗斃主降的人。但是詩人卡密梭早已看破了他的鬼胎。他在給他的朋友的信上寫着：『完了，今天在德意志的名譽上又加了一個污點了，這污點已經作成了，卑怯的事已經做了，這個城已經投降了！』這是一八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事情。

第六章 不名譽的和議

御醫胡夫蘭（Hufeland）是一個忠厚而軟心腸的德國人，當耶拿大戰的時候，他正在柏林和幾個朋友們等候勝利的好消息。假使當時普國也有電線，則不幸的消息也許在十月十四日的晚上就可以傳到他的耳中，但是不幸當時在普國境內還缺少這種利器，所以他的日記裏還寫道：『十月十六日，柏林舉行一個慶祝普軍大勝的紀念』。『這一天晚上我和哲學家菲希特在一處消遣』。到了十八日，他的日記又記下這麼一段：『十八日早上六點鐘的時候，王后召我進宮。她是昨天晚上剛到了的。我看見她淚流滿面，頭髮披在背上——一幅失望的圖畫。她朝我走來，喊道：『什麼都完了，我必須帶着我的孩子們逃走了，你應該跟着我們一同走。』到了早上十點鐘，他們便開始逃亡生活了。

這位被獵的王后是在大戰開始那一天從戰地逃回的，她在路上還聽到她丈夫勝

利的消息，十七日到了柏林，她才開始曉得地位的危險，她不能休息了，立刻要往波羅的海沿岸的斯特庭去。她走得這樣匆忙，以至於連私人的信件都來不及收拾，五天之後，拿破崙到了柏林，還可以自由繙閱王后的信札以作消遣。

柏林在一八〇六年的時候，已經和現在一樣，變成一個很美麗的都城。它的全人口約十八萬人，內有四千多法國人。柏林的留守長官聽到敗仗消息以後，他並不趕快布置防禦的工作，他不許人民自動去組織一切。一般愛國市民是準備自動去爲祖國和自身作抵抗工作的，但是長官在告示上公然誥誡他們說：『市民的第一個任務便是鎮靜』。如果這位長官是有膽子的，他應該勸王后留在柏林表示堅守的決心，然而他不這樣做，他只勸王后趕快逃難。至於柏林的命運是早在『鎮靜』二字的口號下決定了的。

那位愛國而美貌的王后，懷着萬分的悲苦，帶着一大堆小孩子（七個），從柏林逃到斯特庭，從斯特庭逃到庫資倫，從庫資倫逃到但澤（Danzig），從但澤逃到哥尼斯堡（Konigsberg），一路受盡法軍追擊的恐嚇，和她的孩子們也分散了，直

到十二月九日才到哥尼斯堡，重和她的丈夫孩子們會面。

這哥尼斯堡是普魯士王室發祥的地方，爲大哲學家康德的一生著書教授的地方，也是後來德意志救國運動的發源地。他們在這裏只住了一個月，她的孩子們病倒了兩個，她自己也染了兇暴的虛熱病，他們住在一個空無所有的古邸裏，內中傢具都是從城中富紳家借來的。到了次年正月五日，他們聽到了法軍又來追襲的危險，要經過一百英里的沙地再逃到梅買爾（Memel）的時候，那些市民們竟當着國王的面把所借的傢具趕快搬了走去，這種悽慘的景象是他們一生也不能忘記的。

當路易絲王后正在哥尼斯堡臥病的時候，她的小兒子，後來統一德意志，打敗法國，俘虜拿破崙第三的大皇帝威廉第一，這時才將十歲，他在一八〇七年元旦舉行十歲的生辰典禮。按照普魯士的習慣，他已經達到了入伍的年齡，應該在王家步兵衛隊裏担任一種職務。但是這時候衛隊已經潰散，只剩下二十九個人，他就只對了這二十九個人舉行就職的典禮。

他們到了梅買爾的時候，俄皇亞歷山大第一也帶了衛兵來到梅買爾流域的提路

斯特（Tilsit）和普王會面。他安慰普王夫婦，答應盡力援助他，並且宣言決不單獨對法講和。他們聽到了俄皇的話，又鼓勇回到哥尼斯堡。這時候一八一三年利比瑟大戰的普軍名將布魯協將軍（Blucher）也到了這裏，他是從法軍中才回來的，他曉得法軍的內容，他主張只要帶三萬軍隊就可以掃蕩法軍。他主張用野戰的方法，埋伏在法軍的糧道旁邊，截斷他們的接濟，使他們晝夜不能休息，而避免作主力的戰爭。但是俄國司令官想打一次正式光榮的大仗，所以拒絕了他。

俄國大軍在費笛蘭（Fried Land）的大敗，更增加了普國的困難。路易絲只好又走上了逃亡之路，從新向梅買爾逃去。這裏又到了普國國境的盡頭，渡過河到俄國邊境只有十五英里的一條窄帶。

普魯士本來可以單獨對法講和的，因為他們相信俄皇的好意，所以才繼續抵抗。但是俄國失敗以後就立刻背棄了他。俄國的敗兵在普境內姦淫擄掠，無所不為，以致於民間風行了一句俗話說：『法國讎人還比俄國朋友較好些。』

一八〇七年六月十五日，拿破崙在梅買爾河的南岸上了一隻小船，同時亞歷山

大也自北岸出發，他們兩人在河中流的木筏上會面。他們會面的地方是普國的土地，討論的是關於普國的問題，然而普魯士國王卻變做了門外漢，他們雙方定了休戰條約，但是卻把普魯士擱在一邊。

這時候天剛剛下起大雨來，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很耐心地冒雨守候在北岸，等候他們談判的結果，但是時間太延長了，一直等了三個鐘點，普王才重新見到他的同盟至友的面。

亞歷山大和拿破崙過去雖是讎敵，但經此一會却變成親密無比的好朋友，他們在木筏上討論怎樣共同反對英國人，怎樣平分全世界，差不多把普魯士的問題早已忘了。直到第二天，普王才得和拿破崙見了面，但是拿破崙對於這位「勃蘭登堡的吉訶德先生」（按普國本由勃蘭登堡附庸國發達起來的，吉訶德先生是形容他不自量力，燈臂擋車的意思，這是拿破崙挖苦普王的諱話。）毫無禮貌，他的精神仍專注在亞歷山大身上，所以毫無結果。

最後不得不讓美貌的王后路易絲親身出馬了，那位熱誠爲全國愛民愛國的王后

從她的純潔高尚的天性裏，對於那位法國魔王是十分憎厭的。他既詭詐，又貪婪。他曾用種種方法去毀壞路易絲王后的名譽，說她是一個挑撥是非的婦女，說她和俄皇亞歷山大有過不正當的關係。但是拿破崙的話是不會使德意志和全歐洲人民相信的，他個人的私生活是不清潔的，他在這一冬天裏會和一個波蘭的貴婦人同居着，他不配誣讒那位高尚純潔的王后。

當路易絲聽到必須要到那個人跟前，向他哀求，和他拉手行禮的時候，她實在覺得難堪了。她喊叫起來，她說她絕對不能做這樣不名譽的事。這時候她的丈夫如果是一個有骨頭的人，就應該挺身出來，把任何犧牲來挽救他們的名譽。然而他不敢這樣做，他把一切責任都推到美貌的妻子身上。凡是有廉恥的人見了這幕劇的開演，沒有不舉手抗議的。在德法俄三國軍營之中，有人類天良的人，都感覺到這幕劇的恥辱。

然而這幕劇畢竟不得不扮演起來，一八〇七年七月四日這一天，剛剛三十歲整年紀的普魯士王后，坐在一部專車裏，從梅買爾出發，走了五十餘英里長路，到了

提路斯特去謁見拿破崙。拿破崙用老奸巨猾的態度去對付這位正直的婦人，他和她一味談些婦人衣飾的問題，如同問她的裙子的材料是縐絹還是印度紗之類。路易絲哀求他在這時候不要談這些不相干的問題，她問他說對於這種寒冷的天氣怎樣住得慣，拿破崙的回答是「法蘭西軍人對於任何氣候都住得慣的」，這句話的反證五年之後可以在莫斯科找得出來。

於是他立刻用軍人外交的姿勢反問道：「你爲什麼能懷抱和我作戰的意思呢？」路易絲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很有氣概的，她毫不遲疑地回答說：「我們對不起腓特烈大王的先靈，這是我們唯一的過失。」雖是拿破崙也不能不佩服她這答辭的敏捷而不失身分。因爲腓特烈大王在羅斯拔一戰中曾大破法軍，比拿破崙今日戰功還偉大得多，這件事過去也沒有多少年。

拿破崙一味用推託延宕的手段去對付這位可憐的女子，但是路易絲常常將談話轉到本題來。她哀求拿破崙答應她們一個名譽的和議。她爲祖國，爲她的丈夫，爲她的子民，向拿破崙百般的懇求，她聲音抖動，淚流滿面，拿破崙似乎一時也爲這

位王后的真情感動，當她苦苦地向他要求退回馬格德堡的時候，他用和婉的口氣回答說：『你所要求的太大了——但是我們看着辦罷。』

『我們看着辦罷』這句話使得路易絲非常歡喜，她以為拿破崙至少也是有人心的，她忘記了一切痛苦與恥辱。

她不曉得在她回去的那一天晚上，拿破崙把這件事當作笑談對他的外交總長泰勒蘭（Talleyrand）說道：『一個馬格德堡比一打的普魯士王后還值錢些。』

這就是路易絲王后忍辱含垢親身談判所得的結果。七月七日這一天，普魯士簽訂了一個和約，把國土的一半送拿破崙，賠給法國一注夢想不到的賠款，而且要供給法軍駐防到賠款付清日止。在這次以前，沒有一個大國會接受過這樣的條款，這就是有名的提路斯特和約。俄皇亞歷山大也在普國表示了一些友誼，他從普魯士搶去了幾個東方的省份。

一八〇七年七月十日，路易絲驅車重回到梅買爾。她已經不能再有多多的犧牲了，她的最後責任已經盡了，她的生命力已經消失了，她不久就要與世長辭了，她的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心已經碎了！

「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捲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誦花蕊夫人此詩，古今中外有同感焉。國破家亡之淚，身逢其境者，不能不爲此薄命佳人一灑了。

第七章 可樓堡的抗法三傑

我們在前面，已經將普魯士高級將領們在耶拿敗後的不抵抗主義的醜態一一寫出來了，我們不要以為當時所有的普國將領都是如此，我們知道，至少當時還有一部分有血性的奇男子，做出許多可歌可泣的壯烈事業，普魯士的復興，德意志的統一，就建設在這一班人的身上。

我們先說一件最壯烈動人的事件。

耶拿大敗，全普國的要塞守將相繼無抵抗投降之後，在那岑寂的波羅的海岸旁，約距斯特庭七十英里遠近的地方，有一個小海口名叫可樓堡（Colbertz），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壞的海口，它的城距離海岸只有一英里路，有一條狹而淺的小河由此入海，水落時有時連小船也不能通過。它的城堞早已殘破了，防守的武器只有八十六尊舊礮，每一尊砲只有一名礮兵，全部的守軍不過一千人，都是挑剩下的老弱殘

兵。他們的司令也是一位貴族，一位準備敵軍一到就要投降的人。

但是可樓堡有許多勇健的市民，他們愛他們的國家，而且相信這個城堡是在作戰上很有價值的一個地方。他們還記得在腓特烈大王時代，這個城曾經三次抵抗俄軍。可樓堡有一種相傳的習慣，凡遇有兵事的時候，每一個市民都有担任防禦工作的義務。因此可樓堡可以有八百名訓練良好，武器具備的民團。這民團的司令是一個水手出身的老頭子，年紀已經七十歲，名叫尼特伯克（Nettelbeck）。他從小就當水手，漫遊過許多地方。他是個忠實、勇敢、而富有精力的人。他回到本鄉的時候，年紀已經不小了，許多人像他這樣年齡的，只有安享餘年，決不會再想作什麼事業的。但是他的忠勇才識漸漸為一般朋友們所認識，在這危急的當兒，竟被推為民團領袖。

當法軍直迫到這個小城的時候，他就向本城的司令官告奮勇，願意拿八百名民團加入助守。但是司令官還沒有回覆他，就有別的一位貴族軍官叱他道：「他們能幹些什麼？」當時一般貴族都沒有想到平民也會對國家服務的。他再三懇求，得到

了司令官很輕藐的口頭允許，但是等他將隊伍帶到操場等候檢閱的時候，司令官却令他將隊伍解散，各安本業，並且罵他是糊塗東西。尼特伯克看見那些將領們是不可理喻的，他就決定自己做自己應做的事，不再徵求他們的意見。他把人分派到城門旁邊，晝夜防守，並且設法準備城內的食糧。

一八〇七年四月十五日，有一位法國軍官坐了一輛車子，帶着休戰旗，來到城下，要他們投降。在車內坐着一個吹號手，旁邊跟着兩個夯槍的兵。這城內的司令官把他們歡迎進城去，在密室內談了許久，老尼特伯克這才知道他們的司令官已經準備實行無抵抗主義了，他沒有別的法子可想，只好趕快寫了一封信，送給逃到梅買爾河的國王，請他設法補救。

這位國王也是怕平民來干預國事的，但是這一次他自己知道地位已非常危險，所以老尼特伯克的信居然發生了效力，他立刻答應另派一位較有能力的司令官去到可樓堡。同時尼特伯克和他的部下用全力去抵抗法軍，並監視他們司令官的通敵舉動。

這一天是四月五日，當敵軍的礮彈正在猛烈攻擊的時候，那位司令官站在街上礮彈打不到的地方，用着誘惑的眼光向他四圍的兵士和軍官們微語道：『如果還是這樣幹下去，我們也應該投降了。』

這真是一位要塞司令官鼓勵他的軍士的好法子，老尼特伯克立刻走上前去，攔住了司令官的話頭，高聲斥道：『那一個敢說投降二字的，我先殺了他！』於是他立刻拔出劍來，直對着那位怯懦的司令的胸膛。

司令官無勁地呼喊道：『逮捕他，鎖起他來！』但是沒有一個人執行他的命令。市民圍繞着老尼特伯克，保護他平安回家。司令官隨即下了一個命令，要在第二天早上槍斃他，但是市民們有的是武裝，他的命令不能生效。

最後，這位司令官被撤換了，他的繼任者於一八〇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來，這是一個國王素來不喜歡的人，一個勇敢而能冒險的人。他少年時候曾參加過美國的獨立戰爭，在英軍中服務，他知道農民子弟也能對抗正式的軍隊。這位將官只有四十七歲，他的名字叫做蓋斯腦（Gneisenau）。

這位新司令官一到之後，就立刻召集全體軍隊，講了好幾次激昂沉痛的講話，全城的空氣立刻轉變過來。

他立刻採用一種新的攻勢的戰畧，他的方法並不是困守在城堡裏，坐受敵人的攻擊，而却是要逐日分兵出去抄襲敵人，使敵軍晝夜不能安息。

爲實行這個新戰畧起見，他選了一位豪俠有膽的少年軍曹做他的助手，這個人叫做斯奇爾（Schill）。

他們在這個戰畧之下，繼續和法軍抵抗了三個月之久，始終沒有將城失陷。敵軍的巨礮逐漸增加，守兵雖從二千人增到六千人，但內中死傷已達二千人以上。在七月三日兩軍休戰的時候，全城沒有一所玻璃窗子還完好的房屋。本來在六月二十五日拿破崙已和普王締約休戰了，但是法軍爲爭功起見，把這個消息隱秘起來，不使城內的蓋斯腦知道。

蓋斯腦並沒有自命爲英雄和天才，他在可樓堡所做的工作好像一個普通人從事他的職業一樣。他待那些愛國市民如同朋友一樣，他不灰心，不短氣，按部就班地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敵去。當時德意志和普魯士的情形雖然萬分悲觀，然而他的勇氣毫不減少。他在圍城沒有錢以付軍餉，他就發行一種用學校兒童手寫的軍用票以代之，市民們一致歡迎使用。當時普魯士軍隊已經完全瓦解，只剩下這六千人爲國奮鬥，但是蓋斯腦認爲國家的前途依舊有希望。他堅守這個可樓堡的小海口，因爲有了這個海口就可以從英國和瑞典得到接濟。他相信以這地方作根據地，可以衝出去，截斷拿破崙的後路。

這三位愛國的英雄——蓋斯腦、尼特伯克、斯奇爾——聯合死守可樓堡至百日之久，雖然沒有建立什麼很偉大的功績，然而在德意志復興史上却是第一件應該大書特書的事，因爲從這一次事件起，德意志軍人恢復了自信心，民衆增加了對軍人愛護的感情，許多的愛國志士都聞風而起，各盡所能，爲國家奠定了復興的基礎，六年之後，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第八章 沙恩好斯特編練新軍

提路斯特條約的結果，法俄兩國都與高采烈分了一大批贓物回去，而普魯士却變成了砧上的肉。普王雖然仍擁虛號，但是還不准回到柏林。他被罰賠償戰費十萬萬法郎，在未付清以前，法國駐屯普境的軍隊不能撤退。拿破崙並不希望普國付清賠款，他祇希望有此藉口可以將軍隊永駐普境，以防俄奧兩國。

因此在一八〇七年的時候，普王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讓敵軍在自己國內屯紮，把自己變成一個俘虜，就是用一種無法籌措的高價來贖還他的自由。他不能回到柏林，因為普魯士境內各地都有法軍駐守；他不能再用他的舊式政府來發動一切，因為他們早已崩潰而無法工作了。普魯士本來可以從海外貿易中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拿破崙禁止大陸諸國對英貿易。無論從那一點看來都是絕望的，特別是無錢供給政府的活動，並且沒有收入的來源。

也只有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普王知道俄國已經不幫他的忙了，他已經瀕於破產和退位的危險了，他才肯實行許多新計劃來拯救自己。他在這黑暗無助之中，批准了許多重要的改革法案，這些法案都是在六個月以前他認為含有危險性絕不肯贊同的。

當時代表革命運動的有兩個領袖，一個是政治家斯泰因（Stein），一個是軍事家沙恩好斯特（Scharnhorst）。斯泰因的改革事業下段再講，我們先述沙恩好斯特的對於普魯士軍政的改革。

當時普魯士的軍政是非常腐敗的，軍官全體是貴族出身的老頭子，一味守舊，不知變通，貪淫奔縱，生活腐敗。軍士則目不識丁，毫無國家的觀念，只是為吃糧而來的。

在提路斯特和議後一星期（一八〇七年七月十七日），沙恩好斯特被派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只有五十三歲年紀，剛升了大將。國王頗信任他，但是並不歡喜他，然而環境如此，還是不能不用他。他費了六個月的工夫去說動國王，去折服同

僚，才於一八〇八年一月三十一日通過了一個軍事改革新計劃，又經了三個月的猶豫，才將這計劃見諸實行。

他開首澄清舊軍隊中的腐敗分子，有七個將領都因畏怯和叛逆被處死刑，不過國王還是一齊將他們赦免了。雖然如此，委員會總算將軍隊中的不良分子澄清了，因此到了一八一三年戰爭爆發的時候，只有兩個大將來統兵，而一八〇六年時代却有一百四十三個。

只有因為沒有錢才使這種改革變為可能，拿破崙限制普軍只許有四萬二千人，因此有許多軍官就不能不解職。這樣可以藉口將許多無能的軍官淘汰，沙恩好斯特即刻選用許多有功的人來担任軍職。

沙恩好斯特的主要軍事計劃是實行全國皆兵的徵兵制度，國王對於徵兵制度是怕極了的，因為他以為全民一旦武裝就有革命的危險。但是沙恩好斯特和蓋斯腦（也是委員之一）等竭力去促成此事，終於實現了。他的辦法很簡單，就是使已受訓練的兵趕快退伍，而另補新兵代替。他計劃這個方法每月可以在每一排裏面更換五

個人，這些退伍的兵也非付之等閒，他們在家裏秘密受一些軍官的照管，這些軍官却是表面上業已退休，而實際上仍支取少數的薪金，並且暗中規定他們必須住在指定的地點，時時訓練他們所管的退伍軍隊。

若不是拿破崙壓迫普國太甚，這種軍隊也不容易成功，當時普國人民對於法國痛恨已極，所以才激起一種空前的愛國犧牲精神。當時武器服裝等等也是很缺乏的，沙恩好斯特用堅忍的精神一點一點地準備下去，結果戰時的損失不久就恢復了。他規定以後軍隊的升遷必須按照功績為標準，貴族與平民一樣可以升為軍官。軍士的待遇也大為改良，不許任意鞭撻。在這種種改革之下，普魯士漸漸秘密地組織成了一個偉大的，堅強的，全民武裝的軍隊。

第九章 普魯士自由解放的第一聲

在一八〇七年的冬天和一八〇八年，普魯士經過了一次大革命，它的刷新程度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幾乎一樣，但是沒有流了一點血。幾個月大的政治改革，使德意志至今猶蒙其澤，而且使一般愛自由者至今尊敬斯泰因這個名字。

這個偉大的政治家並不是普魯士人，但是他和其他一切同時的偉大政治家和軍人一樣，是自願效忠於普魯士的，因為他認為普魯士就是德意志統一的中心。他是一個性格極端倔強的人，對於自己的主張極為固執，因此國王非常討厭他。一八〇七年的正月，耶拿敗後，提路斯特條約未簽定以前，他被國王放逐了。但是六個月以後，國王又自己認錯，請他回來。因為當時普國的環境太惡劣了，只有這位鐵腕的人出來，才能挽救這種難關，國王雖然不喜歡他，終久也還不能不依靠他。

斯泰因這時候正躺在牀上害熱病，但是他一接到信以後立刻跳起來向梅買爾走

去。他並不和國王講價錢，要求某種條件，他覺得他的國家正需要他，他就够了。一八〇七年九月的最末日，斯泰因到了梅買爾。

斯泰因發現事態比他所想像的還要更壞。在表面上他負了一大批戰債，實際上這種戰債絕非普魯士的力量所能擔負得起，當斯泰因急急忙忙往梅買爾去的時候，拿破崙送了一封信給他的駐柏林代表說：

『我必需的條件是：第一、一萬五千萬法郎；第二、有價值的商品貨物。如果這兩項辦不到，則我要求普王答應將斯特庭、格羅高（Glogau）、庫資倫三個地方讓我駐兵，每一個地方駐兵六千人，一直等到賠款付清以後。因為這一萬八千人增加我的費用，所以我要求一切軍餉，伙食，服裝，住所等等費用概由普王擔負。……普魯士的國王他用不着養兵，因為他沒有和那一國打仗的必要。』

這時候普王心目中祇求設法能募集一萬五千萬法郎的款子，則法軍就可撤退，以後除了付公債利息以外，別無嚴重的問題。他之所以找斯泰因，就為的是要解決

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比當時普王還多，我們知道拿破崙並不希望這幾個錢，他只希望將普魯士弄成一種將近破產的境地，然後它才肯認做法國的附庸，這時候他已有十五萬七千人駐在普境，再加上這三個要塞的一萬八千人，就有一共十七萬五千法軍長期駐在一個人口不到五百萬的小國裏。

斯泰因現在得到一個許多偉人的生活中很少遇見的大機會，國王自己已承認自己無救國的能力，國家應該設法自救。在這時候斯泰因就享有一種為從來的普魯士首相所沒有享過的權力。他的國王正在絕望的艱難之下，應該準備一種英雄式的醫治。

斯泰因首先注意到那屬於王室私有的幾百萬畝公地，這是一筆很大的財源。他說，這些地應該賣出，所得的款用以償付拿破崙。

在一八〇七年十月九日，斯泰因使國王發布了一個法律，最初的用意不過想使土地的售賣比較容易些，到後來竟因此將農奴的封建制度根本打破。

在這一天以前，普魯士的農奴差不多就和奴隸是一樣。他們被禁自由從此地遷至彼地，他們的身體繫屬於土地，必須爲地主服役，這些地主具有無限的權力。

斯泰因廢除了普魯士的農奴制度以後，他的第二步政策就是給予自由人以完全的公民權利。他使國王簽字於另外一個法案，承認地方自治的原則可以適用於普國的各省市鄉村，他使普國的都市變爲憲政自由的中心。

我們很難想像到在斯泰因的解放政策實行以前的普魯士社會是什麼一個樣子。國王的統治完全靠着一批雇傭的軍官，這些軍官們除了服從命令和掙錢養家以外再不知道些什麼。那時候的德國人民除了讀官廳報告以外，不知道他們的政府究竟做了些什麼事。他們不能對於國事發生熱心，政治的變遷在他們看來是和自己漠不相關的。

國王腓特烈威廉第三之准許人民自由是因爲他需要錢，因爲自由人民的生產力總比奴隸大些。城市鄉村的人民都爭先恐後的來投票供給他們的不幸的國王以銀錢，這種情形是奴隸們所辦不到的。普魯士全國上下對於國王的命令都熱心幫助，他

們相信他們的國王已發現救國的大道了。

斯泰因的政治領導權僅僅維持了一年，到一八〇八年九月，拿破崙發現了他是一個愛國的普魯士人，因此立刻命令普王將他免職。到了同年十月，拿破崙宣布他是一個罪犯，下令要逮捕他，而迫他不得不向國外出奔。

斯泰因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後德意志最偉大的恩人。他在秉國的短短一年期中所完成的大革命差不多在近代史上找不出同樣的例來。歷史上的大改革事業，沒有一件結果能像這樣完善而不遺害於後人的。

斯泰因當時沒有國民大會，沒有新聞報，沒有自由結社，沒有政黨，所有一切近代改良運動所用的工具他一概都沒有，甚至連一部分擁護他的改革政策的國民都沒有。他的改革完全用的是商業化的辦法，他預先徵求了在事務上實際人員的意見，把施行的手續都規定完妥，然後請求國王去簽字。

他在當時差不多以隻身和全體普魯士的貴族地主相抗爭，他們包圍國王，他們在宮庭中播弄陰謀，他們攻擊斯泰因說他是革命黨，他們說普魯士王宮將因此覆滅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但是這也是德意志的運氣，拿破崙的壓迫反助成德意志的革新運動，任何反對理由都無法抵抗他。拿破崙強迫普魯士只能於兩條路中選擇一條，不是滅亡，便是革新。

我們在以後還可以看到斯泰因的許多活動，他在兩年的國外流亡生活期間，一身仍保持德意志自由運動的中心地位。他不斷地和許多愛國志士相接觸，煽動反拿破崙的大戰。他和沙恩好斯特及蓋斯腦一樣，主張學校兒童的訓練應該注重從法國支配下解放他們祖國的自由這一點上。

第十章 斯奇爾的舉義抗法

一八〇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這一天，有一位普魯士的輕騎兵司令官，帶着他的隊伍到柏林郊外去演習。他到了郊外以後，把隊伍召集攏來，告訴他們要帶他們去打拿破崙。

這位輕騎兵官的名字叫做斯奇爾，就是兩年前在可樓堡大顯身手的斯奇爾。他已經成了一個通俗的國民英雄了，老百姓們把他的像掛在茅舍上，他的頭被畫在大瓷烟嘴和啤酒盃的上面。照老百姓看來，這位冒險性的斯奇爾有一天必然要煽動起國民精神來共抗那大魔王拿破崙以解放他的祖國。一八〇八年十月，法軍從柏林撤退，普軍曾一度接防過來，這一天變成了一個國慶日，斯奇爾在這時候也帶隊入城。人民熱誠地圍攏着他，爭着在瞻仰這一位國民的英雄。這時候柏林還有許多法國偵探暗佈着，所以官廳方面心裏怕不得了。

但是斯奇爾並不是一個政治家，他只曉得打仗，他蓄謀要聯絡愛國志士，發動一個抗法的革命戰爭。有些激烈的人主張連普王也要廢掉，但是斯奇爾不贊成這種舉動，他希望王室的名義來號召人民。

斯奇爾帶隊從柏林出走以後，引起了全國上下的激動。國王和官廳對他非常憤怒，嚴令要逮捕他，而人民則暗中爲他所禱。在他離開柏林兩天以後，有一個輕騎兵要在後面追上他的隊伍。當他走到勃蘭登堡門的附近，忽然轉回頭來向守衛的房子開了幾槍，然後逃去。這件事情引起了柏林全城的興味。

斯奇爾帶着隊伍侵入威斯特非里亞的國境，在這裏打了幾次勝仗，有一次以五百名兵戰勝三倍的法軍。他打算和威斯特非里亞的同胞軍隊携手以奪回馬格德堡，但是對方的軍官不見，反將他的講和副官擊死。他在憤怒之下，將敵軍擊得粉碎，以後向西逃去。

他自己曉得要想叛變成功，單靠這一隊騎兵是不行的，他的唯一希望是達到波羅的海沿岸以便上英國的戰船去躲避。所以他領着他的人馬向斯特拉松 (Stralsund)

去，這是柏林北面一個古城，正對着盧金島（Rügen）。丹麥、荷蘭和法國三國的軍隊聯合追擊他，普魯士的守邊軍隊也在武裝防禦他。

斯奇爾的軍隊到現在差不多完全絕望了。英國的艦隊雖在東面海上巡邏着，但是他無法和那艦隊互通消息。

然而他在這絕望的形勢之下，居然又打了一個以少勝衆的勝仗，完全擊破了法國和荷蘭的聯合軍隊，俘虜了六百名軍士和三十四名軍官。第二天——五月二十八日的早晨——他就在法國駐軍正鳴礮慶賀拿破崙攻入維也納的勝利紀念的時候，出其不意，攻入了斯特拉松城。

如果斯奇爾立刻帶領人馬，上了船往瑞典去，也許就可以保全全軍。但他以為這種辦法是卑怯的，所以他只帶了一千五百個人死守斯特拉松城以待敵軍。來的敵軍約有五千人，是由荷蘭和丹麥兩國軍隊合成的。

這一戰的結果自然不難想見的。這是與慘酷命運的一番大奮鬥，斯奇爾將性命賣了一個很好的價錢。當敵軍攻打到城門下邊的時候，萬事俱已絕望，斯奇爾將軍

隊召集到一處，指着敵軍軍官們說：『去，去，讓我們將頭顱賣到一個好地方去。』於是他拍馬直前，衝入敵人堆中，將敵軍一個副司令斬下馬來。他好像有神術一樣，自己並沒有受傷，又轉過馬來向他方面衝去。他走過一個井旁的時候，有一個好心的荷蘭鎗手正給他受傷的部下裹傷。那個普魯士傷兵看見了他的勇敢的主將以後，忽然掙出全身的力量來大喊一聲『哈拉！斯奇爾！』這一聲壞了，敵軍全都注意上斯奇爾了。他們不去開鎗打他，因為他們相信他是有避彈法術的，他們圍攏了他，用槍刺將他拖下馬來，把他像魔怪一樣亂刀斫死。

這就是斯奇爾的下場，他已經達到他的目的爲國家效忠而死，他死後變成了德國人崇拜的中心，他的墳墓被人頂禮參拜，他的事蹟在無數愛國歌謠中吟唱着，因爲他在德國人把勇氣當作瘋狂，把愛國運動當作盜賊的時候，重新復活了國民的希望。

他的部屬除了已死的外，有十一個軍官，五百五十七名兵士被法軍捕獲。拿破崙下令將兵士發配苦工，而軍官則一律即刻鎗斃。

這十一名勇敢軍官之中最長的才三十一歲，最幼的只有十八歲。他們兩個兩個地被綁着牽到河邊草地上引頸待決。這些勇敢的愛國者彼此互相擁抱着，讚美上帝接引他們的靈魂，爲國王歡呼了一聲，將他們的帽子扔在空中，拉成一條直線，距離行刑者約十二步遠，面對着法國隊伍高喊了一聲『開鎗！』

這是一場慘酷的屠殺，他們一個個站得筆直，等候死的到臨。內中有一個二十歲的小夥子，僅僅手腕受了點傷，他站在被屠殺伙伴的中間，很沉靜地等候開鎗。但是兵士也是人，也有良心發現的時候，那劊子手用眼瞅着發令的長官，拿鎗管指點着，希望這個少年普魯士人或者可蒙釋放。

這個待死的少年明白這種舉動是給他一種好機會，但是他立刻阻止了這種舉動，高呼道：『不要釋放，瞄得準些，我的人。這是我的心願，我是爲我王而死的。』

三個法國兵往前走了幾步，他們從新裝起他們的鎗，他們瞄準好了，砰的幾聲於是拿破崙的意旨算完成了。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這都是一八〇九年九月十六日那一天的事，法國皇帝的運氣似乎很好，因為他可以伸手到歐洲的任何邊隅裏去，把友邦的官吏人民隨意逮捕鎗斃，而沒有人敢要求他說明理由。

第十一章 德意志的自由躲在奧屬阿

爾卑斯山裏

拿破崙在一八〇九年的工作是打奧地利。他打那些奧國王公貴族們所帶領的精兵並沒有費許多時候，但是却費了許多事去對付那泰羅爾（Tyrol）阿爾卑斯山（Alps）裏面的農民。

這一班農民的領袖叫做安德累司荷費爾（Andreas Hofer），他在一八〇九年四月八日發了一個極簡短的獨立宣言，他說：「明天，四月九日，我們要爲上帝，國王，和祖國拚起我們的毛瑟鎗，每一個人都要奮勇作戰。」

兩天之後，荷費爾指揮下的山民，已經同拿破崙的同盟巴威畧人打了一仗。他們沒有學過軍事學，但他們曉得怎樣利用山谷的地形來給敵人以大打擊。這一天他

們乘勝進入梅蘭城（Meran），把法國的警備隊驅逐了，而由山民來實行統治。

泰羅爾本來是奧國的領土，但是在三年以前拿破崙強迫把這塊地方割給巴威略統治。他們之所以起兵，就是不願意受法巴聯合的侵略。他們極端相信奧國的皇帝，因為皇帝的兄弟在一年以前曾對荷費爾說，皇帝決不放棄戰爭，除非泰羅爾已得到自由以後。

他們在這次法奧戰爭中表現了很大的成績，他們打得這樣好，所以在五月底已將敵人驅逐到因斯布魯克（Innsbruck 泰羅爾省的首府）以外，而將整個領土交還了他們的親愛的皇帝。但是不幸皇帝在多瑙河流域的戰爭却不能像他們一樣得手。拿破崙於四月十二日由巴黎出發，僅僅三十天就進入了維也納城，戰敗了一切和他對抗的奧國將領。他強迫奧皇放棄泰羅爾。

這些忠於皇帝的泰羅爾人，在讎人的筆尖一動之下竟犧牲了。法巴兩國的聯軍攜手向這美麗的山谷中大隊撲去。他們本來準備服從這個可恥的停戰協定，但是後來他們才知道這個條約所許給敵人在他們地方上的權利實在太大了。於是許多泰羅

爾人仍舊從他們的茅舍中出來，重新集在荷費爾的旗下，和那他們叫做是『從天下和地下來的仇敵』作絕望的戰爭。他們在失敗以前打了幾次好仗，到了八月中旬他們又佔領了因斯布魯克首府，荷費爾就將司令部設在王宮裏。他處理國事和在農村裏一樣公道。

這位奇怪的獨裁者一生最可驕傲的一天就是這一年的九月二十九日，這一天從維也納來了一個華貴的官，到了因斯布魯克的王宮，手裏拿了一面帶有長鍊的金牌，是親愛的皇帝賞給荷費爾的。這七位農夫淚流滿面接受了這紀念品，他和他的伙伴們都認為這個賞牌不但表示皇帝鼓勵他們過去的功績，並且也是繼續打仗，決不放棄泰羅爾的一種證明。

但是到了十月十四日，耶拿戰爭的三週年紀念日，皇帝終於向法國議和，而且公然將泰羅爾割讓給他們的敵人了。那些忠實的山民還不信這種不名譽的消息是真的，他們繼續抵抗，直到十一月一日他們打一個絕望的敗仗，才把一切武裝抵抗的希望都不得不放棄了。

荷費爾本來可以逃走，但是他不肯離開本土，他伏居到本鄉不遠的山谷中有兩個月之久，飯食都是由親密的朋友送去的。法國人用重賞購買他，在利誘威迫之下他的朋友變了心，將他出賣。一八一〇年正月二十日這一天他被捕，一個月以後就槍斃了。

荷費爾也和那北方同種不同教的勇敢同胞斯奇爾一樣，他的生前的事業和死信立刻傳遍了全日耳曼，柏林的市民將他的像畫在烟管上以紀念他。奧地利人對於這位偉大的愛國農民領袖崇拜到現在。凡是到因斯布魯克的人都可以看到在王室教堂裏他的墳前立着一通美麗的大理石碑。在市博物院裏藏着無數與他有關的遺物。在阿爾卑斯山和艾羅的海之間，我們很難找出一個學校兒童不會唱以下的幾句名曲：

『到般登（Banden）的曼陀（Mantua）去，

有一個老實的荷費爾在那裏住。』

第十二章 蔣恩創立體育協會

蔣恩 (Jahn) 是現在一般都曉得的德意志體育運動之父，他在大多數人都灰心喪氣的時候，仍然堅信德意志最後必得解放，他於是創立了訓練兒童和青年的軍事教育中心機關——體育協會。德意志的青年運動在他的指導之下，構成了一個強大的救國勢力。

他生於一七七八年。他的生地是普魯士、漢諾威、和馬克林堡三國交界的一個小村莊裏，因為這樣，所以養成他只認識全德意志而不認得某一小邦的大國家心理。他自己覺得是德意志一個國民，而不僅是普魯士的一個百姓，他一生的努力都是為着整個的德國。他的鄰居們都是自由的農夫，而不是為地主服務的農奴，所以他從小便養成了一種愛好獨立自由的心理。他的父母都是篤信宗教的，他父親是一個路德宗的教士，所以他一生虔信宗教，拿路德譯的新約當作世界最珍貴的書籍。

從現代德國的學校觀念看起來，蔣恩是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他學過游泳，學過打鎗，學過爬樹，學過在黑暗星光中辨路，所有這許多事，他從來都學得很好。但是他在學校裏是一個雜牌學生，據說他曾在十個大學裏讀過書，這句話就等於說他完全沒有上過學。

到一八〇六年耶拿戰爭的時候，蔣恩才二十八歲，我們可以偶然注意到他的奇怪行動。他出現在好幾處的大學裏，穿着破爛的衣服，手裏沒有一個錢，却喜歡到處鬧事。他反對個人的決鬥而主張糾合團體對壘鬥爭，所以他在學校裏到處都是讎人。他時常手裏帶着一根巨杖，穿着很厚的外套，有時在夜裏更携着一包石子，以對付路劫的讎人。

他在哈爾（Halle）大學的時候，一夏天都住在一個山洞裏，他在這裏讀書，睡覺，和研究學問。他在這裏創作他的第一本書，內容是勸全體德意志民族都為整個德國的統一和獨立奮鬥。

我們的英雄在學生時代的流浪奮鬥生活是幾句話說不完的，他的教育都是從這

種流浪生活中得來的。他的記憶力很強，他腦中貯滿了極豐富的德國民謠故事。他和德國各階級的人談過話，也都打過架。他在這種流浪生活之中，一面流浪，一面讀書，一面寫文章，一面談話。他用心研究他的民族，夢想有一天到了，那時德意志人或者不再以說本國話爲羞恥了。他常常被人譏笑，因爲他是站在時代前面的人，那時代的德國人都是喜歡暴露本國民族弱點而迷信國際主義的，他們不但要說法國話，寫法國文章，並且相信全歐洲會變成一個大拿破崙帝國。

正在這個時候，來了一次極大的國難，這次國難把德意志人迷信國際大同和世界革命的迷夢根本打破。拿破崙給他們的教訓是，一個未具備近代國家組織形態的民族，只配當別人的奴隸，不配和別人講平等，更不配講世界大同，在未來的大同世界之下，沒有奴隸民族參加的份兒。

從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〇年這幾年中，蔣恩和他的普魯士王室一樣，過的是逃難的生活。他每到一個地方，就站着向人民演說德意志的復興運動，他勸告人民不要失望，鼓勵他們增加勇氣。他在法國偵探嚴厲監視之下，出版了一本至今尚有權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威的書，這本書的名叫做『Deutsches Volksthum』，我們很難用簡單的中國字表現他的意思，勉強可以譯作『德意志民族的共同生活與共同思想』，他預言一個整個的民族，整個的國家，整個的帝國，全體統一於憲法政治之下——這些話到一八七一年都應驗了。

從一八〇九年的聖誕節起，蔣恩變成了全柏林都市中最引起注意的平民英雄，和所有全德國的反法運動都秘密發生關係，特別是在大學裏。在柏林的一個較大的公立學校裏，蔣恩得到了一個教員的位置，他很快地利用這個機會發展他的特長，造成了歷史上永垂不朽的『德國體育之父』的地位。他常常在休假日帶着他的可愛的學生們到郊外去，鼓勵他們做跳躍，角力，賽跑，種種有趣的遊戲。他對於領導青年有一種特別天才，沒有一個青年學生不喜歡隨他在一處玩，於是這種遊戲漸漸竟變成了一種普遍的，系統的學校體育運動了。

差不多到一八一一年，在柏林附近得到了一片運動場，在這裏發明了許多有價值的體育運動，現在變成了全體德國學校正式功課的一部分，而且普遍到全世界。

這種運動常是和合唱在一處作伴的，蔣恩很快地就認識了這兩大努力不可分離的關係，唱歌立刻就變成了體育運動節目中的一部分，特別是進入運動場或出運動場的時候。蔣恩費了許多苦心去選擇鼓勵愛國意識的歌詞。

在我們現在的學校裏，體育運動不過就是爲健強身體而設，對於政治可以說是沒有一點關係，但是假如我們能置身於十九世紀初年的德意志，我們就曉得蔣恩所以提倡體育運動的用意。他是把體育場當作了革命的機關，在那裏鼓勵青年的愛國勇氣，使他們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精神，使他們受相當的軍事訓練，使他們歌唱自由解放的歌辭，使他們對於國家的前途發生偉大的自信心，不致失望。在這個柏林的體育場中，蔣恩爲德意志的革命訓練出許多戰士。這個訓練的結果，使得得到一八一三年有許多大學中學的學生能夠從德意志的各地集中起來，爲着祖國的解放作戰。

在這個時代，在哥尼斯堡的路易絲王后，也正在應用瑞士大教育家斐新塔洛齊（Pestalozzi）的教育學說，去推進國民教育的運動。在斐斯塔洛齊以前，教育是

特殊階級的專利品，年長貴族的兒童，才有受教育的機會。斐斯塔洛齊出來，創造了現在一般都奉爲不刊的原理，他主張一個好國民須從母親懷中時起受訓練。教育在他眼中看來，是一個國家最偉大的要素，一個國家只有將基礎建設在大部分受教育的人員身上，才能安穩。在那個時候，這種思想有點民黨意味，在專制君主看來是很可怕的，然而因爲路易絲王后的熱誠，竟使歐洲最專制的普魯士王首先採用他的學說。路易絲王后在哥尼斯堡首先實驗斐斯塔洛齊的理想，獎勵學校實驗這種新教育方法。

路易絲死於一八一〇年，她沒有眼見她所培植的種子開了花，然而新德國的復興，却在蔣恩和斐斯塔洛齊兩大教育理想之下完成了。

第十三章 鐵十字

鐵十字是德國最普遍的軍用徽章，而且，和別的普遍的德國的制度一樣，是在嚴重的國難時期下所產生的。普遍認為這種徽章是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在一八一三年反法戰爭爆發以後才創用的，但是真正鐵十字的精神却是蓋斯腦在一八一一年黑暗時代所創造出來的。

拿破崙在這幾年正打算去征服俄羅斯，因此在普境內的駐軍又增加了許多。普士的財政此時感到非常困難，法國的債務很重地壓到他的一空如洗的國庫頭上，他很明白普士將要完全變成法國的屬地，而自身絕對無力抵抗。

這時候普王對於本身的安全問題才開始驚訝起來。他在一八一一年五月十四日給拿破崙送了一個最卑屈的請願書，他表示願意接受任何屈辱條件，只要法國答應不將他從王位上趕下來。他向法國要求減輕一點債務，退還一二個要塞，准許軍隊

數目超過四萬二千人以上，而同時答應將普魯士軍隊無條件歸法國指揮，以爲報酬；換言之，他就是將普國軍隊來代替一部分賠款。拿破崙這時已經昏昏沉沉忘記了他自身的利益，對於這個有利的條件竟置之不理。

但是單單拿破崙的沉默還不足以造成一個鐵十字軍隊。國王對於組織國民義勇軍的建設，向來是堅決反對的，因爲他害怕人民有過於害怕法國。不過有一件事情覺得比人民武裝更可怕的，就是他的失位問題。他現在必須於丟失王位和求助人民二者中間選擇一條路，而請教於曾參加過美洲獨立戰爭的蓋斯腦將軍。

蓋斯腦是不能公開到柏林的，他在一八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這一天秘密到了柏林城外和首相哈登堡會面，無疑地如果拿破崙聽見了他倆所談的話以後，蓋斯腦是非槍斃不可的，國王答應每年給蓋斯腦二千五百泰勒耳津貼，讓他安靜住在柏林，使法人不至懷疑。他在這裏替國王做了一個計劃書，是普魯士臣民所從來不敢提出的。

蓋斯腦在這個計劃中，指出普魯士被蹂躪已臻絕境，他於是接着便提出以下的

主張：

『自從普魯士受到滅亡式的侵畧以後，王室若要保其安全，必須得到全民武裝的幫助。』國王又親手加了幾句註解說：『爲生存鬥爭的建議，無疑地是比俯首受人宰割要名譽些。』

蓋斯腦苦心地製出一個自衛戰爭的計劃，內容大體和美國的制度相似，他把普魯士劃爲若干區，每區設有一個忠實的代表，每一個代表都受總司令的指揮，但不准和他區的運動員互通消息。這個計劃的全部是一個很大的陰謀，爲的是預防拿破崙將計劃破獲涉及領袖，故組織極爲嚴密。全體國民在這個制度之下組成了一個義務民兵的大軍隊，同一地方的人民依鄰里鄉黨的關係組成了一個軍隊的單位，自己選舉自己的軍官。開始的時候，由半棒的退伍軍官試辦起。武器是英國設法秘密輸入，在未得到充分武器以前，暫以長槍代之。因爲耶拿戰敗後的印象還在眼前，所以蓋斯腦特別規定凡資助法國軍隊以財物及其他便利者，一律處以死刑。他的意思是即使沒有別的方法去戰勝法國人，也不必使他們因受不住饑餓而退去。教士們

講台上也宣講着國民義務的問題，對於這件事情，國王的觀察是：『如果法國人槍斃一個教士，這全部運動就要崩潰。』

蓋斯腦忍氣吞聲受着國王的指摘，他費了許多事替國王去解說這個軍隊怎樣工作，怎樣在白天裏藏在樹林裏，怎樣在夜間去擾亂敵人，使他們不能休息。但是國王以為普魯士人是太遲笨了，一旦發現了他們，全部計劃就不免完全失敗。

這時候是一個鐵的時代，蓋斯腦也用鐵的手腕去辦理這件事情。他宣布每一個國民都有為國流血的義務，因此他規定凡未服務於這個軍隊的青年，不准承繼遺產，不准在法庭做證人，甚至不准和他的鄰人相交通。

在另一方面他規定凡是能忠於這種職務的人，在退位以後，可以得一種很名譽的特別標記，或是一個黑色的領巾，或是一個國家的領結，這就是鐵十字的意象所寄。

國王對於這種勳章制度大體上是贊同的，但是他不同專限於國民軍隊裏。他意欲將這個制度推行到所有正式軍隊裏，但這樣就未免將它的特色減少一點。最初

的鐵十字是用黑白兩色的絲帶十字縫在胸前，黑白是普魯士的邦色，十字是表示德意志的武士精神。

這種用絲帶製成的勳章慢慢感覺到不大適用，後來就改用鐵製。所以要用鐵製者，與其說有別的意義，無寧說是由於國家太窮的緣故。這種勳章和他種勳章不同點，在並不給予在宮庭服務的人，只有在戰場上立功的人，才能得到。一個前敵司令和一個普魯士兵一樣可以得到這種勳章。蓋斯腦並且建議以後封贈貴族，必須限於會得此項勳章的人，如此則以後所謂貴族就是曾為國效過力的人了。他又勸國王停止說法國話，改用本國平民的語言。

國王大體上對於這個計劃頗為採納，但是如果路易絲王后還在他身邊的時候，無疑地要勸他將這個計劃全部立刻施行起來。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第十四章 普魯士第一次召集國會

一八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是德意志全國人民家家戶戶都應該慶祝歡呼的日子，因為這一天，代表普魯士民意的國會在柏林開幕。斯泰因在一八〇七年就強迫國王答應過召集國會，但是還沒有實現他就被迫去職了。自從斯泰因去後，國王左右盡是些庸懦怕事之流，他們只曉得以拿破崙的喜怒為喜怒，不敢妄肆興作。因為這些臣僚們太庸懦了，一點事也不敢担当，所以國王才答應王后的要求，將哈登堡召回來。

哈登堡和斯泰因是德國政治家中的兩大明星，兩者都是貴族出身，但兩者都主張普魯士應該採用一些當時認為革命的維新手段。兩個都不是普魯士人，但都效忠於普國。

斯泰因是平民心裏最親愛的人物，他的性格簡單豪爽，有話就要說出來，不會

隱藏。哈登堡的主張是和斯泰因相同的，但態度却和易近人，不好自誇。哈登堡有古騎士之風，而斯泰因則近於清教徒。

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漸漸對於哈登堡發生好感，猶如他對於斯泰因越覺不痛快一樣。哈登堡慢慢用手段去籠絡國王，漸漸獲得了首相的實權。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設法找得許多錢來償還法國人，但是如果硬向人民要錢，就難免引起革命的危險。他定了一個得到國王同意的財政計劃，秘密旅行到奧國和流亡在外的斯泰因協商了一下。他們彼此談得很長很圓滿，談過之後，斯泰因就仍往南方去過流亡的生活，而哈登堡則回到柏林，立刻運用他的權力去實行他們合定的計劃。哈登堡和斯泰因一樣，他們共同的敵人就是享有特權的貴族地主階級。貴族們把政府當做是保護他們私利的工具，他們要求一切權利，但是不盡一點義務。

哈登堡主張貴族應和平民一樣分擔國債的責任。為使他的財政計劃可以見諸實行起見，他立刻發布一個命令，使農民有了獨立權，准許他們自由販賣他們的田產物。在這個宣言裏，他宣布普魯士人民大家都是平等的，任用官吏應完全以勞績為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標準。

貴族們對於這個打擊自然非常驚惶，他們包圍國王，詆毀哈登堡是一個過激黨。哈登堡對付這種攻擊的方法是表示攻擊國王的大臣就和攻擊國王本身一樣，依法應該嚴懲。他慫恿國王下了一道命令，將兩個肇事貴族領袖監禁起來，五星期之後才令他們悔過放出。照舊例貴族們可以逃避責任到別的地方去，但是哈登堡拒絕這種特權，告訴他們說：如果不向政府納稅，應該照平民一樣處罰。

一八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召集的國會，在名義上是很光榮的，因為他喚起了德意志人民的注意，以為法蘭西經殺人流血所得的民權，現在普魯士只用筆尖一動已經同樣得到了。國王在這次集會的時候，曾用『國民代表』這個名詞。他曾經批准過人民立法機關的原則，一般德國民衆都相信一個立憲形式下的人民立法機關成立不遠了。

事實上當時普魯士的國會還不能夠算是真正人民選舉的機關，法律是由國王首先發表，然後召集國會去承認它。哈登堡聘請了六十四位『國民代表』，並勸告他們

說召集的意思是希望他們對於已頒布的法律可以提出質問。他希望他們貢獻對於國家有利的意見，而且希望在閉會後將改革的意思向民衆宣傳一下。

我們要證明德國民族性是一個天然適宜於開明專制的，那就莫如拿這次國會的召集作例。普魯士的國王是一國之主，他却用羣衆去幫他的忙。這位專制的國王秘密準備一種改革的方案，想要掃盡貴族的權利，於是他召集一大批國民代表來幫助他。這種改革並不是國民大會或報紙鼓吹的結果，這是一種政治的和社會的根本革命，而它的發動和執行者却是一位絕對專制的王朝。

這次半民半官式的普魯士第一次國會，從一八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開會，到六月二十八日閉幕。會畢之後，六十四位『國民代表』，各自回到本鄉去，一面宣揚朝廷的德意，一面代首相哈登堡去宣傳政見，答覆疑問。而最大的效用是使人民曉得政府要和人民站在一條線上，去反抗法蘭西的侵略。

這時候普王和哈登堡要的是一套兩面弄鬼的把戲，一面和拿破崙要好，一面和俄奧英三國準備訂立條約，等待機會，以圖恢復。普魯士這時處於法俄兩強夾攻之

間，拿破崙只要動一下筆尖，就可以將腓特烈威廉第三從普魯士王位上趕走。

但是一八一一年以後的普魯士已經不是一八〇六年時代的普魯士了。路易絲王后已經盡瘁而死，裴斯塔洛齊的精神已經在教育方面收了效果，農民已經變成了獨立自由的國民，雇傭的軍隊已經變成了義勇民兵，斯泰因和哈登堡喚起了人民信任政府的信念，沙恩好斯特給軍隊吸收了新的精神，蔣恩創立了他的體育協會，蓋斯腦、斯奇爾、荷費爾的奮勇抗敵的精神已經深深地印在國民的心裏，約翰帕姆案以及同類的案件已激起了全德意志民族的憤怒，老布魯協將軍已經審慎研究他的對法作戰計劃，國家主義已經不再被當作狹隘的守舊的可恥觀念，而成爲民族自由解放的指南針。德意志的學校兒童一齊唱着統一之歌，德意志的詩人和佈道家講的是國家的自由問題，當耶拿戰爭時代十二歲左右的兒童現在都已長大成人，可以執干戈以衛社稷，準備爲光榮的一八一三年而奮鬥了。

第十五章 法俄夾攻形勢下的普魯士

從一八一一年到一八一三年利比瑟大戰以前，普魯士完全處在法蘭西和俄羅斯兩大野心強國的夾攻之下，地位是很難處的。一方面是威勢赫赫的拿破崙，已經實際控制了普魯士的三分之二土地，還在想整個吞併的辦法；一方面是亞歷山大，雖然表面上勢力不及法國，然而要吞滅一個積弱的普魯士也是游刃有餘。這兩大皇帝在梅買爾會議的時候，雖然彼此斷親斷熱，有平分天下的諒解，然而不到兩年工夫，就彼此反目起來，普魯士不幸正處在這兩姑之間難為婦的苦痛地位。

這時候普魯士的政治家很苦心考慮外交的方略。哈登堡看清了拿破崙是當前最危險的敵人，普魯士要充分準備抗法的工作，必須先將這頭怒獅欺騙一下，使他暫時將爪牙斂一斂。他於是勸國王向拿破崙表示極大的友誼，和法國訂了攻守同盟條約。同時他暗中示意於俄皇，表示彼此的利害一致，在表面上儘管可以互相反對，

而實際上仍然可以彼此信託。

同時那些軍隊的將領們也不住地偵察俄法兩國的軍事情形，他們看見俄國在東境的增兵，他們也看見法國在南部的增兵。他們只好盡力整頓本國的軍備，使隨時可以將所有退伍的兵士召集起來。在那普魯士的小軍隊裏，全體只有四萬二千人，每三個月就要重新補充一次，迅速地受了不可少的訓練，九十天以後就退伍回去。布魯協、蓋斯腦和沙恩好斯特當一八一一年的時代，在那裏不住不歇地爲國家準備一個將來的戰爭基礎，他們曉得這個戰爭一定要來到的。拿破崙和亞歷山大的彼此親善之夢已經醒了，因此，在一八一一年正交換着外交的威嚇。然而他們一天一天過去，始終還不知道將來本國軍隊的作戰是助法以攻俄呢？還是助俄以攻法呢？

當一八一二年春天的時候，拿破崙對於普國軍事準備的情形似乎也有點曉得了，他曾經說道：『那個壞蛋的普魯士國王，只要四個禮拜之內就可以使他除了做勃蘭登堡侯爵以外一無所有了。』

這話也並不是誇大的話，當時法國軍隊實際上已一步一步向普境侵蝕。他們將

格羅高、庫查倫、斯特庭三地的駐防軍隊增加，控制了這奧得河的三個要地，就可以制普魯士的死命。他們在普境內自由行動，儼如普國已變爲法蘭西的一省一樣。拿破崙在十月間曾派人對普國說過，他決不和普國訂條約，除非普國軍隊能交給他指揮以後。

哈登堡在十一月二日曾勸國王答應一切拿破崙的要求，但是同時和俄奧英三國訂立密約，等待時機，以圖報復。

但即使在此卑屈的條件下，還不知道拿破崙究能尊重普國的獨立與否。法國軍隊任意開入普境，不須徵求本國的同意，柏林和普特丹王宮隨時可以被法軍佔領，普王隨時可以作階下之囚，所賴者僅拿破崙一念之猶疑耳。

國王的鋪蓋捲隨時都已細好準備着立刻逃走，不定什麼時候就有綁票的危險。柏林的守衛軍有八千人，早已受了密令準備這種意外的事變。

直等到一八一二年四月三日，拿破崙才有答覆到來，要求普魯士出兵二萬人加入拿破崙的大軍以共伐俄國，在這個條件之下免了普王的罪。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這就是沙恩好斯特和布魯協、蓋斯腦和斯泰因數年來秘密苦心經營訓練的結果。他們爲解放祖國而訓練的軍隊反變成了敵人的工具，爲敵人效力。局面到了此時似乎已山窮水盡了，許多普魯士的軍官都脫離了職務，投入俄奧英軍隊內，不肯受拿破崙的利用。

法國軍隊佔據了普國的各地，任意在各村莊擾亂，他們不遵守他們自定的條約，他們只要需用什麼就任意拿去。斯胡都已被法軍佔領，柏林也有一次迎來一位法國長官。拿破崙曾給了他的將領許多命令，令他們防備普國的叛亂，不准普國補充新兵；在征俄軍事期間，不准普國有任何軍事的活動。

這就是一八一二年春間拿破崙對俄國大戰開始以前的普國情形，這時候普魯士事實上已經亡國了。

在這普法軍事同盟成立以前，許多愛國的普魯士將領曾力勸普王聯英俄以抗法。他們對英國代表保證普王決不和法國同盟，如果拿破崙向普國威嚇，則普王當從柏林引退，訴諸人民，於是普魯士人更像西班牙人和泰羅爾人一樣，起而爲自衛的

抗戰。在一八一一年十一月，沙恩好斯特所派到聖彼得堡去的一個秘密的代表，帶着滿腔熱血回來，因為俄皇答應助普抗法，並已武裝準備將來的戰爭。但是這個使者於十一月五日到普，而普王已於十一月四日宣布與法國同盟了。

一八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拿破崙強迫普國駐巴黎的公使簽了一個條約，使普魯士完全受拿破崙的束縛。在這個時候布魯協給蓋斯腦寫了一封信說道：「腓特烈大王在打仗失敗以後曾經寫道：「一切都沒有了，但是還有名譽在」；現在我們應該寫的是：「一切都沒有了，還饒上一個名譽」。」

忠實的老布魯協所呼喊的是全體德意志愛國志士共同的感覺，三百個軍官一齊向國王辭職，拒絕受法國人的指揮。在四月十五日法國的達武將軍（Davoust）用拿破崙的名義一度佔領柏林，而全德意志都擠滿了「大軍隊」的兵士，集中於俄國邊境。國王被允許帶着一千二百人住在普特丹宮，實際上已經變成了法國人手中的一個抵押品了。

第十六章 腓特烈威廉使他的國民

失望了

一八一一年在德意志歷史上最最恥辱的一年，即使連耶拿戰爭那一年也算在內。在這一年春天，拿破崙對於吞併普魯士的計劃已經不諱言了，他曾經說過：『那個可憐的小伙子，普魯士王，在四個禮拜之內除了勃蘭登堡侯爵的徽號以外，再不會有什麼東西給他留下了。』實在的，他確定是一個「可憐的小伙子」，他身邊時常帶着路易絲王后的一條小手絹子，不斷地吻着它，淚流滿面。他只要有他的高貴的妻子的一點勇氣，事情也許會變好一點。

有一個時候，像蓋斯腦和沙恩好斯特一班人，也曾經用過許多工夫使他對於祖國的前途發生信念，他在四月裏也會有一點傾向於武裝抵抗的準備，而不甘心被拿

破崙綁票或從事苦痛的流亡生活。但這一個勇敢的時期是很短的，他們不久便被一
班和國王一樣胆小的官僚們替代了去。他於是決定了和法國同盟的政策。

在這一年裏，拿破崙對於對俄戰爭的準備已經着着進行，那些普魯士的愛國領
袖們工作的也很忙碌。老布魯協正在柏林東北附近的波梅蘭亞（Pomerania）做司
令官，把他所能召集的軍隊都集合攏來，用了許多人到公共機關去。這時候普魯
士軍隊暗中已增加到七萬五千人左右，並不集中於一處，而暗中却受有力軍官的領
導。

這時候斯特庭和但澤兩個波羅的海的口岸都在法國駐軍手裏，因此普魯士惟一
能利用與海外通消息的口岸就只剩下蓋斯腦所會堅守過的可樓堡，雖然也在法國偵
探的嚴重監視之中。在這個不良的小港口面前，有英國的密使出沒不已。他們常常
坐着一隻小船，掛着別國的旗子，來和普魯士的愛國者互通消息。爲欺騙法國偵探
起見，港口的主將往往假扮領港人，駕上一隻小船，到英國船上去會面，有時英國
的來使也會假扮水手的名義去上岸。

從這條水道來的英國使者是普魯士最得力的朋友，供給他們以金錢、武器、和軍火，鼓勵普王的勇氣，使他開始參加偉大的全歐解放戰爭。這個提議在一八一一年九月裏接到。在同時普魯士也得到很多的消息，知道俄羅斯已準備武裝抵抗拿破崙，而且決心維持普國的獨立。然而這位普王仍然不敢抓住這個機會，他一味聽信一班懦怯的近臣的話，以為拿破崙是不可敵的。

這時候拿破崙的大軍已一步一步開到普魯士境內。法國駐軍的前哨距離柏林只有四天路程，他們在奧得、維斯杜拉，易北三河的河口都駐有大兵，奧得河流域的三大要塞——斯特庭、庫查倫、格羅高——都落在法國人手中。一個人若想在普國境內旅行，沒有一處能免掉法國哨兵的盤詰的。普魯士的南面是撒克遜，已完全在拿破崙的控制之下。馬丁路德改教發源地的威丁堡（Wittenberge）已經變成了一個法蘭西和撒克遜混合的都市。往西走橫着一個威斯特非里亞王國，王國的主人就是拿破崙的兄弟約維姆（Gerome），他的國境橫互於易北河右岸，駐軍距柏林只有六十英里。在北面，法國駐軍佔領着那美麗的梅克林堡湖，離柏林也只有六十英里

。那西里西亞省會伯來司勞（Breslau）距離法領波蘭省的邊界還不到三十英里。

環境既然如此，當然他們要以爲普魯士爲什麼還要祇爲獲得全世界尊敬起見而冒這抗法的大險呢？

但是，當腓特烈大王雄視全歐的時候，普魯士在好多年中保持的兵額不過約每百萬人口中有五萬人，到了一八一四年四月裏，普魯士已共有武裝軍隊三十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六人，還有三萬四千九百四十九匹戰馬，差不多每百萬人口中有六萬名士，這個比例在當時是第一的。

當一八一一年時代，有許多很好的軍事專家曾經承認過，即使普魯士受盡壓迫，他至少還可以出二十萬零四千人到戰場，若再加上俄國準備動員的軍隊算起來，至少可有四十萬零四千人第一次作戰。在這個有力的軍隊以外，再加上英國的無敵艦隊，他們控制着海上的全權，在任何有利於普國的時機，可以供給武器和軍火。這樣拿破崙向俄國進兵的時候，他的左翼便感到重大的壓迫。

在一八一一年八月，拿破崙至多能帶領四十萬人穿過普魯士，到了第二年，他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的實力就增加到五十萬人以上了。

國王左右的官僚派以爲在俄軍未到之前，拿破崙於反掌之間就可以征滅普國，因爲他們以爲普魯士的地形是一片平原，不能如西班牙和泰羅爾人的憑險固守。但是在事實上普魯士到今日境內到處還都是些森林、湖泊、和沼澤，都是有利於熟悉地理的義勇軍去反抗遠來的正規軍的。自然，要利用這種地形，必須充分認識了民衆的價值，發布了全民武裝的命令。

然而普王他不但這樣做，在一八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反而居然和拿破崙訂了一個同盟條約，向英俄兩國宣戰，派出二十萬普兵去聽法國的指揮，對於法國的軍事徵發儘量開放，向世界聲明腓特烈威廉第三的統治權並非根據於向來的神聖權利，而是根據於法國大皇帝的恩准。

第十七章 拿破崙征俄出發的前夜

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拿破崙身率大軍侵入俄羅斯，在克佛腦（Kovno）地方渡過了梅買爾河（或尼門河 Niemen），也就是這同一條河，當那歷史上有名的提路斯特條約締結的時候，他曾向少年俄皇宣誓願做永久的好朋友過。

這一次大戰的原因是讀過西洋歷史的人所都曉得的，不必再來細說。至於他的結果呢，克佛腦地方至今還有一塊讀了使人戰慄的紀功碑在那裏矗立着，上面刻的是：有一個時候法國曾經有六十萬大兵侵入俄國，但是等到回軍的時候就只剩下有六萬人。

在開始這個巨大的攻擊以前，拿破崙在德累司登（Dresden）召集了一個王公會議，他在這撒克遜王國的都城裏自己担任主人的地位，而招待他的老岳父奧皇佛蘭西斯約瑟。拿破崙的新后是奧皇的女兒，也就是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馬利亞安多

尼的娘家姪女，所以拿破崙這時候已忘却他的民黨出身的資格，而竟把斷頭台上送命的路易十六當作他的內姑丈了。

這時候德意志的一切王侯都圍繞在拿破崙的面前向他獻媚，拿破崙本來想完全不理普王，但是他的大臣們比較聰明些，曾提醒他在需要普國幫助以共伐俄國的時候還是以不得罪他爲好。所以那位大皇帝居然對普王發了一張請帖，普王於五月二十六日到了德累司登，離拿破崙起身只有二天。

他在這裏受了拿破崙部下王侯們的許多冷遇，他像一個遠房的窮親戚一樣來赴這位貴戚的盛宴，許多人都知道在拿破崙征服勝班師之日，就是普魯士瓜分瓦解之日，他自己也很明白這種情形，然而他始終相信拿破崙是不可敵的，所以一切反法的計劃都只是狂人的計劃。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儘管拿破崙在德累司登鋪張揚厲，享盡了大皇帝的光榮威武，然而他始終沒有得到過街頭上老百姓的誠意擁護像他早年民黨時代所得的一樣。反之，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雖然在德累司登備受了冷遇，然

而當他旅途經過撒克遜全境的時候，依舊如凱旋一樣熱烈。老百姓們夾道擁擠着去看他，並且誠心誠意去對他歡呼。在德累司登的民衆心目中的英雄並不是拿破崙，而是那羞怯的普魯士國王，他自己或許不了解這種意義的重大。在他行宮前面的廣場中，有無數民衆從早到晚守候着他，並且熱心捧他。沒有人給拿破崙歡呼，也沒有人守在他的窗前。所有這些都是德意志愛國心的表現，是人民對於法國的消極抵抗，當拿破崙在一八〇七年提路斯特會議以後來到德累司登的時候，這同樣的人民會熱烈地歡迎過他，當他做一個民衆英雄看待。爲什麼幾年工夫就會有這樣大的變化呢？

在一八〇七年，普魯士所代表的是專制獨裁主義，是封建的特權，是軍人的專橫，而拿破崙在這時候還代表的是自由平等以及革命的精神。漸漸地德國人民把對於他的幻想消失了，拿破崙的無理的軍事壓迫，給了德國人民一種深切的教訓，他們逐漸覺悟什麼王道大同主義，什麼超國家的世界組織，什麼德法的永久親善，都是不可能的。德國人只有一致站在國家主義的觀點上，鼓起愛國的情緒，用全民的

武裝勢力去外抗強權，才有解除拿破崙壓迫的希望。這種國家主義的新興意識漸漸深入人心，普及於學校工廠和田園之內，在學生工人和農民大眾之中，造成一種國家高於一切的崇高信仰，終於把國家從危亡中拯救出來。

因此即使當普魯士環境最惡劣的這幾年，它的財源都被賠款苛索殆盡，他們的教育依舊整頓得變為全歐的模範，他們的政府機關發揮很顯著的效能，各種封建特權都已拋棄，猶太人和農奴一齊解放，柏林大學已經建立起來，德意志的學位制度也已在普魯士成立。

德意志的詩人和歌者把這種未來德意志的新理想飛也似的向各處傳佈開來，他們歌唱的是一個統一的祖國，一個偉大的帝國中的公民權，站在前頭領導的不是法國人，而是德國人。所有這些新運動的中心都集中到普魯士王頭上。這些老實的百姓並不知道他們的政府幹了多少喪權辱國的醜事，他們總相信一旦機會到來，他們的英勇的國王一定要喚起一個全民武裝的運動以驅逐強敵於國境以外的。

一八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拿破崙離開德累司登上了征俄之途。第二天普魯士王

也帶着憂鬱的面孔向柏林轉身。這兩個人中無論那一個都沒有一點輕微的感覺能夠感到這是一個空前大事變的開端。拿破崙對於普魯士一味藐視，腓特烈威廉第三則把他的偉大的同盟認為世界無敵的巨人。拿破崙自以為幸運無疆，腓特烈威廉第三則自覺日趨沒落。各人都受着一位不可知的命運之神的支配走上前路。拿破崙在走向聖海倫那（*St. Helena*）孤島流亡的長途上向莫斯科進發了。

那位普魯士國王沮喪地經過勃蘭登堡的砂原驅車歸去，他却從沒有想到他有一個兒子後來曾經三次帶着得勝的普魯士軍隊進入巴黎，俘虜了拿破崙的姪兒，並且在那路易十六的宮殿中就了第一任德意志皇帝的大位。

第十八章 俄國人怎樣去抵抗侵略者

俄國皇帝亞歷山大在一八一二年時代才三十五歲，比拿破崙小七歲，但是對於東方式的欺騙天才却是很老練的。六月二十五日這一天晚上，正在威爾拿（Wilna）宮中準備一個宴會，他的警察總監忽然給他帶來了一個消息說，法軍五十萬已經向我國進發，前鋒已到距波羅的海沿岸五百英里的奧屬加里西亞（Galicia）的山脈旁邊了。亞歷山大仍舊繼續開他的跳舞會，也沒有遇到什麼事。他對那些美貌的波蘭太太們說了許多恭維的話，答應了許多人的升擢獎勵，許多人都被他的漂亮的面孔和流暢的言辭迷住了。

然後他從應酬中抽身出來，簽了一個激昂慷慨的對法宣戰的文告，並且警告拿破崙在法軍未退出俄境以前，決不談判任何的條件。

他剩下的工夫也沒有多的。他的車子把他送向莫斯科去，因為要避免拿破崙先

鋒隊的捕獲。法國人對於那有趣的跳舞也並無妨礙，那些威爾拿宮中的波蘭太太們那天晚上依舊留在那裏繼續她們的快樂的遊戲，一直到第二天，她們和法蘭西人結束了這場跳舞，猶如她們和俄羅斯人的跳舞一樣。

亞歷山大從威爾拿宮中逃避的舉動自然令人聯想到一八〇六年普王腓特烈威廉在耶拿戰後的情形。亞歷山大之到莫斯科，激起了俄國國民愛國的熱情，得到貴族和教士的贊助，宣告了一個神聖戰爭，宣言要戰至最後一滴血，創造出這樣一個愛國主義的熱誠，使得全莫斯科的人都寧願自己燒燬了自己的住宅，也不讓法國人來住。從威爾拿到莫斯科，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亞歷山大到處被象徵為國家尊嚴受損害後的化身。教士們向每一個信徒宣講神聖的戰爭，請他們解放了農民的自由，以便可以為他們的國王、國家，以及受恫嚇的教會打仗。

腓特烈在六年以前也曾同樣地躲避過拿破崙。他不但急急回到都城召集全民武裝以共抗強敵，他的大臣們反布告人民說，凡屬善良百姓必須嚴守鎮靜。在那長期的屈辱流亡生活之中，我們在腓特烈威廉第三身上找不出一點亞歷山大所表現的

那樣勇氣來。

當亞歷山大鼓勵他的百姓的時候，法國的大軍已經慢慢開向一個雲霧障天，風沙塞目的黯澹荒原裏去。在他們未走到斯摩稜斯克（Smolensk）之前，災禍已經開始了。

八月十八日他們到了那個古老的要塞，城中一半已為當地的市民自動焚燬如平地，他們組織成了一個團體來破壞自己的家。

沒有圓通的市長捧着絲絨墊子上放着的金鑰匙來前導，沒有白衣的仙女唱着歡迎歌來安慰軍心，沒有獻媚的官紳來為這些不被歡迎的客人預備屯駐所。所有這些事情都是拿破崙在德國土地上早已習慣了的，現在省畧了這些手續一定要引起他的深思。在普魯士，往往敵軍未到堡門以前，要塞即已降服。在斯摩稜斯克差不多有一萬以上的法兵猛攻犧牲之後，才能把這座城名為屬於他的，然而事實上所得不過一片不毛之地而已。他自從五月二十九日離開德累司登以後已經走了七百五十英里，所看見的不外是一片不毛之地和繼續增加的許多困難。他下令組織一個市政府，

好像他一八〇六年在柏林時一樣，但是在斯摩稜斯克沒有一個俄羅斯人肯在敵人之下任職。拿破崙對付這個問題是勒令候補人遵令就職，否則處以死刑。第一個提出候補的市民名叫英支哈爾德（Engelhard），他拒絕了，拿破崙下令將他槍斃。他的紀念碑至今還在那就義的地點矗立着。

拿破崙在這裏召集了一個將校會議，他的勇將奈（Nei）主張爲冬季安全起見，趁早退兵。但是一八一二年的拿破崙不是軍人而是預言家，他決定他的流年八字是好的，所以應該照舊前進。那時候他正夢想征服印度以挫敗英國，他認爲從俄羅斯去攻印度是惟一的好路。

九月七日他在離開斯摩稜斯克約二百英里的波魯丁諾（Borodino）地方與十二萬俄國兵打了一仗，俄國兵雖然敗退，但法軍也損傷了三萬餘人。這次戰爭不能給他們以給養，不能使他們休息，不能給他們一雙新鞋子，也沒有在他們的口袋裏增加了錢。除了一種狂喜以外更無別的。一八〇六年普軍退却之際，給他們留下許多酒庫和穀倉，俄羅斯人在一八一二年除了泥土和叢林以外什麼也沒有給他們的敵人。

留下。

最後，到了九月十四日，拿破崙進兵到俯瞰莫斯科全市的郊外高地。他的軍隊現在忘記了過去的苦痛，忘記了幾個月來的疲倦行軍，忘記了斯摩稜斯克的冷酷，忘記了波魯丁諾的血戰。在他們腳底下橫互着那宮庭和廟宇合組成的奇異的都市，聖俄羅斯的國都，他們爭鬥的目標，這就是他們領袖打算與全世界談判和議並且加他們大家以重負的地方。

拿破崙破在踏勘那無數的裝金銀塔頂的廟宇的時候，面孔被金屬的光反射着，輝耀出勝利的光彩。他的兵士們在溫暖的九月陽光之下跳着快樂的跳舞，軍營裏面充滿了歌唱的聲音，每一個人都穿上他的漂亮的制服，預備去征服莫斯科姑娘們的歡心。

但是莫斯科的姑娘們是和柏林的姑娘們不一樣，她們早都一齊隨着她們的父母兄妹離開這個都市了。法國的先鋒打莫斯科這面的門進來的時候，市民們就打那面的一座門出去了。拿破崙期待着含笑的士紳團體來恭迎他們，他等了好久，但是空

等一場。一點鐘過了又一點鐘，始終沒有莫斯科的士紳代表來向他致意，和在斯摩稜斯克一樣的痛苦。時間漸漸過去，黑夜到來，在黑暗的大地之中忽然從廟宇叢中的塔頂上閃出無數的紅光。拿破崙以為莫斯科是一個特別愛好光明的都市。不但拿破崙一個人是這種見解，就是那私逃的俄國官吏們也抱着這個意見，他們曾指出這樣的一種光明即使拿破崙也要引為怪事的。光亮一道跟着一道在莫斯科的建築物上閃耀出來，在那衛城高聳處拿破崙憑眺着以為這些火光不過是偶然失慎的結果而已。但是這時候沒有人在他跟前報告燒了的房屋究竟是多是少，因為大家都忙着去找好住宿處去了。莫斯科在這時候消防會的組織是很有名的，所以拿破崙安心躺在俄皇的宮殿裏，相信第二天一定有俄國的求和使者來把他喚醒。

但是當他睡着的時候，風越颯越大了，火燄也四散起來。傳令逮捕放火的人帶着驚惶的面色回來。所有本地的救火隊員都逃走了，把救火機也都帶走了。

在整整一個禮拜內莫斯科燒着偉大的火燄，一萬四千所住宅被燒燬。拿破崙等了一天又一天，等着那俄皇求和的消息的到臨，好像六年前普魯士所做的一樣。但

是一天過去，一星期過去，依舊消息杳然，只有那風聲怒號在寂寞的長林之中。拿破崙在莫斯科虛耗了五個禮拜寶貴的光陰，直到最後他才決定他的不幸的退兵。十月十九日他開始動身，比後來利比瑟大戰的日期恰好遲一天。臨離開莫斯科的時候，他下令將其餘的房屋一概焚燬，特別要注意毀滅那有名的克里姆林宮（Kremlin）。當他進去的時候，莫斯科正在燒着，等他走後，火燄倒又重新燒起來，而且更野蠻些。

在拿破崙所放的火當中，差不多有一萬多受傷的俄國囚犯犧牲了。這些報仇的鬼魂翱翔於退却的法軍的長線之上，使他們不得安寧。法國兵走後留下一個充滿人馬屍蒸穢氣的城池，俄國人須要費了很大的力才能把它打掃清楚。

他們被迫走着回頭的路，十天之後他們又走到了波魯丁諾，在這裏碰到俄國的截路兵，吃了一個拿破崙有生以來的大敗仗。在戰後過了五十多天，屍首軍裝還縱橫滿地。許多受傷的法兵流落到後邊沿途乞食，還須輾轉避免俄軍的搜捕。自從法兵離開莫斯科以後，沿途就沒有得到馬匹來補充，因為俄國農民肯一致犧牲財產

以困敵軍的緣故。

第一次的雪在十一月四日落下來，這是離開莫斯科的第十五天。他的人是在空着肚子退兵，他的馬因為缺乏草料，沿途倒斃。他們祇盼望重到斯摩稜斯克，以得休息。拿破崙在路上儘着催大軍快走，但是三百英里，走了三個禮拜才到，十一月九日他們到了斯摩稜斯克。

斯摩稜斯克在這些退兵們聽起來是一個很可愛的名字，他們一想起這個地方就聯想到有吃食，有火，有溫暖舒適的床舖好安眠。但是拿破崙在這裏又碰到一場新的失意事，他的第四軍當離開莫斯科的時候還有二萬五千人 and 九十二尊大礮，到了十一月十日走到斯摩稜斯克東面三十英里的沃泊（Wapp）地方，只剩下了六千人和十二尊大礮了。這三十英里的路要走三天才能到。

在斯摩稜斯克白費了四天天陰，拿破崙在十一月十四日又重新集合起他的一度會號稱過的「大軍隊」，起程去尋找冬季避寒的屯兵處。他的軍隊現在統計只剩下四萬二千人，三萬七千名馬隊祇剩下三千名，六百門大礮只剩下二百五十門。若不

是因爲俄國統將的指揮失宜，他早已全軍被俘了。

法軍於十一月十四日從斯摩稜斯克退兵，費了四天工夫才將後隊退完，臨行還放了一把大火。從莫斯科到斯摩稜斯克他們走了三百英里的路，把軍隊已經潰散了一半，現在若往威爾拿去還得走上三百英里的路。這時候所謂大軍隊簡直是一羣失業流氓的集團，只因爲害怕哥薩克兵和沿途農民攔截，才彼此團結起來。

在從斯摩稜斯克到威爾拿的中途，有一條名叫伯雷新那（Beresina）的小河，這條河本來毫不重要，所以拿破崙的軍用地圖上簡直還沒有注意這個地方。但是到了現在，任何人聽見這個名字，都不能不打一冷戰。

在今日從莫斯科往華沙（波蘭首都）去的人，多半要從一個叫做波雷掃夫（Boy-tsov）的地方渡過伯雷新那河。一八一二年冬季拿破崙也正打算從此渡過。但是俄國的伏兵已從南北兩方面包圍過來，背後還有俄國追擊的主力軍隊。幸而俄國主將的無能，把軍隊配置到一個意想中渡河的重點，而拿破崙却從上流另一地點偷渡過了，所以才免去全軍的覆沒。

法軍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間始建築兩座橋樑，到了第二天早上大軍開始渡河。究竟有多少人渡過河去，是誰也無從知道。當時已沒有排隊點名的工夫。據許多傳說參考起來，拿破崙在當時大約帶了三萬五千人左右渡了河，內中還有許多隨軍的散役和喪伍的流人。從當天到當晚，從第二天到第二個全晚，這些敗兵在那裏繼續渡河，一直到了二十七日，俄軍才追擊過來，把法兵截斷在河的兩面。爲援救正在渡河的大部軍隊起見，他們以罕見的勇氣擊退俄軍。到了二十八日早晨，他們的目的達到了，但是命令立刻下來，說到二十八日早晨五點鐘止，一定要將橋樑撤毀，不管全軍業已渡河與否。當那些毫無紀律的亂兵業已拚命搶過河去之後，留在東岸一部分抵擋俄軍的隊伍也奉令乘黑夜渡河。但是所有前進的路上都塞滿了行李車輛，無主的馬匹，男人，女人，小孩子，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搶着向一個目的地進行，但是結果彼此互相妨礙，誰也不能先到橋邊。這兩條橋本來是一條專載大車一條專爲步行人走的，但這時候拿破崙的軍隊已經漫無秩序，不能照通常的辦法走了。大家都已恢復野蠻人的本色，各自拿出吃奶的力氣來搶一條活路。那些老弱的，受傷

的，婦女以及孩子們，夾雜於少壯兵丁之中，或被撞倒，或被踐於足下，或被踢倒在橋邊，墜於河面亂冰之上。這就是六個月前隨着英雄主將奉王道文化的名義而前進的法國軍隊。

後面正式的奉令渡河的軍隊已到橋邊，但是橋上還擁擠着無數的羣衆。於是雙方起了戰爭，本來是用以打俄國人的大礮，現在轉過方向來向着橋上擁擠的多數同胞轟射。一部分被砲彈轟斃，另一部分爲刺刀扎死。後防軍隊一直往前衝進，掃除了在河中當道的一切人物，因爲他們知道只有一夜工夫的自由了，到了第二天早晨那優勢的俄軍就要追擊過來了。

第二天早晨到了，那橋已經被俄國佔領。所有拿破崙的軍隊都已平安渡過，但是我們的眼睛如果能看得遠些，就可看見還有一大部分羣衆被隔在橋邊，全部無望地在逃避敵人的毒手。拿破崙這一次之所以得救，完全由於一個德國種將軍易北爾（Eble）的功勞，他帶着少數的先鋒隊搭起橋樑，盡夜守護，儘可能的力量維持秩序，最後又奉令將橋撤毀。如果沒有這一個人屹然獨立，則法軍難保不全軍覆沒。

他儘着膽量留守到最後，這時候俄國的礮隊已經衝擊上來，而那些亂軍還在爭渡不已。但是到了九點鐘，最後的時間到了，易北爾把頭轉過來，火繩點着，轟的一聲，橋樑終於炸毀，這位德國種的將軍在幹了這件大功德之後不到幾個禮拜也死去了。

留在河那邊的一部分人，還有在大火燄中冒險衝過去的，但多數很快地掉在河冰面上。

這裏究竟慘死了多少人，誰也不曉得。這一條河到第二年忽然在橋底下湧出一個新的小洲，這就是當那恐怖之日爲爭生命而衝突的羣衆們所造成的。十年以後有一部分普魯士官吏去參觀過這個戰場，還在這裏找出無數屠殺的痕跡。這裏的河神因爲要使人永遠不要忘記了這一頁慘史，所以在每年春季這河中的小洲上就開出一種奇花，名字叫做「毋忘我」(Forget me not)。

十二月五日，他們到了威爾拿附近，拿破崙才把自己決定的方針告知了主要的將領們，他決定自己微服回到巴黎，而把殘軍留下不管了。

威爾拿城在整天慶祝勝利的時候，忽然碰到潰軍的開到，人心立刻大亂起來，失了主帥的潰軍在城中任意搶掠。兵變的消息從威爾拿傳到了克佛諾，這地方軍用庫中存有上千萬的貨幣，立刻被變兵搶光。直等到哥薩克兵追擊過來，才把他們連人帶錢一齊拿了回去。

最後，他們在搶掠够了之後，把隊伍退到普魯士境內的哥尼斯堡裏去，這是他們從莫斯科退兵之後的兩個月。

這就是赫赫有名的拿破崙大軍征俄的下場，一切野心侵畧的強權國家都應該以此為鑒，然而若不是俄羅斯人具有堅壁清野，毀家紓難的決心，甘心將自己五百年文化的古都付之一炬，也不會收這樣大的成效。對付強敵惟一的方法，只有自己決心徹底的犧牲。從偷安取巧中想方法，結果適以自誤。俄國人有這樣死中求活的精神，所以終能至今屹立為一強國。俄羅斯外抗強權的精神和方法我們已經看過了，在下面我們就接着要看看德意志人怎樣對付泰山壓頂的敵人。

第十九章 光榮的叛將約克將軍

當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向俄國進攻的時候，有普軍二萬人在約克將軍（York）指揮之下參加作戰。他被編在法將麥唐諾（Macdonald）之下，擔任左翼的工作。

這支軍隊向里加（Riga）進發，打算攻下這個波羅的海沿岸的古城。但是這地方俄國的守備很充足，並且有英國艦隊在海岸援助，時令又值冬天，所以法軍不能得手，兩軍在此相持起來。

在俄國軍隊中也有許多日耳曼人，他們在停戰期間和法軍中的普魯士人彼此來往得很親熱。七月二十九日，約克將軍給俄軍司令官去了一個公文，打算要互換俘虜，但是當他知道他的被虜在俄軍的兵士居然不願跑回自己的營盤而甘心樂意在那哥薩克將官之下服務的時候，他是何等的驚訝啊。約克將軍當然對於這件事大為憤怒，他宣布這些人是叛賊，並且下令宣告死刑。這個命令曾經稟告過普王，並且得

他的欣然同意。他從沒有想到不過多少時候，他自己也要步那般兵士的後塵，做了一個名譽的叛將。

他的本心是恨拿破崙和法國人的，但是他所受的命令是幫拿破崙去作戰，這確是令他極爲難的事情。在里加逗留了幾個月，拿破崙在莫斯科大敗的消息便漸漸傳到了。從俄軍中來了陰謀的提議，要求約克早日投降。他派人回柏林請示，但只得到怒斥的回答。

不久拿破崙的潰兵已經退到威爾拿了，後面追蹤的是俄國的大軍。他再度向柏林請示，並且勸法將麥唐諾也向拿破崙請示，趁早退兵。但是兩方面都得不到回音。漸漸地他們的地位被俄軍嚴重包圍起來，一點消息也得不到。

直到了一八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約克將軍最後的專使才從柏林帶着國王的命令趕回來，但是內容仍舊很含糊，似乎國王除了仍願做拿破崙的同盟以外，沒有一點暗示他可以和俄軍聯絡的意思，柏林政府仍然相信拿破崙是無敵的，還有重整旗鼓的可能。

耶穌聖誕節的前晚，他受了俄軍的壓迫，從里加往提路斯特撤退。他接受了俄軍停戰議和的要求，但是有一個相當的代價。這代價便是與俄國正式約定弄俟完全恢復了一八〇六年耶拿戰役所失的權利以後，俄普兩軍決不對法議和。

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晚上，約克接到麥唐諾的命令，令他在提路斯特與法軍會合，同時一個密使從俄軍軍營中派來，帶來了一封信，勸他投降。約克還沒有把這封信看完，他的朋友，後來寫那部著名戰爭論的克勞塞維支（Clausewitz）就進了他的屋子。克勞塞維支曾經帶着一百多個熱心要打拿破崙甚至連變成俄國人也願意的軍官離開過普軍。約克很粗野地對待克勞塞維支，拒絕再和任何一個敵軍的密使會談。他說：『現在我已接到命令，我必須前進，禁止再有任何議論，因為這樣足以影響到我的生命。』

但是克勞塞維支哀懇他至少再讀一次密信，不要無禮退回。於是約克一面咆哮着，一面拿過蠟燭，克勞塞維支替他讀一封俄國司令部來的信，內容表明普軍的抗戰是徒勞無益。信尾帶着很強烈的暗示，說俄國方面再不能忍耐了，如果約克再不

覺悟，則將以敵人視之，且必使其全軍覆滅。

約克的眼睛像鷹一樣閃起來，把眼釘住克勞塞維支說道：「克勞塞維支，你也是一個普魯士人，你能相信這封信是誠意嗎？」

克勞塞維支以名譽担保此話當真，約克又轉回頭來對着另一位在俄軍中服務的普國軍官羅得（Roder）問他的意見，他的回答是「如果爲國王，國家，和軍隊全體打算，這種辦法是有大作用的；如爲個人打算，那就難免後來要有許多危險。」

於是約克提高了聲音叫道：「什麼，我個人嗎！爲我們的國王，我俯首就刑都甘心願意。讓我簽了降書的字罷！」

於是這位躁急的老將軍大踏步走到克勞塞維支的身旁，抓住他的手叫道：「你已經得了我了，我已決意和法軍分離了。」

就在這一天晚上，他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他的將校們都預料有什麼重要事情的宣布，會場的空气非常沉寂，連彼此心跳的聲音差不多都能聽見。有好一些時候，約克用眼睛靜觀那些和他分担榮譽的重任的人們的態度。他很難出口說他的意思

是要勸誘他們做那違反軍紀的事情。

『諸位先生』，他說：『法國軍隊已經爲復讎的神靈所毀滅了，我們聯合俄軍以恢復我們獨立自由的時機已經到了。誰能和我一樣想法，並且願意犧牲生命爲祖國爭自由的，請來和我聯合起來，如果不願意的，也請不必勉強。大家都可以自由發表意見，我對於任何意見一律尊重。如果他們的冒險成功，國王也大可以赦免了我的罪過。如果失敗，我犧牲了我的頭顱。如果不幸至此，我懇求我的朋友對我的妻兒照顧一下。』

全體的劍都拔出了鞘，全場一致熱烈同意他們領袖的簡單意味深長的演說。全軍立刻都接到他們元帥改變態度的通告，這一天晚上熱烈的歌聲頓時瀰漫於軍營之中，因爲他們早盼望着祖國有自由解放的一天了。

約克立刻給國王去了一封信，一方面解釋他因不得已而採此行動，另一方面也是出自本願。『如果這件事情確是做錯了，我甘願將首級貢獻到陛下的足前。我願意以死殉我的信仰，我相信已經盡了個忠實的臣子和普魯士國民所應盡的義務了。』

在光榮的一八一三年的開始的第一天，約克和他的快樂的將士們進了提路斯特城，受到所有首先爲德意志自由作戰的人們的熱烈歡迎。東普魯士的人民希望他在法軍未渡萊茵河以前將他們截斷，這樣便可以把幾載的深讎報雪了。但約克不是一個有野心的政治家，也不是一個冒險家，他祇曉得守軍人的天職，爲國王效忠。他在提路斯特給國王去了一個報告，說明他因不得已而暫守中立，靜待後命。

普王接到這個報告以後，非常震怒，他立刻下令逮捕約克，委別的將官代他的職，並向拿破崙使臣担保他的軍隊仍然全體忠心於法。約克這才知道他已違背了國王的意旨，犯了大惡不赦的罪。但是這時候他的態度也變得更勇敢了，他接受了俄皇一百萬盧布的津貼，並且實行與俄軍聯合進攻法軍。他向東普魯士的官吏發出命令要求他們召集後備隊和接濟軍餉。正月六日，俄國的先鋒隊開進了哥尼斯堡城，受了人民熱烈的歡迎。又兩天後，有一個使者從柏林走來，宣布以大罪逮捕他的命令。

但是東普魯士離柏林太遠，人民不相信國王真會傾心於拿破崙，就是在報紙上

將約克治罪的旨意宣布以後，人民還以為這不過是欺騙拿破崙的一種詭計。但是約克現在的地位却變得十分嚴重，有幾個將領已經拒絕服從他的命令。他在給部將一封信中寫道：『我以很痛心的態度割斷了一切從屬關係，一意孤行去宣告戰爭。軍隊早已盼望有人能夠領導他們去反對法國，人民大聲疾呼要求這個，國王心裏也願意這個，但是他現在已經失去了自由了。我們必須用軍隊的力量去恢復了他的意志自由。我將要帶領五萬人迅速地向易北河和柏林進發。到了易北河以後，我就可以對國王說：「先生，這是你的軍隊，這是我的頭顱。」』

這一齣戲是一幕含有非常滑稽氣氛的大悲劇。這位嚴正的保王黨徒很兇暴地反抗着他的國王，他用國王的名義鼓動起軍隊向前去反對這同一的國王，而他的目的確是要解放他的國王的自由，而他的國王却顯然並不歡迎這種舉動的。約克於正月二十七日在報紙上為這件滑稽劇辯護，他宣布他仍舊可以用國王的名義執行統治權，因為關於他被捕的消息並非從正式驛道傳來的。其實國王的正式使者早已被哥薩克兵扣留了，因此約克永遠也不會得到正式的命令。

這樣，所以普魯士的國王武裝了他軍隊的一半去爲拿破崙作戰，而約克却武裝了那另一半軍隊去反對拿破崙。這樣情形使一般國民開始想到，既然國王和他的將領對於國家榮譽的觀念如此不同，那麼爲什麼不公開的徵詢那一般老百姓的多數意見來決定呢？

第二十章 革命黨的救國會議

在德意志偉大的一八一三年的頭一個月，拿破崙正在巴黎積極籌練新軍，他的深餓餘生的殘兵像魔鬼一樣流浪過德意志的冰雪之區。這時候約克將軍所統率的普魯士軍團正駐紮在普國的東北角上，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法國人，俄國人，抑或德國人。普王依舊很忠心於拿破崙，俄皇亞歷山大就通告全世界說，如果普魯士仍舊同盟於法，則俄軍定必進兵侵畧。

這時候普魯士確處於左右做人難的地位，直接感受法俄兩方重大的壓迫。如果約克能在這時候積極活動一下，也許可以將從俄國逃回的法軍完全消滅，這樣拿破崙的捲土重來計劃必定受一個大打擊。但約克是一個忠實的王黨，他不敢越出嚴守中立的態度以外。德意志民族大多數雖然很馴順，這時候對於失敗的法軍雖然仍舊待得很好，但民間秘密散布的自由空氣却是很濃厚的。許多愛國的小冊子和歌謠

在民間到處發現，鼓勵他們建設一個自由統一的新德意志的信念。但他們所最想不到的，就是這種德意志的自由運動的新精神，却是由一個最專制的俄羅斯帝國傳來的。

在拿破崙逃回巴黎的四禮拜以後，另外一輪小雪橇急忙地開向俄國的邊境，給德意志的愛國志士帶來了無限快樂的消息。

這雪橇上載着一個人，他是德意志立憲自由之父斯泰因男爵。在他的身旁坐着詩人阿恩特（Arndt），他用詩歌煽起了德意志青年愛國的狂燄。他兩個都不是普魯士人，但他們都相信要統一德意志，非以普魯士為中心不可。他們一路上討論到未來的問題，這未來的前途正像玫瑰色一樣鮮亮。斯泰因在他的衣袋中帶着從俄國得來的充足力量，足夠煽動並組織起一個德意志的反法運動，而阿恩特則準備用一支鋼筆去勸說德國鄉曲的農民來擁護斯泰因在綠桌上所決定的政策。

斯泰因不言不語地埋頭深思了半晌，忽然跳起身來用有力的語調說道：「我一定要這樣做，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法子了。一定要召集一個普魯士的國民會議。義勇

軍也必須召集。約克必須向柏林前進，普魯士在他後面跟着，奧地利、撒克遜、威斯特非亞、巴威畧、泰羅爾以及全德意志的各邦都要跟着覺醒起來。」

阿恩特接着從舒服的假寐中跳起來用力的叫道：「是的，全德意志都要起來的。」

「在你手中帶的是德意志帝國的憲法，在我手中拿的是德意志自由的詩歌。」於是這個詩人突然脫口唱出一闕偉大壯烈的歌來，在不多時以後，這首歌竟變成了德意志解放運動中最有力的原動力之一。這首歌是一八一三年開首唱起的，但是直到一八七〇年它的力量還沒有失掉，還能够燃起德意志國民的愛國情緒來。

「德意志人的祖國在那裏？」這是這首詩每段的首一行。是普魯士嗎？是撒克遜嗎？是巴威畧嗎？那首詩每一段都回答道：「不，不，不」，我的祖國是更廣大的一個。於是照着斯泰因的論理，那詩人阿恩特坐在冰天雪地裏的車子上，走過殘餘的拿破崙軍隊中間，用底下的一句話結束他那首永久不朽的愛國詩歌，他說的是……『Das Ganze Deutschland Soll es Sein』（我的祖國就是全體德意志。）

一八一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斯泰因和阿恩特到了哥尼斯堡。當地的人民雖然熱烈歡迎他們，但沒有長官的允許不敢有何舉動。官廳方面則對於斯泰因很是討厭而又害怕。約克個人素來也是討厭斯泰因，在這一位腦筋簡單的保王黨軍人看來，斯泰因是一個搗亂派，他一定要將王朝斷送完了的。不過他們也明白斯泰因有煽動人民起而武裝的能力，所以表面上不得不敷衍。在這種情形之下，斯泰因很難實行他的計劃，他只好利用俄國的權力。他最後用俄皇的名義宣布一個於一八一三年二月五日召集國民會議的命令。這個會議包括有從貴族方面，農民方面，和都市方面選舉來的代表，召集的目的是要討論成立一支軍隊去作戰的最好辦法。

但是當地的官廳很害怕這種舉動，他們聲明這次會議並非真正合法的會議，不過是集合一些代表來聽俄國大使的消息。斯泰因以為不必和當地官吏打麻煩，所以把這些事情置之不理。

到了正月二十六日，斯泰因又揮動了一次俄皇的魔杖，他宣布開放哥尼斯堡為自由通商的口岸。這個命令完全成功，所以斯泰因能夠從關稅項下籌出五十萬泰勒

的鉅款來接濟約克的軍餉以及其他緊急用項。

各省代表陸續到齊了，但是沒有一個人敢出來擔任大會的主席，當地的長官消極，約克也消極，他們把這個會議看做了是革命叛徒的會議。斯泰因用了許多話去勸約克出席，但是約克不答應，結果兩個意志剛強的人發生衝突。約克疑惑斯泰因是假借俄國的勢力去壓迫他，他宣言他要逃往英國去不管閒事。斯泰因覺得只有他自己離開哥尼斯堡才能化除意見，因此他就躲開了，以避免這個會議有受俄國人操縱的嫌疑。

在這時候就是斯泰因也覺着國家復興的一切希望似乎都完了，但是他不明白他已經造成了如何偉大的民衆勢力。東普魯士人民的愛國精神早已點燃起來，他們是遲鈍的農民，經濟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他們仍願意爲國犧牲一切。在這些代表之中，有二十三個貴族地主，十八個市民，十三個農夫。他們聚集到一處不是爲階級的利益或個人的利益，他們是爲祖國而來的。

二月五日早晨九點鐘，這些愛國者集合於哥尼斯堡的古城牆中，從這一天起哥尼

斯堡就變成了德意志自由運動的搖籃。他們受着斯泰因的指導，決定爲着「公共祖國的一般防禦起見」選舉出一個委員會來，請約克將軍出席，以備諮詢。約克在會議席上盡量說明他對於國王的忠誠態度，他暗示非得國王命令不願有何舉動。但是聽衆也許暗暗笑他，因爲他在國王眼中早已是一個叛徒了。

這一天晚上有一個委員會在約克的家中集合，議決要徵集從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全體男子來從軍，這就是所謂 Landwehr。這就是沙恩好斯特、布魯協、蓋斯腦、和克勞塞維支的夢，現在由斯泰因的手實現了。這位大政治家好像特蒙天佑一樣，恰好在可以做大事的正當時候出現，不久又很奇異地消失了。

有許多重大的改革都是和斯泰因的名字聯在一起的——農奴的解放，貿易的自由，都市的自治政府——所有這些都在一八〇七到一八〇八年的短短幾個月中，在提路斯特的國恥之後，和拿破崙正下令要逮捕「那個名叫斯泰因的人」的時候，一件跟着一件都辦了。

現在在哥尼斯堡的十四天之中，斯泰因又做了幾件非常重大的事，他把全省的

民衆重新組織起來，恢復了公衆的信譽，復活了商務，召集了一個會議，而且在同時建設了此後永久支配德意志的普遍兵役制度，靠着這個它才配構成一個偉大的國家。

這就是這次有名的國民會議的經過，參加這次會議的都是一些公然反抗國王的人，國王認他們爲叛徒，他們反對國王却仍用的是國王的名義，並且做的都是對於國王特別有利的事。

第二十一章 普王召集義勇軍

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對於斯泰因是極端憎厭的，對於約克也決不忘記了他的叛逆之罪，然而就這兩個人，在一八一三年開首的時候，拯救了普魯士王室的命運。約克藉口於未奉到國王的正式免職命令，所以仍以東普魯士的軍事長官自居，斯泰因則以俄皇的名義，發布一切改革的法令。

當拿破崙潰敗的第一次消息傳到柏林的時候，沙恩好斯特就請求國王下令立刻召集後備隊，鼓動全國至少為自存自衛而起戰爭。但是國王始終受親法派的包圍，不敢驟然決定態度。哈登堡以為猶疑兩可是最危險的，勸他或聯俄，或聯法，兩者之間決定走一條路，甚至淚流滿面跪在他面前來請求他，但是仍然不能喚起國王的決心。

當時柏林是完全在法軍的控制之下，所以哈登堡想最好是設法勸誘國王離去此

地，或者可以比較了解民意些。但是普王反對出遊。哈登堡只得想出一個騙術來騙動他。他首先給駐柏林的法國大使送去一封信，說是有些普國愛國黨人要在柏林起事以解除法國駐軍的武裝。因為這樣，所以法國司令官就下令召集各地的法國駐防軍都向柏林集中。法軍這種行動表現以後，哈登堡就散布一種謠言，說法軍集中的目的是要把普魯士國王密囚秘禁起來。國王聽見了這種消息，非常害怕，因此最後哈登堡竟打動他出遊的心思。正月二十二日的晚間，他微服逃往柏林東南二百英里的伯來司勞。

國王的逃亡原是爲了自身的安全而出的，但是在一般不明真相的民衆看來，却以爲他是有意和法國開戰了，勇敢的榮譽立刻集中於國王一身。但是事實上國王和法國人仍然來往得很親密，法國大使跟着也到了伯來司勞。普魯士仍然效忠於拿破崙，對於哥尼斯堡的愛國志士則沒有一點安慰。

當普王逃往伯來司勞以前，俄皇亞歷山大已經越過普境，到了三月四日俄軍已向柏林進攻，因此普王之被擒乃遲早的問題。沙恩好斯特竭力勸告國王立刻召集國

民義勇軍，至少須十萬人左右。但是國王在一八一三年仍和一八〇八年時代一樣，仍然反對這種計劃。他把全民武裝制度仍當作是一個危險的民主運動。國王左右的舊派軍官們把沙恩好斯特叫做是革命黨或民衆煽動家。雖然如此，但國王最後究竟讓步，在二月三日這一天下令召集義勇軍。他不相信有人會來從軍，所以他對於這件旨意自己不願意簽名。在他看來，普魯士仍然是舊日的普魯士，他不知道自從斯泰因的自由改造政策實行以後，德國民衆對於國家的感情已大不相同了。

國王在伯來司勞下召集國民義勇軍旨意的時候，比斯泰因在哥尼斯堡召集的會議所議決的只早兩天。因為當時交通機關不完備，所以兩地雖然不謀而合，但却是互不相聞。國王的命令並未說明對何國作戰，但一般人民却都堅信是要抗法無疑。一八一三年的義勇軍在一般正規軍隊看來是一些危險的亂民，假如國王曉得應徵的是這樣普遍而踴躍，也許他就不敢下這次命令了。只因爲國王怕花錢，召集義勇軍比正規軍省些，所以沙恩好斯特才能打動他。

許多出身於中上等人家的青年，都自備服裝糧食投身於義勇軍，來過軍隊的生

活。他們不自稱爲兵丁，卻自稱爲戰士，因爲不含有受金錢雇傭的思想。在柏林，三天之內就有九千人應募。

國王之所以堅主親法，因爲他根本不相信德意志人有打仗的勇氣。有一天，沙恩好斯特把他拉到窗前，指給他看看實在情形。他眼底的大街中正有一大排很長很長的公用車輛在進行，上邊滿載着熱心的義勇軍，他們完全自備費用來到柏林，熱烈地要爲着德意志作戰。這位忠誠而勞苦憂傷的沙恩好斯特這時候轉回頭來向他的主人翁問道：『陛下，你還不信嗎？』

他的陛下至少在這一秒鐘變成了一個非常勇敢的人物，於是，在二月九日這一天，用他自己的名義發布了一個極爲重要的詔書。這就是向全普魯士人宣布每一個健全的人民在十七歲到二十四歲之間，都要加入隊伍來作戰。在一禮拜以內應募而來的義勇軍予以特別的優待，其餘的則與普通兵士一律待遇。但事實上人民對於戰爭是這樣熱心，到處都有義勇軍出現。

二月十五日這一天，普魯士國王鼓出了從來沒有的勇氣，向拿破崙發出了一個

通告，限他將軍隊撤出易北河外，讓出無理佔據的要塞，並要求賠償九千四百萬法郎的償金。國王也許相信拿破崙會以友誼來接受這種文書，但是沒有別人會相信如此。這種公文的發出無異於一件宣戰的通告。當普兩國國交如此緊張的時候，法國駐普大使還在進行一件婚姻的交涉，打算介紹普王的兒子與拿破崙的一位公主訂婚。德國國民已經熱烈要打倒拿破崙，而普魯士國王還在妄想法國能以友誼恢復普國的獨立地位。

第二十二章 一個大學教授對拿破崙

宣戰

一八一三年二月三日早晨八點鐘，有一位伯來司勞大學的教授正在開始要講授他的自然科學的功課。這位教授的原籍是斯坎狄納維亞半島，但是自動入了普魯士籍，並且打心裏擁護德意志的獨立自由。有一天他早晨上課的時候，忽然發現在他講堂上他的學生少了一大半。這時候這個都市正在一種極度擾攘不安之中，四下裏熱血的青年都自動投身軍隊來集中於這個都市，在這種情形之下，有血性的人是不能安坐在講堂上聽什麼流體靜力學或聲浪學的講演的。

這位教授覺悟了這種情勢，他於是立刻就結束了他的講演。他一夜沒有睡覺去思索這個問題。照他是一個王室官吏的地位說，他可以不必管別的閒事，只希望按

月可以拿薪水就成。然而若就他是一個德意志公民的地位來說，他不是也應該拋棄他的薪金，他的地位，和他的生命來將他的國民資格放在教授資格之上嗎？因此，在第一堂下課的時候，斯提勞（Steffens）教授就對他的聽衆宣布道：「諸君，我在十一點鐘要作一次另外的講演，但是我要利用那個時間對你們提醒一件重大的事。國王召集青年去參加義勇軍的事已經實現了，或者今天一定要實現。我希望大家注意這件事。別的講演在今天都省略了，我希望願意聽講的人都可以到我的教室來。」平常很懶散地去聽那自然科學講演的少數學生，現在忽然激動起來了。大家爭着跑出教室去宣布這個消息。

還沒有到時間，黑壓壓的聽衆已經擁擠到樓梯口。窗子上爬滿了許多的人，這位教授從人叢中擠了上去，他忘記了他說了些什麼話，他大聲疾呼，他的話喚起了每一個聽衆靈魂上的共鳴。他不但勸學生去宣戰，而且當場宣布他自己決定投入義勇軍。

普魯士政府還未對法宣戰，民衆已經自動起來發出宣戰的哀的美教書了，投這

第一個炸彈的，便是這一位大學教授斯提勞先生。

他這種態度自然影響到他本身的地位，大學校長把這事情看得非常嚴重，國王和首相全都對於他大不滿意。法國大使立刻提出抗議，要求懲辦這個破壞法普永久親善的妄人。國王立刻免了他的職，哈登堡用盡柔和的話來向拿破崙解釋這件事情的無關重要。

但是第二天教授還準備要向伯來司勞市民作更公開的講演，政府不敢直接壓迫他，但是哈登堡却在事先與斯提勞約定在講演時千萬不得提及拿破崙字樣。這是很容易的，因為他可以用許多代名詞來使聽衆了解。

當斯提勞教授在伯來司勞鼓動學生參戰的熱情的時候，德國體育之父蔣恩在柏林也燃燒起一種愛國的熱情去對付法國駐防軍。這一個整冬天他用種種課程去訓練首都的學生們，鼓動他們愛國的責任心，教給他們以激昂的戰歌，他們在操場上走來走去地高唱這種歌。有一天他帶了一隊學生走過勃蘭登堡門底下，拿破崙曾從這個戰勝的紀念門上奪去了象徵勝利的銅戰車彫飾。他走到這裏停住，對一個孩子說

：『你看見我們的勝利已經被拿走了嗎？你對於這件事情是怎樣想法？』那小孩回答說，他對於這件事情想不出什麼道理來。於是蔣恩走上前去，抓住他的頭髮，順手打了他一個耳光子，並且說道：『你們要記着，你們必須把勝利從巴黎奪回來，重新放到勃蘭登堡門的頂上。』這個故事立刻傳遍了全柏林，每一個柏林市民走過這座門下的時候，必定要想起蔣恩的教訓。

自從國王召集義勇軍的消息到了柏林以後，蔣恩也起身往伯來司勞去。哈登堡在離開柏林以前，曾暗中與蔣恩談過，他鼓勵蔣恩去聯合全國的義勇軍，組織一個獨立的軍團。後來德國人叫他做 Freikorps，就是自由軍團的意思。蔣恩在臨離柏林之先，把他的愛國同志集合起來，約定了彼此的信號。

柏林在二月七日才聽到國王召集義勇軍的消息，大學裏立刻集合了他的二百五十八名學生去做『戰士』，有一個中學校送了一百十三名學生，另外一個送了一百三十四名。法國政府打算逮捕那些往伯來司勞投軍的人，但是無效。他們三三五五分頭出發，到城外才集合起來。柏林在這時候只有十五萬人口，自耶拿戰爭以後，

歷經軍費需索，已經困窮不堪，但是這次居然供給了一、六二九、八九三泰勒的軍費，單爲義勇軍就募集了二萬九千泰勒，爲自由軍團又募了八、七七三泰勒。

蔣恩在伯來司勞的金枝旅館設立了他的司令部，各方來的學生義勇軍都和他聯合起來。

接着在柏林便傳來一件震動每一個德國人心魂的故事。在二月二十日這一天正午的時候，在全市都在法軍監視之下，從兩個東門裏衝進一百五十名牧羊小子的大隊來。他們一直在大街上亂馳，打倒了所遇到的一切法國人，在稠人廣衆之中作了一套簡單的亂七八糟的演說，然後逃了回去向伙伴們誇耀他們怎樣給法國人吃了一驚。如果這次行動是有計劃的，並得到本市民團的幫助，也許就可以將柏林的法國駐軍全部俘虜。

有一位柏林的義勇軍人給他的朋友寫信說道：「從城東的大街上來了一批烏合的市民，他們都是鐵匠，手裏拿着鎚子。爲首的是一個黑大漢，一柄大鐵鎚夯在他的肩上。他喊道：跟我來，讓我們把法國人的大礮堵死去。」

他們一直衝到王宮的角落旁，在橋上有兩隊炮兵和少數法國人防守着。黑大漢上前打倒兩個人，其餘的都跟踵而逃。他們從身上的皮圍裙裏取出兩個鐵釘來，把兩座大礮的火門釘死了。但是敵人不久就帶着援兵回來，這一般愛國暴徒的地位就變得很危險。我們的黑大漢手裡只拿着一把大鐵鎚，獨自把守橋樑，以抵禦來軍。他砍倒幾個敵人在他的脚下，但是不久他也力盡了，有一打法國的刺刀把他的血染了柏林的街道。但是那些市民們重新又集合起來，把法國軍隊壓迫回去至少有一個時候，把他們領袖的尸首帶到那王宮的高貴的地方去。

所有這些事情，以及還有甚於此者，恰巧都發生在王宮的窗子底下。在國王眼中看來，這些柏林的愛國民衆都是反叛，他們是反對國王的敦睦邦交政策的。

一直到一八一三年春季以前，「自由」和「祖國」兩個口號在德國境內是絕對聽不到的，從這時候起，德國人民的政治辭典裏，才第一次發現這兩個字。

這種自由與祖國的思潮不但在大衆中廣佈起來，就是國王左右的軍人也漸漸傾向于此了。老布魯協在一八一三年二月十日給他的好友沙恩好斯特的一封信上寫

道：

「我一想起自由和國家的事來，非咬緊牙根就不能靜坐着。讓這些豬狗外交家們到魔鬼那裏去罷。我們爲什麼不跳上馬鞍像迅雷一樣給法國人一個打擊呢？任何人勸國王猶疑和對拿破崙請和的都是些賣國賊，都應該馬上槍斃。我們在這裏多談論一刻，而不去喚起國民去作戰，就使法國人有重整軍備的機會；因此我要這樣說，起來，找敵人去，把你的劍刺入他們的肋骨裏去。」

這不是民衆煽動家，而是最忠心的保王黨，在一八一三年開頭的時候，這樣想過，這樣說過。

第二十三章 德意志自由的祭壇

在一八一三年的初春，最專制的普魯士王室發現他是用着全民政治的武器去作戰的。七年以前，他有二十五萬職業的軍隊，被貴族出身的將領率領着，吃了一個全軍覆沒的敗仗；現在第二次和拿破崙打仗，所靠的並不是正式武力，而是一些他所輕視的勢力。拿破崙之所以造成偉大，因為他帶的是一枝有革命精神的武裝勢力，因為他有革命的民衆勢力做後援，所以才能百戰百勝。現在德意志也是在民衆基礎上起來和他作對，這不是軍隊和軍隊的戰爭，乃是國民對國民的戰爭，誰能拿得起這最偉大的勢力，誰就得最後的勝利。當普魯士國王在二月三日下午令召集國民義勇軍以後，在德意志各地湧起了一種狂熱，我們從現在保存的當時舊報紙上，還可以看出當時一般人民怎樣熱心把他們的財產衣物捐助給政府來作對外抵抗的經費。當時的德意志自婦女以至兒童，自青年以至老者，自農民以至貴族，自猶太人以至基

督徒，大家一致站在公共願望之下聯合起來，捐助他們最後所有的一切來爲着祖國的自由。政府的衙門一時變成了一座大當舖，凡是市場上所有的物品都可以找到。

我們試舉一件比較最特別的例。當時有一位十八歲的貴族小姐，是伯來司勞的人。她的美貌是很出名的，特別是那金黃的頭髮又多又好看。她沒有東西可捐，因此她走到一個理髮匠那裏問他，說她的頭髮值多少錢。他說值十個泰勒。她就要求他代她把頭髮剪去，那理髮匠自然不肯。於是這位小姐回到了家中，自己拿起剪刀來喀嚓一聲把頭髮剪下。她把這一綹頭髮送給王室的官吏，並且說：『理髮匠說我的頭髮值十個泰勒，我很高興把這件小小禮物送給了您。』

委員會把這有名的頭髮配上首飾拍賣出去，賣了二百五十個泰勒。

另外還有一位十八歲的小姐離開了她的故鄉普特丹去投入盧曹（Litzow）學校的『自由軍團』。她的名字叫做愛蓮娜拉倫茲（Eleanora Renz）。她爲着祖國打了無數奮勇的仗，在盧曹的軍隊中沒有人曉得她是一個女子，直到九月十六日以前。在這一天，和法軍打了一個大仗，愛蓮娜拉就在前敵。一個砲彈打碎了她的右

腿，她從馬上跌下來，她的同伴去扶她，直到她死後才發現是一個女子。

在德累司登的一個小博物館裏，許多旅客足跡不到的地方，藏着一個象徵德意志偉大精神的東西——這是一個鐵製的指環，上面刻着一行字是 *Gold gab ich für Eisen*（我把金的換成鐵的）。

就是這一年春初，在柏林有一個愛國志士名叫魯道夫威克買斯特（*Rudolf Weikmister*），他召集了一部分德國朋友，把他們的指環獻給國王。他指出一個指環之所以貴重不在乎他的質料，而在乎社會的心理作用。他打算用一種方法去提高心理的價值，他請政府把鐵的來換金的，從此以後凡是手上帶着鐵戒指的人，都有一種為國効過力的榮譽觀念。

從這頭一次聚集了一百五十個金指環去換取鐵的之日起，最高的紀錄一直到了十六萬隻金指環，都放在德意志自由的祭壇上，在一八一三年初期的時候。

在柏林的法國人最初還不明瞭這些運動的意義，他們以為這些運動是為對俄抵抗而設。這時候柏林市上和在伯來司勞一樣，年長的人在訓練青年，每一個人都戴

着黑白兩國徽帽章。那些沒有去伯來司勞的人，不過在等待着他們的軍裝。法國人漸漸曉得了他們的用意，於是趕快下令禁止義勇軍從柏林出發，但是已經遲了。那些義勇軍如潮水一樣從各門湧出，最初還是偷着走，以後竟成羣結隊大搖大擺在法國軍隊的面前嘲笑而過。

其中有一個義勇軍的領袖，就是渦提孩（Urline）的作者詩人摩特福構（Motte Fougai）。他率領了七十個義勇軍人在二月中的一天跳躍着向伯來司勞去投他的國王。那國王這時候還是拿破崙的同盟，但是那詩人唱的是他心中要唱的歌，而不是外交的調子。他帶領着七十個同志跪在腓特烈大王的墓前默默祈禱，起來以後在馬上唱出一個永遠在德國青年口中吟唱的雄歌。他們唱的是：

『我們要打仗去，

爲着整個的德意志。』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第二十四章 德意志軍人的自由歌

『自由的土地啊！德意志的土地啊！』

這就是德意志人的祖國啊！』

在一八一三年的時候，少年詩人柯奈爾（Korner）穿着盧曹軍團的制服這樣地唱着。但是柯奈爾並不是一個普魯士人，德累司登是他的生地，他後來自動入了奧國籍。在這次大戰發生的時候，正是他的二十一歲，他拋棄了在維也納王室戲劇家的好位置，急急忙忙往伯來司勞去爲德意志的自由作戰。他入了伍，立刻就產生了許多德意志人從未聽過的好戰歌。這次戰爭變成了一個神聖的戰爭，他們唱着讚美歌向前去打仗。

在這些日子軍隊裏充滿了詩意，他的最高的表現就是盧曹的獨立軍團。這個軍團於二月十五日得到王室許可得以公開組織以後，蔣恩趕快地就預備了一個愛國的

唱本，並且選出許多新兵來組織一個合唱班。

這些柯奈爾的少年同伴戰士們唱着禱告軍神的戰歌——他們很榮耀地要在偉大的耶和華手裏去討求公道。他們把長途的旅行弄得音樂化起來，他們一路上歌唱着男人的品性，處女的純潔，國家的愛，以及超乎一切的一個自由統一的祖國。在這些人的營帳中，從沒有聽見過下流的歌唱。這些鼓動愛國情緒的詩人，好像一個定律一樣，都不是普魯士人。席勒（Schiller）和奧蘭（Uhland）是符騰堡人（Württemberg），阿恩特是由瑞典地方來的，柯奈爾是奧地利人。席勒死於耶拿大戰前一年，但是他的詩歌裏充滿了愛國愛自由的情緒。在這些詩人裏面柯奈爾的位置尤為傑出，他已經將全副生涯都犧牲於戰爭之中，他的歌是在營帳裏的燈火之下寫的，是在大軍進行時寫的，是在馬鞍上寫的。他的少年同伴們一從他的珍貴的筆記本上偷看到一首詩，立刻就傳誦起來。這個筆記本把他一生的心血都萃集在裏面，一直到他在一八一三年八月的末一天死在戰場之後。

柯奈爾是一個德意志自由和統一運動的先覺者，他舍棄了在維也納的高尚地位

並不是爲了僅僅一個普魯士王室的存亡，他之所以投入盧曹軍團是因為這是一個象徵全德意志統一的愛國者的集團。在盧曹軍團裏的人大家討論的是德意志的問題，而不是普魯士的問題；他們崇拜的是德意志的三色旗，而不是普魯士的黑白二色旗。柯奈爾應該很快樂，因為他和沙恩好斯特同死於一八一三年。假使他活過滑鐵盧戰爭以後，他一定要像蔣恩和阿恩特一樣，被當作鼓吹自由思想的危險分子，而處以危害祖國的反動之罪的。自由是一切歌曲中主要的鑰匙，他發表的正是時候，可以免去許多人們的誤會，以爲這次戰爭只是爲維持普魯士王室的命運而戰的。

柯奈爾在一八一三年三月十五日離開維也納。從那一天起，一直到他死的日子爲止，這一本小筆記簿從沒有離過他的身。他每天在上面寫東西，結果把這緊張時代中的熱烈呼聲便完全反映出來了。

三月十八日，柯奈爾越過了最後的奧國邊界向伯來司勞的路上走去，他在這一天作了第一首詩，把普魯士的黑鷹當作自由的象徵。他讚美那專制的烏王領導着向德意志自由的道路

柯奈爾的第二首詩作於三月十九日，就是他咏了普魯士黑鷺的第二天，他又作了一首紀念路易絲王后的歌，他在這首詩裏把路易絲當作了聖人，當做了普魯士的聖母。他開頭的第一句話便是：『您聖人，聽您孩子們的禱告吧！』

在墳墓裏的路易絲具有很大的潛勢力，這位詩人把他爲國家犧牲的事宜揚出來，以刺激一般的人民。

『當一支軍隊把精銳集合起來，

爲着正義鼓勇向前的時候，

一幅聖潔的圖畫在旗下展開，

聖徽領導他們向前去，

畫圖在旗幟的波浪中，

把勝利的光照耀着我們，

路易絲，您是戰爭的指導者，

請領導我們離開黑暗到光明去罷！』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另外一位軍人兼詩人克來斯特（Henry Vor Kleist）也有一首詩咏路易絲王后在一八〇六年十二月六日耶拿戰後的事，『她在她身邊聚攏了國王所缺乏的所有的我們的偉大人物，我們還能團聚到一處不至於打成碎片就是她的力。』

柯奈爾歌咏着軍士的踴躍赴敵，歌咏對於神的義務，歌咏同胞的愛和大丈夫的心胸，歌咏盧曹軍團的勇烈。他的詩有的是讚神的，有的是咏酒的，有的是一篇政治宣言，有的是攻擊那些冷血的德意志人的。但是在每一首詩裏全都反覆着自由和統一的字樣，他寫道：

『讓我們高舉自由的旗子』，

『自由的星就是德意志生命的星』。

無怪乎國王開始要問到什麼時候這些革命的詩歌才會有一個完呢？

柯奈爾最著名的一兩段詩是出在他的『來福槍兵的歌』中，是在戰場上寫的，寫於一八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這一天就是後來統一德意志的大皇帝威廉第一的生日。在這首偉麗的歌中，有底下一段警句：

「呵，弟兄們，我們團結起來，
把勇氣好好地振作起來，

團結我們的是同一的語言，同一的神聖旗幟，
連繫我們的是同一的上帝，同一的祖國，

同一老實的德意志人的血。」

六月十五日，他在戰場上又寫了下面的一段：

「在神的宮殿裏我們宣過了戰爭的誓，

要爲着我們的——你們的自由而死，

神的恩典常伴着我們，

希望着，祈禱着，被一切忠誠的心。

.....

在我們中間沒有血統，階級，民族的區分，
大家都是自由的人。」

這就是柯奈爾對撒克遜人的勸告的最末一段，一八一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利比瑟的報紙上發表過。他是訴之於撒克遜人的崇拜路德和愛自由的精神的，當然這些詩對於當時撒克遜政府和國王一點影響也沒有。

上面所選錄的很少幾段詩，已經可以充分證明在一八一三年的『狂飆運動時代』(Sturm und Drang)，德國人才高唱他們從未曉得過的自由之歌，而且此後也再沒有這個機會，一直到德意志真正統一以後。

最偉大的愛國詩歌萊茵河的守衛，這時候還沒有出現，但是除了這一個例外，其餘一切今日德國民間流行着的愛國歌謠無一不是在那個時代產生的。在一八一三年以前很少有偉大的詩歌，從此以後也很少。好的歌是由自由人口唱出來的，一八一三年正是自由黎明的時代。全體德國人唱到這些歌的時候心都跳起來。詩歌從此成爲鼓勵軍隊的原動力，唱歌的人力量超過國王，人民爲着唯一的觀念去向戰場，軍隊跪下來祈禱上帝賜予力量。

這就是一八一三年時代的德意志的自由之聲。

第二十五章 盧曹的德意志自由軍團

『把旗幟，盡你所能的，

高揚在空中，

今天我們人人發誓，

要去死，死得英雄。

高揚在隊伍頂上，

舉起了勝利的旗子，

我們要勝利，

不然我們就爲自由而死。』

阿恩特祖國謠

提起了自由軍團的名稱，容易使人猜想到這是一種別動隊，游擊兵的性質，但

其實不然，盧曹和他的部下仍然是國王正式的隊伍，本來是編來作後備隊之用的。

當拿破崙在一八〇七年壓迫普魯士的時候，沙恩好斯特和斯泰因就開始準備應付第二次戰爭的工作，愛國的德意志人都覺得這個戰爭不久就會到來。在表面上普國的軍隊不得超過四萬二千人，但是在秘密計劃裡他們的戰鬥力增加到比腓特烈大王時代還要過之。

從一八〇七到一八一三年中的每一年，這些愛國黨人，以布魯協、蓋斯腦、斯泰因和沙恩好斯特為代表，年年希望國王將要下一個命令讓他們前進一步去反抗法蘭西。他們主張在戰爭之中可以成立許多獨立的小軍團，用以擾亂法軍的交通線，並鼓勵新近被法征服的許多德意志小邦的叛亂。

普王顯然反對任何有傷法國友誼的軍事計劃，但沙恩好斯特却找出許多藉口來維持他和住在法國各地的愛國志士的聯絡，這些人都盡各人的能力去準備工作以應付未來的大戰。他們不斷地向柏林報告法軍的行動，人民的感情，軍火的儲積，以及起事的機會等等。

在這些軍官之中，沙恩好斯特所特別注意的就是亞道爾夫·馮·盧曹上校（Major Adolf Von Litzow）。他曾經參加過奧爾斯塔塔的血戰，曾經隨着斯奇爾在可樓堡城內抵抗過法軍的圍攻，他只有一小部分軍隊，但是能夠給敵人以重大的傷害，因此他的聲名就立刻爲國人所注意，特別是蓋斯腦很垂青他。

到一八〇八年他離開軍隊，同着其他一大部分人，第二年隨着斯奇爾去單獨進行反拿破崙的工作。他們失敗的情形前面已經講過了。盧曹受了重傷，在政府眼中他是個違抗命令的叛徒，但在民間他却成了一個英雄。

到了一八一三年，政府計劃組織一個獨立的游擊隊的時候，盧曹自然就被選爲領袖。他建議這個軍團不必專用普魯士人，應該把全德意志各邦的愛國志士都網羅在內。

到了二月十八日，這個正式叫做「普魯士王家的自由軍團」便開始成立。當時與王室約定的是國王除軍餉以外不供給別的，武器也須自行設法，在無法可設時始得向國王請求。國王又特准他們穿一種黑色的特別制服以省經費。他們的軍官都是

正式由國王任命的，作戰是穿着軍服打的，所以性質是正式軍隊，並非是民團之類。

盧曹的司令部就設在伯來司勞的金王杖旅館內，他和蔣恩整天在那裏籌備集合隊伍的問題。他們的人是不成問題的，許多青年都熱烈地想參加到他們的組織裏面，但是他們沒有錢，沒有武器和服裝，而且因為在他們裏面自由的空氣太濃厚之故，也不能得到國王充分的信任。他們的分子來自德意志各邦，整天所談的是全德意志的問題而並非普魯士的問題，他們的徽色是德意志的而非普魯士的，他們甚至打算要想掛一種象徵德意志統一的旗幟，但是被國王嚴格制止了。

但是盧曹和蔣恩都不是平常的人，他們拿出充分的勇氣來和環境鬥爭，到了三月十九日，正式宣戰後兩天，這個自由軍團便帶着充足的武器和軍需開向戰地去。他們的前途並不怎樣樂觀，實在的，許多步兵都沒有槍砲，他們是用長槍訓練的，毛瑟槍僅祇是一種理想上的模範而已。蔣恩很幸運地在都倫吉亞（Thuringia）得到了一批槍，每支價洋八元，其中多數在五碼以外便不能用，並且在潮濕的天氣

裏也失掉作用。騎兵的軍刀是鄉下鐵匠打的，笨而且鈍。誰能料到這種蹩腳的軍隊就是後來名震全世界的德國陸軍之祖呢？

一八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盧曹軍團開始從伯來司勞出發。這個軍團一路上增加人數，當他們進入利比瑟的時候，共有一千四百名步兵，三百十四名騎兵。他們是四月十七日走到利比瑟的，恰好在正式對法宣戰以後的一個月，他們又向詩人柯奈爾的故鄉德累司登進發。

他們無論走到那裏，都是愛國精神的代表。

這些青年們同仇敵愾的精神在詩人柯奈爾的信札中完全保存到現在，他告訴盧曹的自由軍團怎樣開到伯來司勞附近羅高（Rosau）地方的路德宗教堂裏去，他們在這裏用莊嚴的形式宣誓要為最高尚的目的効死。

「這一個禮拜六是我一生最偉大最有價值的時間，我們排齊隊伍從周伯亭向羅高開拔。這是一個路德宗教的村莊。他們的教堂簡單而時式地裝飾着，以備我們野戰隊的祭祀。……：在唱了你的朋友（柯奈爾自稱）為這件事作的讚

美歌之後，當地的牧師給了我們一場精采而有力的演說。沒有一隻眼還乾着（大家都流淚）……最後他主領宣誓——爲着人道，國家，和宗教，不許減省一點的血，不是征服便是死。他於是跪下禱告上帝降福於他們的兵士們……藉着全能的主的力量，一剎那間每個人的胸中都湧起一種祈戰死的火燄，每一個人心的心都爲英勇的血所充滿了。這個莊嚴的誓詞被每一個人反覆地誦着——對着官長的佩刀宣誓。接着便唱起路德宗的讚美歌來，『最强的堡壘就是我們的上帝』，然後結束了這場高貴的典禮。最後這些德意志自由的戰士們作了一個暴雷似的歡呼，：每一把劍都從鞘中跳出，這座神殿裏被無數的光芒照耀着。』沒有一個鄉村的教堂會受過這樣奇怪的祭享的，也從來沒有一個出征的軍隊會懷抱過像這樣崇高的情緒，這一天的德意志民族心中當作是一個光榮的復活節看待，他們無論走到那裏都點燃起愛國的火燄來，雖然這種狹義的愛國熱情時常被許多自命心胸廣大的人所嘲弄，以爲不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所應該有的。

盧曹軍團的人數是很少的，他們從沒有超過三千人以上的時候，但是其中有各

種階級的人，各種職業的人，以及最重要的是大德意志帝國中所有各邦的人。在一般人眼中看來，盧曹的自由軍團就是德意志統一的象徵。

在越過了普魯士的邊界走到撒克遜的時候，柯奈爾在四月五日起草一個宣言，他勸告撒克遜人和全德意志民族都應當起來贊助普魯士去反抗拿破崙的侵略。他勸告撒克遜的青年一齊起來加入自由軍團，『在我們的隊伍裏，沒有籍貫，階級，和國家的區分。我們大家都是自由的人。我們要向惡鬼和他的同盟挑戰，我們將要打倒他們，即使用了自己的血！』

在這個軍團裏有學生也有教員，有鞋匠，有商人，有王室的軍官，有大學的教授，在一八一三年的春間，這一大堆人一齊走過了撒克遜的美麗的原野。但是在他們之中最偉大的還是少年詩人柯奈爾，他在他的筆記簿上寫了許多壯快淋漓的軍歌，把全體軍人的愛國情緒飛揚起來。

盧曹帶了他的隊伍很光榮地進軍到拿破崙的萊茵同盟的腹地。他們沿路打了幾個勝仗，到六月八日已經攻到巴威畧。但是拿破崙和同盟諸國在六月五日已經訂了

休戰條約，所以他被迫着放棄了將要攻下的要地而向後撤退。

休戰條約規定凡屬同盟方面的軍隊在六月十二日以前必須撤回易北河東。這件事在盧曹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他這時已遠離易北河在百英里外，而六月十一日才得到兩軍休戰的消息，但是還不是司令部正式的命令。

他在六月十四日向利比瑟撤退，敵軍派了一個撒克遜軍官做嚮導，他以為他們已經平安了，但是他不知道拿破崙下令將他們的軍團當做土匪看待，不予以正式軍隊的待遇。六月十七日他們走到了利比瑟附近，受了敵人的暗算，全軍被包圍起來，奮勇抵抗的結果，只有一少部分軍人逃了性命，大部分或死或傷，盧曹幸而逃了回來。被俘的傷兵遣送到地中海沿岸的法國監獄去做了苦工。利比瑟的市民對於自由軍團會有一些同情的援助，也受了嚴重的懲戒。

但是盧曹的奮鬥也非徒然的，利比瑟街上的小孩們對於自由軍團的行動已經很親熱，無形之間把他們的精神宣揚出去。在他祖國裏每一個村落裏的小孩子都發生這種同情的親切之感，他們在未來的德意志國民中間種下了自由的種子。

第二十六章 普王被迫對法宣戰

一八一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這一天，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正在伯來司勞苦心考慮他的安全問題——還是聯合俄羅斯以反抗拿破崙好呢？還是仍舊幫助拿破崙對付俄國，或者嚴守中立好呢？他向所有各方面織了一個最危險的外交網。對於拿破崙，他極盡恭敬之能事；對於奧地利，他提議促進普遍的和平；對於英吉利，他裝出環境壓迫的困難樣子；對於俄羅斯，他派了一個密使在那裏竭力包圍。這也是幸虧德意志有運氣，伯來司勞恰好距俄國勢力較近些，俄國的武裝勢力可以直接向普王威脅。還有更運氣的，就是在俄王左右站着一個普魯士的大政治家斯泰因男爵。他在不多幾個星期以前給他的朋友寫信說道：「我只有一個祖國，這就是德意志，至於那些朝代，我看起來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腓特烈威廉之所以討厭拿破崙，就因為他平常把朝廷和國家分開來看，有這麼

一種表示；但斯泰因並不是一味討國王歡喜的人。他一手造成了哥尼斯堡的革命，他不得國王的允許就在東普魯士召集四萬武裝的軍隊，最後他到喀利虛（Kalisch）附近的俄皇大本營裏去，這喀利虛是在今日波蘭邊界上的一個小鎮，距離伯來司勞東北只有一百八十多哩遠。

亞歷山大已經預備要向他的朋友腓特烈威廉提出警告，如果他再不和俄國聯合到一處，則將以仇敵視之，必然要進兵侵畧和瓜分他的領土。但是他還不敢驟然採取這種步驟，因為恐怕普魯士完全附和了法國。因此他把軍隊停頓在西里西亞邊境上，打算先用一個小小的外交談判來引誘他過來。但是斯泰因知道普王的性格最清楚，他曉得用這種方法不會就使普王決定了意旨。他這時正在害病，但是他依舊決定親身往伯來司勞去，當面逼迫普王決定左袒或右袒。

普王雖然不喜歡斯泰因，但是他却很尊敬他的人格和能力，並且還夾雜着一點畏懼的心理。斯泰因把一切事情的真相告訴了他的君王，使他覺悟環境的危機。腓特烈威廉平常很少聽到真話，因此這一次和斯泰因的會見算是他一生最謙虛的時間

。斯泰因不但把真話都說出來，而且態度裝得如此強硬，使得國王覺得若不採取他的意見就難免陷於危亡的一樣。

我們可以想像國王在二月二十四日這一天的憤怒情形，當他聽到斯泰因忽然到了伯來司勞城中的時候。這還不算頂壞的消息。他的這位前任首相甚至於並不採用正式的朝謁形式，他坐了一部車子到了王宮前立刻請求謁見，這種鹵莽無禮的舉動的確出乎國王的意想之外。然而他的請謁不能不答應，因為恐怕得罪了俄皇，所以不到一刻鐘斯泰因就直接站到國王的面前，若用普通的手續還不知道得候多少時候。

斯泰因把四圍的危險情形一一指給國王看——俄國人已經到了門口，奧國秘密答應援助俄國，德意志的人民為復仇的憤怒早已激動了。國王必須即刻決定態度，國王打算再猶疑一下，但是斯泰因的意見非常堅決。哈登堡已經被派去談判這件事去了。斯泰因當時表示除非國王派沙恩好斯特到喀利盧去和俄皇談判，此外派任何人去都不能得到沙皇的信任——因為任何德意志人都曉得沙恩好斯特是一個愛國運

動的靈魂。這件要求也得到普王的同意，於是斯泰因就打算在伯來司勞住下以休息他旅途的疲勞。

這也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這位俄皇個人的專使斯泰因男爵，在和國王談判重要的國務以後，還得自己到街上去找房子，哈登堡是他所提拔起來的，但是一點也不招待他。國王忘記了他，國王左右的大臣們沒有一個肯招待他住下。他從這個旅館走到那個旅館，到處都住滿了人。他最後忍耐不住了，跑到大街的中心打算對路上的過往行人發洩他的怒氣。在這些行人之中他碰到了盧曹上校，正在匆忙去組織義勇軍。盧曹立刻認得這位是大政治家，把他引到金王杖旅館，給他在旅館的最高處預備了一間小房子。

斯泰因本來是帶病來的，他為國家會跋涉過荒塞冰雪之地，他曾好幾天為國事不會合眼，他受過許多咒罵與侮辱，現在他又帶病來到伯來司勞。他在這間小屋裏臥病了好多天，幾乎與死魔接近。他害着激烈的熱病，國王沒有一次問過他，哈登堡也沒有一次招呼過他。朝臣奉令禁止和他來往。因此這一位最偉大的德意志人

，在這德意志最危險的時候，竟因為他肯真說話的緣故被遺棄在這個小國裏。

有一個國王的宮臣，是一個普魯士的將軍，他向來就在法國大使面前指斥斯泰因的，當時趕快在斯泰因寓所的對過裁縫舖裏租了一間房子，以便監視出入他寓門的人們的行動。但這個計劃是白費心力的，因為斯泰因的好朋友行動都是很謹慎的，他們的出入都是在黑夜裏。

曾在一八〇六年到〇七年時代跟隨路易絲王后往哥尼斯堡和梅買爾逃難的胡夫蘭醫學博士，曾很勇敢不顧王室的不悅，利用職業的地位給了斯泰因許多援助。老布魯協將軍也同樣地很熱心地幾次爬上金王杖旅館的小閣樓上和斯泰因討論抗法的計劃，發洩對於政府的軟弱外交的不平。

在斯泰因未死以前，他還很滿足地看見了普俄携手的成功。二月二十七日雙方在伯來司勞簽字，同時沙恩好斯特和俄國的全權大使在喀利虛也照樣簽了字。三月二十七日普法兩國正式宣戰，四月十五日拿破崙從巴黎起身來指揮對普的戰爭。

普王對法的宣戰勅旨內容包含一個簡單的概畧，把歷年所受法國的蹂躪侵害都

列敍出來。

拿破崙回答這個也發表一個文件，對於普王和他的左右官吏大肆侮辱。這個文件當時大大流傳於各地，在有關普魯士的各種外交文件裏，再沒有比這個文件對於國家尊嚴更有損害的。

拿破崙在他的文件裏寫道：「自從一七九二年，法蘭西內為革命所擾亂，外為列強所環攻，似乎要走上破滅之路的時候，普魯士就乘機起來對我們宣戰。三年以後，法國已經戰勝仇人的集團，普魯士就趕快離棄了他一向倚以為命的同盟國家來向法國獻媚，在各強國還在反對法國的時候，普魯士王是首先承認法蘭西共和國的『第一個人。』」

從這時候起，底下接着一直推述到奧斯特立茲戰爭時代，莫斯科戰爭時代，以及最近普魯士對法種種詭譎卑劣的態度。他們在表面上竭力聯絡法國，自願為法國的好友，但是在實際上暗中和反法的諸國來往，從事破壞法國的陰謀。

這個拿破崙宣戰佈告的最後結語是這幾句話：

「在一八一二年普魯士之所以和法國聯合，是因為法國軍隊比俄軍距離普國近的緣故。到了一八一三年俄軍比法軍離普國近了，所以普魯士的態度也變了。」

法國的宣戰佈告所說的話有許多是事實，普魯士政府對於應付這種外交上的攻擊也感到一點痛苦。拿破崙對於普魯士的突然竟敢宣戰，非常驚訝，他的內閣更是如此。他們太過於自信外交上的把握了，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拿破崙平常很輕看普魯士政府的外交手腕，以為是鈍拙的，完全不會陰謀的；而且他的在伯來司勞的大使也完全忽略了當時潛伏的民衆反法運動。他相信普王仍打算繼續效忠於拿破崙，他相信哈登堡口頭的保證，但是不曉得民衆正在反對方面去騷動。

拿破崙在聽到了普王聯俄的消息以後，曾有一次提到腓特烈威廉第三的名字說道：「這件事是對於我在提路斯特做錯了事的一種懲罰，我當時不該恢復他的王位，並且承認他是一個同盟。」直到這個時候，他還是這樣剛愎自用。

自從拿破崙和普魯士王室、政府、閣員們辦理交涉以來，他的驕橫的言辭就沒

有受過糾正。但是到了現在他碰到了一種新的勢力，和他做敵人的不是普王，而是萬千暴怒的民衆。無論他用什麼侮辱的外交公文去攻擊普王和他的庸懦的閣員，他的對手方面不過是少數人，與大多數普國民衆毫不相干。這另外一個勢力是不會受拿破崙的侮辱的，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這一個勢力存在。這個勢力的領導者是布魯協和蓋斯腦，沙恩好斯特和斯泰因。

這是一個新德意志，從恥辱和悲哀中生出來的，在反抗的風濤中長大的，在實際馴服的德性中培養的強壯起來，現在拿起武裝來要作一個生死存亡的大決戰，非打倒了這野心的侵畧者之後決不罷手。

第二十七章 一八一三年普魯士絕望

中的希望——全民武裝

一八一三年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位普魯士的專制大君主腓特烈威廉被迫對法宣戰之後，他的宣戰勅書第一次用了「告我民衆」(An mein Volk)的字樣來代替告他的軍隊。這個有名的勅書不是國王所親筆寫的，同時也再沒有發過像這樣有名的勅書，但是國王肯簽字於這個勅書就證明革新的觀念已輸入到宮庭裏面來了——這類的觀念在一八〇六年時代一定是被拒絕的。

這同一個伯來司勞的報紙，第一次發表了「告我民衆」的勅書，第二次又接着發表了一個「告我軍人」的勅書。在這同一的報紙上，又正式宣佈過鐵十字的創立，在三月十日這一天就是路易絲王后的紀念日。

普魯士的軍隊暗中已經普遍武裝起來，差不多可以恢復一八〇六年耶拿前的舊

觀了。但是還有更民主的諭旨接着就宣佈下來：這是一個大刀闊斧的勅旨，宣佈凡年在十五至十六歲中間的普魯士男子，雖在正式軍隊中已經除外的，現在應該強迫入伍，編入一種名為民團（Landsturm）的組織之中。

這是沙恩好斯特和斯泰因所訂的軍事計劃的最後實現，而且向全國各地的愛國民衆忍耐地解釋。這是完成全民武裝理想的最後必要手段——這個理想在現在雖然不過僅是一個好聽的名詞，然而在一八一三年的普魯士却是一副起死回生的真實妙藥。

國王經過了很久的時間才對這個命令簽了字，又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才把它公佈。差不多到現在沒有比這個文件更可以正式地證明普王為保持他的王位起見，已不惜訴之於全體民衆的決心了。他之所以遲疑了好久，不僅因為他自己對於民衆不能完全信任，也因為他的朋友奧地利皇帝對於民權厭惡更甚之故。維也納政府曾以半冷半熱的態度，來談判援助普國的問題。因為希望得到奧國的幫忙，所以普王小心避免一切足傷奧皇感情的舉動。

但是等到普法兩軍大戰開始，拿破崙照例得了一次勝仗以後，奧國就遲疑起來

，忘記了從前答應普國的約言，弄得普王仍然不得不爲自己的生存去獨立作戰。

他和拿破崙的戰爭是一個賭生死存亡的大決戰，他很明白如果一旦失敗，霍亨索倫一家就要與王位永久分離。因此到了五月八日這一天，他決意要做他一向所討厭的事情——向全體民衆要求援助，而且宣佈了一個不是勝利便是逃亡的戰爭。

現在人民又起來熱烈擁護他們的國王，他們照自己的志願和理由起來對法國人打仗，在未接到伯來司勞政府的命令前就已經這樣做了。馬格德堡的法國駐軍打算派出一部分軍隊去建築砲台以備圍攻，這種企圖居然爲普魯士的農民所阻住了，他們組織了許多義勇兵，在易北河一帶爲他們的國王作戰，像四年以前安德累司荷費爾在奧屬阿爾卑斯山裏的作戰法一樣。他們是脖子裏帶着鎖鏈去打仗的，因爲他們很明白，一旦失敗以後，敵人要把他們當作土匪一樣去槍決。

在易北河右岸，距離馬格德堡東北約四十五哩左右，有兩個小村莊在農民光榮史上值得珍重提起的。這兩個村莊的名字叫做沙陶（Schartau）和奈格魯頓（Neig-rupp），但是在地圖上是找不到的。在一八一三這一年，他們對於祖國効了很大的

力。在一八一三年三月，他們武裝了三百餘名步兵，還有比此數較多的騎兵。他們的領袖是路德宗的牧師。

他們在高處上放了許多柏油桶，如果看見了敵軍的蹤影以後，立刻到處都點着了信號，全村農民一見這些信號，就立刻拿起他們所能有的武器來入隊，七十歲的老人和十五歲的小孩子手拉手兒往前走。

勃蘭登堡的砂地產生了一批在道德方面和體質上的勇氣方面不平等的農民。他們最初的行動總是遲緩的，但是一弄到他們動起來以後，就無人可以抵抗。我們以後可以看到他們許多事情。在四月九日這一天，他們在馬格德堡下游約一百五十哩遠近的易北河岸，把法軍三千抵抗住，使他們完全不能過河。他們的領袖就是這地方的重要市民。這件事完全沒有得到政府的命令，甚至他連曉得也不曉得。

斯特庭是仍被法軍佔領的第二要塞，這地方在過去以至現在，都可算是波羅的海沿岸奧得河口的一個最重要的口岸。在這條河的往上點，有庫資倫，也是仍舊爲法軍佔領的一個要塞；拿破崙急於要維持這個要塞間的交通，以便得到後援。所以

在四月十八日這一天，有六千名法軍從斯特庭出發，走了二百哩的長路向庫資倫進行，國王在這裡一無準備去阻礙這種遠征軍，但是人民自動起來去阻止這個事情。據一個當地的報告中說：「十點鐘，我們得到了命令，兩點鐘隊伍就集合起來。農民在前，牧人在後。於是我們往前進發，一路走着唱着。」

在路上他們遇着一大隊工人，正在開掘聯絡奧得河與斯坡累河中間的運河。他們立刻拋棄了開運河的工作，奔着他們的斧、鑿、鎚、鋤，隨在路德宗牧師之後來和法國人打仗。

村舍的車子隨在大隊後面，內中滿裝着軍需食品以及許多酒類。他們沒有軍費，每一個人儘量把自己的最好東西拿出來。打頭是一面白旗，上繡着黑十字，就在這個旗幟領導之下，奧得河下流的農民打了一個大勝仗，這件事證明普魯士在那拿雖然把軍隊完全覆沒，但是他們的勇士們並未失去。這六千名法軍完全被擊退了，有五百名被俘虜監禁，結果並沒有費國王一個錢。因為得了五百支毛瑟槍，於是這些農民更武裝了一批好槍手，加緊訓練，以備將來更大之用。

上面所說的易北河和奧得河流域的農民救國運動，在全國各地都重複出現着，給了法國人許多重大的損失，雖然他們每一個人所受的損失都是非常嚴重的。

在柏林，市民們熱心去參加全民武裝運動的情形更顯著地表現出來。柏林大學和皇家科學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Science）首先領導。像菲希特這樣偉大的哲學家，也脫了他的研究的袍子，到柏林大學操場裏去實習開步走的工作。如果拿破崙在一八一三年和菲希特碰頭，我很懷疑他肯像一八〇六年時代的黑格爾一樣，向他行一個深深的鞠躬之禮，這位傻頭傻腦的菲希特在柏林街上出現的時候，腰裏圍着一條寬帶子是當作護身鎧甲用的，在那裏面他裝着兩支手鎗。在一旁又帶着一個大口袋，裏面裝着些柏林街上拾來的石子準備作打仗之用。

一八一三年的市民戰士們並沒有制服穿，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沒有錢，政府也一樣的沒錢。軍事機關向來對於軍隊的奢靡是容許的，因為可以促進戰鬥的能力。但是這一次大戰裏有許多普魯士軍人是穿英國軍服去上前敵的，因為英國政府對於普國肯供給一切軍需，連服裝也在內。

高尚的宣教師、教授、畫家、以及無數的知識分子，現在都打扮起來在普魯士國都的街上走來走去，好像舉行什麼賽會的一樣。藝術家也都離了他們的象牙之塔，戴上鋼盔出現在街上，好像西班牙人遠征墨西哥得勝回朝的一樣。

皇家劇場的領袖，戲劇家伊夫蘭，我們從前提到他熱心崇拜路易絲王后的故事，現在也率領了一隊演員加入軍隊，他們到現在才有機會表演一幕與真實生活有關的戲。

許多舞台上的英雄，許多舞台上用過的武器，現在都開着快步在柏林的街上表演起來。

這是一場對於德意志民族解放的預約用各種意義表現出來的高呼。向來在北歐以取巧躲懶著名的柏林人現在幾乎忘了他們的滑稽氣味，即使當伊夫蘭穿上鎧甲裝扮得像一個女傑蔣達克一樣出來的時候。這位奧良（Orleans）的姑娘蔣達克變成了德意志民族解放的象徵和女神，在巴黎，她是被忽視的。因為那時候法蘭西人還沒有養成在她神柵前頂禮的習慣。但是在德意志，她成了家家供養的女神，一個神化

了的路易絲王后。她的聲名被那偉大的自由詩人席勒在海外廣播起來。每一個學校兒童都能背誦出他這首詩中的幾行來，而正確地把一般要求自由解放的感情呼喊出來。

但是在德意志國民爲保護祖國自由激動起來以前，席勒和路易絲王后早已死了，他們的眼睛早已不及看到這次偉大的國民生活的轉換了。另外有一位英雄也同樣的死去，這就是全民武裝運動的創作人——沙恩好斯特。他在國王宣佈全體普魯士國民無論老少都應該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命令以前，已經在戰場上受了重傷死了。這位深沉的思想家和最慈心的人，是一個漢諾威農夫之子。他的面貌和他的性格有好多點都和後來的毛奇(Moltke)將軍相似。他好像一個適宜於科學研究的人——一個學者而非一個戰將，一個計劃家而非一個行動家。他決不是一個急於自我表現的人。他爲一個偉大的國民理想而生，但決沒有用任何方法要求別人曉得他曾做過最良好的工作。他是當時許多具有最好的軍事學識的偉大愛國志士之中，唯一性情和易能够博得國王歡心，化除了他一向反對的成見之贊成改革的。沙恩好斯特比布魯協

、斯泰因、和蓋斯腦等人的性格並不是不銳敏，但是他能用許多手腕來打動國王的心。

國王最後的命令是公佈於一八一三年五月八日，這個命令完成了全民武裝的整個計劃，這個命令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個自由國家中的每一個學童都應當人手一本。這就是宣佈無論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只要有敵軍來犯的時候就立刻召集民團。『警號舉發時，即為戰事已趨緊急危險關頭。在長遠行程中最危險者即為最佳者，因其可以促進結果之迅速而成功也。』

『民團不但應阻敵來侵，且當阻敵退却；須踴躍前進，勿稍緩呼吸；截斷敵人之軍需、糧餉、通信、及增援；占領其病院，舉行夜襲，擾敵使不能安睡，凡有機

會即片紙隻物皆須破壞。』

『凡未經編入軍隊之國民均須加入民團。無論何人凡未得最高機關指示或允許而組織及指揮民團者處以死刑。』

這個命令在事實上簡直是一種決死書，這是我們從上面所引的文字已經曉得的

。當時確有許多地主、貴族、富豪們反對這個命令，後來的陸軍總長波延將軍的回憶錄上記錄着這許多事實。民團的組織是民主化的，每一個地主可以在當地的國防委員會中有投票權。這個委員會可以召集並議決關於民團的出動佈防等事項。普魯士北境的地形多森林、沼澤、溪流等等，這對於民團的工作是非常便利的。

對於不愛國的漢奸處罰極重：「凡不服從民團召集令者，或加以破壞者，應受不名譽之罰，如在教堂聽講時須坐特別座位之類。怯懦者處以交出武器之罰——並加倍向其課稅。他們將處以體刑。凡表示奴隸之感情者，應以奴隸之待遇處之。」
教士們受命向一般人民解釋民團令的意義，並幫助其普遍了解。但民團中的將校是由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但「民團可不着特別制服，以免引敵人注意。」

換一句話來說，普魯士人在一八一三年時代使用民團作戰的方法，好像後來在一八七〇到七一年時代，使用法蘭克提爾（Franks-tireurs）去作戰的一樣。現在軍士如果不穿制服，手中攜帶武器，參加一切戰爭，是以盜賊視之的。在美國南北戰爭，和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中，可以舉出這樣的許多國際習慣來。國王的命令顯

露了民團愛國志士們所要碰到的危險，並且給他們將來或許像不合法的游擊隊一樣被處縊刑的命運給以稍稍安慰。他說：『余將宣示我全體民衆知之：凡民團員如被法軍處以不正當之刑罰，則於二十四小時之內，余對於法國俘虜亦必以相同之刑罰處之。』

普魯士民團令所宣佈的抵抗侵略的方法，和一八一二年俄羅斯所曾用過的一樣。當敵人侵略進行之際，沿途所有村莊一律強制破壞。食物必須運走，酒類和酒精一齊傾棄，牲畜匿藏起來，房屋毀壞，所有工廠磨坊一律焚毀，井泉一律填塞。有一個柏林的建築學教授覺得這些辦法還太溫和，當他做了一隊民團的隊長的時候，他帶了他的人到柏林的大教堂裏去，在神前宣誓，他們不僅要將井泉填塞，並且把毒藥放在裡面。這些向來敬畏神靈的普魯士人，受了憤怒的刺激竟變得如此兇惡。這些人在不多幾個月以前對於法國人還極盡溫馴之能事呢。

這個命令又說，如果人民自動將房屋器具毀棄，將來國家担任賠償，但如牲畜被敵人搶去，則政府不負責任。

「醫生、藥劑師、外科醫生，須先行搬走，並攜帶他們的器具。……船隻，橋樑須一律焚毀。……任何對敵軍宣誓服從者處以死刑。即使在強迫勢力之下，亦不得自甘具結。」

這些條文顯然是對一部分普魯士官吏而發的，他們在耶拿戰爭以後曾宣誓效忠於拿破崙第一，並忠心服務猶如他們之於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一樣。

一般國民也被敵軍禁止在佔領的城池中擔任警察職務。在耶拿戰後的柏林人，不但爲法蘭西主人擔任過警察職務，並且還加入法國軍隊在三色旗之下作戰呢。

「凡在敵軍占據之城鎮，當自視爲深痛大恥。在此城鎮之中不得舉行演戲，跳舞及其他娛樂之集會。婚姻儀式非得被占領區以外機關之特別允許，不得舉行。」從以上所行的這些條文看起來，可見國王當時對於他的主張是如何地絕望。從這些條文字句之中，我們可以找出沙恩好斯特和蓋斯腦的指導手腕，以及斯泰因和布魯協的徹底精神來。這些在德意志碧綠的田原中訓練出來的無數民團隊伍，並沒有一個有名的戰場可供史家追述，他們的領袖是些半俸的退伍軍官，普通都是村中的長

老之類。他們的豐功偉績並沒有留下正式的記載，他們的事迹祇能在一般老輩的口
中輾轉傳述到後來。這些民團們沒有華美的制服，也沒有金黃色的帽章。在敵人看
來，他們不過是一些盜賊，在普國正式軍隊的眼中看來，他們不過是一些笑話的材
料。當時祇有少數軍官像沙恩好斯特一類的人，對於軍事才有較廣大的觀念。其餘
的軍人對於這些民團向來是一點也看不起的。

這些小小的普魯士愛國志士所集合成的義勇民團，給了拿破崙軍隊許多不斷的
困難。這些民團並沒有打過正式的大仗，但是在他們的無數小接觸之下就促成了
利比瑟和滑鐵盧兩次的勝利。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第二十八章 盧增（Lutzen）之戰

德意志國民的解放的第一次戰爭發生於一八一三年五月二日，這一天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和俄皇亞歷山大第一聯合乘勝進入德累司登，受了許多白衣仙女的招待，聽了許多毫無意味的歡迎辭，以及許多祝賀的論文。他們兩個都希望撒克遜國王可以和他們合作並出兵幫助他們。但是這位國王還沒有忘記了耶拿戰爭的教訓，所以他躲避到普拉格去，託庇於奧國的保護之下，等候兩方面勝敗的消息，然後再和勝利者一方面開談判。

普魯士的軍隊就這樣往利比瑟進發，走到離盧增這個小村子不遠的地方，這地方就是一六三二年瑞典國王哥多瓦（Gustavus）為爭宗教自由而殉難的地方。和普魯士人一道來的是俄羅斯人，號稱十萬大兵，實際不過是三萬五千人左右。普魯士的兵力也祇有此數，所以在德意志中部的地方，這兩個同盟國家，在耶拿戰爭後

七年，僅僅能集合七萬的兵力來抵抗敵人的侵略，爲國作戰。這個人人都記得的不名譽的戰場耶拿就在這地方的西南不過九十哩，奧爾斯塔距離得更近些。拿破崙在最近不多時以前剛走過這個戰場，從巴黎動身經過愛爾福特和威瑪——他還沒有忘記了提醒自己以及他的部下說，一個法國人可以敵過兩個普魯士人。在一八〇六年，普魯士的軍隊雖然人數遠過於法軍，但是還是全軍覆沒。在一八一三年，拿破崙開始作戰的時候差不多有十二萬兵力，去對抗亞歷山大和腓特烈威廉兩人聯合的七萬人。

所以這時候在拿破崙方面有五萬人的便宜，不過別方面的條件也不可不注意。同盟國方面騎兵和礮兵比較多一些，在中部德意志的平原上作戰，要比較有利些。拿破崙的軍隊多數是些幼年人補充來的，他們的軍事訓練是素來缺乏的。但是他們的領袖是一個身經百戰的名將，他們都知道怎樣使用他們的兵力到最大限度，怎樣得到他們的信任，怎樣使他們休息。其次，最要緊的是每一個人都知道怎樣去打仗。他們很有理由去自信，因爲他們的敵人也同樣的是些未經訓練的兵士，率領的將

官又沒有一個是可以列於第一流將領之內的。

當他到了威瑪的時候，拿破崙對他的部下說：『我這一次不以皇帝的資格來指導這次戰爭，而是以補拿帕脫將軍的資格來指揮的。』一八一二年征俄失敗的經過給了他一些教訓，他現在要和士卒從新共起甘苦來，要挽救他的過失，至少在他的部下將領們看起來是如此。

在五月一日的夜裏他宿在盧增，整夜裏在讀一六三二年新舊教戰爭的戰紀，第二天早上優遊自得地去到戰場上巡視一下，他很少想到他的名譽和功業也可以和這個地方聯在一處，因為拿破崙的將才自負是無地不宜的，就是在極困難的境地他也自負有辦法。

他現在是正向利比瑟進發，到了那裏他就可以和別一部分軍隊聯合，打敗了小同盟國的軍隊，隔斷了普魯士和奧地利，於是就可以再行長驅攻入柏林。這是一個很偉大的計劃，在他看起來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但是他不知道在德意志已經湧起了一種新的精神，他也不知道這一支和他對抗的小小軍隊竟敢來和他作戰。

法軍的大本營是預備設在利比瑟附近的林登腦（Lindenu），拿破崙自己則越過了距利比瑟西面約十八哩的馬克蘭斯塔村（Mark-Ranstadt），在這裏他得到一種消息，迫他不得不向路的一旁撤退，他的軍隊仍然向前進，留下他在後面苦心思想。在利比瑟方面發出一陣火光，這是他所期望的，因為他以為這樣便是把普軍前衛壓迫回去的證明。但是到了十點至十一點鐘之間，一陣砲聲傳到了前衛的耳鼓，落到他的右翼鄰近一個小村莊叫做格羅斯格勞森（Gross Gorschen），距離盧增東南約有九哩之遙，離法軍司令部約有三十哩的地方。

拿破崙立刻下令把全軍轉向發砲的地方前進。在這一塊大平原上進兵是很容易的，但是在這一條路上擠滿了砲車，行李車，軍需車，所以走起來很困難。

讀者應該注意，雖然這一片地方都是平原，但沿路有許多不規則的溝洫把路阻斷，對於步兵是很好隱蔽的地形，但是騎兵、砲兵走起來就很費事。這個村裏，有許多房屋和倉庫，在一八一三年時代都是避彈的地方。

在這一帶的村莊裏，戰事竟日不絕，一直到了下午六點鐘。拿破崙這時候的心

理已經到了最後掙扎的時代。如果普魯士在這一天打勝了，法軍就要被截成兩段，因為同盟軍所進攻的乃是一個正在移動中走成一條直線的軍隊。這些村莊被攻下，又失去，又攻下。雙方都憤怒應戰，至死不退。有一次法軍似乎被普軍壓迫退出村莊了——這是他第五次的退却，拿破崙站在比較高一點的地方等候消息的報告。據當時目擊的一個人後來說，這時候拿破崙用眼瞥了他的參謀部人員一下，他的意思似乎是說：『你們以為我的好運已經過去了嗎？』

拿破崙這一次是用全副的精神來對付這個戰爭的。他是他自己和他的全部軍隊唯一的主人。他的人格的魅力，在戰場上都感覺得到。他的工作是很嚴重的，因為在他看起來，假如在一八一三年五月二日這一天他失掉了一個撒克遜的村莊，就等於失掉了整個的撒克遜，失掉了整個的奧地利，就等於潰敗和滅亡。拿破崙矗立於敵人砲火之中，注意被我兩軍的弱點。最後他找到了一點，他把他的少年軍隊抽掉出一部分來，去幫助重新奪取開耶村（Koye），他的軍隊剛從這個地方第五次被驅逐出境。同時他把作戰計劃根本變更了一下，他下令集中六十門大砲於一點。他對

於每一尊礮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下令各就不同的部分來集中活動。

這六十門大礮現在都集中到同盟軍身上，拿破崙像穿梭一樣從這頭跑到那頭，鼓勵他們的礮手們努力。這六十門大礮一個挨着一個開始活動，而他們的軍士也一寸一寸向敵軍占據的地方爬過去。當天色黑暗以後，差不多法國有一萬五千名死傷的人躺在戰場上，而俄國方面據說有二千人，普魯士有八千人。

這一天打仗的結果，雙方都沒有得到顯著的勝利。普軍仍然堅守陣地，法軍則將被截為兩段的危險逃過了。雙方都睡了覺，相信第二天早上的戰爭仍然要那樣兇殘頑強。但是在捲土重來以前，拿破崙就叫來一個波蘭的軍官下了一個命令：「趕快去克拉高（Krakau），報告說我已經打了勝仗了。」

這個科西嘉人懂得波蘭人和奧地利人受打勝仗消息的影響比一打外交手段都有效些。

但是拿破崙對於自己勝利的自信心却非常之少，他整夜裏把軍隊結成一個方陣以防敵人的暗襲。他沒有得到一尊大礮，沒有奪取了一尺一寸的敵軍陣地。

從奧爾斯塔和耶拿戰爭以後，時代已經有了大變遷了。拿破崙現在所對敵的是德意志的人民，而不僅是雇傭的軍隊。這些和他對面的敵人並不是被鞭撻驅迫而來的，他們來到戰場都帶着一個解放祖國自由的希望。

但是聯軍方面的將才是如此之壞，縱使比德意志自由更好的理由也要被他們敗壞了。普王和俄皇是常常在路上，尤其是俄國人，很急的想得一個戰勝的光榮。聯軍名義上的總司令官叫做威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是一個平庸的俄國人，不配這樣高的位置的。聯軍方面真正的總司令誰也找不見，一會兒是這個人，一會兒是那個人，差不多就是人自爲戰。這一天晚上十點鐘，俄軍將領召集了一個會議，決定他們最好退兵，理由是可以節省軍需。年老的布魯協聽見了這些話就站起來叫道：『什麼？這些血難道都白流了不成？決不——我決不退。不，我今天晚上就要向法軍進攻，讓那些主張退却的人們羞恥一下。』

這位老布魯協，年齡已經七十一歲了，他猛然走出屋去，跨上了戰馬，帶了十二隊普魯士的戰兵，一直向法軍的司令部衝去，到了離拿破崙駐紮地點只有二百哩

的遠近。這一次的攻擊並沒有完全成功，因為被一條寬溝阻住了，但是給了法軍一些驚擾。德國人從來沒有用過這樣不休息的戰術，從此以後他們要開始小心的防備了。

這一天晚上，普魯士的國王在格羅采區(Croisach)距戰場東南約二十哩的地方已經上床睡覺了，忽然被他的同盟亞登山大喊起來，告訴他說趕快退到易北河的那岸。腓特烈威廉很可以不聽俄皇的話，並且應該向他解說道：「啊，我知道這樣的結果。如果一度退却，將再不能踏易北河的土地了——我們將要重退到維斯杜拉河，又過了些時，我就又到了梅買爾河。這就是重演了一次奧爾斯塔塔退却的喜劇。」

如果是一個軍人，這一戰打得很榮耀的，所有的德國人到處宣揚這個可以自傲的事實，就是他們和法蘭西人居然能够打了這一次對等的仗，在這次戰爭裏證明德國人的作戰能力是和法國人相等的。但是愛國的德意志人對於普軍的隨俄軍而退却都很不滿。大詩人歌德似乎把這個秘密說破了，他說拿破崙是偉大的一個人，德國人是不配攻擊他的，而且普魯士的命運似乎是早已決定不能復興的，無論他的國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民如何奮鬥，總要被他們領袖的指導錯誤所誤。在法軍方面指揮是統一的，在聯軍方面則指揮毫不統一。在俄國皇帝眼中看來，普魯士王的軍事地位直等於零，實際上俄皇他的軍事智識也不見得高明。普魯士的軍隊不能在布魯協或約克，蓋斯腦或沙恩好斯特的指揮之下獨立向前進，却一味跟着俄軍進退，像一個附庸國一樣。沒有人能夠饒恕這件事，除了國王自己。他不能在正月裏就首先向拿破崙宣戰，領導着俄國人向前，反而把光陰延宕遺誤，一直等到哥薩克兵已經踏過了他的國境，他才被迫對法宣戰，不是作領袖，而是作跟人。在全部戰局中我們到處可以看見聯軍方面領袖的無能和罪過來——在第一次戰爭中就可以找出許多罪過，因為指揮權不是在一個有能耐的人手裏，所以把聯軍方面的全體運動都弄得軟弱了。在盧增一戰裏，許多有名的將材都聚在普軍方面，但是軍事的最高決定者却是俄國人。

拿破崙看見德意志軍人怎樣奮勇作戰的時候，他覺得有點不大妙，但是他一想到聯軍方面是兩個國家來指揮的話，他的精神又振作起來了。

第二十九章 全民戰爭中許多想不到

的仗

『如果一種民族是富足，聰明，自由，和有一種道德上的責任心的，這樣的一個民族，與其把他們的所有讓敵人搶去，寧可以自行毀滅。』

蓋斯腦曾經這樣寫過，布魯協和其餘的德意志愛國志士曾經這樣說過——而其餘全體的德意志國民也都大胆做過這樣解放的夢。但是全體德意志的統治者却不這樣想，特別是這些從給拿破崙做傀儡得到一些利益的人。

因為這時候德意志的人民曾經自動做過許多他們的王侯們所絕不能做的事，因此許多民治的精神可以在這時代看得出來。

漢堡自由市是早經拿破崙搶來合併於他的帝國之內的，但是它的市民一聽到哥尼斯堡和伯來司勞的德國人都武裝起來為國作戰的時候，他們也變成叛徒，而且也

和普魯士聯合一致。在二月四日，距離普國對法宣戰又前一個月，這個易北河口的共和市民就自動起而反對法國的駐軍。

碼頭工人和手藝者們和一些有錢的市民聯合起來向碰到的法國人施行政擊之後，他們的共和市旗又一時高掛起來。法國的司令部靠自己的駐防軍保護抵禦，同時用戰地軍法會議來向這些自由民報復，但是到了三月十二日這一天，他們終久被驅出城外，爲德國自由軍的前鋒騰讓出房屋來。

到了三月十六日，那冒險的特挺幫（Tettenborn）義勇軍已經到了漢堡的城下。這個軍隊裡面包含着有哥薩克人，他們在普魯士國王尚未決定幫法國人或者幫自己的人民以前，他們已經從莫斯科一路長驅直入，一直到了德意志的海濱。這些哥薩克軍的領袖確實都是熱心救國的德意志人，但是我們也不必奇怪，當時普國政府對於專制的俄皇竟在德國境內贊助自由主義運動的事是非常懷疑的。

當特挺幫軍在他們粗鹵的騎兵領導之下走進了漢堡城之後，只過了兩天，消息就傳到了距這裏一千二百哩遠的伯來司勞地方，這地方的市民聽見這個消息之後喜

歡得瘋狂了。

這些從頓河（Don R.）流域草地來的扁鼻牧童們在漢堡的少女們面前出現，如同許多知情懂意的俊秀少年一樣。他們的馬脖子上圍繞着鮮花；空氣裡充滿了歌唱和歡笑；來客們被漢堡市民們儘力招待——好像在德國別的地方就沒有這樣好吃的。總而言之，當時漢堡市民的歡迎特挺幫軍，也不亞於一八七一年柏林市民之歡迎威廉第一從法國打勝仗回來。

在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中，其他兩個重要都市的熱烈情形也不亞於漢堡。

在盧卑克（Lubeck），當三月二十一日，一個德國人帶領了三百哥薩克兵進了這個波羅的海沿岸的大城以後，把漢堡的情形又重演了一回，他們把拿破崙所製造的萊茵同盟的最北界的都市解放了。伯萊門（Bremen）同樣的也從事自由解放的運動。一隻英國帆船載來了一些人，他們和當地的農夫水手聯合起來，拿着鋤頭槳舵，去攻擊法國的海關和衛兵。但是在伯萊門有一個名叫萬達姆（Vandamme）的

法國守將，這個人的名字我們在以後苦姆（Kühn）一次戰爭中還要提到。他爲防止羣衆暴動起見，頒布了一個嚴酷的戒嚴令，其殘酷程度如同從前荷蘭獨立戰爭時代，西班牙總督阿爾瓦（Alva）的對付荷蘭人一樣。因此伯萊門的市旗沒有能够早掛起來，一直等到了這一年十月十二日。

另外還有第四個在歷史上也著名的自由市，這就是呂尼堡（Lüneburg），離漢堡東南不到六十哩，離易北河不過三十多哩。

在呂尼堡，他們的老百姓只最初看見了一個哥薩克兵以後，就自動拿起武器來和法軍反抗。他們的武器，實在只有些鋤頭鐮耙之類，但是拿了這些東西居然成功把法國偵探、警察、收稅官吏以及其他一切敵國統治的代表都驅逐了出去。在三月二十六這一天，有一隊法國憲兵打算拿武力來壓迫這個都市屈服，但是被驅逐回去了。最後，到了四月一日，法國人用了二千三百名大兵，內中有許多是薩克遜人，才在這個市中得了一切根據地。自然，這些平常的老百姓萬不能和武裝齊全的正式軍隊抵抗，但是他們儘力能做到多少算多少，結果有許多人要手中執有武器就被

殺了，有許多人被送到軍法審判處去待決。

但是援兵也很快的就來了，有些是盧曹軍團的殘部，有些是從鄰近的斯特庭市來的一隊波米爾蘭人（Pomeranian），和一隊俄國人。他們有二千個哥薩克人被一個德國軍官帶領着。他們的猛進救了五十個將要執行死刑的市民的命，在最後一百五十哩中，這些普魯士步兵只用了二十四小時就趕到了，速率和哥薩克的馬隊一樣得快。

他們不管剛才長途急行的疲倦，在四月二日的天一亮以後，他們就衝進了呂尼堡的城內，在城門和街市上到處混戰起來，這些愛國志士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這些法國兵被驅逐出來，但是又碰到了哥薩克兵的矛頭。他們努力企圖再奪回這個城，但是失敗了，呂尼堡就得了自由。

法國人被俘虜而囚禁者，有他們的主將，和一百個軍官，二千二百名小兵，和三幅大旗。

在軍事史上這是一件很可以注意的事，他們只用一小隊兵力就奪取了一座強力

抵抗的有牆垣的城。這些進攻的軍隊是和主力軍已經隔遠了的，而且行動也有些像別動隊的樣子。

但是在這個勇敢的日子裏，最出色的却是一個女子。她的名字叫做蔣（Joan），和法蘭西的救國女傑蔣達克（Joan d'Arc）恰好同名。

這個二十歲的美麗姑娘，眼睛是蔚藍，頭髮是金黃，具着柔和的婦人風格，平常很懂得禮貌的。——像這樣一位溫柔的德意志女性，當她一見波米爾蘭人和法國兵衝突的時候，竟發生出戰爭的勇氣來。她猛然跳入鎗林彈雨之中，她的帷裙裏充滿了從地下拾起軍械車中掉下的子彈火藥。她把裙子角噙在口中，急急忙忙在人羣中走來走去，看見那一個戰士缺少彈藥就趕快遞了過去。她的火藥和射擊決定了呂尼堡這一天的命運；從波羅的海的砂岸，到德意志瑞士的山峯，這個奇蹟立刻就傳遍了，煽動起每一個德意志國民的希望——這位呂尼堡的女郎就是德國人理想中的女傑蔣達克的再現。

這位德國姑娘雖然僥倖躲開槍彈的傷害，但是終久受了軍法的審判，當法軍重

新佔領了這塊土地以後。

她的英勇事蹟被詩人編成詩曲歌唱着。她死於一八四二年，她嫁給了一位柏林的體面市民，也是在解放戰爭中立過功的。直到現在，有少數的人走過柏林的興德生街（Hindenburg），還知道這就是紀念那位呂尼堡的少女，美貌的蔣的結婚名字。我們還可以找出幾件德意志人民在他們祖國危險的時候所表現的愛國行動。

毛肯（Meckern）是離馬格德堡東面約三十多哩臨着往柏林去的大路的一個地方。在四月五日這一天，比呂尼堡的事件只後三天，有二萬名法國兵被一萬普魯士人打得粉碎。

這時候在普魯士還沒有鋪過石子的馬路；全國都是沙土的路，所以行軍非常之慢，特別是礮兵。當普俄聯軍在三月二十九日從普特丹出發往易北河流域的笛驢（Dossau）去，雖然只有一百八十哩路，居然走了六天才到。

法國軍想把柏林完全奪取過來，因此就以馬格德堡作爲他們進窺柏林的軍事根據地，這個城是那位可憐的路易絲王后曾經在提路斯特，向拿破崙百般哀求才得

回來的。但是法軍的企圖失敗了，他們始終沒有能越過毛肯一步，雖然在他們前面只有一部分兵力較小的普軍在那裏防禦。一八〇六年的時候，拿破崙曾在這條大路上追擊過從耶拿潰退的普魯士的官軍，當時馬格德堡不費一彈便投降了，國王從這裏遠逃到他處。

現在，在一八一三年，還是這同一的拿破崙，但是那一八〇六年的普魯士官軍已經不僅是官而和人民打成一片了。

毛肯是這一次戰爭中兩軍最初發生嚴重衝突的地方，猶如盧增是第一次大戰的地方一樣。在聯軍方面，這是一次軍士自動的戰爭，他們違抗長官的命令，他們本來定從柏林出發來做後備的。像盧增之戰一樣，這次的勝利一部分須視雙方誰能奪取有幾個村莊而定——有一帶不毛的砂地，就到今日仍然還是很少能墾種的，成爲戰爭的中心。像在盧增一樣，法軍有許多占優勢的地方，特別是他們有老於戰陣的軍官們做指導。我們從前曾經看過，雖是拿破崙在盧增也僅僅不過得了一次無關重要的勝仗；現在在毛肯沒有拿破崙，雖然法國兵是一倍於敵軍，但是結果竟被趕回

這個地方以外去。普魯士軍的打勝仗，完全是由於他們的手拉着手用刺刀去衝鋒肉搏的結果——他們在這次戰爭中所表現的個人的勇氣鎮靜，和耐久力，超過於任何軍隊。據目擊這次戰事者的觀察，一致都憐憫普軍的犧牲精神，因為他們把自己的生命充分在法軍面前犧牲，才把恥辱雪洗了。據說是在這一次戰事中，每一個普魯士人只要看見法國兵，就決不退回的。

每一個隊伍中的戰士，一見了法國人，就想起了拿破崙所做過的罪惡，和他們祖國在過去六年中所受的壓迫，而引起憤怒來。

現在看起來，德意志人民的自由之夢快要實現了——比最能夢想的人所敢想的還快些。這次戰爭不過才宣佈三個禮拜，啊呀！你看整個的北德意志經已都武裝起來，而法國人已經被驅逐於易北河以外了。漢堡、盧卑克、呂尼堡以及毛肯等地的解放運動，一個跟着一個很快地出來，把愛國情緒刺激得十分緊張起來；所有這些勝利都是人民自己幹的，和國王、政府都不相干。

在漢堡和馬格德堡各地的人民戰爭到處都是勝利，然而不幸都受了鄰近的俄國

司令的牽掣而不能盡如人意。普王曾推俄國人爲聯軍的總司令，因此把些有名的將軍如布魯協和蓋斯腦之類，都不得不受俄國的無能將領的指揮。

但是布魯協，在名義上雖然不過是大俄羅斯聯軍中的一個不重要的部分，他却用了許多機智去脫離俄國的支配。他於三月十六日，在正式宣戰以前，就潛離了伯來司勞去追蹤附近的法國軍隊，渴想打一個大仗。他進兵到了撒克遜，在這裏他發現了一個逃跑的國王，他的金銀珠寶這才是第一次受到危險，他又離開了德累司登去和法國人碰頭。德累司登是易北河岸的另外一個美麗的都市，它常常向漢堡輸送貴重的物品，例如瓷器和絲織品之類。但是儂倖漢堡的市議會並沒有把德累司登王朝的態度當作了愛國領袖的模範。

德累司登有許多美麗的宮殿、博物館、甬道、花園，使外來的遊人欣羨。但是在所有德累司登的古董之中，沒有再比那有名的古橋能够在民衆心中發生深刻的印象的。這德累司登的橋是歐洲三大名橋之一——其餘的兩個在布拉格（Prague）和雷金斯堡（Regensburg）。法國人本打算從德累司登撤退，因爲他們的兵力不尙守

禦此地。但是他們打算在撤退的時候把這座橋破壞了。我們很可以因此聯想到後布魯協因爲下令將巴黎的一座橋焚毀致被罵爲野蠻的事。

三月九日，法國的司令官開始他的破壞的工作，他派了一部分工人去挖橋基。這些工人被一隊愛國的工徒們驅逐回來，他們保護橋基不讓拆毀。第二天早晨法國司令官重新開始他們的破壞工作，又重新遇到了許多市民羣衆的阻撓，他們也並不動武，只是用好話向驅逐他們的衛兵商量。人越聚越多，聲音也漸漸喧鬧起來，等到法國官吏去測量距離準備點火藥的時候，這些人民忍不住了，他們擁上前去把測量的繩索扔到易北河中，如果不是警察竭力維持秩序的話，恐怕連幾個法國官也要送到水裏。於是來了一隊撒克遜的裝甲騎兵，他們很勇敢地跑到了出事的地點，把他們的百姓打開，清理了橋面。忽然一個石匠從人羣中逃了出來高聲喊道：「停了！跟着向這些兵士們演說了一遍，所說的話都是他們的撒克遜國王殿下所決不說的。這位石匠說：

「朋友，咱們大家都是弟兄，都是德意志人；咱們不要自己分開。我有一

個好主意，讓咱們聯合起來給法國人一個大打擊。」

跟着就是一陣重大的歡呼，那些裝甲騎兵們也在裏面敲着退却的鼓，他們寧可回到營盤去受鞭撻，而不肯因為幫着法國人毀壞了美麗的橋而招民衆的厭惡。

拿破崙的駐防軍趕快把門自己關起來，希望風潮不久就可以平下去，但是他們所等候的是一個很不舒服的時間。這些工人、藝徒、商人、以及其他的愛國分子，他們很高興能夠轉變了裝甲騎兵的態度，大隊地湧到有名的布爾宮（Brandt Palace）門口，這裡就是法國將領駐的地方。他們驅開了哨兵，搗毀了他的窗戶，並把撒克遜外交大臣的住宅窗戶也搗毀了，因為他是勸撒克遜和法國聯盟的負責者。法國將領並沒有着急，他還在那裏微笑地思想所謂德意志人的暴動也者不過是這樣一件溫和的事體。如果在巴黎，這地方至少有一打的屍首要掛到電綫桿上，而河水裏也充滿了那些討厭官吏的屍體了。德意志人民在當反叛的時候是很可憐的，因為他們平常太柔順太忠厚了。如果他們能夠更強悍些，那些從莫斯科敗回來的法國人，也決不會有再過易北河的機會了。

在德累司登這一天晚上，這些爲橋奮鬥的市民們都回家去睡覺，以爲他們的大功已經告成了。但是拿破崙的秘密偵探却不肯睡覺。一個一個把那些愛國分子搜捕起來，他們在白日裏很有魄力而到了夜晚就很忠實服從的。他們被捆成一排送到郊外重兵防衛的哥尼斯坦（Königsstein）監獄，這地方是易北河上一座美麗的石塔，裏面充滿了石穴，凡是和撒克遜王室政見不合的人都被送到裏面。

同時，法國又派了援兵，那位達武大將軍帶了一萬名法軍來到德累司登，現在一共有一萬四千名法兵來鎮壓像撒克遜城中這樣溫和的烏合之衆。那美麗的布爾路（Brühl Terrace）本來是遊人賞玩風景的最好地方，現在却擺滿了大礮，礮口對着德累司登的民衆。騎兵黑夜白天在街上梭巡，他們奉了命令，只要看見街上有三個人同走的就可以逮捕和斬首。

三月十九日這一天，那美麗的古橋終於炸毀——這橋和撒克遜人親近已經有五百年——並且法國人連文字上的理由說明也沒有。

在一禮拜內，老布魯協就到了德累司登，法國駐軍在他未到以前就連夜撤走，

後面跟着暴徒的嘲笑。

到處的人民們都愛戴布魯協，把他當成父親一樣。他們愛他的不通的文法，愛他的粗鹵的鄉談，裏面充滿了俗字俗話，他們誠心誠意歡迎他，就因為這位老將軍一生坦白對人，不會裝官腔，打官話。他對於那些表示社會地位的寶星綬帶之類並不注意，他却願意拿着煙管陪鄉鎮的人民來談話，因為從這裏他可以發揮他的談諧，並且得到許多從上流社會得不到的消息。但是所有的撒克遜老百姓能夠替布魯協做些什麼呢？當撒克遜國王還在拒絕和普魯士聯合的時候。他們供養從伯來司勞和柏林來的人，他們替他們唱歌，請他們喝酒，但是因為他們在被動服從的學校裏訓練得這麼久，所以他們祇能夠說：「我們願意和你們一同去打拿破崙，如果你們能說動我們親愛的國王起來領導我們。」

撒克遜軍隊中最勇敢的將領要算提爾曼將軍（Thielmann），他鎮守着易北河畔的屠古礮台（Torgau），手下有差不多一萬名德意志守軍。屠古在現在是一個美麗的小村莊，有一個在全歐最饒興趣的堡壘，現在有普魯士的步兵營房在此。路德

在這裏祈禱過，他的妻子埋葬在這裏，有一個大教堂建在這裏以紀念這位偉大的宗教改革家。還有一件事情可以使新教的德國人念念不忘的，就是在一七六〇年腓特烈大王曾在這裏打過一次大仗，他把正教的奧地利軍隊打得全軍覆沒。就在這一次戰爭的末了，小蓋斯腦就降生於這裏的希爾達村（Schilda），他的父親是一個隱遁的奧地利藝術家。

屠古位於德累司登之下，馬格德堡之上，任何軍隊要從柏林往利比瑟開的時候，這裏是一個關口，而對於從耶拿向柏林去的侵略者，這裏也是一個要緊的地方。普俄兩國王室乘勝於四月二十四日進入德累司登，而且宣言說撒克遜王就要和他們聯合，這些在提爾曼那裏工作的愛國者白忙了一會。他是一個德國人，說的也是德國話，而且他向他的國王要求不要將屠古讓給法國人。但是他不肯做一個叛逆，他在未得國王命令以前不肯和聯軍聯合。這個命令始終未到。他的國王不肯相信普魯士，或者可以說是不信任普魯士的王室。他相信拿破崙必然要得一個大勝仗，他可以乘機分到一些普魯士的領土。因此他命令提爾曼爲法國堅守屠古。提爾曼遵令

在五月十一日這樣做了，而且立刻把他的職務委之於撒克遜軍隊——這是一個可喜的證據，證明在一八一三年的時候有些偉大的德意志將領愛他們的國家比他們的軍服還甚些。

盧增之戰（五月二日）發生，德意志人很希望屠古可以加入到聯軍這一方面來；如果這次戰爭的結果是拿破崙的退却，無疑地人民立刻就要強迫撒克遜的國王來和解放派聯合，奧地利皇帝也要受同樣的督促。

但是盧增的消息對於那些柔馴的朝臣們並不是一件好消息，對於那些簡單的老百姓們也是如此。到了五月十一日，從奧皇和其他遲疑不決的王室們來看，這件事的結果已經完了，就是拿破崙在他們的眼前把亞歷山大和腓特烈威廉的軍隊趕了回去，於是他控制了易北河流域的馬格德堡、屠古、威丁堡、哈威爾河（Havel）流域附近柏林的斯潘道，奧得河流域的斯特庭和庫資倫。奧皇佛蘭茲在五月十二日派了一個專使到拿破崙那裏去，這就是屠古投降的第二天，祝賀他在盧增的勝利，但是同時他也很狡猾，又派人到聯軍營裏，答應在五月底就可以和聯軍合作。

這是當時一般最普通的情形——兩方面都討好，那一面也不得罪——如果太老實了，這就是自找苦吃。信仰舊教的奧國皇帝對於新教徒的普國王室本來就不信任，就含有忌妬的意思，所以他更不肯冒險來幫別人的忙。

但是拿破崙對於這個多腦河畔的帝國防備得却很緊，因為像這樣有力的維也納政府，如果在覺得本身沒有多大危險的時候，突然來給他一個打擊，也是可能的。因此在這種外交詭計時代所製造的迷陣之下，就是向來不好胡想的人也期待着奧國的加入愛國派方面，拿出實力來和拿破崙在戰場相見。

普魯士新軍隊的組織者沙恩好斯特將軍，在盧增受了傷。但是他覺得他的傷不要緊，所以他仍然動身往維也納去和奧國政府作極關重要的談判——他和奧政府討論軍事的地位，鼓勵奧皇對法宣戰的勇氣。但是奧國宰相梅特涅(Meternich)，他是他主人的回聲，他看沙恩好斯特是一個無政府黨，一個太平民化的人，是一個危險的煽動家，不打算讓他來到維也納。哈普斯堡一家的人怕平民暴動比霍亨索倫家還怕得利害些，當時的人一聽見共和主義者幾個字比現在的人怕共產主義也差不多。

因此可憐的沙恩好斯特只好留滯到布拉格，用假名住在旅館裏，消磨他的日月，一直消磨到他的傷勢變得重了。最後，到了一八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異鄉，在德意志解放戰爭最黑暗的時代，這位偉大的愛國軍人闖了他的疲倦的眼睛而死去。

當沙恩好斯特逝世以後，他的親愛的朋友布魯協忍不住滾出眼淚來，他宣言說失去一個沙恩好斯特比失去一次勝仗還損失得多。斯泰因和蓋斯腦，以及其他全體的愛國志士，都認識他在軍事上工作的價值，因為他是惟一的能夠對於國王發生影響的大將，他曾用全力去促進軍隊根本改革的工作。

他生於漢諾威，死於波希米亞——生死都在異鄉。他的一生是在沉默之中工作的——他為一個理想而生；他常常為他所伺候的胆小的國王而屈服；他忍受那些忌妬他勢力的朝臣的嘲弄，他們之所以看不起他就因為他的祖先並沒有很高的官爵。他的遺骨永遠埋葬在柏林的墓地，在盧赫（Rauch）給他建了一個紀念碑。但是德意志國民對於這位偉大的天才還應該更有所酬報，因為他曾在不聲不響之中造成了德意志的勝利，也就是造成了德意志的統一，獨立，和自由。

第三十章 拿破崙得了一個勝仗，但

是失了鎮靜

在拿破崙的時代，一個高貴的德國王侯的都城中的紳士們真是不好做。譬如說德累司登吧，他們的紳士就得有特別的忙碌，頭一天把他們的會客廳裝飾好了接待這一個國家的朋友，到了第二天或許就得轉過頭來接待那個國家的敵人。

實在的，他們用同樣戲劇的姿勢伺候法國人和聯軍；但是也有點小分別，就是把歡迎標語的文字稍微修改一下。在盧增之戰以前，德累司登的人掛起歡迎布魯協、亞歷山大、和腓特烈威廉的旗子；現在，到了五月八日，他們趕快把貼好的德文標語撕下來，而急急忙忙爲法國人預備適體的恭維文章。拿破崙就在這一天進兵德累司登。

他在一八一二年的初夏會到過這裏，在同一年的初冬他又從這裡經過，蜷縮在

皮外套裏面，飛也似的舍棄了他的凍僵了的軍隊，逃回巴黎去。現在他又來到這裏，用着不高興的神色來瞧那些路旁屏息伺候、鞠躬如也的紳士們，這些紳士們希望他相信他們的躬在這一以前不曾鞠得這樣圓過，那就是普魯士王室在那幾天。

拿破崙粗暴地問道：「你們是些什麼人？」

「我們是德累司登的地方紳士。」這是答詞。

他們來到這裏爲的是來致頌詞的，但是這位科西嘉人是一個實際主義者，他立刻打斷了他們的諛辭，問他們道：「你們預備了麪包嗎？」

這些紳士們眼對眼地互相瞅着，不覺進退兩難起來，因爲他們確實忽畧了這個問題。於是拿破崙用他習慣的語調開口把他們罵了一頓。

「你們趕快給我預備麪包，肉食，和酒。你們應該和被征服的民族一樣看待。我很知道你們做過些什麼把戲。我知道你們會供養每一個普魯士的義勇軍，讓他們好來打我。我知道你們恨法國人。我知道你們會散布過許多文字來毀謗我。我知道你們怎樣歡迎亞歷山大皇帝和普魯士國王。現在我看見的在你們

屋裏懸掛的花圈，就是從前給我的敵人預備過的。」

拿破崙越說越生氣，那些紳士們的脊背也越鞠越圓起來。這一場演說告終以後，那些紳士們便被免了職，但是答應他們如果這一次能好好招待法軍，等得勝回來的時候還可以復他們的職。

於是這位征服者派人去見躲到奧地利的撒克遜王，告訴他說如果他立刻回來，他就得失去全部的國土——自然這個小國王只好服從咧。這時候好像一切事都有利於法國，因為那位德意志王爺已經把他的子民出賣給拿破崙了。

但是拿破崙是一個感覺靈敏的軍人，他已經覺得有一個新興的勢力到處和他作對。他的使者到處為冒險的愛國黨人所阻撓；他的給養運輸很感困難，因為那些德國民團只要一碰見法國人就要給他們一下驚嚇；拿破崙對於正式軍隊一點也不害怕，但是他倒怕一羣手拿著鐵鋤鏟斧的發怒了的老百姓。

那位素樸的斯泰因的影子有時正走過他的眼前，彷彿像一個手拿武裝的人民的鬼影一樣。拿破崙在提路斯特以後就把這個人趕出普魯士的政府去，如果現在能捉

到他，一定不用審判就立刻將他絞死。斯泰因的偉大在於能得到每一個德意志人的信任，也就是拿破崙所以特別注意他的緣故。在盧增之戰以後，五月三日，拿破崙發表一個布告說：『那些火燒莫斯科的鞭子們現在又到了德意志了，所有德、法、意三處的盜賊逃犯們都跟着他們來了。他們來宣傳革命，破壞法律，鼓動內戰，實行暗殺。斯泰因和他的同黨，罪惡的使者們，打算在維斯杜拉河到萊茵河之間煽動起一個道德上的大火，在野蠻人的旗幟之下，他們想使土地在我們面前陸沉下去。』四天之後他又寫道：『那個不名譽的斯泰因是爲全體尊高的人民所反對的；他是打算煽動起流氓來反對有錢的人的。』

所以這些誑話在法國境內都是很相信的，好像半世紀以後，他的姪兒拿破崙第三在未丟掉王位以前所散布的謠言一樣。

但是同時那聯軍方面已經重振勇氣，他們從盧增退却以後決定另選了一個新根據地，他們選了一個叫鮑增（Bautzen）的美麗地點，距離德累司登東方約九十哩，離斯坡累河（Spree）的發源地不遠（這裏祇能走小划子，不能航行）。這是一個風

景很好的村落地，土地也很肥沃，他們居民的血統也很有趣，直到於今，這地方的農民還滿口說的是文德（Wends）話，這一種人在日耳曼人還未見諸歷史以前，就定居在此地了。

拿破崙帶着十萬人到了鮑增，聯軍方面以九萬人對抗。法國人打了一個勝仗，宣言還要打第二個勝仗；但是他們得這次勝仗却吃力得很，他們也沒有奪得一尊砲，一桿旗幟，以及一個俘虜。他們損傷了二萬到二萬四千人，敵人方面不過一萬二千人，事實上他就要明白，這樣的勝仗只管打下去，他就不免要被毀完了。在聯軍方面，仍然和盧增之戰一樣，吃虧在指揮的不統一。他們的軍隊憑據在斯坡累河的右岸，他們的步兵佔據的地點頗好，但是却無法使他們的優越的騎兵發揮效力。

他們很規則地從戰場上退却，好像平常演習作戰時一樣，讓拿破崙去計算他這一天的成績，同時看着那斯坡累河的血紅的水流向柏林和漢堡而去。等到他得到事實的真相報告以後，他才頓足大怒起來——因為法軍方面死傷了這麼多，但是一點勝利品也沒有得到，甚至於連一個盧曹軍團的義勇軍也沒有俘虜來，這樣使他無法

在文告上向巴黎人去誇功。在德意志人一方面，則從戰場退却之後，還帶着三千名法國俘虜，和十二門大礮。

有一個時候，真的，就是拿破崙也很高興地看着那普魯士人和俄羅斯人彼此互相埋怨，互相衝突，幾乎忘記了原來聯合的目的。他們雙方的司令部對於這一天的退却都用憤怒的言語互相攻擊着。

俄國的衛隊在俄皇指揮之下雖然有心要置身事外，但是他們的將領却很鹵莽地指責普魯士軍隊在這一戰事中的失敗責任。普軍也不肯受俄國人的責備，因此何恩 (Horn) 上校立刻就和他的隊伍擺出來，指着在高處部署的五十門大礮，要和俄國人挑戰。兩方面都願意帶着他的人去單獨對付法軍。

兩方面正預備着都這樣去做，幸虧最高司令部出來調停了一下，才把這場「名譽」的事件停止。

聯軍的退却是向東面走的，爲的是政治的和俄羅斯的理由。聯軍打算和奧國的邊疆接近，俄國人最怕的是被拿破崙截斷他回波蘭去的道路，因此從五月二十一日

起他們向伯來司方面撤退，一路上彼此爭鬧，直到了六月四日，才和法軍訂了一個臨時休戰條約，這個條約到八月十日為止，還限制了六天。

在這十個星期內充滿的是外交上的陰謀詭計——有真話也有謊話。俄普兩國的王室都把眼睛注意在奧地利身上，奧地利却把臉背過去，直等到他的條件被聯軍接受以後。奧國皇帝佛蘭茲很明白地表示他不能為德意志的自由而戰，反之，在他看起來，自由就是一個最危險的東西。他願意絕對不要涉及這些東西，如同民衆運動啦，國民憲法啦，全民武裝啦等等，他表示王室應該用任何方法去脫離平常人民的擁護。換言之，奧國皇帝表示如要他的軍隊出而援助，必須普魯士王放棄以前和民衆接近的態度，這就是人民所以武裝起來擁護的德意志的自由和統一。奧國人最怕的是德意志的統一，因為這樣就使普魯士過於強大；他願意德意志長此分裂為許多小邦，這樣才可使他的地位重要。

蓋斯腦說得很對，他有一次寫道（一八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我所最可怕的事就是那些當頭腦的人的軟弱態度。』他沒有說明他所指的人是亞歷山大呢？腓特

烈威廉呢？還是那俄國的總司令呢？

但是俄國軍事當局的軟弱無能，並不止蓋斯腦一個人如此批評，就是老布魯協也在六月一日給國王去了一封很強硬的信，他勸他主人決心和俄軍脫離關係，獨立去戰爭。他寫道：『我能預料到我們聯軍在一遇到發現敵人的時候就要下令往後撤退，這樣情形必然把我們的人越弄越沒有勇氣。』

老布魯協並沒有被諮詢過關於停戰條約的問題。他希望的是時時不斷的戰爭，慢慢地把拿破崙引到離補充軍需遠的地方去。他根本就不相信那些從莫斯科來的武裝弟兄們，他無寧希望他們一齊都滾回老家去，留下普魯士人單獨去作戰。蓋斯腦把愛國志士一般普遍的感情在五月二十九日的一封信裏表現出來：『現在軍隊的指揮權完全在俄國人手裏。我們沒有一句話可講。我們連聽聽的機會都沒有。我們不過是些工具。我們眼睜睜看着我們的祖國被好朋友劫掠的比敵人所劫掠的還多。就是我們軍隊上千辛萬苦所徵集來的食物也被他們硬搶了去；我們所最憤怒的是我們的同盟連戰場上的傷兵也都要搶奪。』

自然，布魯協和蓋斯腦都還不知道那些外交上的秘密工作，如果他們曉得了，恐怕對於停戰條約更要憤怒些。但是他們已經害怕這個停戰條約也許就是另一個充滿恥辱的和平條約的開篇。

如果拿破崙腦筋還清醒的話，他也許就要那樣做了。說來倒也是普魯士的運氣，拿破崙這時候竟有點瘋狂了，自以為本人的意志是絕對無敵的，他反對那個比較溫和的和平，他鼓勵他的將領說聯軍內部已經自己不和，已經犯了重大的錯誤，他一定還能將他們擊得粉碎，如同以前他屢次做到的一樣。

當停戰條約簽字後他騎馬回德累司登休息的時候，要經過鮑增的戰場——他應該回想起在波魯丁諾的往事。他的歸路在某一處曾被七十輛子彈車塞斷，這都是被普魯士的游擊隊所劫奪而炸毀的。這種景象使他發怒，他不得不繞了別的道過去。他走過另一個地點的時候，他又為一個追蹤在馬後要咬馬蹄的小狗所激怒，他拔出手鎗來打算打死這個身後追逐的動物。僥倖這一枝鎗沒有裝彈，他越法憤怒起來，氣得把手鎗扔到後面。如果這枝手鎗是實彈的話，他也許把自己一個大將打傷了，

因爲他的瞄準是很不正確的。

六月十日他又一度回到德累司登，他的行營就紮在馬可里尼宮中（Marcolini Palace），這地方以美麗的花園出名，也是當時德累司登一個著名的遊覽之地。這個宮後來改做了醫院；現在的遊人到了那裏很少能發見些歷史的趣味，因爲拿破崙所曾經住過的一間屋子現在已經拆毀了。在十九世紀末年，這裏還有一個嚙舌的看門人，他能夠指出一間屋子是這位科西嘉人和梅特涅會談之所——這間屋子正望着那美麗的花園。

梅特涅到德累司登是六月二十五日，帶着佛蘭茲皇帝給他親愛的女婿的一封信——我們不要忘記拿破崙因爲要和歐洲的一位皇帝結親起見，曾經把他的有名的舊妻離棄了。這位岳父大人給女婿的信寫的非常表示好意；但並非完全誠意的，因爲六月二十七日，在離奧國邊境往伯來司勞的路上不遠的雷辛拔赫（Reichenbach）地方，也締結了一個協約，在這個協約裏面，皇帝佛蘭茲確實同意和英吉利、瑞典、普魯士、俄羅斯聯合，以攻擊他的親愛的女婿。

當雷辛拔赫協約簽字的前一天，梅特涅驅車到馬可里尼宮去，他看見拿破崙的脾氣忽然比平常變得壞了。他的偵探報告來的盡是惡消息——他的軍隊在西班牙不能抵抗威靈頓（Wellington）；普魯士的愛國黨人武裝起來到處和他搗亂。這位貴人把帽子挾在手中，把佩刀放在手邊，站在那裏，見了他沒有說一句客氣的話。突然地說道：「梅特涅先生，你到底來了。如果你們希望和平，爲什麼來得這樣遲？我們已經白費了一個多月了，如果早一個月，或者我可以把俄普兩軍完全毀滅……你打算和我開戰嗎？我曾經三次把皇位還給佛蘭茲皇帝——我娶他的女兒真是一種傻事；但是他似乎一點沒有感覺我的恩意……我曾經把俄羅斯和普魯士打得大敗過——以後我可以照樣的對付你們一下嗎？好了，就這樣吧。我們十月裏在維也納再會面。」

他就是這樣對梅特涅說了一大堆的侮辱話，又是誇大，又是暴怒，又是恫嚇。這些武器在過去他用來都很有力，但是現在已經不靈了。拿破崙打算用言語恐嚇梅特涅，實際上無異於恐嚇佛蘭茲皇帝，使他表示左右袒，至少也得維持中立。但

是即使那歐洲最脆弱的王國，對於拿破崙的進逼態度也很厭倦了，所以梅特涅聽了菲位科西嘉人的怒話以後，仍然保持很冷靜的態度，因為他曉得他的主人已經和聯軍方面訂立協約了。

他用外交辭令回答拿破崙說歐羅巴願意的是和平，但是拿破崙用以下的話來打斷這位奧國大使的辭令，他說：『梅特涅，英國人給你們的賄賂究竟有多大，使你們轉過來對付我？』

那位奧國人怎樣回答這種侮辱的問題，却沒有公布過。

但是拿破崙接着就說法國不需要和平，因為他還希望更大的榮譽。

梅特涅抗議道：『但是，先生，法國實在應該需要和平。因為我往德累司登來的時候，曾經過你的部隊的中心，你的兵卒都是些小孩子，如果這些人被打死了，你還能再招來許多更幼的人嗎？』

拿破崙聽了這種坦白的真實觀察之後，氣得臉都白了。他把帽子在手中搓來搓去和地板衝擊着；嘴唇裏送出憤怒的言語大叫道：『先生，你不是軍人；你沒有任

過營盤，過過紀律的生活，你不懂得這些。二十萬兵在我算不了是什麼大問題，人類的性命早已遭天罰了！」

梅特涅諷刺地說道：「讓我們把窗戶打開，全歐洲都可以聽見這話。」

拿破崙受了這種諷刺越變得暴怒了，他簡直不知道他說了些什麼和做了些什麼。他把他的帽子扔在地板上，梅特涅也不過去替他拾起來。這種態度就是奧地利已經不再站在法國方面的積極證明。拿破崙毫無目的地亂罵了一陣，他罵他的妻，罵他的丈人，以及在那個刹那間他所不喜歡的人，他罵梅特涅是維也納的老狐狸。

等到那奧國的政治家離開了會客室到了車旁以後，他就被一些性急的侍臣和將領們圍住，急於要曉得這次會見的結果。「你對於大皇帝所說的話可滿意嗎？」

梅特涅答道：「噢！是的，因為你們的主人已經把我所一向懷疑的問題都明明白白顯示給我了。我敢對你們發誓，他是一個瘋子。」

梅特涅曾經一度差不多說了真話，如果他能聽到這些話，對於法蘭西的前途或者好些。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到了八月十六日，停戰條約已經期滿了，老布魯協將軍立刻跳上馬鞍，去準備更大的戰爭。

第三十一章 布魯協大破法軍於喀茲

拔赫 (Katzbach)

停戰條約經過六月，七月，到八月半爲止。在這幾個月裏，雙方各自調兵遣將，補充軍實，準備戰端的重啓。果然，到了八月十六日，戰事就正式重開，這時雙方在戰地上的兵士，合計起來不下一百萬人。拿破崙方面有四十四萬人，內中步兵三十三萬，騎兵七萬二千，礮兵三萬三千。聯軍方面共四十九萬三千人，內中有騎兵七萬六千，礮兵三萬零五百，還有二萬二千別動的哥薩克兵。拿破崙方面有一千二百門礮，聯軍方面有一千三百三十八門。

聯軍方面的優點是人數和礮數的較多，這是從上面所引數字可以看得出來的，但是拿破崙方面也有優點，他的優點第一是他自己的將才，其次便是敵人方面的內部不統一，因此在作戰時頗有令出多門的危險。

普魯士在聯軍方面有一種意外的優點，他的兵力共十六萬四千人，內中有六萬人是由民團出身，他們的資斧都是由原籍地方供給的。正式軍隊和朝廷上的大臣們對於這些民團是很藐視的，但是布魯協和蓋斯腦很認識他們的價值。他們是初次和砲火接觸，但是一旦嘗到了這種滋味以後，就拼命向前，決不畏縮。

強大的俄羅斯出兵不過十五萬一千人，而大奧地利帝國則僅參加了十一萬五千人。誠然，俄羅斯和奧地利都不是為自由的目的而戰，也不是為國家生存而戰，所以無怪乎他們在戰場上派出的兵都比普魯士為少；並且普魯士除了作戰的軍隊以外，還有五百萬人民作為後盾，這更是他們所趕不上的。但是普魯士一方面儘管有廣大的國民為其後援，而在戰場上仍然時時受俄奧兩國的排擠牽掣，不加重視，這更是很奇怪的事。

一八一三年時代的普魯士王仍和一八〇七年時代一樣，他甘心做兩大同盟的附屬國，他尊重兩國的一切意見，對於忠實的人仍然要實行專制的統治。

瑞典也參加聯軍方面，他的國王是一個法國人，名叫伯拿杜特（Bernadotte）

，曾經派了兩萬四千人參加作戰。俄皇對於伯拿杜特特別恭維，他們的聯軍分爲三方面，他就請伯拿杜特担任一方面的命令。照拿破崙看起來，伯拿杜特的爲人是既胆小又平庸。但是腓特烈威廉竟允許他担任指揮所謂「北軍」，內中包括有七萬八千名普魯士人。伯拿杜特這一支軍隊後來所建立的大功，都是當伯拿杜特自己不在場參加，或者反對他的指揮而得到的。伯拿杜特的戰略是小心避免任何的努力，他在地圖上到處找尋可以避免和拿破崙碰頭的地點向前緩緩進行。俄皇之所以特別恭維伯拿杜特，就因爲他表示瑞典對於芬蘭問題不再過問，這地方是俄國在一八〇八年從瑞典手中偷過去的。

伯拿杜特的軍隊的任務是在保護柏林和易北河下游一帶。另外有一支軍隊名叫西里西亞軍的，差不多有十萬軍隊的兵力，內中只有三萬八千二百名是普魯士人。普王本來打算派他的親信將領去統帶這一支軍隊，但是因爲各方面對這種舉措都覺不平，並且不止普國方面，所以最後普王放棄了他的主張，另派一個七十歲的老將布魯協將軍作這一支軍隊的司令官。

這西里西亞軍中的普魯士人本來比其他國籍的人爲少，但是因爲老將布魯協的努力，這支軍隊竟很快的變成聯軍中最有力的軍隊——這種優越的成績引起了各方面的趣味，特別是拿破崙。

至於官方所號稱的主力軍隊，是由奧地利軍再加上些俄普兩國的人所合組成的，人數共二十二萬五千人，他的統帥是一個奧國大公名叫席維增伯 (Schwarzenberg)，這個人的盛名是由於在當時的外交家裏，他被推爲有軍事之才，而在軍人之中，他又被稱爲外交人才而得來的。

這次大戰的開始一幕是非常簡單。拿破崙很快地到了德累司登來進行他的征服計劃，他宣言在重定俄普兩國以前，在撒克遜一定要給他的敵人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爲德意志愛國義勇軍的積極活動，他感覺到他從德累司登到馬格德堡、愛爾福特、曼茲、以及其他各地的軍事運輸綫不能像一八〇七年時代那樣安全了。他現在是陷入於敵人的重圍之中。席維增伯的奧國軍隊在波希米亞，布魯協的軍隊在西里西亞東部，伯拿杜特的軍隊在北方。他的軍力比敵方任何兩方面軍隊合起來的力量都

占優勢，但是三方面如果合起來就比他優勝。他的明顯的目的當然是要在敵軍三方面未能聯合以前將他們各個擊破——他要一個一個將他們單獨打敗了。

要想達到這個目的，拿破崙必須假定聯軍方面在戰畧上有許多錯誤，而他自己却沒有。

聯軍方面誠然有許多盲目的行為，但如果拿破崙自己沒有弄錯，他却也有幾個替他弄錯的將領們。

這樣就造成了布魯協在喀茲拔赫光榮的勝利。這誠然可算是一個光榮的勝仗——第一個為德意志國家利益而打的大仗，他們的勝利是由於兩個將領胆敢違抗他們的脾氣暴躁的老統帥的意思；這兩個將領之中，一個是俄羅斯人，另一個便是約克將軍。

拿破崙正在德累司登慶賀他的生日——在德意志的最後一次生日。他的生日本是八月十五日，但是提前在十日就過了，因為到了二十六日停戰條約就滿期了，他打算不要再多耗費時間就把他的敵人解決了。他的第一個對象是解決布魯協，但是

那位狡猾如狐的老騎士懂得怎樣防備的方法，使得拿破崙儘管在西里西亞一帶掙扎，直等到波希米亞的軍隊有時間從南面匍匐過來以威脅德累司登。

這是當時聯軍方面所定下的戰畧——拿破崙如果攻擊一方面，這方面的軍隊必須設法避免戰爭，以便其他兩方面的軍隊可以趕到援助。

一八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這一天拿破崙已經走到鮑增與伯來司勞中途的一個小鎮名叫盧溫伯（Lowenberg）的地方。到了八月二十六日，他令他的衛隊，一團步兵，一團騎兵，向德累司登開拔——距此地約二百七十多哩。這個計劃對於他有許多利益，因為可以安慰他的軍心，免得以不能和布魯協作戰而失望。

但是他的軍隊落後了十萬零五百人，被一個蘇格蘭人馬丹諾率領着——就是在一八一二年冬季和約克一同作戰的人。拿破崙命令這位將軍斷後，以阻止布魯協的軍隊，他自己帶兵去打奧地利人。這是一件容易說而不容易做的事。因為老布魯協一聽見法國軍隊逗留於喀茲拔赫河岸旁之時，他知道一切計劃都錯了，這時候雖然敵人的兵力仍然比他較優，他却立刻決定和他們打一仗。

但是馬丹諾却沒有預想到這種大胆的戰畧，他在八月二十六日早晨，很從容地渡過喀茲拔赫河，他的目的是想趕到距這地方東面不遠的堯爾（Jauer），他的部下正在這地方和布魯協對抗，布魯協也正打算渡過喀茲拔赫向西方進發。馬丹諾在這一方面有五萬人，布魯協的前鋒在要渡河之時被他們趕了回去；因為他們的人數較少，他們不曉得法軍的計劃。這一天是有霧有雨的天，天氣這樣冷，西北風吹得非常刺體。

馬丹諾對於布魯協的布置不能看得很清楚，他又被約克和那位俄將的行動引誘得增加勇氣，因為他們兩個人本來奉了布魯協的命令要渡過奈斯河（Neisse），但是却沒有辦到。

但是在這裏布魯協就表現了他的卓越的將才——他在規定作戰計劃之後能夠又從新定出一個適合時機的戰畧。看見馬丹諾用強力渡過之後，他就把他的主力集中回來，讓法國人幻想以為他們已經把普軍驅逐回去了，實際上他們是陷入於敵人的陣線之中。

喀茲拔赫和奈斯兩條小支河這一天都漲滿了水，因為過去雨已經下了許多日子了。我們可以想像到當時渡這兩條河是如何困難——大礮陷於水中，馬在泥沙中拔不出腳來，人在水中爬來爬去，所有這些景象布魯協都在事後描述出來。當時布魯協所帶的軍隊雖然服裝給養都不能像後來的德國軍隊那樣整齊，然而他們為祖國打起仗來一樣地有精神。

老布魯協在河那岸眼睜睜地看着法國兵在洪濤巨浪之中慢慢掙扎，他只管忍着直等到馬丹諾的軍隊有好多入已經上了東岸，不止過了喀茲拔赫河，也過了奈斯河。於是他轉回頭來對他的久已忍耐不下的部下一笑說道：「現在，孩子們，我猜見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法國人過來了，衝上去！」他的武士們一聲歡呼衝上前去，他們的決勝是靠着刺刀和槍把，因為火藥已經多半濕了。

蓋斯腦在夜半裏坐起來把這次得勝的消息向德意志境內各地分送；但是軍隊並沒有休息，他們在洪濤巨浪之中攻擊法國人，他們追趕法國人使他們毫無休息的機會，一直到了九月一日，布魯協才結算他的工作，他一共得了一百零三門大礮，二

百五十輛軍需車，以及其他有價值的軍用品。他俘虜了三個將領，幾百個下級軍官，一萬八千名兵士，兩個鷲形徽章和其他的徽章，死傷者至少有一萬人到一萬五千人。

馬丹諾給拿破崙送去了一個簡單的報告，上面寫的是：「陛下，你的軍隊全完了。」

第三十二章 奧國人丟了一仗，普魯

士人把他贏回來

一八一三年八月十日，拿破崙在一般的光輝燦爛之下慶賀他的四十五歲的生辰。他這時候正在人生的最高點，在他這個年紀有許多人都還正在奔走功名。布魯協直到七十一歲，才得列名於世界名將之內，後來的毛奇將軍，也差不多到了六十六歲年紀，才在對奧戰爭中得了軍事專家的名譽。

而且，實在的，拿破崙確比他以前的名將們偉大些，就是和他同時對敵的同級軍人中，能比上他的也很少。這些人中有一個就是奧國的席維增伯親王，他不僅指揮着奧國的軍隊，並且是五十萬三國聯軍的總司令。

席維增伯計劃趁拿破崙不在的時候，於八月二十五日向德累司登前進去開始攻擊。但是他把這個計劃只和奧俄普三國君主商量，却不去徵詢那些向來看他不過是

個假扮軍人的高級將領們的意見。因此，在頂上主持者既狐疑不決，在下面又是一些胆小畏怯的將官，這個偉大的奧國軍隊到的日子就不免稍慢一點——他們在拿破崙已經從布魯協方面轉回之後才到了德累司登。

德累司登之戰本身可以獨立為一章的歷史，但是我們却可以把他視為滑鐵盧大戰的序幕而約畧審查一下。這個一八一三年的戰場在遊覽者面前展開是一片美麗的美麗的地帶，在前面是一條易北河，一片肥沃的耕地像扇子一樣展開，在其中是撒克遜首都有名的塔頂屋尖。在右面遠遠地是撒克遜的瑞士，在左邊，易北河畔，是梅森（Meißen）城，以出瓷器著名。現在這個都市比當初拿破崙當作軍事根據地的時候已經擴大了許多；實在的，現在德累司登的住宅已經拓展到一八一三年當初和法國人打仗的戰綫一帶去。

假使我們站在德累司登的高處往下看，從易北河中引出一道的清渠流向許多啤酒廠去，這一帶地方就是當時聯軍的根據地。假使我們把這地方的地形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當時席維增伯一方面在這次戰爭裏面有無數占便宜的地方，除了他個

人的將才。

這次戰爭開始的那一天，正是布魯協在喀茲拔赫殺傷俘虜了三萬法國人的那一天，但是在德累司登還沒有一個人曉得這個消息。在第二天的晚上，拿破崙也殺了差不多一萬五千名聯軍，並且俘虜了二萬五千人。

這就是拿破崙拿四萬人的便宜來對付布魯協的三萬人，但是布魯協把他的敵人晝夜追趕一直到了趕盡殺絕的地位才罷手。拿破崙在得了勝仗之後却没有自己親身去追趕，他只派一個大將名叫萬達姆的帶了四萬人去追趕敵人。結果，因為這位大將的無能，把德累司登所得回來的勝利，在苦姆又失去了。

拿破崙對於自然的法則任意支配得很自由，有時他貪食如同一個動物一樣，有時他又不能控制他的消化器官使他不發生作用，在平常，他很受胃病的苦痛，醫生對這個病有種種不同的名字。他曾經強迫他的胃做許許多多平常人的胃所不能負擔的責任，最後這個胃就無法修理復原起來。他的苦痛起因於這種被壓迫的胃口的訴苦，是很確實的一件事，拿破崙從前會有幾次，最顯著如征俄之一役，他曾經因飲食

無度和起居沒有規律的緣故而陷於失敗。

在德累司登得了一個光彩的勝仗以後，他追趕殘敗的敵人追到易北河的皮爾那（Pirna）爲止，接着便坐上車子轉回德累司登去，向他忠實的副官手裏討熱膏藥來醫治他的胃痛。

這一天在德累司登和喀茲拔赫一樣，也是一個大雨傾盆的天氣，聯軍亂七八糟地向布拉格方面跑去，越過了分隔撒克遜和波希米亞的山脈。如果他們早知道布魯協正在路上追趕一支飢餓狼狽和他們一樣的法國敗兵，他們也許可以走得更整齊些。但是席維增伯的軍隊還不知道這個好消息，所以他們仍然像七年以前從耶拿敗回來的普魯士人一樣，在拿破崙面前急忙奔跑着，沿途把槍枝都丟棄了，把鞋子也陷到泥裏。

他們一直跑到那山嶺的背後才舒了一口氣，他們向易北河上流富庶的波希米亞人中討尋人馬的糧草。席維增伯去的時候帶着二十萬人，却被一個兵力遠低的軍隊打得完全失敗。

到了二十九日，在從德累司登退却的兩天之後，他才在奧國境內把殘卒收拾起來，打算在陶普立茲（Toplis）的略東北，布拉格和德累司登兩地的中途，建設一個新根據地。整個美麗的山谷都被濃霧籠罩着。席維增伯以為拿破崙是用大軍追在他後面；萬達姆以為他的工作是一件很容易作到的事，在濃霧中間跑來一些哥薩克兵，大喊他們已全體失敗了——因為法國軍隊已經包圍了他們。聯軍從彼得瓦得（Peterwalde）和腦林道夫（Nollendorf）被趕出來，退到一個美麗的小村莊名叫苦姆的，他們希望在這裏可以得到主力軍的保護。這是一個安息日的早晨，教堂的晨鐘被礮聲粗鹵地擾亂，好像那法國人突然占入那堆滿傢具用品的苦姆街上來作戰的一樣。戰爭為什麼開始和進行起來，誰也不知道。這個地方到處都是些溝渠樹木——對於軍隊的進攻很有障礙——聯軍就依賴這些天然的地形來掩護自己，各部分的兵士都盼望援兵快些來到。坐在大本營裏的梅特涅這時候非常驚惶，他立刻派了一個使者去向拿破崙求和，席維增伯則派人求援於布魯協——在二百四十哩以外——希望他立刻來幫助奧國人，或者至少也派五萬人來。有一個名叫普雷斯亭（Prez

ten)的小村莊，被奪去奪回了好幾次，聯軍的兵士在戰場中奮鬥着，一點一點地他們逐漸發現他們還有力量來抵抗法國人的攻擊，因為這次戰爭已經成了一個兵對兵的戰而不是將對將的戰了。但是在指揮官方面却沒有希望能有好的結果。因此當俄國衛隊受命加入戰線的時候，他的指揮官竟狡猾地拒絕遵令，理由是因為俄皇不願意他的精銳作無益的犧牲。他們雖然後來也參加戰爭，並且打得也很賣氣力，但是在開始調動的時候，得費許多氣力。

這一天晚上，萬達姆在苦姆的斯考勞斯 (Schloss) 或沙陶 (Chateau) 過夜，他相信接應的軍隊很快地就可以從腦林道夫方面開來，到了早晨他就可以給聯軍一個最後的打擊。席維增伯也因為這個很明白他自己對於戰事已經完全無望，像在德累司登大戰以前一樣，到了那時候他就必須被迫辭職，而由俄皇把統帥的權柄交給一個英國血統的俄人名叫巴克萊 (Barclay) 的手裡。

第二天早晨戰爭蓬蓬勃勃地由一個小接觸開始了。一支調往喀爾畢茲 (Karbitz) 的奧國輕騎師團和法國一支騎兵碰了面。一個法國兵突然從隊伍中跳出來，搖動

着他的佩刀，向前挑戰。從輕騎兵方面也跳出一個匈牙利的兵士，匈牙利人是一種可尊貴的民族，在他們中間產生許多歐洲最好的牧童和軍人。這是一件很好看的競技，值得熱烈注意的，因為雙方對於刀術都很精鍊，並且是從馬鞍上長大了的。戰馬受了激動都嘶鳴着，高躍着，滿嘴噴出白沫；刀光很歡樂地閃耀着。最後，那個匈牙利人很精巧的突然轉過身來，避開了敵人的刺擊，又迅速一個反攻，就把那個法國人打倒馬下，於是，他搶了敵人的馬匹，迅速騎着跑回本隊去，回到歡呼的德意志人中間，還有他的同伴用匈牙利的話來替他歡呼。

這個戰事延長了終日，在這個地方是勝利，在那個地方又是失敗；大體上是彼此混亂着，是朋友，是敵人，都糾纏到一處分不清楚。聯軍很吃力地向苦姆前進，忽然從北方山頂上的天邊線上露出許多軍人的頭來，他們的軍服和帽子是藍色的，法國人立刻高高歡呼起來，因為他們把這新來的人認作拿破崙派來的援兵。他們因此打得越加勇敢起來。但是火燄立刻從山邊上發出來，敵兵正對着萬達姆的小軍隊的後翼開始工作，法國人這才知道來的並不是朋友，而是普魯士人來攻擊他的後

路。

這是克萊斯特 (Kleist) 將軍的往德累司登去的一支隊伍，他們一路遲緩着，到腦林道夫才和聯軍碰着。萬達姆一看見他的後路已經受了威脅，他就立刻轉回兵來用全力向克萊斯特的普魯士兵攻擊，一面還應付着奧俄兩軍比較容易對付的隊伍。聯軍在騎兵方面有很絕對的優勢，他們趕快就把法軍包圍起來，所以萬達姆惟一的希望就是能把克萊斯特的陣線突破了。

因為萬達姆打得這樣出力，所以本不知俄奧聯軍在何處的克萊斯特，以為自己是被攻擊了，就派了人去偵察形勢。他派出去的人因為躲避萬達姆軍隊的破壞，所以走得很快，這一天晚上，法德兩方面的人都在苦姆的森林中暫且安身，他們都很氣餒，反不知道戰事的結果究竟如何。雙方都曉得並未分出勝負，但是到了明天也許有一方面要打敗了變成俘虜。到了第二天這個消息曉得了，就是萬達姆本人被俘，還有一萬名法國軍士和一大堆的槍礮軍用品。

誰也沒有比克萊斯特自己更覺着驚訝的。他對於這場戰事除了看見一批無組織

的普魯士人打得很不吃勁以外，並沒有看見些什麼，這樣居然避免了失敗。他在這一天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曾經着實躊躇過；他曾經被攻擊過，他曾斷定這次結果一定是很壞的。他在這一天晚上戰事完畢以後宿在阿伯梭（Arbesau）的夜營裏的時候還很喪氣，他曾對一個親近的朋友談到，他這一次沒有完成截斷法軍和聯軍聯絡起來的任務，恐怕難免受軍法審判。他的灰心喪氣是很高尚的，因為無疑的他在良心上對於他的敗仗並沒有絲毫損及國家名譽之處。他認為他的事業已經完了。當他半夜裏醒來聽到他居然得了一個光榮的勝仗，他竟成了他的國家的救主，國王將要給他莫大的獎賞的時候，你想他是如何的驚訝！

可憐的克來斯特以為這都是在做夢或開玩笑。但是一切都證實了，他被封為腦林道夫伯爵，有一個價值三十萬泰勒的食邑賞賜給他。在柏林給他建下統一紀念石碑，和沙恩好斯特或斯泰因一樣。

在那一方面萬達姆也曾打得很出力，他計算着拿破崙的援兵該到了，但是竟沒有來，於是他敗了。俄皇把他送往西伯利亞，待他像強盜馬賊一樣，把他陳列在每

一個驛站裏，讓無知的羣衆來嘲笑。

這就是所謂戰爭中的命運。

第三十二章 奧國人丟了一仗，普魯士人把他贏回來

第三十三章

法軍欲進占柏林，但為 一反抗命令的德將所敗

「一個王國的主要支持者無疑地就是民衆，因為有了官辦的軍隊把統治勢力和民衆的利益分開了。」這是蓋斯腦所說的話，他是他的唯一主子普魯士王腓特烈威廉第三底下的一個職業軍人。他的話是真的；而且如果我們在這次戰爭中看出來拿破崙是一點一點地趨於失敗的話，我們一定要明白這大部分是由於那些開始有了政治自由的自覺的有生力的德意志人所發生的新的反抗精神所致。

這種精神的最具體的表現，就是除了普魯士國家正式給養的官軍以外，各地方區域還用自費派出許多義勇軍到前綫去，總計人數在十四萬人以上。當拿破崙在南方德累司登附近大破奧軍以後，他很自信地對他的參謀長說道：「我計算席維增伯至少還得三星期工夫才能把軍隊重新整理起來帶到戰場。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先

來對付柏林。』

但是萬達姆在苦姆覆敗的惡耗很快地就傳來，而馬丹諾在喀茲拔赫失敗的惡耗也正在路上。這時候德意志的義勇軍正在柏林附近威脅他的另一支軍隊，這事是在喀茲拔赫大戰以前三天，距離停戰條約期滿還不過一星期。

格羅斯俾爾倫（Cross Beeren）的一戰在德意志國民史上最是可紀念的，因為打仗的全是德意志人，指揮者也全是德意志人，他們把柏林在嚴重狀態下拯救了。他們的勝利是在八月二十三日，這個消息在聯軍從德累司登退却以後才傳過來。我們很可以担保地說，如果拿破崙在這一仗成了功，再加上聯軍在德累司登的大敗，這兩件惡耗聯合起來，必使聯軍方面大起恐慌，奧俄普三國的君相必定趕快就要向拿破崙求和——奧國人怕的是維也納危險，俄國人怕的是軍隊沒有歸路，普魯士人怕的是王位要從此丟掉。

格羅斯俾爾倫、喀茲拔赫、苦姆——這三次大戰都發生於八月二十三到三十日的這幾日之內，每次大致相隔三天——一個是在柏林附近，一個是在伯來司勞一帶

，另一個則是在波希米亞。所有這三次勝仗全是靠着，即使不是絕對的，那些訓練短促，給養貧乏的國民義勇軍之力。他們是在互相遠隔的地點各自打仗，並沒有奉了總司令部的命令。反之，布魯協的決定在喀茲拔赫進攻馬丹諾，完全是由於他自己的負責，克來斯特和他的德國人之擊敗萬達姆，是由於他沒有照總司令部的指示而另走了一條道路；而畢勞將軍（Blow）的義勇軍在格羅斯俾爾倫的光榮的勝利則定是由於他們有意不服從伯拿杜特的命令所致。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聯軍的配置共分三方面。最大的一方面，約二十五萬人，是以奧軍爲主力，這一方面軍在席維增伯指揮之下，已大敗於德累司登附近，幸賴克來斯特在苦姆地方把他們救出來。第二方面是兵力較小的一部，不過十萬人，在布魯協的指揮之下，剛把法國人在喀茲拔赫地方打敗。第三方面軍是受瑞典王伯拿杜特指揮的。在他底下約有十六萬人，內中只有兩萬是瑞典人。

伯拿杜特是拿破崙手下的一個大將出身，一般認爲頗有軍事天才的，他在任何時候都藐視普魯士的將校，特別是對於那些服裝不整，只有一半武裝的義勇軍人。

他們之中有許多是只帶了一根長矛，但是對於戰場的經驗却並不亞於正式軍人。

但是在練兵場上看起來很不帶勁的義勇軍，一到了戰場上常常能打得很好。在這次偉大的德意志國族解放戰爭之中，沒有一支軍隊能比那些民團們在一八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保護柏林一役對於他們的國王更有貢獻的。

當伯拿杜特一聽見有一部分法國軍隊從易北河向柏林進發的時候，他立刻下令在斯坡累河上搭一座橋，準備全軍退却，委柏林於敵手。如果沒有畢勞將軍率領着一支普魯士軍團，明白地拒絕接受退却的計劃，則他也許就這樣做了，而且如果不是因為普魯軍兵力占半數以上，智勇雙全的人才也很多，那位瑞典國王也許照自己權力所及的做了。

『甚麼？！當畢勞聽見由柏林退却的計劃以後，他咆哮道：『陛下竟打算不打一仗就把柏林放棄了嗎？』』

伯拿杜特很傲慢地答道：『柏林是甚麼？還不是一個普通的城市嗎？』

畢勞將軍更憤慨地反駁道：『讓我擋住陛下的話，照我們普魯士人看起來，柏

林就是我們的國都；無論是我或我的普魯士同胞沒有一個人要打算利用你的領導來退出柏林，但是我們却要手拿着武器，向柏林前方去！」

於是畢勞騎着馬從司令部裏走出來，他自由地把他的意思向左右表示道：「我們用不着伯拿杜特。」

有公心的柏林人已經在整個的春天和夏天裏建築柏林的防禦工程，使它能夠抵抗敵人。義勇軍整天整夜在修城——大學教授，退職軍官，和白日勞働的人，都一個一個擠在一處爭先恐後去拿起鐵斧來做掘泥的工作。但是最大的防禦工程還是在城外所挖的溝壕，直到現在，這種工程的遺跡還能夠看得出來。柏林城外有的是森林和沼澤，所以是防禦軍事最適宜的地方。

如果不是因爲有一個國王率領着十六萬大軍在這裏防守着，這些柏林的勇敢的民團和義勇軍也許挺身出來自由發揮他們的蠻性，他們也許埋伏在森林內，潛身在沼澤中，用任何方法去阻撓拿破崙軍隊的前進。

八月二十三日這一天雨下得非常大，法國的奧丁諾大將（Oudinot）率領着七

萬大兵經過勃蘭登堡開來，因為沿路水流散漫，到處泥濘難行，所以他不得不將軍隊分爲數支，各走一路。這裏簡直沒有道路，只有砂磧。奧丁諾很高興，因為他以為這一仗很容易打，一路上都聽見他的高呼口號的聲音，『到柏林集合』！現在德意志人研究到這一節歷史的時候，還有一件可以哀感的地方，就是在奧丁諾的軍隊中有一大部都是撒克遜人，他們和他們的同胞普魯士人打得這樣勇敢，和在一切對外戰爭中的軍隊一樣。

學者如果打算詳細研究這一次戰爭的經過步驟，可以去讀副將軍奎斯陶普（Quistorp）所著的四巨冊的有名戰紀，書名叫做北軍戰史（Geschichte der Nord-Armee）（柏林，一八九四）。但是這部名著因為過於軍事科學化，所以好像一般軍人的頭腦一樣，讓讀者看起來覺得非常乾燥無味，好像讀一部醫學辭典一樣。在那部書裏我們找不出一點關於民衆義勇軍犧牲的事跡，事實上有許多民軍，如同盧曹的義勇軍，Landwehr 軍，Landsturm 軍，以及其他的民團，雖然訓練得很壞，但是每天給拿破崙的軍隊加上許多難題。

到了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經過幾場小小的接觸戰以後，畢勞將軍就在海奈道夫（Heinersdorf）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結果決定不服從伯拿杜特的命令，自己率領普魯士軍隊去抵抗法國人，在頃刻之間決定了柏林城的命運。他的命令是任何一個守城軍人都可以下的，總括起來一句話，就是『向前奮戰！』而且從這一天起就不需要再下別的命令。柏林的軍事機關對於這次戰役保留的紀錄很少，但是我們可以斷定他們的作戰是人自爲戰的。格羅斯俾爾倫這個小村莊是他們的目的點。

在畢勞手底下有二萬六千名刺刀隊，與他們對抗的法軍只有一萬六千人；雖然有這種便宜，伯拿杜特尙要退兵。普魯士的將領也因爲這種情形，他們知道法國的援軍不久就要開來，所以必須立刻開始攻擊，才能有勝利的把握。

雨下得這樣大，所以普軍起初沒有動作，一直到他們的礮隊占領了一個位置開始向敵人攻擊以後。因爲雨太大，所以弄得毛瑟鎗沒有什麼用處，凡是礮兵所不能顧到的地方，都由刺刀隊來補助。

有一個目擊戰事的人記道：『敵人在三步以內受到我們的刺刀的攻擊；於是則

始肉搏，因為這裏沒有多的鎗射擊。」像喀茲拔赫之戰一樣，在格羅斯俾爾倫，法軍碰到了一個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敵人，而且這種戰法對於德國人很有利益，因為德意志人在小的時候就習慣於玩這種拿法國人頭顱瞄準的把戲。這也是一場兵對兵的戰爭——一場名副其實的大屠殺，除去了外科醫生或屠戶以外，誰見了也要大病一場。對着格羅斯俾爾倫的寨牆，那些褐髮藍眼的德意志人忘記了一切，忘記了在波羅的海沿岸他們的妻子正在那裏替征人祈禱，他們把一切精神集中到恨字上——這股恨氣已經積蓄了若干年了。他們沒有一點憐憫，他們也不向任何人請問。法國的大隊被擊得粉碎，一個在一個上頭爭先上了城頭。但是對於法國人的恨惡還不像對於撒克遜人的利害，他們甘心做法軍的走狗；因此這兩個鄰邦的人互打起來，竟比德國人和法國人間的戰鬥還兇暴得多。普魯士人對於法國人還有尊敬之心，但是他們看撒克遜人却不過是一羣賣國求榮的漢奸。

關於這次大戰的最新最真確的史料，現在還沒有發現，因為當時公布的戰報據說已經瑞典王伯拿杜特的修改了。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們可以確定說的，就是這次戰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爭的勝敗關鍵全靠着個人和個人間的肉搏衝突，所以那些軍官們在指揮戰略上一點也沒有什麼成績表現，他們也只得拿着鎗和劍在暴怒的人羣中亂殺一陣而已。黑暗和疲勞才把這一場瘋狂的互殺告一結束。

但是這是一場光榮的勝利。伯拿杜特拿着整個的軍隊所不敢做的事，在畢勞之下只有一支半受訓練的愛國軍隊就成功了。法國人扔了他們的武器，很倉皇地退却，在戰場上遺棄了成千成萬的死傷兵士。柏林是被救了，到了第二天，全城的每一個門上都進來一長串的伙食車，上面滿載着臘腸啤酒——這是市民們送給在格羅斯俾爾倫出過力的人的禮物。

第三十四章 利比瑟大戰如何開始

一八一三年十月七日，拿破崙在德累司登的馬可里尼宮裏度過他的最後的一夜。——人也可以說這是他作德意志主宰的最後一夜。他離開這撒克遜首都的目的是要去視察並摧毀布魯協的軍隊。布魯協呢，也在這十月七日的同一天晚上到了慕爾德河（Mulde）沿岸的一個小村莊名叫慕爾拔赫（Muhlbach）的去和那指揮號稱北軍的瑞典王會面。現在，伯拿杜特成了一個說大話使小錢的人。他曾經竭力避免戰爭，尤其是害怕和拿破崙碰頭。他之所以得任爲三方面大軍的總指揮之一，除了因爲他是瑞典的國王以外，也沒有別的好理由，布魯協是非常討厭他的。

伯拿杜特不懂得德國話，布魯協也不懂得法國話，因此這兩位大將的談話必須完全靠着通事繙譯。這倒不是不幸的事，因爲布魯協的性格很坦白，說話常帶些粗鹵的口頭話，若教那位喀斯剛人（Gascon）聽了，也許會引起許多誤會。這就是蓋

斯腦和他的朋友所以能用手腕調停這兩個人使不至公然互罵的緣故。

伯拿杜特的胆子非常之小，當他一聽到拿破崙從德累司登已經出發以後，他就趕快將軍隊撤退到易北河的右岸，並且勸告布魯協也隨他撤退。但是布魯協譏笑這種意見，並且大發雷霆，使那個「喀斯剛人」知道他正是要追獵拿破崙，而且要追在他後面，不管那北軍是回瑞典去與否。

布魯協冒着很大的危險去移動他的軍隊，因為他的軍隊只有六萬人，伯拿杜特却有九萬；但是這個老騎士的狡猾不下於他的勇敢，他判斷得很對，伯拿杜特決不敢離開他獨自走路。

拿破崙從德累司登出發以後，他的最初目的是布魯協的軍隊，他以為在杜賓（Duben）可以碰到。這是慕爾德河畔的一個地方，距離利比瑟東北約三十啓羅米達（約六十華里），是在由利比瑟到柏林的直線上。他打算在打敗布魯協以後，再轉回來對付席維增伯的奧軍，這支軍隊這時候才從波希米亞開拔。拿破崙把伯拿杜特完全不放在心上——他看他不過是個扮戲的角色。但是對於布魯協，拿破崙弄了很

大的失算，因為他在九日到了杜賓以後，才知道他的敵人已經很巧妙地躲開了牠——布魯協的隊伍已經渡過了慕爾德河，把河橋拆毀，在吉斯尼茲（Jessnitz）附近和白拿杜特的軍隊取得聯絡，這地方正在杜賓到易北河的半途。這是一着對於拿破崙很重要的棋，因為他為阻止這三方面敵軍彼此完全聯絡起見，必須打一個決勝的仗。他並且覺得南德意志諸邦已經有對他不忠順的醞釀了，除非他趕快打一個大勝仗，這些人也許會出賣了他。

我們必須要曉得，在這一次大戰裏，拿破崙雖然沒有喪失了他一向作戰的天才，但是他已經喪失了他在一八〇六年時代所有的一切權力了。德意志人已經不甘於做他的奴隸和偵探——至少有一部分人不肯。就這一件事實，我們就可以想見他在一八一三年時代所碰到的許多困難來——不但他的命令不能到處有效，並且他的軍需運輸也不能瞞了許多人，農民們拒絕把牲畜和糧食送給法軍，巧妙地躲避他的拉夫；義勇的偵探已經沒有了，雇用的偵探一點用也沒有。他的軍用車輛每天受愛國民團的攻擊，小隊的法國兵在德國大路上簡直不敢行走。所有這些都表示自從耶拿

和奧爾斯塔大戰以來，德意志人民的精神已經大大改變了。在這種情勢之下，有一次他手下一個大將李夫勃累（Lefebvre）受了聯軍義勇隊的攻擊以後，他很憤怒地說道：『我的將校們都變得愚蠢遲笨了，所以他們碰不到好的運氣。我的將軍們都不願意打仗，因我給他們的財富和官爵太多了。他們一齊都希望休息，他們用任何代價來求不打仗。我是獨自一個人作戰的。』他應當還加上一句，就是他的將官們對於每天受那位以戰爲命的科西嘉人侮辱叱罵已經有點憤憤不平了。

十月十日這一天，布魯協被迫和伯拿杜特遇到一處，他又不得不勉強裝出禮貌來聽那一套絮聒之辭，就是舉出了許多理由來勸他與其前進不如後退。說實話，在布魯協的一生裏，沒有一個時候能像在利比瑟大戰的前幾天一樣，他能用自己克制的力量去對付那位瑞典國王陛下。『這個賤貨（指瑞典國王），他等了許久要候我從新考慮他的說辭』，這個老將軍咆哮地說：『從今以後，我要靠我單獨的力量，和那個法蘭西人再沒有什麼說的，除了把我們已經決定的意見告訴他以外——他應該到魔鬼地方去！』

於是布魯協吸着他的古怪的舊煙管，並且喃喃着他的特別的口頭語。他現在把他的司令部設在哈爾（Halle）的老大學市上，這是在利比瑟的西北，薩爾（Saarl）河上，體育之父蔣恩曾在這裏讀過書，這裏還有幾個洞是他所曾潛身居住過的。到了十三日，那位驚惶失措的喀斯剛人又派了一個使者到這個老頭子這裏來告訴他，說他想像上的軍隊已經開始來截斷他回瑞典的歸路了；簡單地說，伯拿杜特實在害怕得很，他又重新說起他要渡過易北。他寫道：「儘你所能快來跟着我」；他覺着像布魯協這樣的人是不會聽他的話的，所以他又接着說：「除此以外，我還得提醒你，就是俄皇亞歷山大陛下曾經允許我在某種特殊情勢之下閣下須得服從我的指揮。現在已經到了這種情勢了，因此我需要你立刻帶着西里西亞的軍隊隨我渡過易北河的右岸。」

這是對於老布魯協的最後妄想。他又大發雷霆一次。他的比較有政治頭腦的參謀長把他的怒話改爲稍稍文雅的句子回答了這位瑞典的國王陛下。

伯拿杜特是這樣害怕，所以他真正把他的軍隊撤退過了易北河，如果不是英皇

的代表斯提瓦將軍 (Stewart) 用恐嚇的話來責備他，才把他的退兵計劃阻撓了，他也許還要跑得遠些。

拿破崙聽見布魯協躲避他的消息以後，他以為他可以用不着再注意那西里西亞軍和北軍的行動了，所以他在十三日（即一八〇六年耶拿大戰的前夜），急忙到了利比瑟，希望去遇見席維增伯的軍隊，在布魯協再出現以前把奧國軍隊先擊破了。但是這個狡猾的老將是拿破崙命中的魔星——他不但懂得怎樣打仗，還懂得在機會未到以前怎樣躲避戰爭。他對於拿破崙的一舉一動都曉得，而拿破崙對於他曉得的却很少。

七月十二日，聯軍在特拉陳堡 (Trachenberg) 規定了他們的公共作戰計劃。在撒克遜的拿破崙正處在三方面敵軍的中心，他打算把每方面軍各個擊破。所以聯軍的目的就在設法避免戰爭，一直等到三方面軍一齊來到以後。如果拿破崙把兵力專對付一方面，這支軍應該退避，而其他兩方面軍則趕上前來援救。這個戰略本來是很平常的，但是當時的將領却各自以為是本人所發明的——就是伯拿杜特也以此

自吹。戰畧既然這樣簡單，所以拿破崙用不着等到八月十五日就已經猜到他們的計劃，他把他的敵人們大罵了一頓，說這羣野獸們在經過許多教訓以後已經學得一點把戲了。

他的許多將領對於選擇利比瑟做大戰地點一事都搖着頭認為不吉利——他們主張放棄撒克遜而退守萊茵河附近。拿破崙也很知道這種不利的情形，但是他有一種賭博冒險的性格，在過去有好幾次嚴重的危機都得救了，他這一次仍想冒險。他現在的位置也很強固，並且可以獨斷獨行。他的敵人却是攻出多門，說的幾國的話言，民族的感情也不一致。聯軍方面向來以將帥的笨拙和投降的急速出名——安見得拿破崙這一回的運氣就不如從前？他知道席維增伯是完全沒有軍事才畧，伯拿杜特也是一頭馴羊，而且他以為布魯協已經遠走了。他有十九萬人在手裏，他信相他的敵人在集合全力以前就可以被擊破。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可以憂慮的事。那撒克遜國王到處跟在他後面像一個跟人一樣，祇因為他們的國王這樣恭順，才使撒克遜人民不致於公然和法國反對。如果

拿破崙放棄了撒克遜，這些德意志的小邦，他的統治者之所以服從拿破崙祇因為當他是無敵的，就都要叛變了。

因為這許多複雜的原因，一半是人的，一半是政治的，竟迫得拿破崙決定採利比瑟作大戰之場——一個接近耶拿，接近露斯拔，接近盧增的戰場；在這裏有半百萬的人對於這隻猛虎懷着恨心來作戰，結果河水爲之不流。這是一個拿破崙主義和反拿破崙主義的大決鬥。

利比瑟的大戰，在德意志就叫做國族戰爭，是開始於一八一三年十月十六日的早晨。在這一天以前，布魯協帶着他軍隊從哈爾出發，他一路考慮究竟在何時何地作戰對於他最有利益。在他手下的義勇軍照例有一種習慣，就是在出發打仗以前，他們一定要圍坐在啤酒桌上，大家一齊唱他們在學生時代所學到的歌，有的是在荷廷根（Göttingen）學的，有的是在柏林學的，有的是在海德爾堡（Heidelberg）學的，有的是在格累夫瓦爾德（Greifswald）學的，在那些大學的牆垣之內他們常打得頭破血流，現在這一班人都聚集在哈爾了。他們所代表的是統一的德意志的精神

，是真理的追求者，雖然他們都還是許多小國的屬民，連一個大德意志共和國的人民頭銜也沒有獲到。在大戰的前夜，他們唱着愛國和決心的誓歌；這個哈爾的大學市從來沒有聽過這樣複雜的自由的歌聲。

在這個時候，老布魯協正坐在司令部中吸着他的大煙袋，他的將領們正在忙着討論作戰計劃，蓋斯腦到他面前對他說計劃已經製好了。

「好，你們這一班學者先生們」，這是布魯協對他的參謀長的答辭，「他們幹的那些工作都好了嗎？」

「是的，是的，總司令」，這是答辭。

「不錯，不錯——當然一切弄好了；但是這個問題是，我能够把他應用之於實際嗎？我什麼時候能帶了我的孩子們到戰場去？我能很快就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做嗎？來，再裝一袋煙。」

這是布魯協在哈爾的起居註，而且無疑地這都是真實的。布魯協缺乏書本上的學識，而且很討厭書獃子。但是任何人都沒有像他能够明瞭他的好朋友參謀長蓋斯

腦的才能那樣完全的。這兩個人常常彼此互相倚賴，而且布魯協永遠把蓋斯腦當作他的腦筋。

好像在喀茲拔赫，在但尼威茲（Dennewitz），在格羅斯俾爾倫，在瓦騰堡（Wartenburg）一樣，這些普魯士的義勇軍人又有一次奮起他們的精神，開始發動戰爭，而最後決定了這一天戰事的命運。

十月十六日這一天早晨八點鐘，布魯協領導着約克軍團從哈爾向利比瑟出發，沿着艾爾斯特（Elster）河岸的大路往前走。他聽見了遠遠的拿破崙的砲聲正對着利勃沃克威茲（Liebertowitz），這是在利比瑟東南的一個地方。他帶着熱烈的感情愈走愈近。英國軍事偵探斯提瓦將軍忽然跑來報告一個消息，那位滑頭的伯拿杜特，不但不向着有大砲聲音的地方進發，反而想往遠處走，老布魯協聽了之後高呼道：「在利比瑟那邊拿破崙正開始一個跳舞——我們希望去和他對舞。向前進——不是勝，就是敗！」

到了九點鐘，他的隊伍全體搖擺着向有戰爭聲音的方向前進，每一個軍團的司

令官都把武裝全身披挂起來。他常用很家庭化的口吻鼓勵他的孩子們。喊：

「唯，孩子們，把普魯士人看家的本領拿出來！」——他喊着東普魯士義勇騎兵說：『今天晚上不是無邊的快樂就是死，我們應該像惡狗一樣給他媽的一爪子。』

那時候拿破崙正在帶着他的大兵和席維增的軍隊在東南方面對壘，他祇留了一小支軍隊在馬爾孟（Marmont）的指揮之下去監視布魯協的萬一從西北方面來攻擊。他對馬爾孟說，他打算在十六日把席維增解決了，到十七日再解決布魯協。馬爾孟占據的地形很好，對於艾爾斯特方面的防禦也很得力。但是一點一點地普魯士的義勇軍如潮水一樣衝破了他的防線，雖然被趕回了好幾次。那位躁急的老將約克將軍先士卒衝殺過去。他在平常的時候，很有許多怪想，但是一到戰爭開始，布魯協能夠充分信任他。在這幾天內，有許多次，老約克把他的鼻煙壺打開，用手撮出一撮鼻煙來，但是忘記了送到鼻子上，這就表示他的心思的不安。實在他的煩惱也很有理由，他的全軍不過二萬人，在這一天以前他已經死傷過六千人——都是

在艾爾斯特的一個小村莊前犧牲的，自從那一天過了以後，這個廢墟依然立着，但任何人也不注意它。

在刺刀的衝擊之下，法蘭西人畢竟被趕退了，這一退就把拿破崙霸占德意志的希望全打消了。布魯協在利比瑟的勝利就解決了拿破崙的命運，跟着的自然就是戰爭後的潰退。

從十月十六日這一天起，拿破崙解決聯軍主力的希望就失敗了，自然更不能在十七日去解決布魯協了。反之，他正在計劃在利勃沃克威茲地方去阻止席維增伯軍隊的前進。他在利比瑟西北方面的敗於普軍，死傷大約六千人，被俘者約二千人——總共八千。

雖然如此，拿破崙仍然令利比瑟全市的鐘一齊打起來，以慶祝他的勝利！並且他的使者四出，在歐洲各地替他宣布打敗聯軍的偽消息。撒克遜的國王也在利比瑟大享其樂。他在地窖裏面進餐以避敵彈，而且從這個地方也派出許多使臣到他的軍隊裏去，勸他們爲他和法國努力作戰。

在十六日早晨，拿破崙是很有許多希望的，因為他在戰場上是以十七萬七千兵對抗十九萬三千敵軍——相差尚不甚大，聯軍顯然是採取攻勢，利比瑟的形勢是一個澤地平原中心，被許多溝洫縱橫割斷，四面圍繞着許多小村莊，這些村莊的石圍牆證明對於防禦是很有用的，因為他們過去也會抵禦過許多次風波。聯軍方面雖有些須表面上的小優勝，但是拿破崙却有兩大優點，第一是他所占的防禦的地勢，第二是敵軍統帥席維增的庸懦。拿破崙在一個地點集中了十萬零九千人，而席維增伯僅能集中八萬四千人。拿破崙已經預料他的敵人必有許多錯誤行動，所以他不必埋怨環境的不利。席維增伯現在有了很大的機會去表現他的將才的缺乏，他果然做到了。他承認甚至直到十月十四日，他還不知道布魯協一軍的情形。自然有些時候他的意思也常受背後的三大國王的牽掣，特別是俄皇，他很喜歡玩一下指揮軍隊的把戲。

在另一方面我們的讀者也必須明白，這次戰爭雖然發動於普魯士人，出力打仗的也是普魯士人，而且只有在普軍方面有幾個萊茵河這岸的第一流的將領，但是事

實上聯軍軍事的領導權却是爲俄國皇帝和奧國的大將所分享的。

利比瑟的鐘在十月十六日一齊爲着拿破崙可恥的勝利而響起來了；他們在曉得被布魯協之手所重挫的損失總數之前開始敲鐘；他們仍然繼續敲着，似乎這愉快的鐘聲就可使他的損失減輕一樣。但是縱使鐘聲這樣響亮，那位科西嘉人心裏却很清楚他的損失是很利害的，他必須謀他的安全。

因此在這一天夜裏他就掛出停戰的旗子，他要求暫時休戰。但是已經遲了。聯軍方面的君主很有幸運能够拒絕談判；席維增伯還有很多的預備隊伍，而且也知道拿破崙是沒有了。伯拿杜特帶了他的十萬大兵不知道躲到什麼地方，這誠然是事實，但是即使不算這一支兵力，聯軍方面也很有勝利的把握。可紀念的利比瑟大戰的第一天就這樣結束了。

第三十五章 拿破崙之星沉於利比瑟

泥血之中

這一次國際大戰爭，人類大屠殺的第二幕運動開始於十月十七日的黎明，拿破崙本來希望他的停戰旗掛起以後，可以得一種反響，以便得有從容補充的機會，現在却失望了。奧國的前敵總司令席維增伯將軍，本身雖然缺乏作戰的天才，他却能充分認識布魯協的大本領，在這時候他漸漸覺悟這個老頭子雖然脾氣暴躁一點，終久是聯軍中一個最重要的元素，一個德性上的領袖。因此他就派了人去找布魯協，問他在一天的猛烈戰爭以後的部下怎樣辦，並且使他注意在十八日要重新開始戰爭。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使命——因為當時奧國的司令部設在利比瑟東南，布魯協的司令部則在這個市的西北，中間有法國軍隊截斷着。雙方相距直綫約三十哩，這件危險工作就委之於匈牙利人所最愛戴的斯提芬塞陳奈伯爵（Count Stephan Secheny）

。這個人後來以『偉大的馬扎兒人』(Great Magyar)出名，他確是一個超絕的旅行家，不僅匈牙利人覺得這個高貴的愛國者對於他們國人會有最好的貢獻。

塞陳奈的任務是通過法國陣線直接騎馬到布魯協的營裏，要他在十八日聯合攻擊。除了匈牙利人外沒有人能把這件任務辦妥，就是在匈牙利人中也很很少有人能像這個胆大的騎士辦得這樣好的。他到了布魯協那裏的時候，才知道布魯協不僅準備要在明天打仗，並且準備立刻就開始，不管他的軍隊如何損失。『告訴你的長官說，』布魯協說：『他用不着來麻煩我，我就在這裏，你們的王爺們可以信任我。但是那位伯拿杜特——除了魔鬼才能把他牽到火線上來！』塞陳奈聽了這些話之後就很喜歡布魯協，因為從布魯協心裏發出來的電流能直接打到這個好騎手而兼勇猛的戰士的馬扎兒人的心坎裏，無論是隔着大西洋還是喜馬拉雅山。

要把伯拿杜特的軍隊拉上火線現在成了聯盟各國君主和聰明使者的唯一目的。英國將軍斯提瓦是其中最成功者，因為他恐嚇那個瑞典王說，如果他要不立刻向利比瑟開拔，則英國就要斷絕對瑞典軍隊的補助費。自然這個喀斯剛人答應了，但是

立刻又變更了他的意思，向前祇進了很短的距離。

他在十七日派了一個副官去見布魯協，仍然主張退兵。這個老頭子的答辭自然是他常用的口氣：『我要打我的獵去，聽他的便……』等等。

他又派了一個副官去請布魯協來和那個喀斯剛人重會一面，布魯協的答辭是『把這個下賤的匪徒讓天雷打死。』說完了他就辦他的公事去。他對於這個瑞典的國王陛下滿不注意，猶如對於營盤的行李一樣。但是他對於讓在北軍中的普俄兩國軍官曉得他所做的事是很痛苦的；他給他們一個廣泛的暗示，就是如果他們想多打幾次仗的話，他們必須設法逃出伯拿杜特的部下而投奔他。

最後，布魯協受了許多強迫才答應和伯拿杜特去會一面，但是他帶了許多的證人，在十八日早晨作了一次暴躁的會談，結果這位瑞典人答應在所謂情勢推移之下照這樣做，但是一方面又很矛盾地希望布魯協和他聯合。在反一方面那位老騎士答應了任何要求，相信他自己的聰明能够戰勝伯拿杜特方面任何的遁辭。

在一八一三年十月十八日的早晨，拿破崙帶了不到十五萬的人去和兩倍的敵人

對抗。講到戰場上的兵力的話，我們必須永遠要加以修正和比較的理想，因為打仗時最大的損失，由於子彈者還不如由於疾疫者多。在一八一三年八月十日，停戰期初滿的時候，拿破崙帶到撒克遜戰場的兵力，計有三十三萬步兵，七萬二千騎兵，三萬三千砲兵，四千工兵，總數四十四萬名。在同日聯軍方面能調到戰地的兵力不過三十六萬四千步兵，七萬六千騎兵，三萬零五百砲兵和工兵，還有二萬二千哥薩克兵，總數四十九萬三千名。拿破崙顯然沒有在兵數上過於吃虧，雖然有些歷史家曾經這樣說過。直到十八日為止，他的實力和敵人是半斤八兩，而在這一天以前，他曾經準備從利比瑟撤退過了萊茵河外。

十月十八日這一戰，在性質上是一種後備軍的戰爭。拿破崙打算要自救必須有三十三萬以上的兵力，這就是他開始這次秋季大戰時所率的兵力。聯軍由各方面同時向這個有名的古城包圍過來，法軍的戰鬥祇是爲的騰出工夫來好從那給他們讓開的唯一退路過去，這條路就是往紐連堡的路。這樣使他們走了往盧增、格羅斯格勞、森、霞斯拔、耶拿、愛爾福特等地的大路的西邊，所有以上那些地方在法軍將領的

心中一定起一種混雜的感情，因為他們以征服者的資格來經過這條路時，還不過幾年以前的事。

整天地差不多有半百萬的人在利比瑟郊外互相屠殺，幾百尊大砲使大地震動。拿破崙的人有石牆遮蔽着，聯軍的人則露天作戰，因此他們在一步一步把法國人趕出遮蔽地以外，必須經過慘酷的肉搏。那蜷伏在地窖裏的撒克遜王，曾經在十六日那一天整天在歡幸那決沒有打勝的勝利消息，這個懦夫不相信關於拿破崙一切不利的消息。但是他的軍隊對於這一點比他們的國王看得清楚，他們抓到第一個機會能夠跑過普魯士那一方面去以聯軍的理由作戰。撒克遜的例一開，跟着符騰堡人也照樣學起來，他們的國王也是擁護拿破崙的，他待那些和聯軍聯合的部下猶如腓特烈威廉第三之待約克一樣。普魯士接待這些曾為拿破崙和同胞作對的德意志人是很冷淡的，因為他們在拿破崙大勝的時候就附和法國，現在之倒戈祇是因為看見聯軍的形勢比較有了起色之故。

如果說拿破崙的失敗完全是由於這些倒戈的事件，那是很可笑的，因為在他們

發動以前，法國軍隊已經很沒有希望了。在德意志的立場看來，這却是一種很好的預兆，因為不管他們的君主怎樣，這些小邦中的軍人們已經認識了聯軍的勢力是較強於他們一向所崇拜的「戰神」了。

這一天晚上拿破崙在利比瑟過夜，他住在一個名叫「普魯士國王」的旅館。他正在忙於研究退兵的問題，而且明白他現在只剩下九萬兵可以抗得起毛瑟槍了。整夜裏他工作着，到了十九日的早晨，他就去招呼他的同盟朋友撒克遜王，在未去巴黎以前和他告別。他勸那位國王趕快在較好條件之下和聯軍議和。但是這位可憐的國王動物在平日已經為拿破崙的常勝威名弄得昏頭昏腦，因此他堅決效忠於法國，而拒絕了聯軍方面對他任何合作的提議，這些提議有一個時候是對於雙方都有利的。

因為聯軍從各方面一齊的猛攻，拿破崙很難在這個市中立足，於是俄奧普三國君主在市場上會晤了。自然，在這裏是一片歡聲，不僅是軍隊，連德意志的國民也都欣然有喜色，因為他們老早已經盼望有這一天了。從此利比瑟就流傳下一件美談，就是經過大戰之後，三國的君主居然同時來到這個都市，而又同時跪在地下，用

戲劇式的姿勢感謝上蒼保佑他們的軍隊能够成功。那位希臘正教的元首俄皇，那位羅馬正教的護法奧皇，和那位路德宗信徒的普魯士王，他們一齊向同一的上帝下跪，這確是很好看的一齣戲——至少可以表現宗教容忍的精神。

常灰色頭髮的老將布魯協出現的時候，歡呼之聲更是四起。那個善於表情的莫斯科皇帝擁抱着這個老英雄走了一大圈，並且說了許多恭維的話。那個簡單的老騎士答道：『我不過盡我的本分去做罷了』，『但是我的人——我的勇敢的士卒——他們出了很多的力。』自然，普王對於他的忠誠的老將軍也說了許多悅耳的話；席維增伯也是如此；但是布魯協對於這些戲劇式的談話和對於榮典徽章一樣的不注意。那個反覆無常的伯拿杜特也打算靦顏來說幾句恭維的話，但是布魯協把他的話打斷了。

這確是一個德意志全境騰歡的機會，而且差不多同一祖國的各邦勇士一齊聚集此地携手言歡，這更是一種很好的氣象。德意志的人民仍然相信這些聯盟國的君主是誠意爲人民的自由而作戰的，打仗的義勇軍人們也抱着同一的幻想，以爲普魯士

受了斯泰因、布魯協、阿恩特和蓋斯腦的精神的影響，有意爲造成一個新德意志帝國而作戰。

在利比瑟的市場裏，在十一月十九日，蓋斯腦第一次對民衆作公開的演說：「這一次戰爭只能在巴黎結束，只有打倒拿破崙才算罷手。」——這個話正是一八七〇年時代每一個德意志國民口中所常說的話，那時候正是另一個德意志帝國創造的時候。

這也是斯泰因和每一個忠實的德意志人所要說的話——創造一個立憲的德意志帝國的時期似乎到了。斯泰因在二十一日給他夫人的信裏說：「我們到底可以歡歡喜喜了。拿破崙已經受了嚴重的打擊而潰不成軍了。他曾經用最瘋狂的和最不名譽的暴治，犧牲了無數人民的血淚而造成了一個偉大的結構——這個結構現在已摧毀了。我們並不是靠那些怯懦的將校和無恥的王侯所得到的——這是兩次充滿了勞苦，光榮，和涕淚的血戰所造成的。」

這次勝利的代價是很昂貴的。據蓋斯腦的記載，布魯協的西里西亞軍自從八

月起已經從十萬三千人減少到四萬人，而聯軍全體在這一戰的犧牲是四萬人到五萬人。

拿破崙的損失是死亡者約一萬五千人，受傷者三萬人，被俘者一萬五千人，還有三百門大砲和九百輛軍需車。試想一想這差不多十萬以上的尸體都委棄到利比瑟這一個小小大學市的周圍，這是何等的景象。這些簡單的基督教市民們是盡力救護這些不幸的犧牲者，但是他們即使盡量去做也還是不夠的。在大戰的七十日以後，農民還在忙於把那些無力行動的生存的愛國志士從戰場裏抬回城裏。利比瑟的房屋都堆滿了傷病的兵丁，但是利比瑟的人雖然不少想要把這幾千名血流漂杵的傷兵都安置得妥貼，却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在這樣大的屠殺之後，瘟疫是免不掉的，疾病迅速地就在那些傷痕難得痊愈的人中間傳播開來。慈善事業對於敵友是一視同仁的，好幾千的法國傷兵情願當作俘虜以免饑餓而死。而且這一次戰爭是在德意志最肥沃的土地上作戰的——大部分軍隊在這個地方很可以就地取糧。

我們現在得到許多當時參加戰爭者的書信，使我們能夠找到些正史上所未載的

材料。在十七日的早晨，有一個普魯士馬克林堡的軍官去視察在席克地茲（Schke-ditz）的寺院市政廳裏收容的法國傷兵，布魯協最猛烈的一仗就是在這裏附近打的。在這裏他看見一個普魯士副官把牛肉湯來餵一個法國軍官，他的臉差不多已經要砍碎了。這個講故事的人說道：「我這才親自看見那法國人對於我們些小慈愛行為是何等的感戴，而且他們覺得落到我們手裏而未落到哥薩克人手裏，這又是何等的倖倖。沒有一個法國人丟過他的錢包或是錢。實在的，因為他們信任我們是這樣深，所以一個被俘的海軍陸戰隊的校官，聽見了他們軍隊打了敗仗以後，就在一個普國軍官的日記本上用着「一個巴黎朋友」的署名寫了幾句話，並且肯定說普魯士人不久一定會到巴黎無疑。」

這是法軍在耶拿戰後的大搶掠的一種可喜的反映。

我們不能忘記一位馬克林堡的騎士，偉大的小兵提姆（Timm）。他看見了兩個法國軍官從戰場上策馬逃出之後，他就疾追在後面，把第一個人從馬上打下來，第二個人和他錯頭而過。在這一剎那，他忽然看見那個軍官的外套裏面露出一個皇

家衛隊的金鷲徽章，他看見了這個就盡力瞄準放了一槍，這時候那個法國人，連他的金鷲章，一齊滾到泥裏去。這個小兵提姆除了馬克林堡的德意志士話以外並不懂得其他語言，但是他知道從前還沒有人奪取過一個金鷲徽章，這是一個最大的軍事勝利品，任何部隊都要高興。因此他就馬上跳下來，撲到法國人的身上，在泥裏，當砲聲尚在隆隆，世界的命運尚在未定之天的時候，這個馬克林堡的小兵和那個拿破崙的軍官就為那個玩具廝打起來。廝鬥得雖然這樣兇猛，那個法國人卻始終緊握着不捨，最後把刀拉出來，從死人的手裏才把這個金鷲搶出來。

這個小兵提姆趕快往隊伍裏跑去，高舉着那個法國金鷲——全部戰爭中最可貴的戰利品。在軍隊中奪得的鷲章也很多，但是從皇家衛隊的身上奪來的這卻是第一個，而且是手交手從戰場上奪來的。

提姆變成了這一天的英雄。他被送到布魯協面前，布魯協又把他送到國王那裏。他受了許多獎賞和許多恭維的話。當聯盟各國的君主把這個金鷲來回傳觀把玩的時候，這個馬克林堡的騎兵對他的伙伴說道：「現在我已經把這個獵得的鳥馴熟了

，我不難讓他從這個指頭跳到那個指頭上；昨天我還沒有想到這些人會這樣注意玩他。』

另外一個馬克林堡的騎兵也追着一個法國軍官讓他降服，那個敵人反手給他一下回答，使這個騎兵受了重傷。但是他依然有力氣來捕住這個法國人，把他從馬上打下來，使他乞憐。這個騎兵立刻下了馬，撕下衣襟來替他的俘虜裹傷，那個俘虜也照樣替他做。整個的利比瑟戰爭中這種矛盾的現象到處發生——在前一刻兩個瘋子爭鬥的非分個你死我活不可，不一會兒就互相裹起傷來。

編後感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一文，曾陸續揭載於上海國論月刊第一卷各期中，讀者想有不少從頭至尾看過一回的。那篇長文大體上是根據美國泡特奈·畢支勞（Poitney Bigelow）所著的德意志民族自由鬥爭史（History Of The German Struggle For Liberty）一書撮譯而成。畢氏原著是從一八〇六年耶拿戰爭叙起，直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告終，德意志統一帝國建立爲止，可以說是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德國史，也就是日耳曼民族從分裂到統一，從專制到自由，從屈辱到光榮的全部演進的歷史。我現在所撮譯的一部分是從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三年這七年中間的歷史。這七年歷史的開幕，是普魯士受拿破崙的侵略，慘敗於耶拿，幾乎陷入亡國的境地。這七年歷史的閉幕，是利比瑟解放戰爭成功，拿破崙失敗，普魯士重新獨立，並且奠定了後來德意志帝國統一的基礎。——即等於畢氏原書的第一第二兩冊。當時因國論的篇幅有限，所以不能全譯，只得撮其大意。原書出版年代雖然很舊

(一八九六)，但內容卻非常生動，不失爲一部超時代的奇書，對於我們現代中國的讀者，尤有特別的契合之處。所以我又把它印成單行本，貢獻給我們抗戰建國時期中國民衆的參考。

我現在說說我之所以繙譯這部書的動機。我在幾年以前久已想動手繙譯此書，以介紹於國人，因爲自己生活的不安定和原書的卷帙甚巨，恐怕半途而廢，徒勞無功，所以始終沒有動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難日深，耳旁聽的是頹喪的哀音，眼中見的是亡國的人物，大家都以爲沒有辦法了，中國完了，從此無望了，只有坐待敵人飛機礮火的蹂躪宰割了——在這個時候，我想起這部書來。我把這部書從頭至尾又細看一遍，才發現其中的一字一句都似乎是爲我們那時頹廢的中國寫照，同時又似乎一字一句是我們未來光榮的中國預言。我們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所以招來國難的原因，可以知道國難的解救方法，可以知道國難中我們全體不甘坐待亡國的國民所應該努力的方向。我們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中國今日的地位誠然危險萬分，但並不足以使我們灰心喪氣。世界上沒有無辦法的事，沒有不可救藥的國家，一

百年前的德意志民族就是我們的榜樣。從前的人說：『以古爲鏡，可以知興廢』，像這部書所描寫的事實，就是我們現代國難下的中國國民最好不過的一面鏡子，所以要介紹這一部分史實，就是希望我們大家都來照照這面鏡子。

現在我們東方的民族一提起德意志人來，就聯想到它是一個武健嚴肅的民族，在歐戰以前曾創建雄飛世界的統一帝國，在歐戰中曾以一國之力與全世界爲敵，在歐戰以後雖然力竭屈服，受盡敵人的凌辱宰割，但不到二十年又重新在國社黨領導之下復興起來，仍舊列於世界強國之林。在我們相信命運的中國人看來，必以爲德意志民族是一種天生優勝的民族，是遠非我們「遠東病夫」的老大中華所能望其肩背的，至於那虛驕的德國國社黨人，更自負日耳曼民族血統的優秀，而把其他民族一概看不到眼裏；然而這部歷史所昭示我們的卻並非如此。我們在這部歷史中可以看到一百三十年前的德意志民族衰頹腐敗的真實狀況。他們的人民是：

『在許多世紀以來，就養成了循良的習慣，這種習慣使德意志人變成了政治上的弱者。這個國家充滿了像黑格爾一類的人，他們祇知埋頭治自己的事業

，不問他們的國家是由張三，李四，東夷，北狄來統治。無論在上者怎樣去壓迫，他們祇曉得一味恭順；如果捐稅太苛重了，他們交納的時候歎息一下；如果捐稅稍輕，他們報之以微笑。無論是嘆息或是歡喜，他們從不會抗交過一次，也從沒有問過這些錢是誰要的，他的用途是怎樣。拿破崙所以能打敗普魯士，就因為在德國境內充滿了這種黑格爾式的人物——在大學校裏有黑格爾式的人，在政府裏有黑格爾式的人，甚至在軍隊領袖裏也有這樣黑格爾式的人。」這不是我們現代中國老百姓的小影嗎？他們的上流社會和智識階級的風氣是：

「德意志的語言和生活祇流行於一般平民社會，在宮庭和上等社會裏，人說的是法國話，寫信都用的是法文，即使兩方面都是德國人也是如此……」

「用我們現代人的眼光回看起來，當時的普魯士王室和政府的一部分有力人士之中，很流行着一種奇特的見解，他們公開主張做大拿破崙的附屬國家並不算是恥辱的事。德意志人曾經享過長期和平的幸福，他們已經習慣於享樂，他們夢想一個以賢明的奧古士都做領袖的世界帝國。在他們的眼光看來，拿破

崙似乎是奉天承運特意爲歐洲的太平邗治而出現的。爲什麼一個有文化的民族一定要和這樣對於藝術、文學、科學、以及人類幸福都有益處的福利前途做對頭呢？……」

『在一八〇六年法蘭西的軍隊侵入德國領土的時候，德國有許多人是像黑格爾一樣自命爲思想高超的哲學化和國際化的。我們不必過分責備黑格爾一個人，因爲他也不過是受那時德國的時代潮流的影響。當時大部分的德國貴族和上流階級有一種流行的見解，他們以爲日耳曼人是一種文化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是應該以世界大同思想爲歸宿的，他們認愛國的思想 and 行爲是狹隘的，頑固的，是一種反乎時代潮流的運動。……』

這不是我們崇拜歐化，夢想世界大同的上流社會和智識階級的小影嗎？我們回到國家主義在十年前所受的譏笑和攻擊，我們回想到許多名流學者以自命國際主義者爲榮耀，我們眼看在嚴重的國難之下，還有許多自稱思想前進的學者，努力替蘇俄宣傳消滅中國文字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我們應該感到了一百年前盤踞在德意

志民族文化界的鬼影，又出現在這遠東的老大民國的領土上了。至於他們的國王和政府則是：

『這國王也和一般普魯士的貴族們一樣，他根本不喜歡平民來參預國事。

他堅決地反對召集國民義勇軍的計劃。他怕普魯士的平民有兵權比怕拿破崙還利害。他以為人民一有兵權就要像法國大革命時的暴徒一樣，要將國王送上斷頭台的。……』

『國王對於全國皆兵的國民徵兵制度，仍舊俄延着不肯批准。他所怕的就是國民兵容易變成了革命的主力。……』

『我們很難想像到在斯泰因的解放政策實行以前的普魯士社會是什麼一個樣子？國王的統治完全靠着一批雇傭的軍官，這些軍官們除了服從命令和掙錢養家以外再不知道些什麼。那時候的德國人民除了讀官廳的報告以外，不知道他們的政府究竟做了些什麼事。他們不能對於國事發生熱心，對於政治的變遷常是超然事外的。』

『自從斯泰因被趕走以後，國王左右盡是些庸懦怕事之徒，他們只曉得以拿破崙的喜怒爲喜怒，再不敢有所興作。……』

『國王對於任何組織國民義勇兵的建議向來是堅決反對的，因爲他害怕人民有過於他的害怕法國。……』

我們現在的政府固然比那時候的普魯士國王及其朝臣高明得多，然而當九一八國難初作的時候，不是和這書上所說的幾點有點相似嗎？恐怕也只有這樣嚴重的國難才能够使這古今東西兩大民族發生一種蛻變吧！他們軍隊的情形是：

『在一八〇六年時代的普魯士，所謂兵者祇是一些乞丐，流氓，盜賊，騙子手的集團，決沒有一個好人肯去當兵。……』

『軍官們尅扣兵餉或者吃空額的風氣也是很常見的，他們的兵常常只有半額，因此他們的收入可以比俸給加倍。到了戰時，空額都要補起，他們再不能從中取利了，因此一般軍官對於戰爭並不歡迎。……』

『他們的軍官只想將軍隊帶到一個樂園裏去，以便長享和平之福，除此以

外再沒有別的想法。在打仗的時候攜帶家眷或姘頭，也是一個不好的習慣。腓烈威廉第三自己先做出不好的榜樣，他帶了王后路易絲一同上戰場。老伯倫威克公爵也帶着一個法國太太在身邊。軍官們的行李裏面，都把鋼琴當做一件重要的傢具，打起仗來行李帶得是很多的。」

當拿破崙的兵乘勝追擊過來的時候，許多要塞的司令都望風而降。有一位守將在降約裏和敵軍約定不可侵犯他的雞欄。另一位守將在事先還對部下吹牛說：「只要我在一日，投降的事絕對不要想。」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就將這座礮台出讓了。這不都是過去我們中國軍事情形的小影嗎？他們的不抵抗將軍比我們的還多。他們的國家財政和人民生活計狀況是：

「在一八〇八年時代的農民生活也是極端貧困，甚至由政府公布一個可以維持生命的草根樹皮的食單。食物的價格是很高的，而工錢卻很低。政府曾經發行過大量的紙幣，在耶拿戰前尚可通用。到了戰後，因為政府的信用搖動，所以紙幣的價格非常跌落。當時有一個軍官被延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上曾說過，

在一八〇七年的時候，紙幣在實際上只能當票面價格的百分之二十八使用，這還算是最好的。有許多各級的軍官因為節省經費的原因被免職了，剩下的也都減少薪水。國家是這樣窮，前途是這樣黑暗，使國王不得不因時變通，給愛國的人造成一個改革的新機會。」

我們看了這幾段，回想起現在四川、河南、陝、甘等處人民的情形，有什麼兩樣？

照這樣看來，現代的中國人固然不必比一百年前的德國人為高，但我們也不必一定要說德意志民族是比我們中華民族天然優勝的民族了，也不必以為我們所遭的境遇，是獨酷於其他民族了。就實際說起來，我們民族現在所遭的壓迫不但不比他民族為酷，而且遠不如德意志民族當年所遇之艱難。一百三十年前的德意志，還沒有一個正式的中央政府，還沒有一個共同的國家觀念，還沒有一個為國際所承認的獨立國資格，耶拿戰敗之前，南德意志早已變為法國的附庸；耶拿戰敗之後，北德意志的許多腹心要塞也都為法軍所佔據。他們的敵人是蹂躪全歐的大拿破崙，還有

俄皇亞歷山大在一旁助桀爲虐。他們的政治受法國干涉，軍事受法國干涉，財政受法國干涉，甚至於文化也受法國同化，事實上已完全不成爲一個獨立國家了。然而他們的愛國志士如斯泰因、哈登堡、沙恩好斯特、蓋斯腦、布魯協、蔣恩、菲希特、以至於路易絲王后之流，能設上下一心，發憤圖強，居然於幾年之間轉敗爲勝，卒有利比瑟解放戰爭之成功。他們是僥倖嗎？他們是貪天功以爲己力嗎？不是的。他們的成就是他們努力的當然結果，他們在這嚴重的國難之下所實施的救國方案，在本書中講得很明白，差不多每一項都是我們現代中國人所應該取法的。而最根本的觀念，在本書中會有幾句話表示得很清楚：『斯泰因和沙恩好斯特，一個政治家，一個軍人，他們兩個都相信要想使普魯士復興，必須使人民有了最大限度的參政權。他們兩個都相信一個國家若想強盛，必須獲得全體人民的擁護，而不單是靠一部分特權階級的擁護。』這個根本的覺悟，就是德意志所以突破了國難重圍的主要原因，這不但是沙恩好斯特和斯泰因兩人所獨有的覺悟，實在是當時全體德意志愛國豪傑所共有的覺悟。他們的方法也不單是要國民獲得了參政權，並且要獲得了軍

事、經濟、教育種種的平等權利。裴斯塔洛齊的教育方案也是德意志復興的一個主要的原因，這事在本書中已經講得明白。一八一二年代的德意志和一八〇六年代的德意志之所以不同之點，在本書中也有很動人的描寫：

『但是一八一一年以後的普魯士已經不是一八〇六年的普魯士了。路易絲王后已經盡瘁而死，裴斯塔洛齊的精神已經在教育方面收了效果，農奴已經變成了國民，僱傭的軍隊已經變成了義勇民兵，斯泰因和哈登堡喚起了人民信任政府的信念，沙恩好斯特給軍隊吸收了新的精神，蔣恩創立了他的體育協會……國家主義已經不再被當作狹隘的，守舊的可恥觀念，而成爲民族自由解放的指南針。德意志的學校兒童一齊唱着統一之歌，德意志的詩人和佈道家講的是國家的自由問題，當耶拿戰爭時代的十二歲左右的兒童，現在都已長大成人，可以執干戈以衛社稷，準備爲光榮的一八一三年而奮鬥了。』——第十四章。

我們一九三八年代的中華民國國民，看了這種轉弱爲強的偉大史迹，應該更英勇抗戰，更積極建國。我們不是也一樣有如此改革的可能嗎？當一八〇八年普魯士

的國王和王后飄流在波羅的海之濱的時候，誰還能料到五年之後有利比瑟解放戰爭之成功？誰還能料到四十年後（一八四八年）民主自由的運動會在佛蘭克福會議中正式表現出來？誰還能料到當時十一歲的小孩子威廉親王，就是六十年後戰敗法國，俘虜拿破崙的姪子，在凡爾賽宮就統一聖德的第一任大皇帝的人呢！拿破崙的字典中沒有「難」字，我們國難嚴重壓迫中的中華民族的字典中也應該沒有「難」字。『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的先民因為能够戰勝無數的國難，所以才有今日五千年歷史的統一國家，我們看了先民的偉大史迹，我們看了德意志民族的奮鬥精神，我們從此可以不再不必悲觀，再不必喪氣，勇猛地，忠實地，種我們個人所能種之善因，他日必有收善果之一日。

爲求使我們中國民族得到救亡圖存的真正大道起見，我再把百年前德意志民族轉弱爲強的經過步驟說說。

德意志民族轉弱爲強的第一個關鍵，是斯泰因和哈登堡兩位大政治家的推行立憲，喚起全民參政的誠意。當斯泰因在提洛斯特條約簽定後，受國王招請，復任首

相的時候，他發現了普國的財政情形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境地，而拿破崙還在向她要索一筆根本賠不起的鉅款，向來享有特權的貴族階級，對於國家的負擔一概觀望不前，斯泰因知道要想使財政有辦法，必須使貴族以外的全民起來共同擔負國難；要想使全民共赴國難，必須使全民都有過問國事之權。因此他擬定了一個召集國會的計劃，預備把政權交還國民。但是普魯士王國是歐洲一個最專制守舊的王國，在法國革命的洪潮剛過去以後，他們對於民主政治更是談虎色變，因此斯泰因的大胆計劃當然得不到那怯懦的國王和一般自私自利的朝臣們的諒解，結果斯泰因因主張不行而被迫以去。繼之者是一個目光相同而手段比較圓轉的哈登堡。他在接任之後，就秘密微行到奧國去和斯泰因會面，這兩位大政治家的會晤，把召集國會的方案更堅決地商定了。哈登堡用他的柔而不折的手段，一步一步籠絡那固執的國王，戰勝了頑舊的朝臣，卒於一八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召集了六十四位國民代表，開了第一次普魯士空前的國會。這個第一國會，雖然不過是半民半官，距真正民主憲政相去尚遠，但這是時代和環境的關係，結果民主政治終久在德意志境內開了花，後來斯

泰因在東普魯士乘法軍潰敗後，在約克將軍的獨立之下，又召集了一個更激烈的、更革命的國民大會。這個大會宣布了國民自動抗法的意志，促進了國王反法的決心，奠定了全德統一的基礎。到一八一四年戰敗法國之後，全德境內風起雲湧的立憲運動，都是從這時候埋下的根子。斯泰因是德意志民族馬丁路德以後最偉大的思人，德意志民族一日不滅亡，他的名譽也一日不朽。現在中國自實行黨治以來，第一次的國民參政會也將於本年開幕了。這次的國民參政會雖然去完全的民主政治尚遠，但總不失為比較的有覺悟的舉動。從前斯泰因和一般愛國的普魯士人的主張，並不以那種半官半民式的御用國會為滿足，不過受了國王和一般特權階級的牽掣，不得不遷就一下。現在中國有覺悟的國民，沒有守舊的貴族階級，我們希望中國的斯泰因，應該拿出更澈底的精神來，使完全的民主政治早日實現，不要讓我們二十世紀的中國國民，再回頭來仍然走那一百年前歐洲各民族所走的彎路。

第二個關鍵，是斯泰因的土地改革法案。德意志在歐洲各國之中，比較地是封建勢力最長久的國家，在這種制度之下，土地都為許多大小貴族地主所分有，而農

民變成了奴隸，一個農民的身體是繫屬於所出生的土地之上的，農民不能自由與土地分離，他們一生下來就注定要終生爲地主服役，地主可以隨便向他們徵求產物，要他們去賣命打仗，用嚴酷的刑罰去責罰他們。法國的大革命便是爲打破這種無人道農奴制度而起的。因爲其他各國反對法國起見，把解放農奴也看作是洪水猛獸的主張，無人敢於提出。有遠見的斯泰因却在最專制的普魯士王國中，利用當時國家財政的困難，把這個法國人用殺人流血所爭得的土地革命問題輕輕用一紙文書就解決了。從此以後，普魯士人都成了自由的百姓，沒有奴隸的存在，人人擔負起國家的責任，不再把國家視爲少數個人的私產了。中國自聯俄容共以來，土地問題也成爲人所注意的一個問題。按理中國的封建制度早已消滅於二千年前，土地問題不過是個兼併的問題，並沒有像大革命前的法國、俄國、和一八〇七年以前的普魯士那樣慘酷的農奴制度存在，不過『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不耕者坐收租稅，耕者終歲辛勤不能養家。』這種種情形却是很普遍的，雖然共產黨過去的打家劫舍辦法有點行不通，然而土地問題畢竟須有較徹底較革命的快刀斬麻辦法，不

是像江西收復地區那樣『地歸原主』的苟且敷衍辦法所能了結得了的。要人民來愛國，必須先使人民覺得這個國家可愛，尤其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我希望負政治責任的人要隨時想想這個道理。

第三個關鍵，是沙恩好斯特的國民兵役計劃。普魯士自耶拿戰敗後，受條約的限制，只許養四萬二千常備兵，沙恩好斯特在這樣嚴重的束縛之下，才想起了三個月退伍重招在鄉軍人秘密訓練的辦法，現在這個辦法已為全世界各國所陸續採用，我國近來頒布的國民兵役法也是這個政策，其中如廣西等處早已實行有效。但是我國在過去有比當年普魯士更壞的一種現象，就是軍隊不是國家的，而是軍閥私人的。多數軍人祇知道忠於某一私人集團的頭兒，而不知忠於整個的國家，這種現象當年普魯士還不會有。幸而抗戰掃除了這種毛病；但為徹底計，一面固須以徵兵制代替募兵制，一面也須實行扶植民權，使民意可以監督軍人的弄兵，免蹈從前的覆轍。

第四個關鍵，是德意志民族文化教育界領袖的文化自主運動。從前德意志的文

化風氣，完全爲國際主義的思想，尤其是盲目親法的思想所壟斷，以致民族的自信力日薄一日，多數有學問的人竟甘願爲法國的附庸，恬不爲恥。直到提路斯特的國恥條約訂後，才刺激起國民的愛國火燄來，大哲菲希特首先在柏林危城之中，敵人監視之下，公開作『告德意志國民』的演講，他勇敢地打破了德國人崇拜外國文化的迷夢，把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的超越性告訴給受難中的德國人，他給了德國人一種無比的自信力，直到現今還受其賜。其他如愛國詩人阿恩特，柯奈爾等也羣起爲鼓吹國家主義的歌唱，青年運動的領袖蔣恩更致力於青年體育運動，在體育和歌唱中灌輸德意志青年以愛祖國的精神。所有這一切都是德意志人民救國的最主要的動力。反觀我國過去，雖經九一八嚴重的國難，而文化思想界的領導權仍然分握於親英美派的國聯迷信者，和親俄派的第三國際歌頌者兩派人之手，這兩派人所投靠的主人雖然不同，但其迷信國際主義，認愛國思想爲狹隘落後則同，這仍是耶拿戰前的德意志文化界的故態。幸而這次抗戰喚醒了全中國人，「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成爲全國一致的信仰，國家主義的文化運動這才成了洪流。我們堅信一定有當年德

意志一樣的勝利。

第五個關鍵，是蓋斯腦、斯奇爾等軍人自動抗法的精神。普魯士自耶拿戰敗以後，多少貴族出身的軍人，都望風而降，演成種種的醜態，本書已有詳細的記錄，我們前面也曾引過一些，無待重述。假使普魯士的軍人永遠都是這種精神，則決不會有一八一三利比瑟大戰的勝利，是無疑的。幸而蓋斯腦、斯奇爾等無名的英雄，據可樓堡孤城，以六千疲敵的普軍，抵抗法國重圍至半年之久，終未失敗，才把普魯士軍人的自信精神從新喚回來。以後到了一八一三年戰釁重開之後，許多義勇的青年自動投身於盧曹大佐的游擊軍隊之中，和法國人開始了野戰，造成許多可歌可泣的紀錄。像這一類的事蹟，是不能以成敗論人的，因為事實的失敗就是精神的成功。我國自九一八不抵抗退却以後，軍人的榮譽也幾乎掃地盡了；幸而有馬占山、李杜、十九路軍、以及東北、長城一帶的義勇軍人爲國奮勇抗敵，才重新喚起中國軍人的精神；至綏遠抗戰勝利，百靈廟的收復，這已證明了中國軍事已經轉入一個新階段。「七七」以來，中國軍人犧牲救國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使全世界人士

讚佩，決不是偶然的事。我們實比當年的德意志更行更強，我們的勝利自然更有把握。

第六個關鍵，是教育方針的確立和教育的普及。自裴斯塔洛齊在瑞士鼓吹國民教育的重要以來，首先採用他的主張的，便是歐洲最專制的普魯士王國。當時路易絲王后在流離奔竄之餘，首先着眼到國民教育的重要，親自在哥尼斯堡指導實驗，大著成效，以後逐漸推行全國，遂使德意志民族的教育程度超於世界任何國家之上。同時教育的方針也非常明確，完全以培植愛國思想，鼓吹抗法意識為標準，同時如青年運動領袖蔣恩等，又直接間接灌輸青年以敵愾同仇的精神。目標既然確定，所以收效非常迅速，到一八一三年對法戰起的時候，許多愛國熱血的青年已經自動投身到義勇軍來為國効死了。我國教育方針自九一八以後，亦知以國難為中心，但少數從事青年運動的分子仍未徹底覺悟國家意識的必要，以至在救國運動的名義之下，實行親異族賣祖國的分化活動。但這次抗戰無疑地喚回了國魂，奴隸的鐵鏈迫着教育當局與全國教育家將教育聯繫於國家，把它視為國家的事業，陶鑄國魂的工

具，同時對準抗戰建國的目標，將教育加以改革，這都是新的氣象。

第七個關鍵，是學術文化界的獨立創造精神。十九世紀初年是德意志民族最衰微的時代，却也是德意志學術文化最光榮的時代。從前歐洲的學術文化以法國爲中心，其餘英意等民族也各有建樹，而日耳曼民族墜乎其後。自十八世紀末年大哲學家康德出而旋乾轉坤，另闢學術的新天地外，德意志民族的學術文化遂突飛猛進，一躍而居於世界之首席。哲學家如康德、菲希特、謝林、黑格爾，文學家如歌德、席勒、勒新、海涅，彫刻家如盧赫，音樂家如貝多芬，都不但是德國的文化恩人，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永垂不朽的第一流人物。德國因爲出了這許多天才，在學術文化上創建下不朽的作品，才使德意志民族發生自信心，不肯追隨於法國文化之後。中國今日雖然有人鼓吹本位文化的建設運動，然而事實上沒有一門學術能够脫離了模倣追隨的地位，而獨立創造出偉大的系統和內容來的，這真是民族的恥辱。負有建國使命的學術界必須洗刷這種恥辱。如果文化不能真正獨立，這個民族要想在政治上真正成功，恐怕終久難免是幻想罷。

第八個關鍵，是德意志民族愛國熱誠的奮發。德國民族向來是不問國事的，一八〇六年的耶拿戰爭，只是貴族的戰爭，平民尚暗中希望其失敗，所以結果一敗塗地。自經此次打擊，經過愛國志士數年的努力，才把德意志民族的愛國精神重新喚起。一八一三年戰事開後，全國民衆幾乎全體自動參加來對法作戰，有出力的，有出錢的。一個大學教授空手向拿破崙宣戰，一個少女因爲無錢捐助，把自己美麗的金髮剪去捐助，所有這些風起雲湧的愛國運動，本書說得很多，不必枚舉。德國人有這種普遍的愛國精神，所以才能以襁褓的烏合之衆，戰敗精練的法軍。我們民族愛國的熱忱，在嫩江橋、長城、淞滬幾次戰爭中，也表現得很卓著。這次的全國動員，流血流汗，出錢出力，豪俠氣概，忠烈事蹟，尤不勝書。如果執政者能够善於利用這種精神，建國事業的基礎便在此了。

第九個關鍵，是當時德意志人民能够消滅封建的部落思想，一致擁護德意志的統一運動。當時德國尙不成一國家，並無中央政府，關稅、軍隊、法律等都不統一。全境分裂爲大小若干國家，這些國家中的君主爲自己利益起見，互相鉤心鬥角，

不肯相下，甚至勾結敵國，危害本族。如一八一三年解放戰爭開後，南德諸大邦如巴威畧、撒克遜等邦，尙甘心附從法人，與本族爲敵。幸而這些封建思想，僅不過少數王公貴族有之，大多數的平民以及少數有覺悟的貴族軍人及政治家，都把目光移注到全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及自由身上，而忘記了部落的分野。他們知道要求德意志統一，必須擁護一個較大的勢力作中心，他們並非有愛於普魯士，然而在當時情景之下，許多愛國的志士却都甘心爲普魯士效力，因爲幫助普魯士的自強，實際就是幫助了德意志的統一。所以斯泰因是那蘇人（Nassau），哈登堡和沙恩好斯特是漢諾威人，蓋斯腦是撒克遜人，但是都專心致志服務於普魯士政府之下。他們並不是爲霍亨索倫一姓効力，他們爲的是整個德意志民族的統一、獨立、和自由。關於這一點，我國現狀比當時德國強得多多。我國有二千年統一的基礎，有全國擁護的中央政府，這都是一百三十年前德意志民族所沒有的。我們若再不努力抗戰，未免太愧對天賦的環境了。

第十個，也是最後的一個關鍵，是當時普魯士政府的外交肆應的適宜。普魯士

在耶拿戰前，取的是比較新法的孤立政策，拿破崙對英奧幾次的大戰，他都沒有參加，以致失去友邦的同情。到了耶拿戰開，也沒有人肯來幫助他的忙，這不能不說是外交上的大失敗。到後來勢窮力竭，專門倚靠一個俄國，結果俄國把他犧牲，反和法國勾結共分他的領土，想當年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在提路斯特雨中候聽俄法兩帝談判消息時的情形，多麼可憐。普國這種外交上的失敗，直弄到把美麗年青的王后送到拿破崙面前去獻媚，才算勉強留得一線殘喘，真也算丟臉到極點了。自此以後，他們覺悟形勢的危急，才竭力講求外交的政策。在老成練達的哈登堡秉政之下，一面與拿破崙虛作委蛇，要塞交其鎮守，任官聽其干涉，軍隊交其指揮，以安其心，使其放心大膽向俄羅斯爲冒險的進軍；一面暗中聯英，聯俄，聯奧，加入英俄奧瑞典的反法陣線。這種兩面弄鬼的把戲，雖然當時爲國民所不諒，事後也爲史家所批評，但平心而論，當時的普魯士的處境，若不如是運用複雜的外交政策，如何能免去拿破崙的疑心，而不至替俄國首先當了替死鬼呢？越王勾踐的滅吳也必須先君爲其臣，女爲其妾，才能使吳王上了大當。所謂忍辱負重，就是指的這種情形。

。一個政治家處在這種境地，必須有咬緊牙根，埋頭苦幹，不聲不響的精神，不爲流俗虛矯之論所惑，不爲個人打算，而僅爲整個人民的利益打算。所以普魯士當時曲線的外交政策，也是普魯士所以轉危爲安的一個重要關鍵。

凡事前人開創難，後人照樣容易。歷史的作用，就是讓我們把過去的同樣事蹟，拿來自己仔細參考一番。下棋的人能够參看棋譜，應付上總容易些。歷史是重演的，若不重演，就不能構成歷史科學的法則了。我們生在今日嚴重國難下的中國人，如果肯把一百三十年前德意志民族的苦痛經驗留心研究一下，或者對於我們國族的前途更看得清楚，對於抗戰建國的偉業更有點把握吧！

x

x

x

x

本書各節，曾於民國廿四年八月至廿五年六月，在上海的國論月刊上分十期載完。二十八年在重慶印行單行本，著者曾將「介紹一面西洋鏡」及「編後感」兩節，略事修改，以適應當時抗戰的環境。抗戰勝利後，於三十七年二月在上海發行第二版。本書雖取材於美國泡特奈·畢支勞的德意志民族自由鬥爭史，但著者完全是

根據自己的哲學寫的，看起來一點翻譯的痕迹都沒有，它可以列於世界史學之林，與一切史學名著媲美。就是站在文學的觀點，這也是一部不朽的佳作。

——編者附誌——